

空中的云被风吹得滚滚飘逸，正午的阳光时而从云朵的问田里赶出半抹脸来，却又那么快的又躲向云后。

大斜坡的白杨树林子仍然在呼啦啦的呻吟着，在白惨决的材于下，现在，正分散俯卧着一排排密密层层青衣大汉，这些古农大汉一律外有马刀，腰插短斧，最前面的一排人手中还执着牛筋檀木的强弓，他们个个神态冷漠，不言不动，风拂起他们的青色头巾，更衬出一片萧煞凛冽之气！

斜坡之顶，有一个不深的连坑，坑沿生着凄凄野草，而草色已呈枯黄，在枯草的后面，有一双若星光闪灿的眸子正冷森的凝视着下面远处的玉马堡，这双眸子光芒明亮而深远，又宛如古潭般的澄傲与幽送，好一阵，枯草后的眼睛移开了，于是，自坑边望进去，一个身材适中，全身青衣的年轻人沉思着坐了下来，他的头上扎着花纹绚烂的豹皮头巾，脚上穿着豹皮蛮靴，靴跟上，各嵌连着一只银闪闪的轮刺，唔，他抬起头来了，我们可以看见他浓黑人鬓的双眉。微排的丹凤眼，挺拔如玉的鼻梁，大小合度的嘴唇。

还有颈项上系着的一条紫红色上绣一幅纯黑孤竹图的丝巾！这年轻人静坐在那里，他没有言语，没有动作，但是，却在无形中流露出一段极端深沉旷野的韵息，隐隐中，有着无比的焊勇与坚毅之气！

几乎是踩着足，一个头大如斗，掀鼻龅齿的青衣大汉行了过来，他小心翼翼的屏着气朝年轻人恭谨道：

“大哥，一切预备妥当，只待大哥下令，弟兄们便可立扑玉马堡！”

年轻人咬咬嘴唇，顺手拉过身旁的一条皮鞘，皮格上两边并钉着二十个皮制环扣，每个环扣里，各插着一柄锋利泛闪的弯刃短刀，他拍着短刀的黄牛角柄拔出一把，在手上熟练的轻抛着，目光似望着上下翻落的短刀，其实会直直的凝注在前面的坑壁一点上，那顶着一个大脑袋的汉子咽了口唾沫，谨慎的道：

“大哥，呢，还有什么谕示么？”

年轻人手腕一抖，抛起的弯刃短刀“嗖”的电飞而出直插坑壁，深没及柄，旁边的大汉眼皮一跳，赶忙垂手肃立，连大气也不敢稍喘一口。

懒懒的，年轻人将皮鞘挂扣在两脚之前，大汉紧走两步，将透入坑壁内的短刀拔出，在自己身上擦了两下，双手捧到年轻人面前。

吁了口气，年轻人平静的道：

“祁老六的人马有回信了么？”

嘴巴一咧，大汉道：

“已去了一个多时辰，料已到了。”

年轻人摇摇头，道：

“伍桐，你就是这种急毛躁火的皮气，还记得去年截击混江上的官船？那一次也是你等不及先烧上火，结果害得你手下那支儿郎折了两百多，连你自己也带上了彩！”

叫伍桐的大汉尴尬的援搓手，忙道：

“是，是，大哥教训得是……”

年轻人扶扶垂在肩上的豹皮头巾，又道：

“我们既是接承上一辈的门把子，就要沿续我们这一行的传统，在刀尖上舔血，活得是何其辛酸？生命固不足惜，可也要死得值……得！”

伍桐满面愧色，唯唯暗暗，年轻人的目光似蒙上了一层雾，他怔怔的凝望着天空滚荡流逝的云絮，幽幽的道：

“我紫千豪在十二年前自‘赤脸’宣老大手中接过‘孤竹帮’，将这支离破碎、濒临绝境的小帮扩展成如今的气势与声威，这十二年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睡梦中往往被遥远的杀喊声惊醒，病痛里也得咬着牙肩起满担的重负……在生死线上挣扎在阴阳界上呼号，整日整夜，看的，想的，接触的，全是猩红的血，金铁的寒光，活在人与人之间的阴诡夹缝里，活在利与欲的争斗里，长时间过着阴围的日子，一段段的路总是那么茫然与不可期，永远都不知道自己将来会有什么结果，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将来会落得什么下场……但我忘不了宣老大临终前的托咐，忘不了他的祈求，那切盼而苍凉的眼神，那花白的发，干裂而抖索的嘴唇……我知道我会接下来，把这沉重的负荷肩上，纵使拉不动也要拉，扛木起也要打，宣老大爱我如子如弟，我敬他如父如兄，就是这样子，而我似是适应于这种生活的人，我明白，我既来了，这一生也就必得如……此！”

伍桐屏息垂目，默默听着，当那年轻人——紫千豪，也是他们“孤竹帮”的龙头大哥吐出一丝淡淡的幽郁，他谈惶诚恐的道：

“大哥，帮里上上下下的兄弟们，谁也知道大哥担的累受的苦，不管人前人后，哪个哥们提起大哥来不是尊若神明，衷心钦服？十几年前，我们四处碰壁，样样吃瘪，遇着买卖上手不是叫人家硬夺了去就是被杀得人仰马翻，第哥们含着泪流着血眼睁睁的撒手，咽着恨带着冤横尸残命，大家饿着肚子朝天哭号，青着脸捶胸顿足，那个时候……我们都以为完了，以为再没有我们走的成了，宣老大病得只剩下一口气，犹强撑着带领弟兄们出去找寻活路，可怜他那么大年纪，怎受得这等气恨？大哥，若不是遇上你，且说孤竹帮还能重新振作奋起，只怕大伙儿早连尸骨也化成灰喏……”

紫千家深沉的一笑，低低地道：

“记得宣大哥认识我的时候，我还只是十五岁大一点的孩子……我对他的印象极深，他那豪迈的笑，赤红发亮的脸膛，如雷鸣似的语声，在在都使我难以忘怀，他曾生过一场大病，恰巧又在我家门口晕倒，在我家养病期间，我们相处得很好，唔，太好厂。我从小就喜欢他……在我艺成之后，按着他告诉我的地方找着厂孤竹帮，也找着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宣老大……唉，从此我就是这般了……”

伍桐缅怀着往昔，深沉的道：

“还记得大哥初来‘傲节山’只是个十六位岁的大孩子未及弱冠，长得可是白净英俊，赛比宋玉，尤其一双眼睛又亮又光，看人的时候真能望进入的肚腑，大伙那时都有点看不上大哥，在宣老大召集我们里头弟兄，榻前传渝由大哥接掌孤竹帮龙头的时候，大伙儿俱是极感惊异，口里不敢说话，心中却老大的不服，我们原以为接掌龙头的会因‘青疤毒锥’苟图昌……后来，大哥当着弟兄们的面来了一手‘红月流魂’的剑式，大伙儿在目瞪口呆之下才没有言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当时的选择是对了，若非大哥领导我们，孤竹帮说什么也挣不到今天的地位……”

紫千豪眸中闪亮，他清朗的道：

“我不能居首功，大伙儿的同心合力更为重要，尤其是青疤老苟，他非但没有怨恨我夺去他舵把子的大位，更倾尽全部心力助我，我实在心里感激……”

伍桐舔舔他的齙牙齿，道：“这是应该的，孤竹帮里不能稍有异歧之见。”

洼坑之外，忽然在这时响起了一阵“喇啦”之声，一个狗熊般的大块头掠身而进，他一险黑肉往横里生，瞪着一双牛眼，一见紫千豪连忙躬着身，喘着气道：

“老大，郝老六的人已经完全沿河潜在玉马堡四周，他已遣人回报，随时可以展开攻扑！”

“嗯”了一声，紫千家道：

“白辫子洪超与毛和尚公孙寿的人马都准备好了？”

大块头憨里憨气的大笑道：

“这两个浑东西早就连屎也憋出来了……”

一侧的历桐喝道：

“罕臊子，你真是个混虫，说话没大没小的！”

紫千豪微微一笑，摆摆手道：

“那么，通知弟兄们留神，一径香后按照原定计策卷袭玉马堡！”

叫罕腰子的大块头连连点头，如飞而去，望着他的背影，伍桐笑骂道：

“也没见过这么浑的人，打十八岁跟着宣老大他就是如此，今天已经四十多了还一点也没改！”

紫千豪笑道：

“这样好，我喜欢这样的人，纯真而豪爽！”

伍相望望天色，轻轻地道：

“大哥，我们去吧？”

点点头，紫千豪一跃上了坑沿，伍相跟着上来，十步之外，在一株白杨树下，一名青衣大汉已半屈下膝，双手捧起一柄炫目绚灿的银剑！

大步走了过去，紫千豪一把将银剑拿过，光灿闪亮的银色剑鞘上除了镶嵌着一块绚丽多彩的菱形宝玉之外什么花样也没有，紫千豪“铮”的拔出剑身，一片伸缩吞吐的芒尾已仿佛凝聚成形般明亮的炫迷着人眼，剑身较寻常的剑刀来得宽阔，晶莹锋利，宛如一概秋水般，澄澈中泛着无限的寒酷韵息，紫千豪用手指在剑身匕轻轻一抹，低沉的道：

“四眩剑，四眩剑，今夕你饮血，却不可贪婪，要知道残生过分，你主人的血也将被他人饮……”

伍桐默默自旁边递过一两短斧，紫千豪接在手中掂了掂，掖在腰上，二人迅速向大斜坡下走去，到了最前面，紫千豪又朝远处的玉马堡瞥了一眼，冷沉的道：

“罕明！”

方才那大狗熊似的大汉呼的跳起奔来，手中一柄九角钢锥倒拎着，看他轻飘飘的模样，活像只是提着一根稻杆，来到紫千豪面前，他嘻开大嘴道：

“大哥，有啥事？”

紫千豪望着他一笑，道：

“开始卷袭玉马堡！”

大块头罕明掉头便跑，走出两步才想起忘了行礼，又慌忙回头抱抱拳，哈哈一笑奔了出去；于是，顷刻之间第一排的强弓手开始蛇行而下，个个身手矫健，移动迅捷，沿着田野的地形，利用庄稼为掩护，波浪似的包抄向玉马堡，指挥强弓手的，赫然便是那愣小子罕明！

紫千豪又点点头，例旁的伍桐举手一挥，另一拨青衣大汉从大斜坡上的右面潜行而去，紫千豪再点头，伍桐又一挥手，左边，一排青衣大汉亦快

步奔去，现在，尚有四排青衣壮士单膝半跪于地，近千只眼睛期待的注视着历桐的手臂，四个长得十分相像的青年人立于每排之首，四个人都生得很俊，一样的隆鼻方嘴，一样的雄壮魁梧，眉宇嘴角，也一样的洋溢着精悍之气。

伍桐上前一步，低声道：

“大哥，主攻人马可以行动了么？”

紫千豪沉默着，目注左右及正前方的弟兄布成一个阔幅极大的半圆，快速的围向玉马堡，他抬头凝望天空，过了好一阵，沉稳的道：

“主攻开始！”

伍桐粗犷的面孔上掠过一抹血腥的兴奋，他左臂高举猛然落下——

“杀”

震天的杀喊焦雷似的蓦然爆起，五六百名青衣大汉如潮水般冲向斜坡，雪亮的马刀拔鞘而出，远远看去，宛如千百道寒光铺地而起，厉烈而凶狠！

紫千家转头朝伍桐一笑，道：

“走吧！”

“吧”字出口，如一颗钢珠弹跃，紫千豪与伍桐一阵风似的飞掠而下，几个起落，已跑在大队的前面！

于是，杀声遍野而来，人潮汹涌，刀光挥舞成一片，五六百人踏过庄稼地，跃过田埂，直扑玉马堡的青石牌坊！

方才在牌坊下面避风聊天的几个老人，早在孤竹帮大队冲下白杨林的时候吓得魂飞魄散的踉跄奔回堡去，堡叫的行人也全惊兔似的东奔西逃，灰色石墙后的更楼响起了急剧的锣声，“哐”“哐”“哐”响彻了整个庄院！

孤竹帮的人马此刻隔着玉马堡的石桥尚有百丈之遥，他们冲奔的速度并不太快，尽管口中呐喊震天，脚步却迈得极小，伍桐跟在紫千豪身后，担心的道：

“大哥，‘六指攀月’韦羌会出来迎战么？他假如堵起庄门死守我们损伤可就大了！”

紫千家一边奔着，边道：

“玉马堡威震黄土西睡，名慑江湖双道，‘六指攀月’韦羌人面广，交情多，且又性烈如火，他做梦也估不到还会有人明着大举卷他老窝，惊怒之下，自然会率人出来迎战，以击溃我们这些胆上生毛的小子们，哈哈……”

笑声里，证明紫千豪的判断没有错，在一片紧急的锣声中，只不过片刻工夫，玉马堡的青石牌坊下已经冲出来一群全是一式灰色劲装的大汉，为首者，是一个面如锅底，额生虬髯，威武雄浑的老人！

伍桐低笑一声，道：

“来矣！”

紫千豪墓地停住，左臂在头顶绕了个圈，五六百名奔冲的孤竹帮壮士随即向两侧布开，形成一个巧妙的半弧，锋利的马刀一律微微拄地，青头包巾迎风飞舞，看去精悍勇猛之至！

冲出玉马堡门的灰衣汉子几近千人，他们一奔过了石桥亦已散开成一排，单刀、花枪、板斧、长矛、瓜锤、鞭律等等武器望空挥舞，呐喊声响彻九霄！

伍桐抵撤嘴唇，道：

“气派却是不小……”

紫千豪目光淡淡扫过玉马堡有方的高粱地，方才的强弓手们，此刻早

已隐伏于内，连一丁点痕迹也寻不出了。

左右一望，紫千豪沉声道：

“后退！”

伍桐举臂，沙沙的脚步声开始响起，布成半圆之势的孤竹帮弟兄们维持原阵，慢慢朝后退去……

对面，那虬髯老人仰天一阵狂笑，声如洪钟大骂：

“何方小丑竟敢犯我玉马堡！不等不知死耶？不知六指公韦羌在此乎？通通跪下受缚，本堡主看在尔等能知悔过份上，除了为首者处斩之外其余每人割去一耳放生！”

伍桐喉中吼着，低骂道：

“这老小子是晕了头了……”

紫千豪揉揉面颊，道：

“伍桐，你回骂！”

咧牙一笑，大脑袋伍桐一晃上前，扯起嗓子大吼道：

“韦羌老鬼，你是迷了心失了魂啦。在那里红口黑牙胡扯八道，老子们既然来了就没有把你这鸟堡看在眼里，还在那里癞蛤蟆打哈欠，毛起来吐他妈的大口气，有种的就爬过来，让老子们试试你们这一个个狗头是不是肉做的！”

对面的六指攀月韦羌尚未说话，他身旁已闪出来七八个老少迥异的人物，有一个浓眉大眼的青年愤怒的叫道：

“爹，咱们还等什么？就让这些效贼如此侮辱你老人就让这些鼠辈大刺刺的骂我五马堡山门？”

另一个面如重枣，留着三撮柳须的中年女士也冷沉的道：

“韦兄，今日苦不杀他们个尸横遍野。他们永不知玉马堡之成风，不斩得他们寸草不留，往后玉马堡只好大开善门棋手让人！”

六指攀月韦羌微微犹豫着瞧向这边，而这边，大脑袋伍桐又大吼道：

“别他妈光说不练，老子们懒得斗目把式，喂，那浑小子。你爹不敢来你来哇，装他妈缩头乌龟还算哪门子好汉？”

于是，玉马堡方面起了一阵愤怒的哗叫呐喊，又一个灰衣大汉走了出来，激动的叫道：

“堡主，多少年来谁敢正眼相观玉马堡，谁敢稍有一字顶担你老人家？你看看，你听听，这些混帐东西满口放屁，咱们还能忍么？还能耐么？咱们拚了一命也要刀刀斩绝这些狗吠小丑！”

伍桐在这厢听得字字清晰，他朝紫千豪扮了个鬼脸，又提起嗓子叫：

“那就来哇，站在那里有个鸟用？老子等着你，看他妈谁能斩准的头！”

狂吼一声，那浓眉大眼的年轻人奋不顾身的冲了过来，手上挥舞着一柄九环大砍刀，迎风呼呼作响！

这年轻人一冲下来，六指攀月韦羌可就急了，他暴吼如雷的一跺脚，大叫道：

“玉马堡的好汉们，杀过去！”

他的吼声立即被一片高昂的喊叫所淹没，逾千名玉马堡的汉子舞动着他们的兵器，疯狂般蜂拥冲来！

于是——

紫千豪深沉的一笑，轻声道：

“再后退。”

伍桐手臂倏扬，五六百名青衣壮士又缓缓往后退去，那浓眉大眼的年轻人见状之下振吭大叫：

“敌人畏怯了，大家冲啊！”

这一声喊叫，更似火上加油，玉马堡方面的人马冲扑得越发急了，他们叫着，喊着，兵器飞舞，呐喊声如一片浪潮，漫天盖地的卷了过来！

现在，双方的距离只有十五六丈了，只有十三丈了，只有十余丈了！

紫千豪英挺而沉毅的面庞上浮起一丝残酷的微笑，他微微点头，伍桐已翻身抖手，一枚缀满了铜铃的铁矢“叮当”急响着飞射过右边青纱帐的上空，几乎在他出手的同时，一片低促的“呱”“呱”串响倏起，成千上万的闪亮矢有如飞蝗暴雨般从青纱帐内暴射而出，又准又狠！

惨号悲曝之声刹时传出，照面之间已有上百名玉马堡的角色栽倒，在他们尚未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之前，又是一片弓弦急响，再度躺下了七八十个活生生的彪形大汉！

“不好，有埋伏……”

“青纱帐里有贼人的弓箭手啊！”

“妈呀，我的腿，我的腿步……”

“不得了，小招弟中箭了……”

“小心，敌人还有诈哇……”

叫喊哗嚷之声顷刻间混杂成一片，玉马堡方面气焰顿挫，阵势大乱，人影狼奔豕突，自己人拥挤着自己人，自己人践踏着自己人，哭着，喊着，而利箭如雨，一阵急似一阵的落下！

六指攀月韦羌见状之下不由心头大骇，他一咬牙，狂吼道：

“不要跑，冲上前去与他们混在一起！”

现着，他自己和那蓄着长须的中年文士已率领身边的两百多名玉马堡所属，猛冲而上！

紫千豪微微点头，道：

“韦羌果然还是个人物，伍桐，飞斧！”

伍桐答应一声，手卷一挥，五六百名青衣壮士已齐齐半跪下来，五六百双目光走走的凝注着迅速冲扑而来的敌人

“杀！”伍桐暴喝如雷，喝声中，他自己的短斧已“呼”的打着转子斩出，一溜精芒猝闪，直劈向对方为首的六指攀月韦羌！

韦羌黑脸突然绷紧，身形左右一晃，巨大的右掌微扬猛砍，伍相的短斧已“咋步”一声断折飞坠！

几乎在同一时间，数百柄锋利的短斧呼啸着飞旋斩去，只见寒光闪闪，斧彩纷舞，凄怖的哀叫与惨吼已令人毛发的激资于空气中！两百多名首先冲近的五马堡大汉，瞬息里已仆倒在在阿里一大半，仅剩的五六十个残余者却并未停顿，每一团政上有着成形的愤怒与仇恨，嘶哑的呐喊着死命冲来！

紫千豪怪异的露齿一笑，伸手扯下颈间的紫红丝巾，抖腕抛了出去，于是，紫红色的丝巾在空中平平的一直飘出五丈，才轻软软的往下降落！

红巾的影子在空中一闪，六指攀月韦羌已经瞥见，他像是骤然间被人在心口捣了一拳，惊震的脱口大呼：

“搏命巾！”

然而，晚了，他这三个字出口，玉马堡的人马已冲进了孤竹帮的阵势

中，在伍桐的震天呼叫里，雪亮刺目的马刀已狂风暴雨般劈斩向他们的敌人！尖锐的撞击声及骨骼响起，有利刃戮肉的声音，有热血进溅的微响，有人类濒死前的叫喊，有痛楚难忍的呻吟，人影奔掠，冷电精芒挥霍纵横，血淋淋的争斗正式展开，生与死的决断呈现于前！

如星光似的眸子轻眨，紫千豪倏弹向空中，“唰”的一个盘折，疾如流矢般扑向刚刚一掌震飞了两名孤竹帮豪士的韦羌而去！

劲风骤罩，韦羌已知不妙，他突地一个大旋身，双手连挥十七掌，罡风扫荡中，他的一根“龙鳞鞭”已哗啦啦暴卷上去！

空中的紫千豪如鱼在水，那么洒脱的翻了个筋斗，身形一斜，一道匹练似的豪光已惊心动魄的直网对方！

虬髯愤张如朝，六指攀月韦羌急步门退，手臂交挥如浪，鞭上龙鳞片倒竖，狂风骤雨似的迎上敌人的剑招。

收剑，仰身，落地，再出剑，这几个动作是同时开始，又在同时结束，一气呵成之下，四眩剑带起溜溜条条的电芒流鸿，自四面八方包卷至韦羌身侧。

右手鞭，左手掌，鞭掌互施，劲力呼轰中韦羌满头大汗的险险退出。他一口气连挥三十一鞭连出十九掌，大吼道：

“紫千豪，本堡主与你何冤何仇，你今日竟来袭我玉马堡？”

紫千豪手腕一抖，剑尖急颤中幻成千星万点，有如银河殒石，如此飘忽，又如此急劲的暴泻向敌：

“无他，仅在贵堡之金银财帛罢了。”

韦羌吃力之极的拚命招架，心浮气躁中又退一步：

“你你你，你这卑鄙行为，也不怕江湖侠义同声声讨么？”

紫千豪身形翻飞，四眩剑闪戮如电，芒彩纷纷，似流云、似怒涛，似凤旋，似浪排，他淡淡的道：

“假如他们有此雅兴，我紫千豪当然奉陪！”

二人身影乍分又聚，擦掠而过之间，剑影如山，重重压下，鞭招似瀑，滔滔相迎，铿锵交击声中，眨眼已各各攻拒了十七招二十九式！

另一方面——

伍桐正在和那中年文士拼死力搏，他的大马刀精娴熟练，力浑招沉，对方却是一只肉掌，别看这人瘦骨鳞峋，掌势却雄浑威猛，千变万化，伍桐手执兵刃，竟然也丝毫讨不了便宜！

孤竹帮的人马以压倒的优势，瞬息之间已砍倒了那些先行冲来的敌人大多半，但是，就在仅剩下二十来个敌人的硬撑下，后面的玉马堡所属已经接接而上，这一拨也约莫有四百多人，他们一冲来，情况已立即改观，双方已自一面倒的形态变成了混战，血肉横飞的混战！

那浓眉大眼的青年，在一个斑顶大汉的协助下，领着两百多个玉马堡角色扑向右侧的青纱帐，还没扑到，又折损了四十多个，仅是箭箭透心，但现在，他们已呼喊着重冲了进去……

在混战中，孤竹帮那四名面貌酷肖的年轻人，正与对方三个五旬左右的老者杀在一处，这三个老人两瘦一肥，两个瘦的各执一对短杆烂银钩连枪，胖的那个却单使一把纯钢斧，孤竹帮这边以四对三，堪堪敌住，情势不见太强。

紫千豪一面与韦羌交手，一边注视着四周战况的演变，他在连出九剑

中，笑吟吟的道：

“韦大堡主，若是你肯交出黄金一万两，白面三千袋丝帛一千匹，紫千豪便立即收兵，嗯？”

黑锅似的大脸紧绷着，攻扛依旧：

“你不要做梦，姓紫的，本堡主宁可头断也不能志屈，你就看看玉马堡是否如你想象中那般好欺！”

浓眉倏竖，双目似在流扬着血波，紫千豪大喝道：

“搏命巾出，便知道你不会善了，韦羌，阴冥路上你先行！”

喝吆声里，四眩剑突然急颤如波，“嗤”“嗤”“嗖”“嗖”“呼”“呼”的怪异响声交织成为一片生死的罗网，而闪光层层重重，回族飞舞，剑尖颤抖成于星万芒，上下浮沉，这威烈，这狠辣，凡已不似一柄操在“人”手中的剑所能施出，宛如有千百魔神隐于暗处，在冥冥中同时出剑相助！

是的，这正是号称“魔刃鬼剑”紫千豪的绝技之一：“轮回十八式”！

六指攀月韦羌顿觉满目精芒紫电，有如雪花缤纷，又似烈日映眼，他愤怒之下将心一横，龙鳞鞭倏换左手抖成圆圆圈圈，空中刹时但见月弧充斥，飞泻罩套，劲力呼起盘旋。同时，他生着六个手指的巨形右掌已一沉猛出，宛如六丁之神的铁拳，那么来去无影的呼而劈上！

光弧交映，鞭剑互撞，紫千豪的语声暴叱：

“好一手‘攀月斩桂’！”

叫声里，人影急会倏分，紫千豪“咧咧”的泻出三丈，四眩剑往空中一挥，借着挥剑之力，他脚步微浮的抢出两步站住，这边，大指攀月韦羌却浑身是血，一张黑脸已成淡金之色，但是，他却紧握手中龙鳞鞭不放，一双眼睛宛若铜铃死盯着对方，他身上，老天，有七处伤口正在冒出溜溜鲜血！

一声惊骇的大叫喜地出自一个发现了这等情景的玉马堡大汉口中：

“不好了，老堡主受伤了哇……”

这声呼号悠长而凄厉，包含了无限的恐惧与凄惶，于是，玉马堡方面顿时起了一阵大乱，须臾之间已往后溃退了一大截！

三名玉马堡的角色拚命奔往他们的堡主这边，意欲护救，三丈外的紫千豪冷冷一哼，摔然掠进，四眩剑翻飞闪击，在一连串的“噗”斩戮声里，甚至还没有来得及号噢，这三名体形魁梧的大汉已在同一个时间里倒翻于地！

六指攀月“哇”的喷出一大口鲜血，“噎”的坐向地下，他全身抽搐着，用颤抖的手指向紫千豪：

“你……你……你如此……残……酷……你……还有没有……一点……人……人性！”

紫千豪傲然一笑，冷厉的道：

“两国交兵，血刃相向，韦大堡主，岂能再谈人性？”

六指攀月气得狂吼一声，伤口刹时一阵抽心控骨的巨痛，他面色骤变，黄豆大的汗珠沿额淌下，紫千豪冷然道：

“大堡主，且看孤竹帮席卷玉马堡！”

他刚刚说完了话，后面，已忽地响起一阵急骤的衣袖带风之声，一个尖锐悲愤的噪音跟着传来：

“爹啊，女儿要为你报仇……”

二、四眩剑 夺魄追魂

紫千豪迅速转身，哈，一个身段窈窕，面目姣好的少女已飞也似穿过激斗中的人丛扑了过来，她穿着一袭粉蓝色紧身衣，束着发粉蓝色头巾，双手执着一对鸳鸯剑，嗯，典型的武林少女姿态！

冷冷的注视着她，紫千豪晒然无语，坐在地下以手捂胞的六描摹月韦羌亦已看见，他喘着气，嘶哑的叫道：

“菇儿一艘走……快……走。”

那叫菇儿的少女却充耳不闻，一只大眼睛里盈满了泪，牙齿紧咬着下唇，那牙齿，莹白细巧，好美！她悲愤无已的直往紫千豪冲击，但是，隔着尚有五六步，两名青衣大汉已从斜刺里截到，微弯的马刀带着寒森的芒光猛然朝她头上砍去！

少女身躯一托，双剑左右齐出，剑走一半又碎然微沉愈下，两名青衣大汉挥刀拦空，不由慌忙后退，少女清叱一声，双剑舞起如片片瑞雪，泼风打雨般包卷而上，银芒汪闪之下，一名青衣大汉已闻哼一声捂着肩头踉跄退出！

另一名青衣大汉狂吼如雷，手臂急挥，马刀霍霍劈斩，奋不顾身的猛冲上去，紫千豪生硬的一笑，暴烈的道：

“你退下去照料伤者，这妮子让给我！”

青衣大汉刚和对方换了三刀，闻言之下已急快的往一侧跳出，那少女面庞铁青，一言不发的紧追上去，鸳鸯剑偏锋直戮，歹毒得紧！

淡青色的影子宛如一抹流虹自中间穿过，四眩剑一挑淬切，“当”的一声那少女已被震出三步之外，虎口破裂，血丝隐溢！

紫千豪手中四眩剑的银柄在掌上一转，冷厉的道：

“黄毛丫头，滚回去！”

少女一咬牙，双目圆睁，有如一头疯虎般扑向紫千豪，双剑平地飞起，流光闪泻，卷叶舞柳般攻袭近身！

紫千豪身形微闪，尚未还手，身负重创的韦羌又声嘶力竭的大叫：

“菇儿……快回去……守堡……你……你打不过他……”

那少女双剑如飞，急攻猛刺，边哭泣着叫：

“不，爹，不！女儿就是死，也要和你老人家死在一起……”

紫千豪有如行云流水般美妙的移揪着，少女的话语他一字不漏的听在中，于是，他淡淡的道：

“那么，紫千豪便成全你们！”

四眩剑随着他的语声倏然抖闪，出手之下，又是“轮回十八式”！

少女的尖叫声突起，鸳鸯剑顿时失去了目标的散漫失措挥舞，而就在她毫无章法的挥舞中，紫千豪的四眩剑已闪电般绞飞了她的兵刃，沉重的灿银剑柄骤抬猛捣，一下子捣在少女的下颌上，“砰”的闷响，这少女已平着飞起，又重重跌下！

猛然回身，紫千豪大吼道：

“进堡！”

混战中的孤竹帮帮众，同时响起一阵震天的杀喊，血刃暴飞，赤眼带

煞，个个奋勇冲进，生死一抛，于是，玉马量的堡丁顿时又仆亡了一片有如骤潮落退，惊人的往后败溃！

与伍桐激斗的中年文士睹状之下不由面孔涨红，忧愤交加，他身形往后一撤，伍桐已如影随上，大叫道：

“怎么着？想他娘抽腿开溜？”

中年文士气得狂吼一声，返身复来，双掌如浪如涛，似风似云，两眼瞪得宛欲吃人般又与伍桐拚死厮杀起来！

不知在什么地方，“喇”的射出一只火箭，火箭带着朱色的焰烟，笔直的冲上天空，灰云红芒，越见凄艳！

奄奄一息的六指攀月韦羌突地一震，双目暴睁如铃，眼睁睁的望着那只有着红芒焰尾的火箭消失于空，废然长叹：

“屠灵箭……屠灵箭……”

玉马堡前的河流边缘，随着那只火箭的飞升，哗啦啦冒出来三百多名全身穿着油布衣靠的大汉，他们甫一出水，已在一名五短身材的结棍汉子率领下蜂拥冲向堡门，而堡门的青石牌坊并没有门闸的设置，仅有百余名玉马堡丁据守着，带头的是两个瘦削的中年人，他们骤遭意外，待要应变已是来不及，只有呼叫一声，拼命迎战，双方阵容分明，甫始接手，已有一多半穿着油布衣靠的孤竹帮大汉冲进了青石牌坊之内！

这边的六指攀月韦羌看得清楚，他全身一阵痉挛，再度喷出一口鲜血，张开双臂仆倒地下！

孤竹帮那四名年轻人乃是孪生兄弟，号称“一心四刀”，名曰苏安、苏恬、苏静、苏言，他们四个兄弟不但面貌酷肖，而且师承一人，出娘胎的时间每个人只间隔着炷香不到的差别！此刻，他们亦已看见了“洗堡”的讯号，老大苏安黧黑的面孔上涌起一片不易察觉的悲壮之色，他的马刀施展向敌，引吭大呼：

“孤竹帮育我十余年，三位弟弟，现在是为大哥效命之时了！”

呼叫中，苏安贴身俯腰，双手握刀，做中锋直戮，刀刃猛插他对面的瘦老人小腹，那瘦老人冷哏一声，烂银钩连抡抖起一圈银芒，枪杆猛压马刀刀脊，枪尖已“噗”的插进了苏安的胸膛！

牙齿卡登一落，苏安痛得一下子咬掉了自己的舌尖，他一口带着肉糜的血雨喷向对面的瘦老人，左腕一翻，短斧已“嘣”的脱手飞斩至敌人头颅！

那瘦老人一击得手，正自满心欢喜，而血雨骤来，他怒吼一声，偏首急避，锋利的短斧已准确无比的砍向脑袋

动作是快愈闪电，经过是瞬息之间，他身旁的胖老人惊呼出口，纯钢大板斧猛扬急斜，“当”的火花四溅中碰上了欣向瘦老太短斧的斧柄，短斧一歪，没有斩中瘦老人的天灵，却“吭”的切入他的肩膀！

胖者人的钢斧方才斜击救友，“一心四刀”中的老三苏静已悄无声息的闪过，大马刀霍然削向他的双足！

人影骤合倏分，苏安拖着凜病的肚肠摔跌于地，胖老人狂吼如雷，当他的双足高体，同时他的左掌也劈到了苏静的胸膛！

一滴空的鲜血溅飞，号牌如嘶，胖老人喊牙咧嘴一跤仆倒，面孔扭曲着的苏言已抢步掠上，马刀暴挥，胖老人圆政效的头颅已球似的骨碌碌滚出五尺之外！

肩上嵌着短斧，那瘦老人咬牙瞪眼的急速掠后，钩连论枪上还带着苏

安的一大截肠子，一条青色的人影自斜刺里飞来，吼叫如泣：

“斩你这老匹夫人阿界地狱！”

瘦老人惶然回视，“唆”的一溜冷电已直射向他的颈项，钩连枪举挡不及，瘦老人只得拚命侧跃，但是，他的足尖尚未治地，背后已如遭重击，痛苦还没有跟来，他已骇然曾见自己的胸口透出来一段锋利的剑身！

那是紫千豪！

他身形大旋，手腕借劲统扭，那瘦老人鬼哭狼嚎般大吼一声，整个胸前已全开了膛，五脏六腑花花绿绿的流泻一地！

一心四刀中的老二苏信正在和另一个使钩连枪的瘦老人浴血苦战，他马刀纵使横斩，便咽着哭叫：

“大哥啊……”

紫千豪神色沉冷，箭似的掠飞而来，这个瘦老人眼皮子墓地一跳，钩连枪急逼苏始，手腕一扬，闪出枪影手都又蛛网似的迎向来敌！

双目微眯，紫千豪来势不弯，四眩剑“呼啦”翻劈，出手有如疾雷寒电，接招之下，那瘦老人已连连退出六步，枯干的面孔上汗水纷洒！

苏恰大叫着猛冲上来，马刀斜着削落，双脚同飞。左手一挑一撞，插在腰上的短斧打了个转，暴斩敌人小腹！

瘦老人但觉瞳仁中闪映着强烈的光芒，光芒里晃掠着飞舞的黑影，他“哦呸”一声，左手暴起十一掌推向紫千豪，右手钩连枪毒蛇似的弊刺苏恰，同一时间分拒双敌，他已豁出去了。

“哇……”

惨叫声像撕裂了人们的耳膜，这瘦老人的颈项被四眩剑飞快的擦过，这一擦之力，几乎切入了颈项的一半，而他钩连枪的倒钩刺同时也刮下了苏恰肩头的一大块血淋淋的肉，当这块巴掌大的肉被撕起，苏恬的马刀已深入敌人小腹，双脚也将对方嫩得一个斤斗倒翻出去！

闪旋回身，紫千豪一洒利刃上的血珠子，目光一扫，已看见正伏在苏安与苏静身上无声暖泣着的苏吉，于是，紫千豪的浓眉倏竖，他快步掠上，一把提起苏言，还未持苏言站好，四记沉重的耳光已掴上了他的面颊！

“劈啪”的清脆掌掴户中，苏言唇角溢血，双颊上顿时出条条青紫色的指痕，紫千豪咬牙切齿的道：

“你这没有出息的东西，弟兄们血还在洒，命仍在残，你却只顾到自己兄弟的私情，苏言，孤竹帮的儿郎哪个不是他们父母的亲骨肉？”

苏言猛的哭出声来，他“扑通”跪倒地上以额碰地，又跃身而起，用手背一把抹去泪水，提着刀冲向前去！

苏恬肩头伤口已被他用撕下的衣襟草草包扎，而血渍依旧过来，他快步来到紫千豪面前，满脸诚挚之色，咽着声道：

“大哥，大哥教训得是！”

说罢，也返身奔掠向前，而此刻，孤竹帮的主力已将玉马堡的人马进攻至只隔着大石桥寻丈左右了！

紫千豪冷然卓立，手臂高举三次，随着他手臂的起落，又是一只带着黑焰的火箭升入空中！

于是——

似是起自地底，来自幽冥，大石桥两边的庄稼地里，蓦地响起一片壮烈的杀喊之声，有若旱雷骤响，霹雳齐奔，在灰绿色农作物掩这下的田注中，

刹时冒出来数百名青衣大汉，滚滚自两侧目抄杀上！

玉马堡的主力人马此刻只剩下不足两百人了，一个手舞两尖棒的大汉急得暴跳如雷，他哑着嗓子大叫：

“李皮子，你带一拨人马往右抵，何大牯，你领一拨人马住左挡，快哪！”

他呼吼着，两名壮汉立即残喝一声，各率着五十多个堡丁分朝两边迎攻上去，但是，这使着两尖棒的大汉却不知道他已犯下了一个绝大的错误了。

孤竹帮的主攻人手经过这一阵拚杀，也已损了几近三分之一的兵力，他们虽是人人奋勇，个个争先，但如玉马堡方面仍旧结聚死拚，却也要费上一番功夫才能突破敌阵，如今玉马堡贸然将人手分散，正是自毁阵容。

一心四刀中的老二苏恬额际青筋暴起，拉起嗓门火辣辣的吼：

“孤竹帮，以命搏命，以杀止杀！”

近四百名孤竹帮的勇士齐齐放声怒吼，刀如林，斧如雪，血肉飞溅中悍厉的冲杀上去，骨骼的碎裂声探合着肌肤的戮刺声，热腾腾的鲜血散溅标洒，人们在狰狞的吼叫，在悲惨的爆号，在痛苦的呻吟，须臾之间，玉马堡的阵势已被整个冲散，孤竹帮的人马一大半跟随着苏恬、苏吉兄弟杀进了玉马堡，剩下的人与两边抄上的伙伴联手，反过来将玉马堡的残余围在当中！

金铁交击之声及钻震响，刺得人耳膜发麻，而孤竹帮的包围圈子已逐渐缩小，玉马堡的残余浴血死拚，却是力有不透了。

玉马堡中，又谱起了另一阕惨烈之歌，妇女的尖叫，儒童的哭喊，成人的怒吼，老弱的颤泣，衬合着兵刃的闪晃，暴烈的叱喝，而门窗进碎，器具破裂，物体撞跌之声混杂着震撼人心，时时可见奔跑逃命的人影，捉对厮杀的好汉，青石牌坊的金色篆字匾在抖索，宛如一下子灰黯了焉。

紫千豪寒着脸凝视了一阵，转过身来，泥土上躺着那叫菇儿的少女，她的脸色惨白，双目紧闭，粉蓝的头巾斜脱于侧，得出一片乌黑如云的秀发，左腮青紫了一大块，淡淡的血丝凝结于唇角，紫千豪知道，方才那一下子实在捣得不轻，他目光团过俯卧于地的六指攀月韦羌，他们父女两人躺着的距离仅有数步，此刻，不知他们有何感触，——假如他们还具有感触的力量的话。

那边，伍桐满头大汗，面色发黄的仍在和他的对手力拔，他的步履踉跄，跃腾迟滞，显然已是吃了亏，不过那个中年文士却也面颊上一片湿淋淋的殷红，看情形也强不了多少。

右侧的青纱帐一望无际，但见青色的高粱梢子时时波动，却少有声息传出，不知是这边的拚杀声太过激烈而淹没了青纱帐里的声音，还是青纱帐里的双方人马在捉着迷藏？青纱帐够大，有两三里方圆，假如双方要捉迷藏，这地方是够周旋了。

紫千豪怪异的浮起一丝微笑，他大踏步朝伍桐拚斗的地方行去，每进一步，他发觉那中年文士的面色便难看了一分！

淡淡的，他开口道：

“先生，我的这位手下号称‘断流刀’，他与先生已较斗了数百招犹未能奈何先生，可见先生功力之精湛不凡。”

中年文士铁青着脸，右颊的刀口翻卷如小儿贪婪的嘴巴，他的心慌意乱已可从他散滞虚疲的掌式上看出来，断流刀伍桐却在心里扎了底，这时胆也壮了，神也定了，出手换招开始逐渐凌厉，方才的颓势，在这片刻间扳回了三分！

紫千豪微微点头，又道：

“玉马堡已败，先生一副文士打扮，又未穿着灰色衣衫，显而易见并非玉马堡中之人，如今资方大势已去，先生久读诗书，想必知‘识时务者为俊杰’此言？”

中年文上紧闭着嘴唇，不言不语，只是一个劲的游移攻拒，出掌如风，大有力拚到底的模样！

紫千豪冷冷一笑，目光凝注着自己手中的四眩剑，安道：

“孤竹帮素重江湖道义，决不以众凌寡，伍桐，将此人让我！”

断流刀伍相大吼出声，马刀呼呼斩劈，刀光如涛中，他已奋身跃出，几乎中间没有一丝空隙，伍桐的身形甫始跃出，紫千豪的四眩剑且恰到好处的凑了上来！

夺目的冷芒“唰”的伸缩映闪，中年文上好像觉得一下子跌进一个寒冽的冰窖之中，不禁满眼光芒幻掠，更且通体生寒，他喉头低吼，抖出十七掌焕然侧避，紫千豪的四眩剑在手中一旅，锋利的剑刃，已阻住了对方的退路！

“嗷”的叫了一声，中年文士魂飞魄散的拚命倒仰，“呱”的一声轻响，他的三络柳须已被削掉了一多半！

紧上一步，偏出十剑，再上一步，正出十剑，剑剑连环成串，锐啸破空声中，宛如二十剑自偏侧与正面同时攻出！

中年文士血迹斑斑的面孔刹时扭曲得变了形，他汗水淋漓，手忙脚乱的东跃西蹿，情形狼狈之极！

紫千豪淡淡一笑，四眩剑微弹直刺，低沉的道：

“先生，你输定了，嗯？”

中年文士眼见剑光幻迷不定的刺来，那颤抖的剑光就似点点的鬼眼，飘移不定，却必将择身上一个部位扎下去，他迅速得近乎疯狂的弹跃而起，但是，就在他的双脚刚刚离地，紫千豪的四眩剑已透进了他的小腿肚里！

“哎唷！”

这中年文上大叫一声，在空中一个筋斗翻了下来，他单足落地，硬想撑住，却在着地时一个踉跄摔跌出去！

一侧的断流刀伍桐哈哈一笑，抢步上前，马刀的锋口，用力砍向这位文上的颈项——

“当”的一声，马刀的刀刃却砍在紫千豪的四眩剑上，一溜火星中，伍桐赶忙抽刀后退，边有些征愕的瞧着紫千豪。

摇摇头，紫千豪道：

“饶了他吧。”

伍桐一份他的龈牙，低低地道：

“大哥，放虎归山，易纵难擒……”

紫千豪凝视着半卧在地上，满身血污泥垢的敌人，他的目光冷沉而清澈，似一涨明净的流水直贯入对方的心底，又似寒夜中的星辰，晶莹中包含了无可言喻的深幽，直看得那中年文士浑身不自觉的起了轻微的痉挛，缓缓地，紫千豪道：

“报上你的名号。”

中年文上艰涩的润润嘴唇，沙哑的道：

“周适……”

紫千豪点点头道：

“掌上才子周适？”

中年文士伸手抹去额上的泥汗，紫千豪注意到他的五指在微微颤抖，于是，他平静的道：

“若要寻我洗雪今日之仇，‘傲节山’上随时候教，不过，若没有侥幸，生死必将分断。”

掌上才子周适咽了口唾液，呛咳着道：

“紫千豪，我用不着和你说些场面话……但作定然知道，假如你是我，你会怎么办……”

紫千豪浓眉轻剔，他淡淡的道：

“当然。”

顿了顿，他又接着道：

“我知道你与‘白羽’帮是亲家，而且和‘长白派’的掌门人也有渊源，你尽管来，江湖中的生涯原是如此，对不？”

伍桐在旁边揉着胸口，气淋淋的道：

“大哥，干脆做掉这酸儒算了，这老小子他妈口气倒硬，留着迟早也是个祸害！”

紫千豪放能盾，道：

“不，正如他所说，如果我们是他，我们也会有这种想法，现在，周朋友，不论你能不能走，你即时离开此地……”

他又晒然一笑，道：

“在我没有改变主意以前，你要知道，我是随时会改变主意的。”

地上的掌上才子周适一咬牙，支撑着爬了起来，连腿上的伤口也不扎，任它流着血，一步一步的拐了出去。

断流刀伍桐上前一步，左掌暗暗一比，紫千豪明白他的意思，摇摇头，目送着周适的身影消失于高低不平的田野之中。

前面的混战已经结束了，除了有二十多名青衣大汉还在救治伤者及检视尸体之外，所有的孤竹帮人手全已冲进玉马堡中，地下，横七竖八的躺卧着累累死尸，人叠着人，人压着人，殷红的鲜血，触目惊心的洒印在这片广阔的庄稼地上，时而可见断体残肢，人类的肚肠腑脏已变得那么低贱不值，到处抛散着，扯挂着，那一张张发青色而失去意义的面孔写满了死亡的不甘与痛楚，但是，他们业已成为这样子，那千百张无告的嘴巴，欲要倾诉多少辛酸悲苦，却又皆是这般沉默……

紫千豪微垂着眼帘瞧着右侧的青纱帐，那里面，不知道双方的游斗是否已有了结果？他很自信，“熊臂”罕明平时晕闭陶憨怔怔的，但在拚战恶斗起来，却是有数的几把硬手之一，他尤其擅长伏袭之战，现在，应该正是有所获之时吧？

伍桐有些吃力的换了上来，低哑的道。

“大哥，姓韦的快断气了，要不要救他？”

紫千豪悚然一惊道：

“当然救他，除他抵抗，我们是劫财不劫命！”

伍桐咳了一声，道：

“用大哥的‘九还液’？”

微微点头，紫千豪道：

“你自己服了保气固脉的内创药了么？”

伍桐道：

“早眼下了，要不，还能支持到现在哪？”

无声的一叹，紫千豪悠悠的道：

“用我们的血肉换饭吃，日夜担着辛酸，悬着凄苦，这一战，不知又有多少弟兄理骨荒野，亡魂飘零……”

伍桐默默垂下头去，转身行向伏仆着的六指攀月韦羌身边，自怀中取出一个小巧精致的镶翠金瓶，撬开韦羌紧闭的嘴巴，一口气将瓶中的淡黄色液体倾倒下去一半，始后，又熟练而迅速的为他将外伤敷药包扎起来。

回头看了伍桐一眼，紫千豪起落如飞的奔向五马堡去，侍立大石桥上的四名青衣大汉向他躬身为礼，脸上都有掩不住的喜悦与兴奋，紫千豪挥挥手，迅速的奔入堡内，堡内的街道上，街巷中，可以看到横尸遍处，血迹溅在四月，此刻，孤竹帮的人马正在搬运玉马堡的财帛金银，一堆堆的置放在石板路面上，人来人往，却是十分忙碌。

每个街口小巷，大宅小户之前，都有手握马刀，目光炯炯的孤竹帮大汉把守，看不见一个玉马堡的居民，当然，在孤竹帮离开之前，他们是不会仍照平常一样可以自由行动的。

紫千豪放慢了步子，目光瞧着倒悬在更楼上的一具灰色尸体，眉毛轻皱，又慢慢转目端详着周围的建筑与地形。

一个穿着黑色油布长裤的矮小个子大摇大摆的从一户人家里走了出来，这人一副五短身材，光头，而且小鼻子小眼，看去十分可笑，但身体却是异常结实，当然，他的外形是可笑的，可是，假如人家明白了他是谁，只怕便不会如此好笑了，这五短身材的仁兄，乃是早年横行于黄河一带的水果“毒鲨”祁老六，在黄河做水路买卖的客商或黑道人物，提起“祁老六”来，没有一个不是华若寒蝉，连大气也不敢透一口，确确实实是那一带首屈一指的水上枭雄，他够狠，够辣，但却在一次与孤竹帮有关的暗镖生意中和紫千豪干上了，于是，祁老六栽了一个平生未有的大筋斗，也因此打心眼里佩服上了紫千豪，便像他所说的“借英雄，重英雄”那样投进了孤竹帮紫千豪的麾下，甘心情愿的放弃了他在黄河一带拚着老命打下的地盘，跟着紫千豪同进同出，担惊受险，而紫千豪也喜欢他，喜欢他的磊落性格，粗豪作风，尤其是，那为了一个“义”字可以卖头的赤胆忠肝。

祁老六左手上托着一双沉重的纯金烛台，右手提着两口朱红大木箱，肩膀上还挂着一大串精巧衔连在一起的黄金如意，他一见到紫千豪，已不禁眉开眼笑的急急赶了过来，欠欠身，以他特有的粗嗓子道：

“哈，老大，这一票还算肥，家家户户几乎都有那么三两金五两银的，尤其是标致的妞儿也不少，坏就坏在你所订的那些鸟规矩上，什么劫财不劫色，色不残命，咱们就是他奶奶的强盗，强盗还讲究那么多，不是像窑子里的浪货谈贞节么？我打五年前就不赞同，今天还是不赞同……”

紫千豪安详的一笑，道：

“好了好了，你的手下折了多少？”

祁老六“呸”的吐了口唾沫，气呼呼的道：

“如果不是他们躲在弄子里的暗箭伤人，我的孩儿最多只会损失个三五名，刚冲进来的时候冷不防挨了一阵箭雨，他奶奶就地躺下了三十多，本想叫孩儿们放他娘的一把火烧个鸡飞狗跳，只是一想起你那张阎王脸我就泄了

气……”

紫千豪摇摇头，又道：

“韦羌的家宅可搜过了？”

祁老六顿时眼睛一眨动，他眉飞色舞的道：

“喝，我的乖乖，姓韦的可真够得上一堡之主的气派，光看他那幢大房子，前三厅后六进，左厢屋右回廊，漆的是丹金朱紫，抹的是浅黄翠绿，这边画栋雕梁，那边飞檐重角，打磨的地，太师的椅，铺的是锦垫，盖的是绫罗，墙上挂着酸气冲天的字字画画，壁端悬着破琴烂剑，啧啧，我抽空去转了转，只怕派上五六十个汉子也一时搬运不完，妙极了……”

紫千豪沉吟了一下，祁老六又道：

“怎么着？老大要去看看？”

淡然一笑，紫千豪道：

“罢了，苏家兄弟呢？”

祁老六“哦”了一声，道：

“刚才还在，两个小伙子好似满脸愁容——”

说到这里，祁老六眼神中有着颖悟之色的瞧着紫千豪，压低了嗓门：

“是是……他们兄弟有人去了？”

紫千豪默默颌首，黯然无语，祁老六叹了口气，道：

“这叫他奶奶的‘将军难免阵上亡’，唉，吃这行饭就是这么回事，盼得了今天期不得明朝……日子将就着混，人味。谁也有个好好歹歹，只是路数不同就是了……”

挥挥手，紫千豪似挥去盘据在他心上的烦郁，他低沉的道：

“白辫子洪超及毛和尚孙寿呢？”

祁老六眨眨眼，道：

“老洪防上挨了一刀，不算重，毛和尚约莫受了点内伤，这秃驴却一边哼附着一边专拣值钱的东西拿……”

忽地。祁老六想起了什么似的急迫：

“对了，军膘子呢？这个混大虫怎的不见？”

紫千豪知是祁老六平音与罕明相处得最是投缘，两人一向是焦孟不离，形影相随，同是一对洒鬼，又同是一对活宝，他转头朝后望了望，道：

“罕明带着他的弟兄隐在青纱帐里，玉马堡有一拨人冲了进去，大约是由那韦羌的儿子率领，至今还没有见有人出来，可能是在里面缠上了。”

祁老六咂咂嘴巴，他知道似这等混缠游戏外面的人是不易相援的，否则，只有越弄越糟，但他也明白罕明乃是此中老手，仍带着三分关切，他低浊的道：

“伏袭游斗是罕膘子的拿手好戏，别看他块头粗得像个狗熊，在地下爬行起来却是蛮滑溜……只是，希望他别把屁股翘得太高了……”

紫千家哑然笑道：

“不会的，要不，他皮粗肉厚，挨上两下子也无关紧要……”

两人谈笑之间，那边一个体魄雄伟，满面红光，却是一头白发，又将白发扎成一条小辫子的大汉一拐一拐的走了过来，老远，他已拉开嗓子叫：

“大哥，俺大腿上挂了彩啦，他妈的带红带红，又英又雄，这一刀子可是捅得不浅哇……”

祁老六一酸牙，道：

“别他妈的在大哥面前充能卖狠，摇身一变变成铁拐老李还充个卵？看你那副德性老子就想呕……”

结着白辫子的大汉“呸”了一声，吼道：

“你呕，你呕你妹子那条腿的，我洪超可是挨得起挺得下，不像你老小子活像武二郎再世，就他妈缺了根挑担子的扁担！”

祁老六眼珠子一翻，正待反唇还敬，紫千豪一摇手道：

“别吵了，你们见面就格杠，也有那么多精神？财物搬得如何了？咱们在日落之前就得离开此处……”

随着紫千豪的话，祁老六连忙抬头看了看天色，而天色已经有些昏暗，原先时隐时现的阳光已经消沉，风呼号着，天地是一片灰苍苍的惨愁……

那脑后垂着辫子的大汉回头喊道：

“金彪，传令俺们的弟兄将财物分妥搬运，立刻出发，叫祁六爷的小娃子们慢慢发财吧！”

祁老六眼见一个膀大腰粗的汉子转身奔去，也忙拉开嗓门叫：

“祁合呀，你他妈又钻进哪个狗洞去了？供老哥的人都自走了，咱们也得加把劲，一炷香内离开！”

靠街的拐角处探出一张风干橘皮似的面孔，冲着祁老大践牙一笑，道：

“这就好了，北街这边加上三条弄子全是我们洗，弟兄手脚不够，慢是慢了点，也不会差他们多远。”

紫千豪舔舔嘴唇，对着祁老六和那结着白辫子的大汉——洪超道：

“堡里你们几个多操心，商量着赶紧将东西理好运走，‘三家洼’我们的马队大约已等得不耐烦了，青纱帐里的接应我亲自去，洪超，苏家兄弟的人抽出一百名留下给我，其余的人由你们领着立即上道！”

祁老大与洪超躬身应是，紫千豪挥挥手，转身大步离开，他的豹皮头巾，微微飘拂于肩，脚步是如此轻沉疾快，片刻后已行出堡门之外，站在大石桥的石马雕柱之侧，他的目光有些古怪的投注于右面的青纱帐中。

田野中，断流刀伍桐蹙着眉走了过来，紫千豪转向他道：

“伍桐，弟兄们带伤的有多少？”

伍桐一皱那双流眉，道：

“光外面就有一百五十多个……”

紫千豪沉稳的道：

“你与带伤的弟兄们先到‘三家洼’去，叫洪超与祁老六的人负责护送，公孙寿的人背运。”

伍桐咽了口唾沫，道：

“要不要将掳俘的人带走？”

紫千豪道：

“一个不带！”

说着话，有近百名青衣大汉已快步自堡中奔来，一个生着大酒糟鼻子的矮汉带头，紫千豪一看之下，拍拍伍桐的肩膀：

“好了，你赶快好好养息，记着战死的弟兄就地掩埋，头领以上的弟兄尸体负运回去，我现在立刻进入青纱帐里协助罕明。”

伍桐垂手躬身，紫千豪向那百名属下一招手，百名青衣大汉已迅速分开，迅捷无声的进入那片深沉无涯的高粱地里。

紫千豪身形微掠，“恻”的一声，有如一头隼鹰般斜斜飞进了青纱帐里，

青纱帐里，在起伏不平的田脊上，在阴沉浓密的高粱杆枝叶中，时时可看见死尸卧仆着，才追进去一段，差不多全是身着发衣的玉马堡角色，而大多数又是利矢穿身毙命，小心的往前搜探，于是，高粱地开始零乱，枝杆也有一片片折断践踏过的痕迹，枯杆断处大部分都十分整齐，显然是用利器削落的，唔，有穿着青衣的尸体出现了，孤竹帮的弟兄们面色慢慢沉重，目光忧虑的往四周更仔细的搜视起来。

踏着灰褐色泥土，踏着急章作响的残叶断杆，青纱帐里笼罩着一片沉因与灰黯，空气中有着冰冷的幽寂与寒酷，紫千豪沉着脸，俊逸的面容上似蒙上一层青雷，在高粱地枝杆的灰祝光线下，越发映得他的神韵威猛狼厉，有一股子凝聚成形的慑人之气。

半伏着身子走着，搜索着，除了沙沙的脚步声之外是一片沉默，紫千豪回头招招手，那个长着酒糟鼻子的矮汉已急步跟了上来，紫千豪低低的道：“情形有些不对，你觉得么？”

矮汉有些紧张的道：

“是的，好像已经发生了意外……”

紫千家提起右手握着四眩剑擦擦下颌，道：

“只要发现敌踪，不论在任何情形之下，给我狠斩猛杀！”

矮汉连连点头，他们又加快了速度往前携夫，又走了顿饭时光，视线所及，已不禁使孤竹帮的好汉们大大震惊，甚至连紫千豪这等久经风浪的霸主绝才也有些心跳神凜面上变色！

眼前，青纱帐倾倒了极大的一片，到处倒卧着身穿河灰不同衣衫的死首，这一片尸体，约有近四百余具，还有百多人凌乱的躺在另一边，这百多个人个个脑袋稀烂，胸腹洞穿，手中兵刃抛弃一地，那些兵刃，都是一式的马刀强弓，这百多人，完全是青一色的青衣！

空气中浮荡着浓重的血腥，已成紫色的血浆血丝粘挂在周道的高粱秆叶上，死一样的寂静，血一般的悲惨！

好一阵——

紫千豪闭着眼睛，冷冷的道：

“牵头领，检点我方遗尸，特别注意罕把子的尸体！”

那姓罕的矮汉一抽鼻子，挥手，百名孤竹勇士立即涌上，开始一具具的翻检起来，每个人的心都往下沉，脸色宛如阴毁密布的天空。

缓缓在四周巡走，紫千豪锐利而仔细的向每个角度里搜视，眼前的情景十分明白，一定是伏袭玉马堡来人的孤竹所属在混战中又骤遇外敌，而且，看情形像只是一个人干的事！

忽然，一声惊叫传入紫千豪的耳中：

“这是罕把子手下的林维林头领！”

紧跟着，另一个呼叫也纂的响起：

“可怜啊，孙头顿也死了，看看这血糊糊的脑袋！我认得他，他的右手缺了一根小指……”

人影一闪，那姓罕的头领已奔了过来，急促的道：

“大哥，尸体中找不着罕把子的遗骸，可能，可能他还没有死！”

紫千豪深沉的道：

“地下的人有活的么？”

姓罕的头领一摇头，道：

“全死了，干干净净！”

紫千豪一咬牙，狠厉的道：

“光凭玉马堡的人他们没有这个能耐！罕明一定是又遭到意外之袭才落得全军尽没，我说什么也要找出这个人来！”

姓牟的头领两眼圆睁，惊异的道：

“什么？只有一个人？”

紫千豪重重的哼了一声，几近咆哮的道：

“叫弟兄们朝前搜，尽量把距离拉开！”

说着，紫千豪已猛然转身，领先往深沉的青纱帐里行去！

三、敌中敌 锤迷前幻

天色慢慢的黑了下来，暮霭四合，而西北风在昏黯的大地肆虐的呼啸旋舞，高粱杆子波浪般起伏摇晃着，哗啦啦挤倾之声宛如多少冤魂厉鬼在嚎陶噪泣，孤竹帮的好汉们吊着心在暗地里搜寻着，黑沉沉的四周，仿佛有阴影幢幢，仿佛正潜伏着一些难以察觉的危险陷阱！

忽然，紫千豪脑中闪过一个念头，他恨得自己捶了自己一拳，立即停下步子来，待大队人马从他身边经过，他向其中一个弟兄轻急的讲了几句话，于是，当这一排搜索者走过去的时候，紫千豪的身影已快得似是一股轻烟，无声无息的隐蹿入侧旁密密的青纱帐里！

这样一来，孤竹帮的大队在地里走着，而紫千豪已隐在一边，他小心翼翼的隐蔽着，紧紧跟随，目光如电般尖锐的朝周遭探寻……

又过了一阵，又走出了一大段路，嗯，这片广大的高粱地开始往下倾斜，紫千豪正在感到失望的皱起了眉头，一声低微得几乎不可闻的呻吟声已幽灵似的响起，但是，却在刚刚响起的时候又幕的中断！

那声音响起得如此轻渺，又中断得如此突然，经验老到的紫千豪即便已分判出来这是一个受伤的人在呻吟时被猛的捂住了嘴！

嗯，他狠毒的一笑，够了，虽然只是这一刹那，他已可准确的找出那声音传来的地方，那地方，不错，隔着他的右侧约十丈之处！

孤竹帮的大队还在后面，沙沙的脚步声，身体擦过高粱杆子的沙沙声，在几十步之外都听得清清楚楚，是的，在青纱帐里的大队人马行动，要想一点声音都不带出，的确是相当不容易的！

紫千豪心里明白，大队人马搜寻而来的声音，自己固然听得到，对方那隐在暗处的敌人也一定听到了，或者，他随着自己方面的移动而掩饰他自己的移动，或者，他正在准备找一处适当的地方再突然下手，这两个推断，紫千豪知道，以第二个更为可能，否则，他不会隐候至今仍未遁走，于是，他慢慢的往前移去，心里在愤怒的叫：

“来吧，朋友，你我大约都是崇信‘先下手为强’这句话的哥们！”

从高粱杆的间隙中，从起伏不平的田脊上，他有如一头凶悍而轻捷的黑豹，迅速扑进了七丈之远……

谨慎的伏了下来，他拨开了高粱杆子，凝聚目光往前看去，于是，在

好一阵之后，他终于发觉了一个黑黝黝的东西隐伏在微微斜下去的一条田脊之中，紫千豪立刻便看出那是一个人的背影！

急速的吸了一口气，他将腰间的短斧摆在适手的位置，紧了紧胸前的皮鞘，全身骤起，像一股狂凌的旋风，其快如极闪的电闪，那么暴烈的猛扑而去！

当他身形甫出，那隐伏着的黑影似已有觉，慕的转首瞧向这边，但是，当那人方才转头，紫千豪的四眩剑已在一片夺目的寒光中有如江河决堤般急罩而下！

黑影冷冷的一哼，一团泛着蓝色光芒的物体倏迎而上来势之快，竟几乎与紫千豪的攻击难分先后！

凌空的身形碎然横起，紫千豪手臂微抖斜出，四眩剑在眨眼间幻成道道流光，有如一片斜落的暴雨，自右侧成排成股的急洒敌人！

那人口中微噫，却仍然悍立不动，手中盛汪汪的兵器翻飞砸劈，又快又沉，左肩一扭，一抹银光已斗然戳向紫千豪咽喉，出手之迅捷狠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这一来引起了紫千豪的真火，他双足一并，笔直落他左手一推右肘，四眩剑划过一道圆弧，在圆弧中，剑刃破空飞斩，“当”的震响，对方那柄泛着蓝光的兵器已“呼”的荡开，一溜银芒也歪到一边。

这正是紫千豪“轮回十八式”中的第十八式“沿圆投世”！

于是，那人虽然强撑，却仍身不由主的被震退了两步，紫千豪满脸杀气，暴叱一声，他赖以保身护命的精绝之技“大魔刃”手法已倏展而出——

四眩剑“嗡”然抖颤，仿佛一条飞龙，在闪过暮色的瞬息间骤然散为千百条光雨，那阵夺神迷魄的光雨还在空中映现，宛如来自虚无，四眩剑却已自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角度神鬼莫测的暴刺对方小腹！

那人脱口惊呼，银色的兵刃横起硬拦，泛着蓝光的物体拼命捣向紫千豪胸膛，在猝起的连串“叮当”撞击声中，“呱”的一响，这人的肩头连衣带肉已被削去了一大片！

忍着痛，这怪客猛一倾斜，身形如箭般射向远处的青纱帐，紫千豪大吼一声，手腕倒翻，没有看见他手法上的任何过程，九柄弯刃飞刀已闪电般泻去，甫始穿入青纱帐的黑影闷哼出声，略一踉跄，竟依旧毫无延迟的奔逝于流沉灰苍之内。

紫千豪与那怪客自交手至结束，从头至尾只是须臾之间，至多不超过寻常人走十步路的光景，而方才他们却已数度在生死界上打转了。

匆匆来至方才那黑影隐伏之前五步，晤，不错，卧在地下的果然还有一个人，紫千豪微微俯身，沉声道：

“罕明，是你么？”

俯在议下的黑影蠕动了一下，喉头窒息着“晤”“晤”作响，嗯，紫千豪不禁笑了，这不是那憨汉罕明是谁？

剑尖一挑，罕明双手倒缚着的牛皮索已被切断，紫千豪将他翻了过来，扯出塞在他口中的一大团青布，再割断了他脚上的皮索，低低的道：

“怎么回事？你伤了不曾？”

借着青纱帐里微弱得与夜色无异的可怜光线，紫千豪看见罕明的脸色泛灰，浑身是血，衣衫也破碎得不成话了，

他焦急的道：

“罕明，你安好么？伤在哪里？”

长长的吁了一口气，罕明一把抱住了紫千豪，带着叹声，沙哑的低嚎道：

“大哥……我栽了……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兄弟们……哦该死……哦该死……”

紫千豪温和的轻拍着他，低柔的道：

“没有关系，我并没有责怪你，弟兄们也不会责怪你，来，罕明，别难过，休息一会儿，好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说话间，后面已现出幢幢人影。快速而轻沉的往这边包抄而上，黑暗中，马刀的寒芒泛闪不息！

紫千豪威严的咳了一声，道：

“牟生，你招呼弟兄们放哨安卡，在这里暂时效息一会。”

那幢幢的人影果然正是随他而来的孤竹帮人马，叫牟生的那名头领匆匆奔来，酒糟鼻子上冒着汗珠，他一眼看到罕明，已不禁惊喜的喊叫起来：

“罕把子……罕把子，你可急死我们了，天保佑你无事，孤竹帮的哥们不是容易认命的……”

随着他的叫喊，所有孤竹帮的儿郎全已欢呼雷动，挥舞着手中马刀跳跃起来，这一呼一叫，却使罕明的两眼泪水夺眶而出，他紧抱着紫千豪，号陶大哭：

“我没有脸啊……大哥，我没有脸啊……你交给我的人一个不剩，就只活出我来，我哪里还敢见人啊——”

紫千豪喝止了手下们的欢呼，轻轻扶着罕明坐下，深沉的道：

“不要哭，告诉我事情的经过。”

罕明用手背抹去眼泪，又得了一把鼻涕，抄着嗓子道：

“我奉大哥之命，按照原先布置以强弓射杀对方……当时五马堡的灰孙子里就有一个浓眉大眼的浑小子与另一个大个头带着人冲了过来……”

紫千豪冷然道：

“那浑小子乃是六指攀月韦羌的独儿！”

揉揉鼻子，罕明又哑着嗓子道：

“我啃他娘的，他们一冲过来，我便带着人往里退，” - 面退，一面抽冷子放箭，青纱帐够密够暗，一路下来，他们约莫两百来人只剩下了一半……呕，我就挑了个好地方围上去硬杀，他们那大个头没有几下子便头沾了地，其余的人也乱成了一团，伤亡极为惨重……我正待将他们就势一网打尽，不想却忽然从暗里窜出来一个黑衣裳黑面罩的小子，右手一柄‘千推锤’，左手一把‘无耳短戟’，身法快得不能说，出手又狠又辣……唉！我们百十个人一起干他，非但没有沾上人家的边，没有多久已躺了一地……我拼命与他周旋，到头来背上挨了一锤，腿上戮了一戟，还吃了他打了二三十个大耳光，又将我搁了起来……”

紫千豪平静的道：

“可就是方才那人？”

罕明连忙点头，提着气道：

“就是那狗娘养的东西……他一直提着我伏在暗处，还想算计后来的弟兄……大哥啊，今天若非是你，那场面真是不敢想啊……”

沉思了片刻，紫千豪又道：

“看得出是哪一路哪一派的手法么？”

“唉”了一声，罕明苦着脸道：

“看不出来……大哥，你不是也与他交过手么？”

紫千豪呼了哼，道：

“废话，就那几下子他已跑了，我是问你有没有点似曾相识的印象？”

罕明摇摇头，道：

“我只是一个劲的又急又气……一面担心自己，一面还担心后来的兄弟遭袭，其余的什么也顾不得了……”

紫千豪咬着唇想了一阵，慢慢地道：

“那人功夫精湛卓绝，极不好斗，而且反应快速，身子利落，江湖上这等人物尚不多见……不过，他蒙着面，可见是怕我们认清他的庐山真相，这可证明一点，此人定在以前与我们有过什么纠葛！”

叹了口气，罕明呐呐的道：

“当然……要不他会是吃饱了？”

站了起来，紫千豪道：

“染我血者，我亦必染他血，这是江湖上的传统规律，罕明，我们会找回来的，不论要多久时间，费多少周折！”

说到这里，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

“韦羌的儿子可曾战死？”

罕明咽了口唾液，低声的道：

“跑了，就在那个程咬金半路杀出来的时候！”

紫千豪苦笑一下，回头朝站在一旁的牟生道：

“牟生，下令弟兄们回去将青纱帐里的尸体就地掩埋，妥善以后立即技队返回三家洼！”

牟生躬身答应。返身去了，罕明可怜兮兮的道：

“大哥，回山以后，我愿接受家法……”

紫千豪一挥手，淡淡的道：

“错不在你，此次席卷玉马堡，大家都尽了力，回山后，我立即单骑前往寻找今夜暗算我方之人，天涯海角，必要将他抖出！”

舔舔嘴巴，罕明低低的道：

“大哥，别忘了三月之前，‘白眼婆’约你赌斗之事，一山不能存二虎，这是咱们吞她的时候了！”

紫于豪沉稳的一笑，上前平抱起罕明这庞然大物，边道：

“忘不了，还有十九天便是‘仙鹤’与‘白眼婆’之会，这一会可是生死宴，白眼婆老子觉得她没有什么可怕，令人担心的是‘青城派’可能会为她助拳。”

罕明忧虑的道：

“大哥指的是青城派‘宝云三子’？”

豁然大笑，紫千豪道：“正是！”

四、傲节山 不屈之会

这是一片顺着高坡生长的深莽松林，松林后面，有一条五尺宽窄的青黑色石板小道回转延伸到那座形势险峻峭拔的大山上，这山，方圆约莫有七八里地，高低也有五六十丈，远远看去，活像一只巨大的、栖息着的敛翅神鹰，是那么坚定、雄厉、无畏的挺立着，仿佛随时可以振翼呼啸一飞冲天；山脚下，到处都是丛丛的竹林，山腰之上，则是一片片都火的秋枫，山的名字，却与“鹰”无关，它，叫“傲节山”，是“孤竹帮”的根基，也是西睡一带的老民们提起来既敬又畏的龙泽虎穴，值赫的名声，就如同这山一样，那么傲然不屈的俯瞰着数百里的凄迷荒原。

青黑色的石板小道管伸着，穿过竹林枫野，一段一段的延展上来，在起伏峻险的坡壁上境蜒，一直通到一面短崖之前，这片断崖上撑天下拄地，壁面光滑峭陡，寸草不生，有若刀劈斧砍，又像是大地初凝之时突裂的一道缝口，壁上长着湿黑的苔藓，在蒙漫的雾红迷罩下，越发显得深不可测，有如火炼地狱的入口……

断崖的对面，却高出断崖这边两丈有余，那边，是一片炫目的红枫林子，到处全错落着奇形怪状，雄、巧、猛、雅的莹白巨石，看上去令人产生一种沉静宁远的感触；而短崖的这边与那边，便连接着一条以网缆为径，铁板做面，两侧拦缀着拇指粗锦索网的悬空吊桥，这座吊桥宽有寻丈，自这头到那头，足有十五丈长，两条人臂粗细的巨型网缆贯穿连接，巨缆之下，双边尚有三十根碗口般的铁索吊连桥身，以为平衡之用，这座吊桥的筑成是雄浑而壮观的，但是，纵然它是如此巨大，两边的嵌接处是那般深固的分别缠钉子四块摇出山壁的八尺多宽的巨岩之内，在强劲的山风下，桥身却依然摇晃不停，宛如一个悬空的摇篮一般。

从这边的断崖顺着吊桥过去，到了那一头，嗯，便是好宽敞，好恢宏的一条白石大道笔直地通往那片枫林，这条白石大道沿着山势往上去，道路两边每隔百步便雕凿着一只精巧细致的尺许高石狮，石狮与石狮之间，还砌着“寿”字图案的花砖矮栏，就是如此雄浑而华丽的迤添上去，路面，可容五马并驰！

凄艳的枫林，外密而内流；进了枫林，便有一片足令任何人心荡目眩的奇景出现在眼前，一层层的楼台亭阁林比而连，步步高升，依着山势，一层一层的以梯阶状排筑着，红墙绿瓦，画栋雕梁，回廊飞旋，钩心斗角；高翘的格线，对着朱紫的花栏，金闪的风铃映着白大理石的莹阶，而雾烟袅绕在这一片灿宫神府之间，缥缥缈渺的，源清脆脆的，更有着一股特异的美，特异的韵味，那华贵，那瑰丽，那高雅，直令人疑心此地已非人间。

由枫林边缘通到这片楼阁之前，连着一道更为宽阔的白石大道，大道两边，各竖雕着十二支雄浑的“螭龙柱”，柱是黑色，但雕盘在柱上的那条石龙，却是莹白如玉，栩栩如生，须角精细，那昂首穷目之状，宛如随时皆欲乘风而去。

沿着这条大道走到尽头，上可以仰视层层宫殿似的雾中楼台，彩色鲜艳，迷神夺目，回首顾盼大道，雄伟壮丽，两侧枫林艳红如火，真是好一种享受，集视觉之快，心触之愉。

从大道的尽头再往上去，则是十二级宽有两丈长高各约尺许的石阶，石阶用稿黑相间、纹理细致的“斑滑石”砌造，既光润，又明亮，影光景象倒映于石面，清晰如镜，予人一种凉沁清冽的感受，两只巨大的青铜狮子分左右蹲坐在石阶两边，一座美仑美奂，高大恢宏的楼阁，便矗立眼前，这栋

华丽的巨厦，有着一股威赫的气势，令人见了，无形中便会生出一种震慑畏缩的感觉……

巨厦的两扇银白色雕缀着两枚斗大狮头兽环的沉重大门顶上，镶嵌着三个庄严肃穆的篆体金字：“不屈堂”！

现在，正是黄昏。

不屈堂的二楼上。

这是一间宽大而温暖的屋子，地土铺着斑金色的虎皮，六把紫藤大圈椅摆成一个圆圈，椅上登有厚软的锦绣坐垫，中间是一张黑漆油亮的描金兽腿几上放着一盆清逸脱尘的“泪竹”盆景，靠着一扇宽阔的福寿格子廖，是一张桃花木坐榻，榻上设有一幅能皮，瞪目掀唇的熊头正朝着榻外，好。一到强悍神态，雪白的墙壁上，是一幅长宽各有丈许的巨画，画的是“霸王别姬图”，笔力苍劲雄浑，着力如刀，整个画面，全是以火焰般的血红与墨汁般的浓黑为主色，另外衬以激愤的艳紫与灰黯的郁绿；无论画上的人物，陈设、背景、远影，都带着强烈的悲怆色彩，激愤的凄凉韵息，不屈的傲然之气；洋溢着一片深挚的爱，血腥的美，慑人的壮，那楚霸王，那虞姬，那正在击鼓的卑将，那执戈于虎帐外的卫士背影，都似是隐在一层似真似幻的薄雾中，宛如他们就是活生生的跳跃在你的眼前，逼真得可以使任何看见这幅画的人感到窒息。感到慑愕，仿佛已听到略略的鼓声，霸王带着泪硬的狂笑，虞姬断人心肠的咽噪，以及，以及四起的，缓慢而悠长的楚歌……

在九盏巨大的水晶灯那明亮如银的光芒下，屋中，有五个人正坐在紫藤圈椅上，五双眸子全怔怔的注视着矮几旁的一只三鼎铜大火炉，炭火熊熊地燃烧着，闪耀着隐隐的红光，时而有间歇的“劈啪”声轻轻爆响，五个人却全似未闻未觉，组结的眉宇间，散发出掩隐不住的忧愁，好似心里全压着一块沉重的石头。

于是，有徐缓的脚步声自下面传至，逐渐来到外面，五个人连忙站起，他们方才站好，那扇褐色的桧木门儿已被推开，一个四旬左右，长目如凤，通管鼻，薄唇如削的青衣中年人大踏步走了进来，这中年人面目冷峻，深沉似海，周身带着一股无可言喻的寒酷气息；他进来之后，却并不直接移步，反朝一旁让出两尺，毫无表情的道：

“大哥到——”

雍容而优雅的，中年人话声甫落，紫千豪已缓步行入，室中的五个人齐齐躬身为礼，紫千豪一挥手，笑道：

“有劳各位兄弟久候了……”

说着，他走到坐榻之前，舒适的靠了上去，那中年青衣人赶忙抢到一侧，自坐榻之下拿出一具檀木扶手，一具两头叉起的黑玉剑架安置妥当，又静肃的站到一旁。

室中的五条汉子自然站着，一个是位面膛微赤，蓄有大把黑胡子，双目炯然如刀的魁梧大汉，他身躯结实，强健肚硕，像是一座小山似的，在眉眉梢边，有一块刺目的青色疤痕，此刻，正紧紧地闭着嘴巴，眉心微锁；站在他旁边的仁兄，却是生得又瘦又矮，黑得活像一块炭，那袭青袍罩在他身上，和套在一根矮竹上没有两样，第三个是位面目俊俏，气度高雅的年轻人，他那双修长而白皙的手正在不停的搓揉，看得出心中怀有极大的隐忧，年轻人之侧，站着的是个白髯如雪，肥胖得像个冬瓜般的老者，这个人头顶牛山滔滔，油光闪闪，再衬着他的大眼，小鼻，小嘴，看上去十分滑稽可笑，最

靠那边的一位，体格壮实得几乎离了谱，他不但高出其他的人大半个脑袋，就是手臂也有一般人的大腿粗，虽然他穿着宽大的衣衫，却仍旧能令人感受到那股子压迫过来的焊猛之气，那一种无可言喻的力和勇的流露；虎背熊腰四个字来形容此人都已嫌不够尽致，不用说动武了，光是瞧瞧这位巨人那黑里透红，肉往横生的狩野面孔，也足够使寻常人打心眼里起疙瘩，那双浓黑如刷的眉毛，狮鼻，方口，那满脸的酒刺，吃人似的环暴眼，老天眼，和一只猩猩哪里还有两样？

轻轻地，紫千豪吁了口气，道：

“五位请坐，无庸拘礼。”

这时，五个人才小心翼翼的坐了下来；紫千豪的目光一一瞥过这五张熟悉而忧虑的面孔，淡淡一笑，又道：

“还有三日便是我与白眼婆、仙鹤二人约斗之期，这一战，当然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他微掀身上紫红色洒银竹碎叶图案的长袍，抽出插在腰上的“四眩剑”反手搁在玉剑架上，然后，他徐缓的道：

“但是，各位弟兄非仅不预为祝贺，反而个个在此愁眉苦脸，眉心深结，这，莫不成表示各位对我此次出战没有信心，怕我紫千豪一去不返么？”

年轻人心中一急，赶忙道：

“大哥，你千万别如此想，只是大伙全为大哥你担心，这一战非同小可，大哥胜，则本帮可立千百年不朽之基，大哥败，孤竹一帮只有拱手退出傲节山，让白眼婆那干手下在这片大好肥土上活跃称能，让仙鹤的狂笑响遍黄土疆陲了……”

紫千豪点点头，安详的道：

“贝羽，你说得对，但你又怎知我们会败？”

叫贝羽的年轻人正想说什么，那矮胖老者已一拂白髯，语声朗润的道：

“老大‘叫天驴’去探得的消息不太好……”

紫千豪目注那瘦小黑汉，凝重的道：

“你说说看，胡老九，我们集在此处，主要就是听听你的信儿。”

黑脸矮子狠狠地瞪了白髯老人一眼，吞了口唾液，道：

“大哥，白眼婆子这老夜叉已请到了青城三子助拳，他们设了四关准备与大哥较量，青城三子是第一阵，白眼婆是第二阵，仙鹤是第三阵，还有一阵，连我得到消息的时候都差点把一颗心提到喉咙上；这最后一阵的主儿，就是号称‘南剑北刀’的‘南剑’关心玉！”

“关心玉？”紫千豪喃喃的念了一句，他知道这关心玉是一号什么人物，更明白此人在中原武林中占着何等的地位，江湖上一直流传着这么一首俚词儿：“江头水奔流。

本剑一刃横来阻；腊月雪粉粉，不及老关青锋洒于灯！”这关心玉，是武林中的鼎足之材，有着威赫的名声与庞大的潜势力，他的名字，几乎与金字招牌无异，在南方的湖广一带，顶着他的名字就可以横吃十八方了！但是，令紫千豪感到意外的是他与此人素无恩怨可言，根本是河井水互不相犯，如今这位武林大豪却找到他的头上，这，不是太透着玄异了么？

沉吟了片刻，紫千豪又道：

“老九，你知道姓关的为什么忽然会这样做么？好像我从来和他没有结过什么梁子？”

被称为“叫天驴”胡老九的这位仁兄，闻言之下抓了抓头皮，低沉的道：

“大哥，姓关的这几日才从中上赶了过来，而且一来便和白眼婆搭上了线，听说是白眼婆先去约见他的，以前像是也不太熟……”

紫千豪颌首道：

“我在问，他为什么会和我们为难？就只为了白眼婆去约见他么？”

胡老九打了个哈哈，忙道：

“不是，呢，当然没有这么简单，半个来月之前，大哥，我们不是洗过王马堡么？唉，说什么也想不到玉马堡堡主九指攀月韦羌老鬼的那个女儿，非但早就认了姓关的为义女，而且，这位大闺女与姓关的宝贝儿子更是一对，两情相悦，要好得紧，凭着这些瓜葛，关心玉怎会不拿码子来插上一腿？奇的却是白眼婆的消息好快，她脑筋转得可真叫灵光……”

紫千豪含蓄的笑笑，道：

“韦羌的女儿，是否就是那个叫什么‘茹儿’的？”

胡老九回答道：

“是的，大哥可曾见过？”

紫千豪笑道：

“曾经见过，还吃我赏了她一剑柄！”

旁边，白髯老人把髯笑道：

“这，可不更麻烦了？”

胡老九哼了哼，道：

“秃肥，在外头，你他妈道貌岸然，一副凛然不可侵犯之状，提起‘银髯煞眸’贺长孙来，任谁也自心中打三分惧，其实哪，你老小子就只会讲风凉话，伸方便手，余下的就全叫人家顶了，我他妈‘青影子’胡老九第一个就看不顺眼，操的！”

肥胖老人呵呵一笑，摸着圆鼓鼓的大肚皮道：

“胡老九呀胡老九，我老人家说两句话你都听不得了，将来你还能分口饭孝敬我老人家吗？”

胡老九双目一瞪，怒道：

“秃肥，你不要出不上点子光在这里打岔，现在是谈正事的时候，情势又对我们不利，你他妈老嘴无牙净放些什么轻巧的屁？我——”

他们两个刚顶了两句，那位赤面虬髯的中年大汉已见一沉脸，威严的道：

“不要吵！”

坐榻上，紫千豪安详的道：

“没有关系，反正是大家自己弟兄，老苟，对这件事，你有什么高见么？”

被称为“老苟”的这位豪士，不是别个，正是孤竹帮中地位仅次于紫千豪的二当家“青疤毒锥”苟图昌！

苟图昌面对紫千豪，沉声道：

“老大，这件事，正如老大所说，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老大此去，非但冒着本身生命的危险，更担负着我孤竹一帮的盛衰存亡，是而我不赞同老大先前所说的单刀赴会的方法！”

紫千豪咬咬下唇，半晌，他道：

“那么，你的意思呢？”

双目中寒光暴射，苟图昌狠辣的道：

“我的意思是点齐帮中好手，调遣一批死士，以狂雷撼山之感闪袭白眼婆的老窝‘银坝子’，用疾电炫目之速杀他们一个鸡犬不留！”

年轻人贝羽也附和着道：

“大哥，我支持老苟的想法……”

苟图昌深沉而有力的又道：

“老大，白眼婆这帮人，与我们孤竹帮做对为难，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自宣老大掌帮的时候他们即已如此，无时无刻不在抽我们的后腿，拿暗亏给我们吃，十五六年以来，我们不知道憋了多少气，忍了多少辱，在我们帮里处于四面楚歌的时候，风雨飘摇的时候，甚至一干兄弟在饿肚的时候，白眼婆他们还落石下井，抽冷子赏我们冷箭，吞掉我们的生意，将讯息出卖给仇家，更暗中坑害我们的弟兄，老大，宣老大那时不肯与他们翻脸，是为了我们本身力量不足，深怕闹了个两败俱伤，吃别人得了便宜，但如今不同了，如今我们早非昔比，现在不吞他们，不报这仇，更要等到何时？”

贝羽也插嘴道：

“大哥，我自授褌之时便被宣老大收养至今，宣老大从不以一个孤儿来待我，他爱我如同自己的儿子，视如他的骨肉，宣老大的隐忧我心中明白，银坝子这帮人他一首引为大患，早年如此，今日亦然，大哥，我们不能让宣老大在九泉之下还为我们担忧，更不能忘掉这些年来的教训，一山不能容二虎，大哥，是我们为宣老大出口气，香孤竹帮泄恨的节骨眼了！”

双手紧紧握拳，苟图昌紧接着道：

“老大，但铲除他们却不能用你这等侠士豪杰，光明磊落的方法，这是对着正道人来的，对白眼婆那一干人，只能用阴邪的手段去整治他们，就如同多年来他们一直以那种方法对付我们……”

紫千豪的手指轻轻摩举着身子下面的白熊皮，徐缓的说道：

“这些，我全想到了，今天我之所以下定决心要和白眼婆及仙鹤一斗，主要的原因也全在于此；宣老大的抑郁，以及大小聚集起来的怨愤，当然，各位也都和我同样知道银坝子那拨人非是易与之辈，因此，我不想为了这件事而伤了我孤竹帮的根本，换句话说，我反对以此等行为牺牲我的弟兄，我想，以我一己之力应该可以应付，而且，由我一个人去，这在多日以前即已决定，我不能更改，也不许更改，你们要相信我紫千豪的决心！”

室中的五个人全沉默着，好一阵，苟图昌才低沉的道：

“老大，你……你是孤竹帮的根，孤竹帮的本，大伙全信赖你，听从你，只要你一句话，谁也甘愿把脑袋奉上，只是……大哥，你自己却不可稍有失闪，否则，我们就全散了……”

贝羽也激动的叫：

“大哥……”

紫千豪淡淡摇头，道：

“你们的心意我十分明白……你们可以释怀，十几年来，我经过的凶险够多了，什么样的场合也罩不住我，我还不到殒命的时候，我会回来，会顺利解决这些危难，你们记着，‘魔刃鬼剑’紫千豪气能凌天！”

五张面孔耸然动容，苟图昌咬着牙道：

“老大，让我随你去！”

胡老龙与贝羽也急道：

“不，我陪大哥……”

贺长孙一排白髯，传老卖者的道：

“大家别争，我嘛，多少也见过点世面，经验也丰富些，当然是由我跟老大跑上一遭。”

从来没有开过口的那位巨无霸这时启齿了，声如闷雷：

“大哥，还是我，呢，去吧……”

一摆手，紫千豪道：

“我自己去，连左丹都不能随行！”

坐榻之侧，那面容冷峭的中年人有些焦惶的看着紫千豪，他想说什么，但又忍着没有说出来，紫千豪平静的道：

“用我的血洗我们的恨，用我的命制敌入的命，用我的气破对方的胆，就是如此了，老苟，在家里，你主持一切，多耽着点！”

苟图昌深深明白他们这位大当家的个性，那是斩钉截铁的，说一不二的，只要他决定了，他便会硬干到底，而不管这其中将要经过的过程是如何艰辛与坎坷！

于是，苟图昌垂首无语，贝羽却急切的叫道：

“大哥，若是你万一敌不过他们，如果万一你永远回不来，你，叫我们怎么办？”

苟图昌闻言之下，心中大恐，他慌忙欲待叱止贝羽，却已不及，果然，紫千豪面色立即阴沉下来，他冷漠的道：

“贝羽，我不会那么糟，若是真回不来，至少，银坝子亦将成为血海屠场，一片焦土！”

贝羽神色青白，冷汗洋洋，他低下头去，噤若寒蝉，不敢再多讲话，室中有一股令人窒息的锻闷，好一阵子，紫千豪才站了起来，缓慢的道：

“老苟留下，你们可以回去歇息了。”

于是，其他四人没有谁还敢多提一个字，行过礼后，鱼贯出门而去。

苟图昌目注紫千豪，轻轻地道：

“老大，你真有把握？”

紫千豪笑笑，那笑，包含了多少迷惘与怆然，他低深的道：

“自我掌带本帮之日起，我便将这条性命搭上了，老苟，那是一种信心，不能称为把握，许多个日子堆砌起来，搀着血与泪，揉着弟兄们的欢笑与哀凉，他们都是些有骨气，重仁义的汉子，也都是宣老大一手带起的好儿郎，我顾借他们，他们每条性命都该尽可能的活下去，是么？”

叹了一口气，苟图昌没有答腔，紫千豪又适：

“与白眼婆的事，我早已和她约好单打独斗，那仙鹤也说走了自行接下第二场，不论他们骨子里有什么阴毒计谋，这件事我打算全由自己承担，我认为应该如此解决，而不拢再多洒弟兄们的鲜血！”

苟图昌黯哑的道：

“但他们不会守信……”

点点头，紫千豪道：

“当然，事实上他们已经不守信了，只是，我要他们先毁去诺言，他们毁弃了，我们才能毁弃，是么？”

有些迷惑，苟图昌喃喃的道：

“你另有打算？老大？”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以江湖传统的规矩，我留给他们一条路，同样也留给我们一条路，只要他们自己断了这条路，我们就有借口了！”

苟图昌忙道：

“但是，你得先冒险！”

紫千豪颌首道：

“不错，这冒险却是值得的，也许这次冒险就可以使多年来的纠葛怨恨铲除，用不着再叫你们去冒险了，如若此次约战出了差错，我自情仍可全身而退，那时，银坝子便与孤竹帮势难两立了！”

深思着，苟图昌感动的道：

“老大，你是在以自己的命换弟兄的命……”

拍拍他的肩头，紫千豪笑道：

“别把对方信得太高，他们也只是些人，很平凡，照样生着四肢五官，并没有超自然的力量！”

顿了顿，紫千豪又道：

“老苟，你在我离开之后，立即下令所有人马分路准备，随时应变，让胡老九混进银坝子监视我与对方的战况进展，不管有利无利，都得尽快回来禀告于你，但你不可贸然行动，只准自保不准出击，我胜也好，败亦罢，都会活着回来，这点你尽可释怀！”

苟图昌沉吟了一下，道：

“老大，左丹也不跟着？”

那立于榻边的中年人期盼的望着紫千豪，紫千豪却摇摇头，道：

“不。”

于是，左丹急切的踏前一步，焦灼的道：

“大哥，多少年来，我左丹从来跟随左右，不离寸步。自上次卷袭玉马堡，到这次犯险银坝子，大哥都不叫我侍候着，大哥，我……”

不等他说完，紫千豪已笑道：

“我自有主张，左丹，你不用急，早晚有用得着你的时候！”

左丹还想说什么，又嗒然无语，他相信他跟随了多年的少生永远是对的，一如相信头顶湛蓝色真实的天空一般，自九年以前，紫千豪拚着命将他从“翼龙”霍山手下救出的那一天开始，他已经完全将自己的生命、前程、未来交给了紫千豪，他心甘情愿的侍奉他，追随他，效忠他，从九年前脱出死神的手掌那时开始，活着的日子，左丹已认定是为了紫千豪而活着的了，虽然，他比他的这位少主还年长了十五六岁。

负着手在室中踱了几步，苟图昌转回身来道：

“老大，你还有别的交待么？”

紫千豪道：

“没有了，凡事，你小心处置。”

说到这里，他像忽然想起了什么似的，又道：

“苏家这些日子来一直很伤痛，你抽暇多去慰问他们一下，叫他们看开点，活着的人不要为死去的再增加不安。”

叹了口气，紫千豪幽幽的道：

“人活得实在乏味，有时连自己全不知道该怎么指望未来那一大串日子……”

苟图昌小心的道：

“老大，这悲凉味儿，原该是我们这般侧身草莽的人物所惯尝的……”

紫千豪面容一整，沉稳的道：

“好。你先回去吧，让我在这里想些事情，老苟，记着我交待的话，明日午后，我便离山闯关去了。”

双拳抱起，苟图昌深沉的注视着他的大哥，然后，一转身大踏步行出房去。

室中有一段短时间的寂静，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可以听见，缓缓地，左丹靠了上来，低声道：

“大哥，此次出战，你有把握么？”

紫千豪淡淡一笑，道：

“这是你们第二次问我了，左丹，天下没有强凌一切的人物，只有坚定不拔的毅力，我舍命去干，总会收回代价。”

停了停，他又道：

“就像你，在遇上翼龙霍山之前，于白山黑水一带，是出了名的二阎王，你曾经想到有一天会那般狼狈的栽了个筋斗么？霍山在中土有‘东皇’之称，威震大江南北，他必自认为天下无双，可是，他又如何会想到我能在他的龙体上开一道血口呢？左丹，用信心及毅力去战胜你的敌人，不能完全凭借武功，须知强中更有强中手，一山还有一山高……”

左丹坦诚的连连颌首，他微笑道：

“大哥说得是，从那时起，我算看穿了，和祁老六一样，我这‘再生阎君’也在一夜之间抛舍了二十年苦挣来的基业，一心跟定了大哥啦……”

紫千豪欣悦的道：

“我一直庆幸有了你这个好兄弟，左丹，我们生死与共！”

左丹感动的道：

“大哥，我早知你会如此善待于我！”

明亮的双眸中闪烁着灼灿的光彩，紫千豪道：

“明日清晨，相烦你亲自监督他们将我的坐骑喂好，‘甲犀’一这畜生有时候刁泼得很。”

左丹道：

“大哥我去办，大哥放心便是了。”

点点头，紫千豪道：

“今夜我留宿‘仰远楼’，不见任何人，你吩咐守楼的卫士注意守职，现在，让我们去进晚膳吧。”

左丹迅速地收起剑架上的“四眩剑”，双手交拜给紫千豪，在紫千豪接剑的时候，左丹若有所思的道：

“大哥，你，也该找个女人侍候了，像其他的帮中高手，哪一个也有好几位如花似玉的侍妾……”

啼啼一笑，紫千豪未置可否的举步离开，左丹摇摇头，也急忙跟了上去，门儿轻启又合，留下一片冷寂于室中，而整个傲节山便有如这间房子，华丽、高远、幽速，但却森酷了些儿。

五、拯红颜 以怨报德

一匹肌肉如栗，雄伟高大的骏马，自傲节山的青石板小道上有如一阵旋风般飞驰而下，这马的毛色是黑白交间的斑块状，油光水滑，闪闪发亮，马头方而大，臀圆腰粗，四腿挺劲如桩，在长竖的两耳间，一撮白色的鬃毛迎风飞扬，神态雄健无比，奔驰起来，四蹄全像离开了地面，宛如在腾云驾雾一样，马首、腰臀两处，披着黑皮缀钉亮银锥头的甲衣，衬着白色的犀皮软鞍，镶圆形红玉的灿丽脚蹬，看上去英挺极了，威猛极了，令人觉得这马行走起来，带有龙翔的意味！

马上骑士，嗯，是紫千豪，他骑的马儿，便是他爱逾生命的神驹——“甲犀”。

紫千豪一身青色劲装，外罩纯青色接着凸纹斜边的长衫，斑斓夺目的豹皮头巾，豹皮靴，靴跟的银色轮刺，在深秋的阳光下，闪闪生耀，他的四眩剑系于马首之侧，现在，他正赶往一百七十里之外的“银坝子”！

此刻，正是阳光略略自天空正中西移的时候。

马地快速的奔行着，像飞，四周的景物在波浪般朝后掠退，刹那间，一人一骑已驰出了松林，直下斜坡，狂风般卷向下前面的黄泥土道。

豹皮头巾在扑面的强风中翻舞着，同时也拂动着紫千豪颈项间围着的紫红色丝巾，他右手缠绕着黑色皮索的缰绳，面容沉冷，目光炯灼，策动坐下铁骑，一程又一程的朝前路赶去。

路面是凹凸不平的，境蜒而崎岖，迤迤于丘陵与荒原之间，大地是一片刺目的金黄，深秋的阳光仍然明亮而炙热，照射着丛丛的灰绿、一块块的黄色土脊，云很高，予人一种神清气爽的亢奋感觉。

坐骑奔驰虽快，却异常平稳，马身似驭风而行，坐在鞍上，紫千豪的脑海中翻涌着许多事情；他明白自己此去所担负的责任是如何地沉重，他更知道他所冒着的危险是多大，这是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家赌。除丁胜，就是败，除了活着，便是死亡，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双肩承着孤竹帮的盛衰存灭，一颗心吊着几千条人命的负荷，他不愿自己的手下去跟着犯险，那将是一场惨烈的血战，那又将使许多经过长久艰辛岁月才成长的弟兄们断魂得太快，而生活是如何不易，这一干血性汉子，他们在平素胼手胝足，挥汗卖力，终于在傲节山之后开垦出大片的荒地，以农人的辛苦方式播种着五谷杂粮，在机缘来到之时，他们易服拭刃，大举出动，掠劫那些以不当手段蓄集着财富的人，这些对象，全是些土豪劣绅，贪官污吏，或是些血腥钱，黑心财，污秽宝，来路皆不光明，这些财富中，有着多少农民百姓的泪、恨、凄、怨，多少善良人们的聪青，当然，这算黑吃黑，只是吃的是恶人，啃的是歹徒，没有伤着安份守己的好人，也堪可心安理得；没有人愿意甘心走上这条路，但既已走了，便难以舍离，也无可舍离，这是一个圈子，一条生存的轨迹，踏了上去，便只好沿着转下去，谋生的方法很多，却须早奠根基，各等人走各等的路，待到年事成长，再惊悟回头，时间，环境，人为的因素，却已不许你再有选择了，这像一株树，幼枝可以随意弯曲，老枝便不易再有些改变了……

每一年，孤竹帮以十二万两白银赈济周围千里以内的贫民苦户，或发放数千袋白面杂谷维持着这些穷苦人家的生活，同时，他们尽量在各大城镇开设生意买卖，以明暗两道的生意方式来争求更多的进账，为的是期待减少

他们目前的劫掠行为，这，再怎么讲，总是不太合乎天理人情的事，总是在“黑道”的范畴以内；孤竹帮大量的行善大量的济贫，大量的扶危，于是，在傲节山四周的广大地域里，一些淳朴百姓们固然知道“魔刃鬼剑”的名字，但是，他们却更晓得一位顶天的大善人：“小仁公”紫千豪！

紫千家想到这里，唇角浮起了一抹自慰的微笑，他从来不求什么，也不贪什么，只知道默默去做，但是，那一切，那些应有的报偿，却全在他的沉默中拥向了身边，十几年来，这算是他最大的安慰了……

“甲犀”狂奔着，这匹骏马像是水远不知道“疲倦”是什么似的，他往往能在发力的驰行走卜大半天也不用休歇，而且，其快至极！

蹄声敲击着黄土路面，似是十二个强而有力的鼓手精赤着上身猛烈的擂着鼓，那么急剧而紧密，宛如一串串的将鼓声抛向天空，抛向四周，抛进了林间山谷，更抛入了闻及此声的人们心中！

此刻黄土路正朝一个高坡延伸上去，紫千豪双腿一夹坐骑，正待一冲而上，在扑面的劲风中，他仿佛突然听到了一声颤微的呼救声！

放慢了坐骑，紫千豪转首朝两边打量，右面，是一片荒地，光秃秃的一目了然，左边，是一片杂树林，很深密，林边正靠接着那侧的高坡坡缘；方才那呼救的声音十分隐约，十分细渺，像是刚刚发出又被人捂塞住嘴巴，虽是突然而微小的一声，但紫千豪却可判断出那是个女子，是一个好像受了束缚而正处于危难状态下的女子！

多少年来，残酷的江湖生涯，已养成了紫千豪一种冷漠而深沉的习惯，除了他认为应该做的，其他的事他一向不愿多管，这不是寡情，而是善身，因为江湖风云太过诡谲险诈，稍一不慎便惹祸上身，当然紫千豪不会畏惧兵灾血祸，但是，他亦不愿缠上太多的麻烦，身立背的重负，已够压得他难以喘息了。

马儿在慢慢的上坡，紫千豪沉吟着，终于，他一抖缰绳，“甲犀”又扬起四蹄，骤雷般奔上坡去。

就在这乘骑影甫始隐入高坡的那一面时，却像奇迹似的又圈转回来，而且来势有如风旋电掠，只一眨眼的功夫，已飞快的冲进了路边的密林，其威有如雷霆！

枯枝细机的折断劈啪声连响着，“甲犀”冲势猛烈，箭一样蹿扑向林中，鞍上的紫千豪侧身伏在马首之旁，现在，他已看清了大许外的一番景象，那是他十分厌恶的一副景象：一个衣衫凌乱，秀发蓬散的女郎，正被反手缚在一株柏树上，四个凶神恶煞般的大汉这时却全怔愕的反身注视着他，显出了过度的惊震与不知所措！

紫千豪挺身坐在马上，冷冷俯视着这四个衣着混杂，形容粗陋的大汉，徐缓的，他又瞥了一眼那个被捆在树上的女郎，这时，那位受难者也正仰起脸孔来望着紫千豪，那是一张何等秀丽的面庞，虽然她如今衣衫皱乱，容貌憔悴，但却仍然掩不住那美艳的风姿，弯细的眉，有如两钩新月，似白玉雕凿成的小巧而挺直的鼻子，柔软而殷红的菱唇，尤其那一双眼，美极了，仿佛莹莹的秋波，水盈盈的，亮清清的，只要一瞄，或是一瞥，几能摄去人们的魂儿，好一个美人胎子！

这看上去最多只有二十一二岁的美丽少女，此时正以一种异常的期盼目光哀思似的瞧着紫千豪，那么怜怯的悲楚楚的，而在这些情韵之中，更有一股难以言喻的兴奋与欢欣表情，像是久旱的人忽见甘霖之普降，不，似

是一个攀附在绝崖的垂死者发现了有人正朝他奔来，而这奔来的人，原本是不顾而去的啊！

连眼皮也不愿多擦一下，紫千豪带着疲乏而厌倦的声音道：

“放了树上被缚着的女人，然后，每人在自己的腿上插一刀再行离去，我不愿你们一个个横死。”

四个凶汉齐齐脸上变色，他们互相看了一眼，这一眼中，他们都已察觉出自己同伴目光里的力怯以及不甘，于是，一个脸上生春铜钱般大麻子的粗汉踏前一步，嘴巴十分强硬的道：

“朋友，你我一无仇，二无怨，我们做我们的买卖，你走你的阳关大道，河井水互不相犯，你这么横里一插手，算的是什么江湖规矩？”

紫千豪冷硬的一笑，道：

“江湖规矩？在这方圆千里之内，我就是江湖规矩，我就是王法，我看不顺眼的事便不能行！”

麻脸大汉丑恶的面孔抽搐了一下，他回头望望他的同伴们，又咬着牙道：

“朋友，你不要持强凌人，须知我们也不是好欺之辈！”

紫千豪静静的看着他们，轻轻叹了口气，道：

“你们是哪个码头的？”

似是犹豫了一下，麻脸大汉终于硬起头皮道：

“便老实告诉你吧，我们是银坝子的人！”

长长的“哦”了一声，紫千豪道：

“白眼婆的手下？”

“你如果是道上闯的，朋友，你也该听过这个号儿吧？”

紫千豪淡淡的道：

“仙鹤好吧？”

瞧着紫千豪，麻脸大汉微带诧异的道：

“你，你还认识我们当家的兄长？”

紫千豪微笑道：

“他是兄长，可惜却让他那不成气候的妹子当了家，可真惭愧，是么？”

麻脸大汉怔了怔，有些惴惴的道：

“既是朋友与我们银坝子的头儿相识，我们也不便翻脸成仇，朋友你哪里方便就请上造吧。”

摇摇头，紫千豪道：

“放下那女的，每人在自己腿上砍一刀！”

这一下子可是大大的出了意外，麻脸大汉惊愕的怪叫：

“什么，你你你，你一点帐也不买？”

紫千豪一仰首，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冷然道：

“再不行动，等一下你们就不只一人砍自己一刀了！”

一侧，一个黄瘦汉子喜地蹿了上来，手里一把“山叉”呼的直挪向紫千豪的胸口，一面目中大吼着：

“老子桶死你个小狗操的！”

马上的紫千豪不动不让，对方的山叉隔着尚有三尺，他右掌一弹碎挥，虚空里一片如刃的掌风像钢锋一样斜飞而出，“咋嚷”一声，这位黄瘦汉子的，颗大头颅已带着满腔热血迸溅出丈外！

麻脸大汉就在他的同伴冲上的刹那间，也拔出背后的鬼头刀暴掠上来，但是，还没来得及够上部位，他的同伴已然尸横命断，一声惊叫尚未出口，紫千豪一掌闪缩“噗”的一声将他横着震出了七步！

另两位只怪叫一声，反身待逃，等他们跑出了十几步外，紫千豪才觑准位置，双掌凌空猛劈，于是，两团似是成形了的劲风，便宛如两柄巨大的铁锤一般倏撞而出，紧跟着脊骨的碎裂声刺耳传来，那两个人已俯趴着被震毙当场，两具尸体，却十分怪异的扭曲成一团！

从紫千豪开始动手格杀这四个人起，一直到他们全部伏尸就地止，也只是人们寻常的一次呼吸之间，而紫千豪并没有运用他的真功夫，他轻描淡写得宛如在捏死几只蚂蚁，这些动作，在他来说，仅是舒活一下筋骨罢了。

缚在树干上的少女正紧闭着眼，面色雪也似的惨白，全身更在不停的箴籁颤抖着，那模样，宛似已经吓瘫了。

策马走向前去，徐缓的，紫千豪道：

“好啦，一切都已成为过去了，姑娘。”

激灵灵的哆瞞了一下，那少女悲惧的睁开了双眼，有如一头受惊的小羔羊般，极度不安与颤栗的瞧着马上向他俯视的紫千豪，一时间已吓得说不出一句话来！

“呛啾”一声，抽出四眩剑，紫千豪略弯下身，轻轻为这少女挑断了紧紧缚在他身上的七道牛皮索。

于是，这位美艳的姑娘踉跄了一下，几乎毫无点力的软软依着树平滑坐到了地上，望着她，紫千豪道：“你的名字……”

这少女喘息着，那张诱人的小嘴在微微张合，好一阵，她才展弱的道：

“我……我叫方樱……”

点了点头，紫千豪又道：

“这是怎么回事？”

叫方樱的少女刚刚定下神来，她双手捂着胸口，惊悸的道：

“这位英雄，什么，……什么怎么回事？”

紫千豪没有表情的道：

“我是问你如何被他们劫掳在这里的？”

这一问，方樱忽然抽噎了一声，泪水儿似珍珠般扑籁籁的顺须而下，噪泣着，她悲切的道：

“我……我是在一个月之前……与父母亲自大洛镇到桐城去访亲的……就在今天午前，我们经过那边的‘万魂谷’……他们七个匪人隐伏在那里……拦住了马车，劫杀了我的双亲，又把我掳到此处……逼迫我说出我家那颗传家之宝‘双龙珠’的下落……我一直不肯说，他……他们竟以强暴要挟……”

哭泣着，方樱更伤痛的道：

“幸亏英雄早来一步，要不，我的清白便全毁了，尚有……尚有何面目见双亲于九泉之下？”

马上，紫千豪用手指绕弄着皮级，低沉的，他道：

“这些人是半途拦路的劫匪，他们又怎知你身上有那颗传家之宝的‘双龙珠’？”

红肿着眼圈，方樱抽噎着道：

“我也十分疑惑……我想一定是那赶车的车夫走漏了消息……我们一直雇用他的车，自大洛镇开始……路上，也曾数次拿出来把玩欣赏过，实在可

爱光润得诱人。”

“你刚才说有七个匪人，但此处怎么只有四个。”

拭着泪，方樱道：

“还有三个押着那赶车的夫于朝南下去……”

咬着下唇，紫千豪缓缓的道：

“他们自称是银坝子的匪徒，但这都不一定可靠。银坝子立下的规矩很严，他们的人严禁私自外出打劫，如果这些人真是，也定然是偷跑出来行事的……”

沉吟了一下，紫千豪又道：

“此去桐城往北走，还有百里，你慢慢行去，大约两三天便可到达，我留下十两级银给你，姑娘，你善自保重了。”

说着，紫千豪挽手入囊，摸出一锭银元宝，他正待丢到方樱的脚下，方樱却哀叫一声，“扑通”跪倒在他的马前，双手紧抱马腿，悲哀的哭泣着道：

“英雄，英雄，桐城离此百里之外，山重路远，你叫我一个弱质女子如何去法？英雄，若是再遇上了歹人匪徒，你又要我怎生安处，丧命事小，失节事大，英雄，你救救我，送我一程吧……英雄啊……”

方樱的哭声凄切而悲凉，宛如杜鹃泣血，婉转呻吟，断人肝肠，紫千豪不由眉心微皱，难以处置，他低沉的道：

“姑娘，非是我不肯助你，实在我有更要紧的事要办，这件事，关系着西睡黑道的一统江山，十分重要，若是送你前往桐城，时间上就来不及了……”

方樱泪流满面，有如梨花带雨，她凄切的道：

“我……那我怎么办呢？这里地处烟荒，四野无人，我孤伶伶的一个女子，你就忍心将我抛舍在这里吗？”

紫千豪闭着眼睛，终于吁了口气，道：“好吧，你上马来。”

欣喜融合在带泪的双眸中，方樱吃力的以手撑地，艰辛地站好，她用手拭着泪水，一面仍含着便声，问：“英雄……你要将我……送去何方？”

紫千豪慢慢的道：

“前行四十里，有一处镇甸，叫‘武田埠’，是这边百里以内的百货聚集之所，先送你去那边我的友人处暂且安置，你要到那里，我会交待他们妥为照顾……”

柔弱的点点头，方樱步履木稳的行向马前，紫千豪道了声歉，一把将她提起扶坐鞍后，掉转坐骑，立即开始上道。

一路上。

大约是方樱惊疲过甚，她紧紧的靠在紫千豪背上，双手也轻轻揽着紫千豪的腰，随着马儿奔势，两人的身体一松一合，简直已贴到一块了。

紫千豪可以感触到身后的人儿身体的温热与软滑，有一股特异的，属于处子的芳馨，气息隐约的侵袭着他，这气息是柔腻的，轻渺的，在心头的感受上，觉得宛如飘然而悠忽了……

当然紫千豪想到了些什么，但也仅仅是想到而已，他曾想过很多，却也都任它去了，总得有些幻想，要紧的还是想的人，他该分得清虚幻与真实的分野，而紫千豪，却是绝对冷静与理智的人！

马儿向前跑着，紫千豪沉默不发一语，鞍后，方樱轻怯的出声道：

“英雄……还没有请教英雄高姓大名？”

紫千豪平静的道：

“今日之事，过去即或烟云，何日再见你并未相期，通名报姓实是俗陋，姑娘，便是不提也罢。”

虽未回首，但紫千豪却可体会出背后这美丽女郎那怨意与难堪的神色。

双方又沉默了半晌，方樱又幽幽的道：

“英雄……你似是后悔救了我？”

紫千豪淡淡的道：

“不，路不平，有人踩，我只不过恰好是那来踩不平路的人而已，若是别人遇上，只要他能救你，一定会毫不犹豫的，我并不觉得是桩恩惠，只是做人的最低行操罢了，你报本不用感激我。”

后面的方樱轻轻抽噎起来，她喃喃的道：

“天啊，我今日遇上的怎么全是硬心肠的人……”

想说什么，紫千豪又闭嘴未言，多年以来，自幼至长，他一向不近女色，并非他是个鲁男子，只是有更重要的责任占据着他的心力时间，更非他不解风情，江山未定，大局两分，你又如何叫他有闲情逸致去细享温柔滋味呢？

蹄声连串的敲打着地面，传出很远，在近处是坚实的，传播到远方便又变为空洞的生硬与沉寂，当然，这层无形的幕是紫千豪所布成的，他不愿留下点什么，沾上些什么，血雨腥风，白刃酷凌的草莽生涯，已将他磨厉得够冷漠了。

轻柔的，幽幽的，方樱的声音又响起在紫千豪的耳边：

“在他们束缚我的时候，我听见马蹄声自远处传来，好快，又好奇……我呼了一声救，就被他们捂上了嘴……蹄声像雷一样的响过林边，飞一样的消逝了，我似是一下子从悬崖跌下万丈深渊，完全绝望了，我以为不会再有奇迹发生……他们打我，嘲弄我，凌辱我……我正准备以死相拒，多美妙多神异的一刹那啊，那雄悍的蹄声又狂风似的传了过来，当我发觉，你已那么英挺更悍的出现在我眼前……你高高的骑在马上，威风凛凛，像是一位自天而降的战神，好俊逸，好冷傲……英雄，你永不知那一刻我心中的感受，那是多么刻骨铭心的一刹……”

料不到这位娇丽的少女会突然说出这些话来，紫千豪不觉有些怔忡，他长长吁了口气，微侧过脸孔，低沉的道：

“方姑娘，你不要过分的夸誉我，我也只是一个寻常的人，和你平素所见的那些人没有什么不同……这世上，不平的，冤屈的事情很多，就像阳光不能普及每一个阴暗的角落一样，时时刻刻，总有些令人断肠的事件发生……恕我说一句或许你不愿意听的话，你所遭遇的不幸，在你来说是沉重而巨大的，但在我看来，却是异常谈渺与平常的，这是一件典型的小不幸，随时随地都可以发现，那不过是几条人命……，

方樱显然是激动了，她续籁地颤抖着，嗓子黯哑：

“只是几条人命？你……你……但其中有两命……是我的父母！”

点点头，紫千豪道：

“不错，我时常见到几十几百甚至上千的人命惨死，而那些人，也全是他们父母的孩子。”

哆嗦着，方樱的语气忽然变得异常憎恶：

“你……你好狠！”

又点点头，紫千豪漠然道：

“若我不狠，今天便无法在此处与你交谈了，而且，只怕我也不能在的生存圈子里活下去！”

有些失常的惊恐着，方樱哭叫起来：

“你……你也是匪人？”

紫千豪淡淡一笑，道：

“随你怎么想吧，严格说起来，我自然也算不上为善类！”

吸泣着，那般哀痛，方樱不再说话，紫千豪可以觉出她身躯的颤抖与痉挛，目光凝注着前路，紫千豪平静的道：

“方姑娘，你不用担忧，便算同属匪类，但我与他们略有不同，到了‘武田埠’，何去何从随你自择！”

仍然没有说话，方樱只是低低的哭泣，于是，紫千豪快马加鞭，更为迅速的朝目的地赶去。

尘土翻扬迷漫着，眼前，已可望见“武田埠”依在远处山脚下的隐隐屋宇。

紫千豪用舌尖润润嘴唇，启口道：

“快到了，方姑娘——”

还没讲完，他忽然吃了一惊，身后的方樱竟然在这时软软的朝马下坠去！

右手一在结索，紫千豪左腕倏回，一下子便将方樱拉到前面，天，那是一张何等惨白的面庞。唇角，猩红的鲜血正流满前襟！

“甲犀”善体人意的停了下来，紫千豪急忙搓揉着方樱的面颊，捏拿她的人中，而频频低呼：

“方姑娘，方姑娘……”

方樱双目紧闭，气息微弱，心脉像一根吊着重物的丝弦似乎随时都会折断一样，她已晕绝过去了。

紫千豪虽然具有一身绝技，但却不太精于医术，纵使晓得一些，也只是有关技击方面受创后的基本知识，因而，此情此景之下，他不禁有些焦灼起来，匆匆移目回头，嗜，在道旁右面二十来步的一条浅溪处，正有一栋残旧的茅舍陋屋，那栋茅舍，连围着的竹篱也倒塌了一多半啦。

没有再犹豫，紫千豪一带马奔了过去，到了篱外，他提着方樱取剑飞掠而下，吹了声口哨，将马儿赶到篱边的一株枯树之侧，自己急忙走了进去。

刚才进入这块破落的小院中，茅屋的那扇灰白斑驳的木门已“吱呀”一声启开，一个蓬头垢面，激遇不堪的枯瘦老头子拄着一根竹杖颤巍巍的走了出来，老人睁着一双又混又浊的眼睛，惊疑畏惧的瞪着紫千豪，一时竟有些不知所措起来。

紫千豪冷冷的道：

“老丈请了，在下的幼妹忽在半路得上急症，晕倒不省人事，尚请老丈行个方便，挪出一个栖身之处容在下幼妹暂歇，打扰相烦之处，在下自当重酬！”

老人长长的“啊”了一声，以沙哑的语声道：

“行，行，出门在外的人谁也免不了有个三灾两难的，来，小哥，快往里请……”

紫千豪谢了一声，不再推让，抱着方樱进入屋内，甫一踏入，他便不由叹了口气，这间茅舍，非但光线晦暗，隐隐泛出潮腐之气，甚至连点像样的家具也没有，灰暗的茅顶，灰暗的土墙、泥地，除了一张破桌，两把烂椅，就只有一张用三块旧木板搭起的床，姑且说它是床吧，连上面的一条薄破被都是那么残破陈旧了，不但脏，而且有一股子汗臊臭，床上只垫着一张破席，摆了一个白中泛黑的包袱在床头，便算是枕头了。

在这等节骨眼上，紫千豪也顾不得许多了，他匆匆将方樱放在床上，转身向那老头道：

“老丈，左近可有郎中？”

老人搔搔满头乱发，想了一会，摇头道：

“没有，没有，最近的膏药郎中狗皮老张也住在五里地外，设若老汉去叫，来回怕也天黑了吧。”

一跺脚，紫千豪道：

“那只有我自己去找了，老丈，我这幼妹便烦你多加照拂！”

忽然老人一拍手，笑吟吟的道：

“是了，小哥，老汉孤伶一人，以拾荒为生，几十年下来，也多少知道一点各类草药的药性，小哥如果放心得下，便由老汉权且治上一治如何？”

紫千豪看着老人，有些不大相信的道：

“你会治病？”

老人呵呵一笑，得意洋洋的道：

“不敢说会嘛，多少年来也治好过几十个庄稼汉子的病痛，老汉自己日常遇上个什么头晕腰酸的也只是自行下一贴药就好了……”

望着床上方楼那苍白的脸色，那微弱的呼吸，紫千豪生怕有变，他点头道：

“也罢，老丈你便先医上一医好了！”

老人眉开眼笑的走了出去，又拿进一只才生好火的小泥炉来，一面扇着，一面道：

“老汉正预备煮点薯饭吃，恰好小哥你们就到了……”

满屋子的烟雾弥漫，火星劈啪飞溅着，老人又将床底下的一个小泥瓦罐取出，连洗都不洗就搁到小炉上，又忙进忙出的斟水，搬桌，寻捣臼，最后又将门后挂着的一把菊花枝般的茎梗拿了过来。

毗开一口焦黄的牙齿冲着紫千豪一笑，老人抄着嗓子道：

“水滚了，就放下这草药，老汉的药引便摆在床上的包袱里……”

紫千豪急步过去，微微抬起方樱的头，将她枕着的包袱丢到桌上，老人解开包袱一角，伸手进去摸索了一阵，手缩回来的时候，已拿着一只乌亮的黑牛角小瓶。

又是咧嘴一笑，老人道：

“这就是药引子了，里头有雄黄、核眼、白末，功能带开药性，怯寒活血，对镇脉清脑也极有效能……”

说着，他技开黑牛角瓶的瓶塞，凑上鼻子去闻嗅，一边闻着，那两道黄稀疏的眉毛已皱到一起。

紫千豪沉声道：

“有不妥之处么？”

老人又嗅了一会，喃喃的道：

“奇怪，这味道怎的有些不对？莫非摆久了变味啦？”

吁了口气，紫千豪冷冷的道：

“老丈，你尚未把脉诊探，怎知你的药用的对也不对？”

征了怔，老人忙道：

“小哥哪，老汉只是个拾荒的粗人，能识得几味药性已算不差的啦，哪里还会问病把脉？不过么，老汉这贴草药服了下去，至少不会将这位姑娘的病情加重却是可以断言的，如今情势太迫急，拖得一时便是一时、老汉寻得到郎中，来往路途太长，小哥你骑得壮马，却不知那郎中住处，现下不先给她眼下帖药稳住病情，还能有别的法子么？这叫重病乱投医啦……”

摇摇头，紫千豪道：

“方才老文说那角瓶中的药引子可已变味？”

老人又闻了闻，递过来给紫千豪，边道：

“你也闻闻看，小哥哥，瓶子里是不是有一股松香味？”

拿着角瓶在异端嗅了嗅，紫千豪只觉得瓶中的药物激发着一阵阵辛辣的气息，还有些微甜腥膻的味道，闻不出来有松香气，于是，他告诉了老人，老人背着手，来回踱着步，半晌，又忽然想起什么似的道：

“是的，小哥，你再用舌尖尝尝着，老汉老了，嘴巴混浊尝不出个真味来，你试试，若然这药引子还有点酸苦，那就还能用，假如变甜了就坏啦……唉，运道真叫不好啊……”

紫千豪摊开左手，自角瓶中顾了一丁点儿药粉来，嗯，那药粉是黑色的，一粒粒末子上还泛着乌光，就像些煤渣滓。

老人站在一旁，连忙催道：“快尝尝看变坏了没有，味道带点酸酸苦苦的就还能用，这药引子摆了好些年了，要配起来可不容易……”

紫千豪伸出舌尖来，轻轻地向手心中的那些亮药粉舔了舔，还不等他觉出什么味道，整张嘴唇连着舌头像是猛一下子全变麻了，他心头一震，脑子里闪电般掠过一道灵光，于是，他霍的洒掉手上剩下的药粉，跨前一步急速转身，目光瞥处，已经看见了眼前一副令他气结的景象。

破床上的方樱，已经神迹似的站了起来，好端端的没有一丝儿病态，老人也一变适才那副龙钟老迈之状，满面拧恶的横拉着那根竹杖，斜斜地立在屋角，不用再想，这里，不明摆着的一个陷阱？

就在这时，嘴舌上的麻木感觉已迅速地往四周扩展开来，紫千豪感到脸上、颈项的肌肉已逐渐僵硬，这种感觉，更极快的蔓延向身躯及四肢……

方樱唇边的血迹殷然，她冷峻的盯视着紫千豪，生硬的道：“紫千豪，你算栽了！”

双目欲裂的态睁着，紫千豪又退后一步，他两眼中的光芒像是两条熊熊燃烧的火焰，宛似要烧化前面站立的两个人，那般炙热，那般犀得，又那般血腥，可怖极了！

方樱似是震慑于那两道凶残暴烈的目光，她不由自主的往一边倒退，神色中透露出无可隐讳的畏怯……

老人也像被慑住了，但他却一咬牙，硬着头皮吼道：

“孤竹帮的大龙头，黄土西陵的半壁天，傲节山千里范畴内的小仁公，今天是你身败命落的时光了，西锤的江山不再是你可以独霸的！”

紫千豪的目光中宛似带着血，那么红毒毒的，他嘴唇紧闭，抿成一道微往下垂的优美半弧，一道剑眉斜斜竖起，仿佛两把刀，面孔的组合形成了

一片冷漠，一片寒森，一片热气四溢的冷酷！

于是——

门外不知从什么地方涌进来五条大汉，他们冲进屋后随即分开，各自占据了最利于出手搏杀的位置。

茅舍之外，像是还有不少人围持着，有粗重的呼吸声，间或的急促低语声，以及，兵刃的撞击声，这些人都像是从地下突然钻出来的，一下子已将这残篱陋屋包围住了。

紫千豪一动不动的站着，甚至连一丁点本能的微小动作都没有，他像僵硬了一样站在那里，双手下垂，两腿笔直不移，除了眼睛还在转动，连颈项也没有摆转一下。

那老人一看见冲进屋中的五个人，不由急忙叫道：

“李能，姓紫的已着了道了，他现在动弹不得，但你们还是稍停一歇，待药性再深一点才行事！”

五个人全是一式的黄色劲装，袖口上精绣着一条吐火的黑蛇，绣工巧细，那条盘据着吐火的蛇就像真的一样，这时，叫李能的那个秃顶大汉咧开那张血盆大嘴哈哈一笑，狂傲的道：

“马大爷，有你的！”

老人目定定的看着紫千豪，日里道：

“先别宽心，姓紫的是头狡豹，我们千万要留神，这一遭可不能吃他走脱，否则就大大的不妙了！”

李能一扯他那满脸的横肉道：

“‘一笑断肠’魏老前辈的毒技天下无双，他交给我们的‘活僵粉’还会有错？马大爷，咱们等着剜这姓紫的招子了！”

叫马大爷的老人摆摆手，仍然小心翼翼的戒备着，一侧的方樱也默默的站在那里不动，又过了一会，方樱终于憋不住了，她悄声道：

“马大爷，我想……我先出去。”

老人考虑了一下，道：

“等一会，外头正在紧张，你一出去别叫他们猜错了心意，马上就行了，我们一道走。”

茅屋正中，紫千豪依旧挺立不动，他那般僵直的站着，像一根木棒，连面庞上的表情都似乎冻结了。

李能有些不耐烦的叫：

“马大爷，现在行了么！”

一咬牙，老人用力点头道：

“好！”

于是，李能二挥手，五人中的第三个已狞笑着通了上去，这人的手上，正紧紧握着一柄精光耀眼的倒钩小匕首！

六、脱火窟 铁胆煞威

室中的气氛随着这人的脚步一分分的凝冻，宛似有一段血腥味在隐隐

飘散，宛似有一阵阵不甘的悲吼在愤怒的冥冥中号叫，于是，走上前去了，手握匕首的人是个方脸鹰鼻的汉子，他掀动着鼻翅，微张着嘴巴，奔出残忍的，野兽般的笑容，现在，他已站在紫千豪两步之前。

方樱的神色中宛似含蕴着不可言喻的惭疚与自责，她垂下头来，没有往这边看、难以觉察的，她竟在微微抖索。

狞恶的一笑，李能暴辣的道；

“好，胡金，你剜出紫千家的招子带回去。今后整个天下武林道都会知道是我们‘飞锤五雄’的杰作，名震西锤的紫千豪，威摄中原的魔刃鬼剑到头来也会落在我们兄弟手里！”

那位马大爷哼了哼，道；

“行了，胡金，你还在等什么？”

叫胡金的这位仁兄大喝一声，手中的倒钩匕首猛择，毫不容情的笔直插向紫千豪的右眼！

室中，其他的一些人，除了方樱是深深的垂着头外，都大张着眼睛，鼻孔翕动着，带着满足的神情来观望这一代霸主的受难——

但是，就像太阳墓地自西边出来，僵立着的紫千豪竟在这生死一发的关头猛然旋身，那胡金一匕首刺空，惊怒的喊叫尚未及出口，已横着摔向一旁，满肚子的肠脏顿时花花绿绿的流泻了一地！

于是，这间茅草房立刻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一片过度骇惧的混乱，李能在大吃一惊之下碎扑而上，一面迅速伸手解取腰悬的“流星锤”，他的三名伙伴也是同一动作，马上往上包抄！

比他们更快，那马大爷狂吼一声，手中竹杖一弹倏点，闪电般戮向敌人的眉心，口中一边大叫着：

“快返！”

紫千豪的动作是捷如狂熟的，他身形微偏突斜，四眩剑泛耀着夺目的寒光，出手之下便是他的“大魔刃”手法！

锋利带血的刃芒掠过空中，洒出弥漫的光雨，而剑身颤抖着，每一颤抖，便有一圈圈的光弧飞旋跳舞，一溜溜，一条条，一团团，一片片晶莹而明亮交织着的豪光，而这明亮是可怖的，四眩剑像是幻成了千百只，从光雨中，芒弧中碎然闪刺，奇的却是全在一个时间，一个动作里，但却分成了无数个角度！

四条黄影尖厉的号曝着纷纷滚倒在地，一只竹杖被斩断成七段，那位马大爷血淋淋的双手互挨，在痛得不不住的跳脚！

茅屋外——

十几个黄衣人悍勇的朝内冲来，个个兵刃前挺，矫健非凡，于是，紫千豪上身微蹲，只在人们眨眼的十分之一时间里，他已闪电般刺出！

十几个黄衣人刹时全倒仰了出去，各人的武器砰砰丢弃了一地，他们没冲进门，他们所得到的，只是在每人身上多了七八个班窟窿！

面上没有丝毫表情，紫千豪猛然长身，四眩剑霍的自肋上倒削而出，一声长嚎，那位马大爷已捂着肚皮“噎”“噎”“噎”退出三步，他睁着那双混浊而微带昏黄的眼睛，有些迷茫，也有些空洞，更有些地悲凉的瞪着紫千豪，嘴唇抽搐着，似乎想说什么……

暮然——

紫千豪上身倏斜，手中剑一沉猛翻，在一片刺眼的寒光暴闪下，又有

三个甫始冲进的黄衣人断头残命，两颗脑袋射向屋外，另外一颗，便像个球一样骨碌碌的滚倒马大爷的脚前！

这位马大爷怔怔的瞧着脚下这颗死人的头，而这头颅突目咧嘴，颈断处仍在流淌着粘乎乎的血浆，正像也在注视着马大爷，他们就这么对看着，马大爷突然全身抽筋似的大大痉挛了一下，捂着肚皮的双手一放，一股热血狂喷而出，还带着一截缓缓蠕动的肠子！

沉默着，眼前的一切紫千豪恍如未见，他仰首不动，四眩剑斜斜指地，锋利的剑身闪闪生寒，一溜猩红的血，正沾着剑脊自刃尖滴落，一颗颗，一颗颗的，宛如被杀者心头的泪！

现在，茅屋内是一片沉静，茅屋外，同样也是一片死寂，听不到人的声音，一丁点都听不到，就像这里原本便是如此安宁，里外原本就没有活人存在似的……

方樱，她震惊得几乎已失了常，先前，她也曾偷偷瞧见过紫千豪在那片野林子里格杀那四个替死鬼的手法，当时她认为高明是够高明了，但却也不如外传的吓人，现在，她才算真正领略了这位一方霸主的本领，但是，这领略的滋味，如太残酷，太暴力，太使人魂飞魄散了！

有心想上前一搏，但方樱却明白自己断断不是对手，以她自己的功夫，她明白，只怕再加上十个也不足一搏！

外面没有人再扑进来，天已全黑了下来。自门里放目观望，除了竹篱内的十几具残尸，再也看不见一条人影，四面都是黑沉沉的，黑得明诡，黑得冷厉……

方樱的呼吸开始急促，冷汗涔涔而下，她瑟缩在角隅，手中握着的一把三寸尖刃也不可抑止的颤抖着，那双美丽的眸子里流露着过度的惊恐，极致的惶乱，以及，以及无可名状的畏怯与失措！

缓慢而沉重的，紫千豪靠到土墙上，这样他一面可以监视方樱，一边也可以防着来袭者，这时，他的面色已变得苍白无比。

端了口气，紫千豪伸出舌尖来润了润唇，他目往方樱，竟开了口，但是，语声却是沙哑的：

“这是什么毒药？”

方樱畏缩的望着他，不由自主的道：

“‘活僵粉’……”

闭闭眼，紫千豪显得十分吃力的道：

“你们这个圈套做得很高明，但只怕困不住我。”

嗫嚅着，方樱忐忑不安的道：

“你……你怎么还能支持着没有倒下？”

半晌，紫千豪哑着声道：

“以后你总会知道……这毒，有解药么？”

点点头，方樱怯怯的道：

“有，但不在我身上……”

身子晃了晃，紫千豪又道：

“下一步，他们会如何？”

方樱神色惶惶，摇摇头道：

“我，我不晓得……”

紫千豪沉沉的道：

“让我告诉你吧，他们会用火攻。”

猛的一激灵，方樱惊恐的道：

“他们不会，他们要你还活着，而且，他们知道屋里还有马大爷，还有我，还有李能他们……”

干涩的一笑，紫千豪道：

“你太天真，方姑娘，银坝子的仁义道德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他们是要我活着，但这要能活擒我的情形之下，如果我活着他们对付不了我，那么，死的他们也会照收了……，

呛咳了一声，紫千豪又道：

“而你们，你们必不在他们考虑之列，懂吗？他们不会顾忌到你们，在这件事里，你们只是一些可怜的小角色……”

方樱微张着小嘴呆了一会，于是，她惊悸的道：

“我晓得他们不愿你死，因为他们没有把握降服你在孤竹帮的那帮手下，他们需要你活着来要挟孤竹帮，借此镇压孤竹帮不敢蠢动，你若一死，你的手下必会拚命来袭，银坝子也不会幸存……”

疲惫的摇摇头，紫千豪道：

“不错，他们希望我最好活着，残废无用的活着，然后，他们可以挟持我来压制我的手下，但是，他们更晓得今天若擒服不了我，他们的结果将会更悲惨，因此，银坝子的人眼前将不会轻易退去，你等着，杀手在后面……”

惨然一笑，方樱哀凉的道：

“其实，看穿了这些对我都没有什么不同，他们若制你于死，我定陪葬，他们如果不敌退走，你必杀我，总是难免一死，虽然死的方式不同，但结果却毫无不同……”

难辛的颌首，紫千豪吃力的道：

“你说得对，方姑娘，我不会饶恕你的，你的戏演得太好，表情太也过逼真，假的里面含着似真的情感，好厉害，好高明，你须知道，要骗我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但你却成功了……”

垂下头去，方樱幽幽的道：

“你与我……我们原是敌对的……”

紫千豪笑笑，道：

“当然。”

用手抚理了一下零乱的衣衫，方樱抬起头来，一双美丽的大眼中闪烁着一片古怪而奇异的光芒，这片光芒，有如西天的晚霞，很绚烂，很凄迷，又很像脱，宛似包含着许多的意韵，但却又似空洞茫然，她凝视着紫千豪，想说什么——

“呼”的一声，一只熊熊燃烧着的火把带着飞溅的火星打转飞抛了进来，“噗”的落在地上，曾起了伸缩的火苗！

方樱本能的惊呼一声，又立即括上嘴巴，变得十分漠然的注视着地上燃烧的火把，侧望紫千豪，她幽幽的道：

“你说对了。”

紫千豪看着她，冷淡的道：

“我一向很少说错，现在，方姑娘，你以为我会站在这里等死么？”

方樱惊愕的道：

“你要冲出去？”

以四弦剑拄地，紫千豪身体有些摇晃，但他坚决的道：

“不错。”

方樱心头一紧，脱口而出：

“但你身中剧毒……”

一咬牙，紫千豪剑眉突轩，他怒道：

“这要感激你的赐与，方姑娘，你只是怕死得太早罢了！”

突然起了一阵颤抖，但这不是害怕，是气愤，方樱委屈的道：

“我早晚也脱不了一死，我何须畏惧？刚才我实是完全为你设想……”

紫千豪冷峻的道：

“好一个完全为我设想！”

方樱一挺胸，平板的道：

“你来杀吧，先前我是怕，我是不愿死，但我已经看透了，这条路迟早也得走，我何须苦苦求你？人活着，总会有这一天，我已经苦够了，我在很久以前已过腻了这种日子，也好，借着你的手，我正可以勉强自己做个解脱……”

接着她的话尾，黑暗中火光连闪，数十只火把“呼”“呼”地抛了进来，间或夹着弩箭蝗石飞镖等物，而茅屋的屋顶上也开始冒烟，火头四起，一阵阵的热浪扩散四周，只是眨眼间，整栋茅屋已陷于呼轰的大火中！

紫千豪双目闪耀着很厉而恶毒的光彩，他注视着呛咳不已的方樱，阴沉的道：

“现在，是你还债的时候了！”

双眸中泪光盈盈，方樱凄然道：

“我已准备好了……”

四弦剑倏闪如电，寒光突起又敛，仿佛来自九天，又归向虚无，而紫千豪自然的站立原处，好像他原本就没右移动过一样，方樱全身骤震，心儿猝沉，连四肢都在刹那间变得冷冰，她高挽的辔发束带，已被紫千豪的剑尖挑断，瀑布似的乌黑长发泻满那削瘦的双肩，惊魂未定，但是，她却察觉出自己并未受伤，一丁一点也没有受伤！

闪亮的火光红艳艳的映着紫千豪俊逸而苍白的面容，出发着一股出奇的美，出奇的勇，出奇的超拔，紫千豪望扩她，冷森的道：

“记下这一剑之仇！”

怔愕着，方樱嗫嚅着道：

“你……你不杀我？”

紫千豪冷酷的道：

“你终须报偿，时日正长。现在，你跟我走！”

“我跟……跟你走？”方樱迷惘而畏缩的退了两步。

猛然掠前，紫千豪一把将方樱提起，周一时间，他已有如一只大鹏般猛然飞冲向茅屋的屋顶！

于是，燃烧的茅草木条四欲飞溅，火苗子进溅舞跳，绕着满身的绚烂星火，紫千豪提着方樱跃出火焰之外，而他刚刚掠起，整栋茅屋已“轰”然一声完全倒塌下来！

四周的黑暗里，被火光映出幢幢人影，有如幢幢鬼魅，就在紫千豪夹着他的俘虏腾空而起之际，千百暗器已飞蝗形蜂般紧射了过来！

七、闯重关 剑孤气豪

闪耀的四眩剑凌空暴旋，像是一个巨大无朋的晶莹光球在急速滚动，而在滚动中，时见溜溜的星焰芒流四射伸缩，幻炫着夺目迷魄的明亮光辉，有如一颗自大虚飞来的银星，带着无比凌猛与犀利的威势回转纵横，于是，自四周发射而去的各般暗器便有如黄蜂钻进了一个熊熊的大团中，那么无声无息的便消失灭散，而甫始灭散，一片展成弧伞形的银屑铁雨已暴雨而下，满空的晶点光线，看上去奇妙极了，神妙极了！

被燃烧的茅舍火光所割裂的夜色中，可以发现有不少条人影在奔掠闪动，而火光跳动着，红艳艳的，赤毒毒的，更将那些人影子映得越发古怪与邪异，有一股梦寐的意味！

有如流光直泄千里，紫千豪一口气掠出十五丈之外，他急速落地，左手猛推提着的方樱，右手四眩剑微偏猝拍，正在踉跄未稳的方樱已尖呼一声，颓然倒地！

于是，四周的银坝子所属也听到了这声尖叫，他们立即停止了暗器，纷纷自黑暗中往这边拥来！

干涩的，紫千豪哨响的道：

“好了，他们不会再以暗器误伤你了！”

一个纵跃，紫千豪身形有如凤旋电闪，眨眼之间，将后面的敌人抛的老远，投身于无边无际的夜幕之中。

跑着、奔着、飞腾着，也不知走出去多少路，现在，紫千豪已经来到一座乱石岗下，一条清冽的小溪，正绕着乱石岗蜿蜒地向东流去，这里是一片死寂，没有丝毫声息，除了混淆的、碎玉般的轻微流水声，甚至连虫鸣鸟啼的点缀也没有，磷峒的灰黑色山石千奇百怪的耸立着，横卧着，自幽暗中望去，活像一个个张牙舞爪的妖魔鬼怪，真萧条，好凄怖。

喘着气，紫千豪吁吁的奔上了乱石岗，他找着一块巨大的灰色岩石为掩护，迫不及待的坐了下来，一把脱去了长衫，任是全身冒着腾腾热气，寒风又扑身而来，他也毫不顾忌的将上身袒露，精赤的脱光了脚背，于是，我们可以看见他莹洁而白皙的右胸上，赫然正鼓起一个掌大的紫红色肉球！

这枚肉球显然不是天生的，它薄得像一层包水的皮，透着闪亮的紫红，鼓荡荡的，似是里面盛了些什么！

一咬牙，紫千豪反过四眩剑，擦的一下斜抹过胸前鼓起的肉球，于是，只听得“噗”的一声，一股浓浆般的紫黑色粘液直喷出来，像箭一样标溅到前面的一块山石上，粘粘的，散发出一股特异的辛辣带着甜腥的气息！

将四眩剑猛力插到泥土里，紫千豪喘息着，用力挤压创口四周的瘀肿，他的双手十指是这般出力，没有多久，残余的紫黑色粘汁已被压尽，开始有泪泊的鲜血流淌出来，这时，紫千豪才吃力的站起，有些虚脱的以剑为杖，拄着地，一摆一拐的朝石岗下的小溪走去。

溪水是如此清冽而冰冷，宛如渗了满溪的凉雪，紫千豪沉重的跪倒，将剑平摆，颤抖着掬水洗涤伤口。

在茅屋中的时候，他甫始中了那“活僵粉”的毒，便立刻知道情形不

妙，因此，在他默立着不言的当地，实则却是在暗中聚集一口气，一口地拚着性命修炼成功的丹田真气，这口真气禀性刚阳而纯猛，当年，他便是借着这口真气贯穿了“任督”二脉，直透天地之桥，这股至真至烈的丹田其气，他取名叫“怒锥”，以这口怒锥真气，不仅助他渡过了多少次巨大的难关，更能运用自如到排聚通泄本身的血气，他可以用怒锥真气随意封闭身上任何部分的毛孔经脉穴道，也能运用这口气随意使全身的肌肤突陷易位，当然，更可以将身体内的毒素以这口真气强行通聚至一隅，然后破肌放毒，方才他所以能奇迹似的支持未倒，完全是凭借着这“怒锥真气”的神功妙用，当然，这在他的敌人来说，是做梦也预料不到的。

冰凉的溪水洒洗在炙痛的伤口上，有一股快意的颤抖，紫千豪仔细的冲擦着，好一阵子，他才长长地吁了口气站立起来，撕下一块中衣将伤处紧紧扎好，懒洋洋的穿上衣衫。

就在他缓缓扣上斜襟最后一颗雪亮的钢扣时，背后一声极度轻微的“咋咋”声惊动了他一——

紫千豪头也不回，轻轻地把长衫罩好，拿起四弦剑，找着一块溪畔的平滑石块坐了下来。

目光注视着在黑暗中数微波动的溪水，紫千豪默默的沉坐着，好像他在想些什么，但他却任什么也不在想。

耳朵里听着又开始响起的轻微声音，紫千豪在静静推断着那隐于暗处的不速之客隔有多远，在什么方位，正朝着哪个角度移动……

于是——

紫千豪像是在对虚无中的魂魄说话，他的语声有些空洞回荡：

“假如你想做什么，朋友，现在是时候了。”

后面的乱石岗里喜地响起了一声狂厉有如金钱般的大笑，一条魁梧的人影冲天飞起，在空中一个跟斗，又美妙而轻柔的缓缓落在紫千豪五步之前！

微米着眼，紫千豪细细的打量着面前的人，嗯，这是个一看即知为难惹难缠的江湖人物，他一身黑衣，蓄留着如虬的短滚，目光如炬，大耳方嘴，连皮肤也黑得透亮，看上去，予人一种特别震慑窒息的感觉，像面对着一座山，一座峭拔的、雄浑的山，那般孤傲，又那般猛锐！

这人也凝注着紫千豪，良久，他微抱双拳，声如早雷般道：

“少兄请了。”

在他一抱拳的时候，紫千豪惊异的察觉到他双助之下分缚着的一对金黄色铜线，于是，立即明白了眼前的人是谁！

轻轻欠身，紫千豪淡然道：

“不敢。”

黑衣人目注紫千豪，宏声道：

“夜凉如水，又在荒岗寒溪之滨，少兄独坐沉吟，莫不成有什么心事么？”

紫千豪笑了笑，道：

“兄台却是好管闲事。”

哈哈一笑，黑衣人正要再讲什么，却突然看见了紫千豪颈项上的丝巾！他悚然退后一步，压低了嗓门：

“少见颈间所系之巾，可称‘搏命’？”

紫千豪颌首道：

“铁孤兄好眼力！”

黑衣人大吃一惊，急道：

“少兄如何知道我房铁孤？”

用四眩剑在地上划了个圆圈，紫千豪徐缓的道：

“‘双软擒魂’房铁孤名威震天，尤其那一对夺命铜钹的独门标记，谁见了又会不识？”

房铁孤豁然大笑，笑至一半，又恍然大悟的跳将起来叫道：

“你是紫千豪，‘魔刃鬼剑’紫千豪！”

紫千豪平淡的道：

“不足挂齿。”

大步走上前来，房铁孤再次抱拳道：

“紫兄，我房铁孤此来远至陞边，不想竟能与慕名已久的‘魔刃鬼剑’巧晤，实在感到荣幸，多年以来，紫兄之名如雷贯耳，今日见了，紫兄风姿英爽，神形俊朗，果然不愧为一方英才！道上豪士！”

紫千豪缓缓站起，微笑道：

“过誉了，房兄。”

打量着紫千豪一眼，房铁孤有些诧异的道：

“紫兄，你面色青白，精神亦带委顿，莫非……莫非遭了什么意外？”

疲乏的，紫千豪道：

“只是一段江湖过节而已，你知道，混我们这种日子，总是如此。”

房铁孤想说什么，又不好再问，他改了话题道：“紫兄可是有事待办？”

紫千豪点头道：

“正是。”

他又反问房铁孤：

“房兄，你不在鲁燕享你一门之主的清福，却万里迢迢来到西陞，可是有什么公干吗？”

叹了口气，房铁孤摊摊手，却十分坦率的道：

“紫兄赫赫神威，扬天之名，我姓房的也犯不着隐瞒，此来披星戴月，事情却只有一桩，我那女儿被人诱拐跑了，我来追她回去！”

紫千豪征了征，低沉的道：

“房兄麾下高手如云，能人比比皆是，又何若自己如此劳累奔波？”

又叹了口气，房铁孤道：

“这就叫家丑不可外扬了，我‘黑翼门’的人虽说不少，但叫他们来办这种事，总透着点不是那么个味，而且，便算他们抓着那个践人，如若她一哭一闹，我的那般人就不好应付了，想来想去，只好我自己走一道啦！”

沉默了一会，紫千豪道：

“房兄，你如今可有了线索？”

点点头，房铁孤道：

“一个半月前，我的好友‘哭萧幻手’罗穆还在‘大云关’遇见过这两个混帐，亲眼看见他们往这边来了，当时老罗还在奇怪我那女儿为何会到这里，二十天前，又那么巧的碰上了‘东河派’的骡马队，他们还押着一干走腿子的役天往中上去，带队的‘白发’潘龙见了面就问我女儿怎会到了这边，我当时支吾过去，问明了他们走的方向，这就匆匆赶来了，哪晓得这块地方一片穷荒恶野，除了山就是林，眼巴巴的找两个人，何异大海捞针，连个影子也看着，加上我又人生地不熟，转了十来天还是一无所获

紫千豪咬咬下唇，道：

“房兄与在下神交已久，按说房兄蒞临微处，理应高接远送，更该协助房兄追查此事才对，但……但在下身有要务待办，无法拖延，如若房兄能够多待几天，在下俗事了断之后，当可一尽地主之谊，也可多为房兄分劳……”

房铁孤连连抱拳，感激的道。

“萍水相逢，得蒙紫少兄如此关怀，房某人实是铭感不已，多待数日无妨，只是少兄你……呃，不知此刻有什么要事？”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

“可否容某日后奉告？”

哈哈大笑，房铁孤道：

“当然，当然……”

夜影中，这时忽然传来一声悲长而昂厉的马嘶之声，嘶声像带着便烟，波波传鼓，宛如直杨汉霄，房铁孤侧耳聆、听，不由失声赞道。

“只聆嘶嘶之声，便知道这是一匹好马！”

紫千豪微微躬身，道：

“谢了！”

房铁孤惊道：

“是你的坐骑么，紫少兄？”

点点头，紫千豪蓦然仰首以嘶声应合，尖烈的嘶声破云入空，绕旋回荡，一直传出老远，十分迅速的，一阵闪雷似的蹄声已远远传来！

片刻之后，在沉沉的荒野中，已可看见一乘铁骑狂奔而来，雪白的鬃毛飞扬着，银色的鞍欵闪耀着亮晃晃的光彩，是“甲犀”，像一阵旋风卷了过来！

房铁孤又忍不住喝彩道：

“好马！”

“甲犀”飞奔至前，在紫千豪身边兴奋的人立高鸣，紫千豪欣慰的笑了，他走过去拥揽马头，不住用面颊在爱马的鼻端摩挲着，一面还不住的低声呢喃，那情状，便宛如一对久别的恋人重逢，真情流露，喁喁相亲。

半晌——

紫千豪回身拱手，低沉的道：

“三天之后，请房兄至武田埠尾街和昌米栈去寻找在下。”

房铁孤有些依依不舍的道：

“匆匆把晤，紫少兄风范气度已长留房某人心头，不管紫少兄此去如何，房某谨祝少兄你一路顺风，马到功成！”

偏身上马，紫千豪欠身道：

“便托房兄之福了。”

说罢，他一扬手，掉转马头飞奔而去，房铁孤独立溪边，凝注着那乘消失于夜暗中的骑影，一时陷入深沉的思维之中。

飞奔着，甲犀直朝银坝子疾驰，现在，约莫正是二更时分。

鞍上，紫千豪微闭着眼，利用这一点有限的时间调息养神，他仍要按时去参加这一次生死之会，西陲甘边的江湖纠纷一定需要解决，一山不能共容二虎，活在这个圈子里，便无法避免这个圈子里的生存方式。

蹄声清脆而又急骤的响着，传出去又荡回来，荡回来又传出去，就这么响着，响着，而目的地使一里里的接近了。

东方天际开始透出了隐隐的鱼肚白色，这白，由得朦胧而清新，一层云叠着一云，乳色中渗着红淡淡的光晕，空气凉得爽冽，看样子，今天，将是一个晴朗的日子。

微微放缓了坐骑，紫千豪伸手入鞍侧的皮囊中，他拿出一条宽有七寸，镶着金丝边的皮鞘，皮鞘两边的二十个皮制环扣里，那四十把并排着的牛角柄弯刃短刀正泛着冷森森的寒芒，掀开长衫，他将皮鞘在腰间扣好，又深手进囊摸出两把案木柄的锋利金斧，斜掖在两脚的豹靴筒里，然后，他开始目光灼厉的往前路凝神注视起来。

转过了这条黄土路的一个弯，路面已顿形宽阔，道路两旁，种植着枝叶萧索的高大白杨，这条路是笔直的，从这里可以望见前面遥远的一圈青石墙垛，而青石墙垛则隐约地藏于浓密的柏树枝干中。

于是——

一只带着铜铃的响箭暮然升空，抢先而去……

第二只响箭，第三只响箭，仿佛是一步跟着一步似的，集紧随着紫千豪的马行去势继续地自他头顶及身边飞过，一直传到那片青石墙垛之内。

那里，便是仙鹤与白眼婆的老窝，在甘境疆陆唯一能与孤竹帮分庭抗礼的另一拨江湖强梁的根据地——银坝子！

这坝子方圆只有三里多大，四周完全用青石围成两人高的石墙垛，垛上有一个个砌造好的方形洞口，墙根架着可以立人的木梁，银坝子沿着一个大斜坡筑成，一簇簇的房舍便座落在坝子里头，看上去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却透着那么一股子强横霸道的蛮横味儿！

现在，紫千豪骑着他的甲犀奔来了，那么威风凛凛，傲然不屈的奔来了，马儿正泼刺刺的冲进了银坝子的坚固双层木闸，木闸高高的吊悬在半空，宛似一头巨兽贪婪的血盆大嘴！

当紫千豪甫始进来，一声沉亮的锣响“哐”地慢慢传出，“哗啦啦”的滑辘转动声跟着响起，坝子的双层木闸猛然落下！

眼前是一片形如广场的黄土旷地，一排排石砌的房舍便栉比于对面向后延展，旷场上竖着三根高有五丈以上的旗斗，又是急速的二声锣响传来，对面的房舍中，已有两排黄衣劲装大汉快步奔出，行动矫健而熟练的围成了一个半圆，这干黄衣汉子，为数约有四百，个个人高马大，身材魁梧，每人手中都是一把红绸朴刀，他们才一站定，握着的朴刀已整齐的斜斜高举起来！

这时，四面的青麻石墙垛上也忽然不知从何处冒出来幢幢黄色身影，刹时间墙垛上面每隔五尺便站立着一个，放眼看去，这围成圆形的石墙上已全布满了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汉子了！

安详的坐在马上，紫千豪丝毫不为眼前的阵势所动，他洒脱自如的取下马首边挂着的四弦剑，轻轻松松的插向腰际——

围成半圆的黄衣大汉们，此刻又突然齐齐呐喊一声，闷雷般连连“嘿”了六次，分向两边排成双行，斜举的朴刀同时在空中划了个弧度，双手握着刀柄，在红绸的翻抖里，刀刃完全直举胸前，刃尖朝天！

这些动作，紫千豪自然十分熟悉，他知道这乃是对方摆出江湖黑道最为尊敬的恭迎贵宾大礼来了，这种礼节，称为“披红艳”，只有一帮一派之主才受得起，而且，这一帮一派之主还必须在武林中享有盛誉，稍差一点的角色是连边都沾不上的……

骗腿下马，紫千豪单足旋地，一掀青衫，抛身，双手上下握拳，拇指

朝上，摆了一摆又收，他漂亮的显出“双龙头”的架式后，沉缓的又抱拳为礼道：

“孤竹帮帮主，大当家紫千豪！”

随着他的语声，前面的房屋中又有四个人大摇大摆的走到，当先一个，是位留着三绺青须，神情飘逸，面如古月的尔雅儒士，儒士身旁，则是一个身形高大，穿着织锦黄衫裙，长发被散而齐额圈以心形金环的女子，这女子看不出真实年岁，她面孔肤色滑润细致，白皙生辉，映漾着象牙色的柔和光质，大鼻大嘴，双耳垂轮，一双眸子却是白多黑少，翻动起来，只见一双眼仁，那黑瞳几乎不知何处去了，这人的形象，第一眼便能予人一种生硬和暴烈的感觉，这感觉却又这般深刻！

黄衣女子的后面，跟着一个面容阴沉，削腮突后的中年人，这中年人表情冷板，一双眸子却是闪闪生光，他的右手插在宽大的黄衫之内，那里，正有一块什么东西高高地隆起着！

第四个角色长着一副往横里发展的身材，头皮刮得青亮油光，掀齿暴唇，浓眉大眼，生相既是丑恶，又是凶厉，他冷酷的盯着紫千豪，牙齿却在不住地轻轻磨动……

紫千豪明白，今日必得血溅五步不能善了，方才，对方虽向自己行了大礼，却是为着江湖礼数而不得不如此敷衍，按规矩说，两方龙头相会，地主的一方必得亲自出迎施礼及接礼，除非结有梁子，才回避迟延，故意让开这个场面，如今他们正是这么个做法，那除了表明他们的仇恨之心外，还会有别的解释么？

神态飘洒的那位老儒士虽然走在前面，但到了隔着紫千豪十步左右的距离时却让向了一侧，那黄衣女子昂着头，傲然行到头上，紫千豪虽与白眼婆从未有过一面之雅，但看这情势，那黄衣女子却必是白眼婆无疑了！

在八步之外，对方四人完全站定，人双目光全朝紫千豪上下不停的打量着，半晌，那黄衣女子语声尖冷的道：

“你是紫千豪？”

紫千豪微微颌首，心平气和的道：

“不错。”

黄衣女子生硬的道：

“你果是单枪匹马来的？”

笑了笑，紫千豪徐缓的道：

“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在武田埠之前你的手下大约并没有再遇见有第二个人跟着我来。”

冷冷一哼，黄衣女子道：

“紫千豪，你的舌和你的名一样尖利！”

紫千豪面色一沉，他严酷的道：

“你就是白眼婆了？”

黄衣女子寒着脸，道：

“莫不成还有第二个莫玉？”

果然，这黄衣女子正是大名鼎鼎的银坝子首脑——白眼婆莫玉！

紫千豪踏前一步，道：

“三个半月前你遣人飞骑传来，约我至此，说明是由我独立接你兄妹二人两阵以断恩怨，以分强弱，以定王寇，如今我来了，但是，我想你决不会

真个如此讲求信义，是么？”

白眼婆英玉神色不动，她冷冷的道：

“紫千豪，你体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紫千豪针锋相对，毫不容情的道：

“早已度过你的心胸，却是颇令我紫某人失望！”

白眼婆尚未答话，那身躯粗矿的黑衣人已抢前一步，霹雳般厉喝道：

“住口！紫千豪，你以为你在对谁说话？”

大袖一拂，紫千豪看那人一眼，冷森的道：

“滚下去，这里没有你插嘴之处！”

那黑衣人一怔之下顿时神色大变，他额上青筋暴起，喘息粗急，涨红着脸，愤怒至极的将两条又粗又短的手臂缓缓提起……

嘲弄的一笑，紫千豪向莫玉道：

“姓莫的，你银坝子平素的礼教便是如此么？”

白眼婆目光不斜，严峻的道：

“车青，你身为大爷，应该明白现在不是翻脸的时候！”

叫车青的粗旷汉子怒目瞪视着紫千豪，却不得不硬生生将一口鸟气憋了下来，空自在一旁烧着心火。

紫千豪晓得银坝子这帮人的上下分野之制，他们将第一流的能手称为大爷，次一等称为第二爷，如此顺推，三爷、四爷，一直到五爷，昨天在茅舍中那位殒命的马姓老人，听称呼也是大爷，于是，紫千豪冷笑着，他轻蔑的撇撇唇角。

这时，白眼婆莫玉一翻她那双白多黑少的怪眼，缓缓的道：

“紫千豪，黄土边陲的两道武林趋势，如今明显的放在眼前，你我双分天下，各据一方，黑道买卖也全由我们彼此对割，但你我两方却并不行动一致，换句话说。因为武林江山不能统一，便冲突时起，经常发生流血纷争，这种情形，已拖延了许多年，自赤脸宣寿堂的年代开始，早便是如此了……”

顿了顿，她看着紫千豪，又道：

“自从孤竹帮由你紫千豪接承以后，你我双方的关系更形恶化，争夺日趋剧烈，变成了势不两立的两股激流，银坝子与孤竹帮壁垒分明，互相对峙，但不幸的是你我双方却共同落根在这块广大的边陲土地上。走着完全无异的生存路子，紫千豪，你也明白，像这样下去是不可能会有安宁的。”

静静的，聆听着，紫千豪频频点头，于是，白眼婆莫玉又道：

“为了日后这块土地上的江湖同道能协同一致，承仰有依，更为了未来的争给平息，步调齐一，边陲一带的武林规制必须确立，行动必须统一，我的意思很简单，便是定得有一个统治这一切的主盟，也就是应该要推立一个发号施令的人物，老实说……”

她踏前一步，深沉而有力的道：

“这些不用由其他的杂帮小派来推举，在我们这一行中，力量的雄厚便代表一切，放眼黄土边际，这里除了银坝子能当此大任之外，便只有算傲节山的孤竹帮了……”

直挺挺的站立着，有一股宛能撑起苍天的意味，莫玉又慢慢的道：

“但是，我们却明白，一朝不能有二主，一山不能存二虎，问题，便在这里，你我双方，必得有一方退让，更需要听从另一方的谕令，不过，处在我目前的情势之下，我想，这却是我们所不甘服的，是么？”

紫千豪微微一笑，道：

“请说下去”

莫玉又冷沉的道：

“因此，放在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和平协商，一条么，便是以武力解决难题！”

双目暴张，莫玉又道：

“现在，便看你选择哪一条了！”

紫千豪缓缓的道：

“如若是协商，莫玉，你们的要求是什么？”

白眼婆冷笑一声，道：

“你这是多此一问，紫千豪，你应该明白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让我再赘述一次也无妨，我们要求的是前疆的主盟大权！”

豁然大笑起来，紫千豪摇着头道：

“你？莫玉，你不觉得把这里的主盟大权交给你一个妇道人家，对整个的绿林道来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么？”

莫玉冷森的道：

“那么，难道交给你便算顺应天理了？”

神色一沉，紫千豪含蓄地道：

“莫玉。你听着，我紫千豪不求做西隆的武林盟主，也不愿节制他人的行动，更不想以流血及暴力统领一切，我只想依我们的生存传统活下去，如果你答允自今以后不再以龌龊手段，鬼城伎俩暗算我们，不再用阴诡毒计陷害我们，我便保证和平相处，河井水互不侵犯，我们不愿受束缚，不愿在头上顶起牌子，就像我们不想对别人这样一样，莫玉，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了。”

阴沉面容，白眼婆莫玉道：

“如此说来，你是不答应的了？”

紫千豪冷静而镇定的道：

“当然。”

莫玉徐徐的道：

“你付虑妥了？”

点点头，紫千豪再次道：

“当然。”

于是，莫玉退后一步，侧首向身边的那位老儒士道：

“大兄，果然不出所料。”

老儒士长袖微挥、看看紫千豪，清雅的道：

“可借你了，紫大当家。”

紫千豪笑了笑，道：

“你是仙鹤莫奇？”

老儒士一捋柳须，道：

“老夫正是。”

紫千豪点点头，温柔的道：

“莫奇，我们尚不知道是谁要可惜谁，对么？”

莫奇双手背负，不再回答，而白眼婆莫玉突然右手伸起，就在他伸起右手的当儿，一阵低沉的、动人心悸的沉缓皮鼓声已有节奏，有规律的响起，那么推着人肝肠的”咚”“咚”“咚”朝四面播散。

目光移动，紫千豪看见十名黄衣彪形大汉正站在那边围三根旗斗之下，每人身前都挂着一面黑漆描金的人皮圆鼓，双手起落不停，徐急有致地在拍打着，另外六个人，则发力拉着杆索，分别将三幅巨大的，长条形的黄色帆旗缓缓升起，那三幅帆旗俱皆宽有三尺，长逾两丈，尾部成燕叉形，上面凸绣着亮光闪闪的“黑蛇吐火图”，但是，与众不同的是，三幅图案上的黑蛇狰狞的三角形头部，都全染成赤红色，这，在银坝子的规矩来说，是表示有惨烈的流血场面即将展开了！

紫千豪卓立不动，双目微瞇，沉静如一片幽谷，一座大山，像是天变地动也丝毫摇动不了他，威猛极了，也高傲极了。

莫玉向四周巡视了一遍，两排黄衣大汉已经迅速的编成了无数小队，他们纷纷站立在广场的有利出击位置，摆成了可以互相接应支援的扑袭阵势，只要是一个久经战阵的人，看一眼便可明白，若是斗杀开始，这些极快组成的小队人马，立即能以穿流不息的回旋之速轮番攻击，而如今，他们面对的敌人只是一个焦点，这焦点，便是紫千豪！

沉静不移的挺立着，目注这一切的变化与声势，紫千豪早已成竹在胸，此次孤身犯险银坝子，他原本使未打算侥幸回去，他在人家还不知道的时候就已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与他们目前最大的对手正式翻脸的一天迟早会来，当那一桩桩，一件件，零零碎碎的不快事情断续发生着的时候，紫千豪已把它们积累着，然后，从这些积累着的事件中看到了今天！

忍了十多年了，隐了十多年了，多少血债，多少怨隙，多少仇恨，是的，也应该结算一次了。

安详的，紫千豪道：

“莫玉，还是和我们事先约定的解决方式一样么？”

白眼婆冷生生的道：

“若非如此，你紫千豪尚另有主意不成？”

微微颌首，紫千豪道：

“当然没有，只是我听说你把方法稍微改动了一下。”

莫玉双目突睁，尖声道：

“姓紫的，你这是什么意思？”

笑了笑，紫千豪道：

“仅是说说罢了！”

一旁，那一直没有开口的瘦削中年人忍不住冷冷一哼，沉厉的道：

“张狂过分了。”

看了这人一眼，紫千豪哈哈笑了起来，笑声里。含着极度的讽刺与嘲弄，便像一把把的芒刺洒到这中年人的肌肤上，扎得他浑身起栗，愤怒得连连抖动！

于是——

莫玉、仙鹤，与他身边的两位高手一起朝侧方走出去五步，站定了，莫玉转过来，冷冰冰的道：

“紫千豪，事至如今，我自然佩服你的胆量与气魄，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两立，现在，我们已到了用我们传统的方式解决纷争的时候了。”

紫千豪反手一拍自己爱骑的脑袋，于是，甲犀轻轻嘶叫一声，用前额在它主人的肩头擦了两下，然后较快的跑到一边。

雍容而镇定的，紫千豪道：

“哪一位先上？用什么形式？兵器？仍是两赛决胜负么？”

白眼婆莫玉阴酷的道：

“我的大兄先来，以一对一，兵刃任便！而且，前后两场，都是至死方休！”

紫千豪带着悲悯的目光环扫周围，低沉的道：

“好，但愿我尚有领教你白眼婆神技的机会！”

莫玉冷冷一哼，回头对仙鹤莫奇点点头，自己与身后的两名好手快步退出六尺之外。

一切声音俱已静止了，宛如大地在一刹那间归向永寂，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移动，甚至连呼吸也是那么小心的抑制着，几百双眼睛紧张的注视着场中，而场中，仙鹤莫奇徐徐脱下外罩的黄色长袍，漫步行上，他的背后，斜斜背着一柄形式奇古的松纹长剑！

紫千豪渊停岳峙的卓立着，连长衫也不脱，手中连鞘的四眩剑横着举起，朝阳下，闪耀着刺目的银色光芒……

八、烈士魂 搏命沥血

仙鹤莫奇在紫千家六步之前立定，任寒风吹拂着他的三绺柳须，他那张清雅而古朴的面庞上深沉含蓄得没有一丁点表情，有如一尊石塑人像……

注视着对方，紫千豪缓缓的道：

“莫奇，你比你那位妹子高明得多！可惜，你未能掌帅银坝子。”

仙鹤莫奇谈谈的道：

“如今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么？”

微微颌首，紫千豪刚想说什么，那阵低缓的，悸人心神的人皮鼓声又深重的敲响起来，“咚”“咚”“咚”……

这是应该开始较斗的信号了。

紫千豪双目眯得只剩一缝，他平静的道：

“小心了，莫奇——”

“奇”字尚在他舌尖上跳跃，“铮”的一声哑簧才只轻轻响起一溜寒刃已指到了莫奇咽喉，那快，那急，几乎无言可喻，在同时，银灿灿的剑鞘已稳当的插回腰际！

足尖一旋，莫奇狂风般闪出三步，上身微躬，反手拔剑——

但是，紫千豪的四眩剑却有如魔鬼的诅咒，那么绵延的波颤而来，冷芒闪闪，快捷如电，丝毫不予对方任何喘息之机！

还来不及拔剑，莫奇又被逼得拚命跃开，紫千豪冷笑着，十五剑并成一剑倏抖而去，手腕一翻，又是十五剑自斜刺里兜上，剑剑相连，式式衔接，像是三十个功力深湛的剑士在同时运剑，没有一丝空隙，没有一丁点回旋的余地，有如雪纷浪翻，晶莹剔透，就那么幻迷的罩了上去！

仙鹤莫奇急速的挪闪跳躲，身形有如一枚猛旋的陀螺般转游不停，但剑光却似布成了一面纵横交织的罗网，正将他紧紧束缚于内！

到此时，莫奇尚未及拔剑出鞘！

匹练般的银带活活绕回飞舞着，宛似一条天神手中的玉素，那么随心

所欲的卷转缠绕，收发自如，四眩剑已仿佛幻为千百柄了！

于是，冷汗涔涔地自莫奇鬓角背脊流淌，他目前只能凭借自己超绝的轻身之术暂求自保，运用着他的“九九迷踪步”腾挪走闪，连抽剑的刹那空暇也找不出……

紫千豪一上手便施展他的“轮回十八式”剑法，以一个快字占制了先机，当然，他明白现在的对手，亦非等闲之辈，只是首先失着而难以援手罢了，但紫千豪并不想制对方于死地，因为他晓得，仙鹤莫奇素来生性淡泊，不求名利，是一个高人雅士的角色，若非他有个暴虐贪权、禀性狠辣的妹妹，今天银坝子与孤竹帮的关系必不会是如今这般恶劣的！

不过紫千豪虽不想伤他眼前的敌人，却也没有改变他早已打好主意的战略：速战速决！

忽然——

仙鹤莫奇脚步斜出，又蓦然倒旋，整个身躯猛然偏地平射而出，同一时间，他平射的身子倏而凌空滚动，一抹银灿灿的冷电已直掠而起！他运用了他“九九迷踪步”中的精绝步法“移魂现灵”一式而终于拔出了他的古剑，但是，就这一刹，紫千豪的四眩剑已擦着他的肩头而过——“叭”一声，一小片皮肉连着衣衫飞出了三丈之外！

要知道高手相斗，分厘必争，丝毫空间也不容放过，再在瞬息里分生死，刹那间决胜负，一个武林强者苦习艺业多年，学的也就是在于如何把握这稍纵即逝之机罢了，谁能适时而动，谁便能屹立不倒！

这时，双方甫始交手在二十三招上！

莫奇面色不变，手上的莹光松纹古剑微颤碎抖，出手便是狂风暴雨般的二十一剑，左掌亦飘忽不定的连连拍向敌人上中下三盘七大要害，晤，果然现技之下不同凡响，大有一代名家的风范！

长笑着，紫千豪不移不动，四眩剑划过幅度极为狭小的空间，却以千奇百怪的角度闪电般伸缩刺戮，叮当之声连绵响起，他已在眨眼里完全将敌人的攻势封了出去！

于是，两条淡淡的人影在令人目眩神迷的飞舞着，一下子激战到一处，难分难解！

旁边，斗场之外。

白眼婆莫玉目不转睛的凝注着他的兄长与紫千豪之战，她面色冷沉而木讷，看不出她此刻心中正在想什么，那位削腮突唇的中年人亦紧张的屏息不动，连呼吸全急促了。

轻悄的，叫车青的仁兄凑到白眼婆身边，低沉的道：

“大当家，看情形大掌法有点挺不住，可要照原先的法子进行么？”

莫玉目光不移，冷冷的道：

“稍停片刻再说！”

眨眨眼，车青道：

“对姓紫的小子可讲不得客气，他是一头出柙的斑豹子！”

嗤了一声，莫玉道：

“我还用得着你来相告？车青，你看我生擒这头斑豹！”

车青不敢再说，他正要退下，莫玉又道：

“你传暗号，要大家准备！”

立刻颌首称是，车青匆匆下去了；莫玉的面庞上流露出一抹阴森的微

笑，这笑，蕴藏着令人起栗的杀机！

斗场上，一连串的密集金铁交击之声震撼着每个人蹦跳的心，紫千豪已将仙鹤莫奇再度硬生生逼出七步！

现在，可以看出来莫奇的步履有些踉跄，喘息也有些粗浊了，但他们倾力攻拒，一把长剑挥空入地，片片精芒闪泻溜回，依然在豁命支撑！

墓地，紫千豪断叱一声，猛进猛退，四眩剑连连翻飞快如骤风，剑刃抖出千条光，万点星，伸缩吞吐，冷电精芒四射并舞，有如一片以细灿宝石缀成的幕，那么炫目夺魄的自四面八方罩过去，而尖啸如泣，劲力四溢，滋滋的剑气弥空成形，幻成了一溜溜，一股股迷蒙的光雾！

是的，这是，“轮回十八式”中至精至纯的一招，“再世为人”！

仙鹤莫奇猛觉眼花神荡，周围的压力暴增，甚至有些窒息了，只见漫天的银电寒光旋射交织，冷风着体如削，他便知道大大的不妙，他也是使剑的好手，他明白，要练到这一招，不达到“以气驭剑”的境界是万万做不到的，于是，在这一刹，他才真正的震栗了！

松纹古剑长舞而起，顿时现出了一排排的剑影，像是叠积的层云，又如缤纷的瑞雪，呼啸着，涌荡着反拒而上，几乎方才迎去，刺耳的叮当呛啞震响已密密传出，飞跳的芒影冷电也似绞成一团！

一条青色人影猛闪斜出，直拔空中五丈，大翻身，飘然落下，嗯，是紫千豪，对面，仙鹤莫奇已血透重衫、他以剑拄地，伏在剑柄上喘息不停，簪得好好的发髻也全然披散了下来！

四眩剑在紫千豪的手腕上转了个转，他看着莫奇，淡漠的道：

“我们约好的较斗规则是至死方休，但对你，我不！”

莫奇艰辛的抬起头来，那张原本清雅白皙的面孔，就这么一会已变成了蜡黄；他孱弱的，怔茫的望着紫千豪，低哑的道：

“姓紫的……你不杀我，你……你终将后悔……我不领你这份情……便算你怨得过我……到时只怕……我也怨不过你！”

紫千豪冷冷的道：

“我并不求你领情，更不想你怨我！”

一枚暴飞而来的寒星打断了紫千豪的语尾，他身子不动，四眩剑墓地斜挑，“当”的一声火花迸溅，一只“白虎钉”已折为两半坠落尘埃！

两眼的煞气盈溢，紫千豪面向那边的白眼婆莫玉道：

“好一枚白虎钉，莫玉，你不觉得惭愧么？”

莫玉狂笑一声，尖刻的道：

“惭愧？我惭愧什么？老实告诉你，紫千豪，新疆的地盘是我的，这里的主宰大权也该属我，三十五年了，我在道上闯荡三十五年了，我拚着命打江山，流着血场万宇，那时，你在哪里？乳臭小子，黄口孩儿，今天也竟胆敢与我作梗，与我争起名份来了？紫千豪，老实告诉你吧，今日你是来得去不得了，当你踏入银坝子的闸门里开始，作即已注定要永不复出！”

紫千豪生硬的道：

“那么，你撕毁你那约定之言了？”

白眼婆莫玉双眼一翻，尖叫道：

“去你的约定之言，我要的只是你的狗命，不论用什么方法，只要你死便得！紫千豪，江湖道上谈信义的日子已经是很久远以前的事了！”

用力一把将宽刃的四眩剑插进土里，而剑身微微晃颤着，紫千豪双臂

环胸，傲然的道：

“早就知你莫玉是这种不成气候的妖婆，这并不足以引起我的意外，来吧，姓莫的，我紫千豪接下了！”

几声刺耳的锐响骤起，数道冷芒划空而来，势子快捷无匹，紫千豪仍然不移不让，双手飞翻，几乎看不清他舞动的方向，三枝白钢箭，一枚蛋大的铁胆已全然抓在他的手中！

白眼婆冷笑如雷，她刻毒的道：

“紫千豪，看你还能卖弄到几时！”

说着，她双臂高举，尖呼道：

“霹雳响啊——”

“杀！”一个短促如雷的回应倏起，半空中一条黄影流星也似的腾扑而去，同一时“杀！”“杀！”之音连续暴起，另外七条黄影闪凉而下，目标全指向紫千豪！

白眼婆莫玉朝身后那削腮突唇的中年人一点头，阴森的道：

“石大爷，你还在等什么？”

这瘦削的中年人恭声答应，平身而出，身子凌空一旋，阳光下映起一抹金芒，老天，竟是一块沉重的“生死金牌”！

现在，九个黄衣人全扑向了紫千豪，九人中，也包括了那车青与这位石大爷！

紫千豪目光一掠，已然明白这九人全属银坝子的角色，而且，必然都是位居“大爷”身份的高手，眼前他并不为这众寡悬殊的情势而感到惊异，令他担忧的却是那青城派的玄云三子及“南剑”关心玉，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车青一马当先，狂冲而来，他咬着一口黄牙，暴凌的大吼：

“紫千豪，你的狗命已到头了！”

紫千豪安详的一笑道：

“凭你，还差得远！”

“远”字出口，紫千豪右手一拉深深插在土中的四眩剑，猛力朝后一扳一弹，整个身躯竟已借着这一弹之势凌空闪起，快得宛似流曳苍穹的流星，只见他身形甫始射出，手中的四眩剑已霍然暴飞急斩，“咔嚓”一声，一名围上来的黄衣人连剑势尚未看清已被拦腰切断！

猛一落身，紫千豪淬然旋回，双手握剑透空直戮，剑速之快无可相匹，刚好那般凑巧的迎上了一名急追上来的黄衣人，“嗤”的一声洞穿了这人的左肋！

只是眨眼的工夫，银坝子属下的大爷已栽倒了两名，但是，紫千豪并不就此而欢欣自满，他知道，方才的得手，多少带了点侥幸，银坝子的这些大爷们，论功夫决不平庸，个个都是抓得起一把，可以独当一面的人物，紫千豪所以能一上手便放倒了他们两个，主要的全在他的动作完全取了反常、迥异的路子，出式暴凌而突兀，猝起发难，没有任何征兆，加上他深湛的功力与狂捷如电的身手，各般配合起来，才能得到眼前的惊人战果！

四眩剑染满了鲜血，剑尖拔自那名黄衣人的肌肉里，抡成洒洒点点的一圈，剑身贴着紫千豪的肘弯急翻，十九剑一气呵出，又将攻来的三名黄衣人狼狈逼退出去！

紫千豪的悍野与猛辣，已深深震撼了所有在场的银坝子所属，他们个

个惊骇着，忐忑着，奇异着，每颗心都在不停的急速跳跃。

七个黄衣人围成了一个圆圈，他们没有再贸然扑上，七张面孔全紧绷着，间歇的，他们的眉梢唇角轻微的抽搐，有隐隐的汗迹浸自鬓角，呼吸声因过度的紧张而迫切起来，七件闪亮的兵器在阳光下泛着波颤的辉芒，他们盯视着紫千豪，也盯视着四眩剑上触目惊心的血迹。

地下的死伤者已被奔上来的几名黄衣大汉迅速抬走，除了染印于黄泥地的猩红血迹，一切又归向沉寂，好似原本便未发生过什么事情一样。

缓慢而沉重的，白眼婆走上前两步，她阴森的道：

“你们还有什么可等待的么，七位大爷？”

七个黄衣人微微一凛，目光中神色顿厉，但他们显然仍旧没有忘记刚才那残酷的一幕，七个人的狼厉形态里，依旧有着不可掩饰的犹豫！

紫千豪卓立当中，四眩剑斜斜上举，他睨视着白眼婆，语声里含蕴着轻蔑与嘲讽：

“莫玉，你要知道，这一战原本是该由你来接的，如今你的这些大爷们已代你接下，方才，那二位死伤者也等于是替你受的；莫玉，你主掌银坝子，就是这么个主掌法的么？”

脸上的表情不变，莫玉冷沉的道：

“紫千豪，以这等方式来挑拨离间，你算是认错对象了，老实告诉你，银坝子的大爷们个个赤胆忠肝，永不贰心，不错，他们已流了血，但这血流得有代价，而且，这代价足令你难以负荷？”

冷冷一笑，紫千豪道：

“就如你派人在昨天武田埠那里玩的下九流肮脏伎俩么？”

尖刻的笑了起来，白眼婆阴酷得——如狼枭：

“姓紫的，我知道你消息灵通，你一定早已探得青城派‘玄云三子’与‘南剑’关心玉都已到来助我，或者你也晓得，我手下一共有大爷十六名，但是，现天你看看，可发现了‘玄云三子’与‘南剑’了？我的十六位大爷如今也只有九个在此，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心头一跳，紫千豪表面却若无其事的道：

“莫玉，你说说看。”

狞笑着，莫玉道：

“便告诉你也无妨，他们没有去别处，早在三天之前已经秘密易装分批潜往你的老窝之外隐伏，只待你出来，他们就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进你的做节山，如今，只怕你的不屈堂已然化为焦砾，你的那干爪牙早就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了；紫千豪啊，你好可悲！”

一股愤怒的烈焰熊熊燃烧自紫千豪的心头，他双目在刹那间全然变赤，一口钢牙咬挫，浑身的血液沸腾，有满腔的恨，涨腹的怨，而天云顿时幻为凄厉，连空中的阳光也斗然成为如此血红，空前的，有如狂涛般的悲愤激荡着他，而这些，在目前他又不得不强行压制下去，那滋味如同挣扎于一个梦魇之中，好可怖，好可恨！

只知道白眼婆是个不守信义，寡毒而阴诡的毒妇，却不晓得她竟然残狠至此，简直与一头豺狼，一只鹰枭没有两样！

切着齿，紫千豪冰冷的吐出三个字：

“好畜生！”

白眼婆磔磔的笑着，邪恶的道：

“紫千豪，闯荡江湖多年，立下这等显赫的名声，可笑你还悟不透‘无毒不丈夫’这句话！”

一刹间，有许多巨浪似的纷扰牵动着紫千豪的思维，脑海里在可怕的翻腾着，错杂的疑虑纷乱的缠绕着他，同时想到了很多问题，但在这眼前的紧迫时间里，却又无法迅速理出一个头绪来……

四周几百双仇视的目光，几百张冷沉的人脸，那狞恶的笑声，邪厉的嘲讽，在阳光下似是更丑恶，更尖锐，更露骨了，这些，融合成一股令人窒息得几要发疯的浪潮，无形无影的，却又似魔鬼的狂笑般压盖了过来！

缓缓的，紫千豪语声空洞无比的道：

“白眼婆，在这里，就以你们这些人来对付我么？”

小心戒备着，白眼婆莫玉冷冷的道：

“你就会知道我们留着多少人来对付你的，紫千豪，你不要自视太高，你并未生着三头六臂！”

目光环扫着，紫千豪又道：

“刚才你说的话可是真的？”

白眼婆大嘴一掀，丑恶的道：

“此刻我还有心思逗着你耍么？笑话！”

语声沉静得可怕，紫千豪道：

“如此，你们今日便须遭到浩劫了！”

冷嗤着，白眼婆莫玉用手朝北边一指，阴阴的道：

“向那边看，紫千豪！”

紫千豪目光顺着她的手指方向看去，那边，在青麻石墙垛的根脚处，有四个人幽灵似的站立着，他们四个全是一身猩红的长袍，长袍上，当胸绣着一面白色的八卦图，红白相映，线条鲜明，但是，它给予紫千豪的反应却是强烈的，震动的；连想也不用去想，这红袍八卦，已代表着一个标志，一个意义，那是千百冤魂的诅咒对象，闯道者的丧门星，一向有“八卦无极”夸誉的天下第一邪派“大尊派”的招牌，大尊派由“红袍七尊”所组成，全派的首要人物也只有他们七个，而眼前，无可置疑的已经到了四位，“红袍七尊”横霸江湖三十余年，自来有未逢敌手之狂言，或许他们没有遇上强者，或许，很多强者已经断魂在他们的手下了！

得意的斜脱着紫千豪，白眼婆莫玉又向南一指，刻毒的道：

“姓紫的，你再朝这一边瞧瞧！”

紫千豪又顺着她指的位置看去，这一看，天啊，却几乎将他恨得把一颗心呕了出来，惊震似旱雷砸在他的头顶，在南边，一座堡垒的石屋前，有三个人正被强制着跪在地上，他们身上全像捆粽子似的被缚束得紧紧的，一道又一道牛皮索交织穿结在他们四肢上，而三只悲痛与羞惭莫名的目光那般断人肝肠的投注在紫千豪的身上，这三个人，一个是那被派来卧底探信的“青影子”胡老九，另两个，是他手下最得力的两个头领：“飞鼠”韩冲、“啸虎”耿春，看他们三人衣衫破碎，血迹染身，便可知晓他们必是经过了一场苦战，或者，受过了一场残酷的刑供。他们被六名黄衣大汉硬压着肩膀跪在地上，那三双膝，连着他们滴血的心；多委屈啊，多不甘啊……

大袖一挥，白眼婆仔细注意着紫千豪神色的变化，虽然，紫千豪尽量掩饰，尽量隐忍，但是，由他跳动的眉梢，颤抖的唇角，带血眸子，以及紧握的双手上，老奸巨猾的白眼婆已探知了太多，明白了太多……

好狡的浮起一丝微笑在脸上，白眼婆莫玉道：

“姓紫的，常言说得好：‘姜是老的辣，人是老的滑’，连赤脸宣寿堂也不敢轻易招惹我，你才多大点道行？万儿创红字，竟然敢与我白眼婆分庭抗礼，互争长短起来了？现在你明白你那几下子实在差得太远了吧？哼哼，我姓莫的自来不说大话，如今，紫千豪，我看你怎么走出我这银坝子！”

紫千豪仰首向天，在此时此景，他却没有暴跳，没有愤怒，更没有咆哮，他极端的沉静，心中在决定着一个大的问题……

那边，白眼婆莫玉又道：

“眼前我再给你最后一条路走，姓紫的，你若是自行剜去双目，并亲口命令你在傲节山的手下停止抵抗，或是解散他们，或是收归银坝子底下，再交出你们在西隆各大城镇的买卖行号花册子来，由我们一一接管，我便发个慈悲，留你及你的手下性命，你须记着，好死，却不如赖活。”

莫玉的话，像闷雷般摇撼着紫千豪的心弦，震得他汗迹隐隐，面庞朱红，又似刀刺般戮扎着他的自尊，痛楚得令他周身抖索，额穴欲裂，紫千豪咬着牙，忍受着这令人颤栗的残酷，缓缓地，缓缓地……

他一双原本清澈的眼睛闪泛着血淋淋的煞光，浓眉如支刃般竖起，嘴唇弯成一个冷森的半弧，极其平静，凌锋般冰凉的平静，他慢慢的道：

“莫玉，孤竹帮永不屈服，紫千豪将顾命一拚！”

有些意外的怔了怔，莫玉尖声道：

“姓紫的，你难道不明白大势已去了么？”

紫千豪冷峻的道：

“我不认为。”

白眼一翻，莫玉又道：

“你也不管你那三个得力手下的生死？传说中你是最爱护你那帮子弟兄的哪！”

悲凉而沉痛的，紫千豪道：

“我爱他们，唯其有爱，才叫他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我要他们轰轰烈烈的死，不要他们忍辱苟且的活！”

莫玉尚未回答，南边，跪倒的青影子胡老九且便咽着悲烈的大呼：

“大哥，你放开手干，不要管我们，我们宁愿死得光彩，死得豪壮；我们要对得起你……对得起孤竹帮……”

胡老九身边的两名黄衣大汉发力扳拗着他的双臂，更用力掴打他的双颊，劈劈啪啪的击肉声衬合着手掌扬飞时溅起的血液，那情景，好惨厉！

在胡老九的身后，“啸虎”耿春也拉开嗓子呛哑的高叫：

“放开手干，大哥，胡头儿说得对，这上百斤臭肉迟早也得归土，大哥，我们二十年后又是好汉一条，我们生生世世都跟着你……”

另两个黄衣人怒骂着，那脚上的牛皮靴猛踢耿春的面孔，一边将他的脑袋硬朝泥地上碰击，“咯”“咯”的沉闷声响，又似敲起了另一面人皮鼓！

“飞鼠”韩冲亦提起了气，破声号叫道：

“大哥，我们全拚了一死，你得替我们报仇，唷……呸，大哥，哦——害我们的全是银坝子的人和那关心玉……啊……唷！”

韩冲一面叫，他身旁边的一对黄衣汉子一面狠毒的施以拳打脚踢，他憋着气，吐着血，竭力将每个字一一喊完！

青影子胡老九满脸全身是血，面颊乌紫肿胀。他含着一口碎牙，依旧

模糊的叫：

“杀呀……大哥……杀……”

“飞鼠”韩冲猛的自地上狂跃而起，一头撞向身边的那个黄衣大汉，这名黄衣大汉猝不及防，一下子便被撞了个四仰八叉，另一个方待扑上，韩冲一口带着细肉的血水已喷到了他的脸上！

后面的石屋内，顿时掠出了十条黄影，飞扑向韩冲而来，韩冲手脚俱被捆着，丝毫不能使用，他奋力朝紫千豪这边滚来，每一次翻滚，泥地便印上了一滩滩刺目的血痕，滚着，他口中悲厉的尖号：

“我们……是大哥的好兄弟……大哥，我们没有给你丢脸……孤竹帮……永不屈服……”

十几个凶神恶煞般的黄衣大汉全握着兵刃，他们追赶围上，翻过刃口，猛刀劈打着韩冲……

“啸虎”耿春已被仰面翻了过来，他的面孔早已血肉模糊，他四肢痉挛着，断断续续的呼喊：

“大哥……记着……这笔血债啊……大哥……我们死得不甘心……”

青影子胡老九奋力往耿春身边爬，抖索着叫：

“耿春……我们一道走……大哥看见我们……我们有种……韩冲……还有韩冲……你俩全是……我的好……好弟……兄。”

两名如粮似虎的黄衣人又冲了上来，再度施以殴打，这一次，他们不是用手，不是用脚，是用反过来的朴刀刀背！

血溅着，喷着，三个人的嗥号像野兽临终前的痛苦呻吟；那一堆堆血糊糊的肉，那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

他们隔着紫千豪，现在，有二十丈之遥。

紫千豪眼光定定的目睹着这一场面，那三具肉糊淋漓的身体，都是他相处了十几年的好弟兄，朝夕欢笑，福祸与共的伙伴，但是，隔着这二十丈的距离，却像是隔着生与死，隔着阴阳两界！

全身幕然一哆嗦，紫千豪刚由一场噩梦中惊醒，他切齿望着那三具仅剩微弱蠕动的血红身体，声破云天，摧肝沥胆般悲烈的大叫：

“三位弟兄你们慢走，搏命巾出了！”

他的左手一挥，于是，一面紫红色的，上绣黑色孤竹图的丝巾“呼”地兜风扬起，仿佛复仇神的咆哮，厉鬼的尖号，那么惊魂夺魄的飘了过去，一直落到那三具行将断气的躯体之前！

于是，三双血蒙蒙的眼睛看见了这张飘落的“搏命巾”，巾上似染着仇，沾着怨，带着誓言，刻着信心，那么飘啊飘的落下……

于是，在朦胧中，他们安心了，他们满足了，他们知道，血债即将用血来偿还！

九、龙虎斗 惊鬼泣神

全场所有的人都看见了那面闪炫着猩红光彩的丝巾，“搏命巾”的威名他们每一个人都已听闻得太多，他们个个全明白当“搏命巾”扬起的时候是

代表着什么意义，是象征着什么结果！

任是白眼婆莫玉老谋深算，稳扎稳打，甫一看见那张紫红色宛似染满了血迹的丝巾，也不禁微微色变，感到一股出奇的震撼之力，她退后一步，惊恐的喝道：

“紫千豪，你不要执迷不悟——”

那个“悟”字还在空气中跳动，紫千家已狂风般猛然向后倒旋而去，就在他身形以快得无可言喻的势子翻出之时，暴闪的剑芒已有如漫空乌云压盖下蓦然射掠而出的千百余夺目蛇电，那般凌厉地夹着山崩地裂的威煞之气猝斩而去，有如万面金钹在挥舞，在敲打，足令任何一个武林高手神移目扫！

七个围持着的黄衣人俱不由齐齐感到一片怒浪般的压力漫天倒海般排涌过来，刀锋割裂空气的刺耳声宛欲撕碎人们的耳膜，七位银坝子的高手竟没有一个能递得上招，顿时像炸开了一堆碎石般四掠分跃！

紫千豪决不容清，他飞掠而上，四眩剑起落如虹，由于他的出手已快得匪夷所思，映入人瞳的便不是一道道的剑影，而全是一片匹练也似的寒光了，七名黄衣人东跃西腾，前奔后蹿，一时之间哪里还有招架之力？那情状，真个好不狼狈！

白眼婆莫玉气得尖叫一声，双手向腰间一抄，“唰”的一声，一条奇异的兵器已抖飞半空，那是一条以小指般粗的银色细链连接着一枚斗大钢圈的兵器，这枚钢圈四周锋利如刃，钢圈内沿尚有一环密密的尖锐锯齿，现在，这枚闪烁着蓝汪汪光华的圈刀在空中一旋，斜刺里撞向了紫千豪！

贴地平射出去，紫千豪的四眩剑一颤猝翻，“当”的一声震响，已将两个黄衣大爷的一只“短蛇矛”及一柄狼牙棒荡了开去，而车青适时自后掩上，他手中的“穿山钻”带起一抹寒光，径刺紫千豪背心！

半蹲的身躯没有移动，紫千豪却倏然侧缩三寸，“穿山钻”贴着他肋旁擦过，紫千豪的四眩剑已“呼”的反削而至！

车青大吃一惊之下慌忙低头躬腰，“叭”的一声暴响起处，他头顶的一块油皮已应剑而飞！

四眩剑弹射闪起，“当”“当”“当”一连三次将再度袭来的钢环磕开，在火花四溅中，紫千豪手握剑，如飞般上下翻戮纵横，将刚刚逼上来的另三名黄衣人逼得急忙退下！

厉吼一声，那位姓石的大爷扭曲着脸孔，悍不畏死的从一侧闪上，一面两尺见方，沉重无比的“生死牌”，便有如一阵狂风般猛砸而下！

紫千豪断叱着，全身有如鬼魅般左右急晃，在晃动中，剑影蛇电般闪溜猝射，这位姓石的仁兄喉头嗥叫着，生死牌竟突然回撞，刹时幻出了十面牌影，金花炫迷，劲风呼啸，在连串中的金属碰击声里险极的架开了紫千豪这快逾电掣的环剑式！

有些意外，紫千豪大叫一声：

“好！”

他不顾身后又攻到的中三件兵刃，全身在隔着地面一寸的高度急速翻滚，翻滚中，四眩剑反手抖出，一片半弧形的寒光宛似一把打开的扇子，而由剑身的奇快闪动组成了扇面，猛罩正在奋力后退的那位石大爷！

于是——

背后的三件兵刃全在刹那间一一落空，砍在地上扬起漫天的尘土，同一时间，四眩剑的凌厉棱锋已擦过石大爷的肤体，三股血箭并射，他的前胸、

左肋、右背，顿时衣破肉翻，露出三条恐怖的猩红口子来！

石大爷瘦削的面孔铁青着，他下颌紧合，踉踉跄跄的倒退出去，紫千豪就地侧斜，“大魔刃”剑法猝展，晶莹的光芒与夺目的圆弧相互争辉，带着漫天盖地的迷蒙剑气，然后，每个幻闪的弧光中都有剑影在穿射伸缩！

莫玉手中的银链子钢圈呼啸着欲待截击，但在绚烂的芒彩中空自被震击得跳跃晃摆，根本无法插入，其他六名黄衣人的攻势亦全被阻拦住，他们好像吃一面无形的罗网所挡截，任是用尽力量扑攫，却仍被摒拒于这面罗网之外！

蓦地一声惨号声凄厉的传来，像有千百只手在撼动着人们的心弦，那位姓石的大爷好似得了羊癫疯样抽搐着栽倒在地，他那辉煌的“生死牌”抛在七步之外，瞪着眼，咧着嘴，整个脸孔的条线已完全变了形，四肢全收了伸，伸开又收，身上的十七个血洞正如喷泉般往外标射着鲜血，那情状，好不凄惨！

白眼婆莫玉嗔目切齿的尖吼着扑上：

“紫千豪，我要剜你的心，挫你的背！”

时间是迫切而急促的，没有空隙，没有环回，紫千豪冷漠的估计着敌人飞环罩来的角度，四眩剑跳弹刺戮如风，莫玉挥舞得呼呼霍霍的钢圈便又一次一次的被硬硬磕开！

车青大吼着，偕其他五名黄衣人再次拚命围攻上来，而紫千豪洒逸又狠毒的运用着他的四眩剑，那般无畏无惧的周旋在当前的七名高手之间，他穿掠着，纵横着，浑身迸射着星光冷电，有如一个能呼风唤雨，驭云驾雾的天神！

忽然，在十步之外，仿佛早已站在那里似的，四袭红袍眸映着刺目的色彩，静静地排成一排，那袍绣的四个白色八卦图宛似在眨着冷眼；紫千豪已从掠飞的寒光隙缝中看见了这四个恶魔般的影像，那四张恶魔般沉酷的面孔，来了，终于来了，大尊派的红袍七尊！

四个红袍人全是头发蓬散，任它自然的凌乱生长着，四双深邃如潭的眸子隐隐闪烁着绿莹莹的光芒，那种光芒，只有在猫的眼里或鹰的眼里，以及，以及那种体内流循着兽性血液的人眼里才可寻见，阴森得带着死亡的韵息。

四个人的身材都很适中，不算太高大，也不算太瘦弱，他们的五官轮廓或有不同，但是他们那种寡毒的邪恶神情却是一样的，四具躯体里像蕴藏了深不可测的力量，那般慑人，又那般寒凜。

紫千豪的四眩剑猛然抡起一度浑厚的弧光挥向四面，空气被连接排组的剑刃割裂，发出有如裂帛般的可怖呼啸来，自白眼婆莫玉以下的六个黄衣人全不由倾力后跃，而紫千豪已在大旋身之下闪电般掠向那四位红袍人！

似乎估不到紫千豪竟有这般铁似的胆量，四个红袍人俱不由重重一哼，分朝四个方向飞旋而出！

一抹四眩剑的棱锋，紫千豪冷冷的道：

“大尊派的朋友，你们唬不住我紫千豪！”

四个红袍人齐声狂笑，为首一个眉深眼细，小鼻小嘴，面色青白的红袍人猝然迎上，双掌分合倏劈，两团强刹的狂颺有如两柄巨大的铁锤一般呼轰捣出，飞砂扬尘，力道万钧！

紫千豪倏然拔空，一晃猝落，四眩剑分成三点弹射向另外三个红袍人，

剑柄一转，波光似的剑身又在同时倒斩这位发掌者！

四个红袍人以极为巧妙的身法让出三步，骤分又合，就在这短促的时间里，一柄“千流芒”，一柄“龙头短杖”，一条“倒天索”及另一柄“朝月刀”已在刹时合并涌到，气势惊人，声威赫赫！

紫千豪滴溜溜的翻转出去，厉烈的叫道：

“黄笃千流双飞芒，曹少成雄霸龙头杖，彭上古一索扯天斜，屠若愚朝月笑银刀；四位，久仰了！”

四个红袍人如雷般悍笑着再次追上，使千流芒的黄笃手腕微振，他握着的那柄像似一只拂尘，却全为缅钢细磨成千百条尖锐长针般的“千流芒”蓬迎上去，边阴毒的道：

“紫千豪，你够狂了！”

一溜落虹般的寒光暴闪，朝月刀飞斩而来，红袍七尊中的屠若愚冷硬的道：

“只怕也狂不了多时！”

龙头短杖幻迷的纵扫翻舞，那曹少成道：

“姓紫的，你认了也罢！”

彭上古的黑色缀满倒须利钩的“倒天索”旋罩如长蛇舒卷，索头连着的一枚锋利金锥闪幻着一点夺目的异彩，跟着，他沉沉的道：

“这小子命该绝此！”

于是，四眩剑狂风暴雨般在四件兵刃中上下掠飞，霍霍如电，紫千豪是如此沉静，如此淡漠，以至看起来便越发显得剽悍无匹了！

红袍七尊中的这四位顶尖高手又开始了他们那毫无笑意的狂笑，笑声如狼嗥泉泣，刺耳之极，他们原是惯于阴沉的人，却偏偏发出这等粗厉的笑声，笑声传播得突然而又暴烈的……

瞬息间，他们已互拆了一百二十七招。

白眼婆莫玉如今才确实明白了紫千豪武学的深度，才知晓了他那股悍野剽猛的力量，这深度是可怖的，那力量是足能摇山撼岳的，带着血淋淋的热气，威赫赫的声势，有如利刃，有如霹雳！

暗中咬着牙，白眼婆朝她身边那六位心晃目眩的大爷一挥手，低促而又严峻的道：

“你们加入战圈，我以游斗的方法用‘血齿琼’长攻牵制，记得不能让姓紫的生还，否则日后纰漏就大了！”

她这六位得力的手下提心吊胆的点着头，分成六个不同的方向悄然掩上；白眼婆宽大的嘴唇漾起一丝狡诈的笑意，左手微举——

三名黄衣人自南面飞奔而来，他们每人手上都执着一根削尖的木棒，木棒上，深深插着三颗头颅，那三颗血肉模糊，龇牙突目，皮色已变成黑紫色的脑袋，天啊，天是“青影子”胡老九、“飞鼠”韩冲及“啸虎”耿春的！

白眼婆如同野兽般残忍的笑了起来，她一挥臂，道：

“三位二爷，你们擎着这三颗狗头在姓紫的小子目力所及之处跃动，让他看得清，看得稳，认得出！”

三个黄衣人答应一声，依言而去；白眼婆狞笑着，“血齿圈”在空中“嗯”的绕了一转，倏然凌空砸向正在激斗中的紫千豪！

这时，紫千豪亦已感到对手所施的压力正在逐渐沉重，而那六名银坝子大爷也适时插了进来，他以一己之力，独敌十名好手，这份艰辛也够瞧的

了，他目前这十个对手，哪一个也是棘手人物，当然，红袍六尊中的这四位，功力之高，劲道之雄，那就更不用提啦！

血齿圈凌空飞来，来得那般突兀，紫千豪在急猛的移挪中让了过去，这一让的空间里，他也一下子看见了五丈之外那三个黄衣人所高举的三颗首级！

但是，颇出乎白眼婆预料之外，紫千豪非但没有一丁点悲愤迷乱的征兆，甚至连一点忧伤的表示也没有，他灼亮的目光扫过那三颗可怕的头颅，就好像在望着三个毫不相识的陌生人一样！

其实，白眼婆哪里知道，紫千豪的肝肠都几乎在这一刹间绞断，绞碎了！

呼啸着，龙头短杖绚丽的银辉直泻紫千豪的背心，“倒天索”则如活蟒般盘地而来，在须臾里，紫千豪又使出了他的“滚地术”，身形距着地面一寸左右急速翻滚，翻滚在“倒天索”之上，龙头短杖之下，而在这时，他左手反抖，三柄弯刀短刀已在一闪之下猝然暴射而出！

三柄弯刀短刀的去势是如此之快，宛如欲追上过去了千百年的时光，方才一现，那边三个黄衣二爷已全部惨号着摔倒，三个人中刀的位置都是一样——心口！

红施七尊中的黄笃愤怒的怪啸，千流芒有如一蓬晶玉般闪烁着刺到；是的，在他们，不，加上抽冷子打空档的白眼婆该是十一名，他们十一名高手，竟在围战人家独身单剑的情势之下，仍吃对方放倒了自己这边掠阵的人马，这份羞，这口气，可不要了命啦？

慕地——

紫千豪双手握剑，剑刃即时有如极西的电闪劈掠，快得几乎不能用人类的瞳仁追摄，他在一片震耳的撞击声中，连串荡开了七件兵刃，大旋身，猝射远扬，在他穿射的瞬息里，一名黄衣大爷已打着转子栽倒尘埃——他的颈项已被紫千豪如风的利剑切断了一半！

身为大爷的车青“穿山钻”猛刺落空之下，不由气急败坏的大叫：

“不好，姓紫的要溜！”

白眼婆心中一惊急怒的尖叫：

“孩儿们，给我堵住！”

她一叫出口，觉得不对——已是来不及了，紫千豪已经身在十丈之外，红袍七尊中的曹少成、彭上古、屠若愚正加紧追赶，另四名黄衣大爷也分抄而上，黄笃掠过白眼婆的身边，阴沉的道：

“莫当家，你失算了！”

就这一眨眼的工夫，一队黄衣大汉约有二十多人已冲向了紫千豪，个个朴刀高举，杀喊震天！

紫千豪狂笑着，身形暴旋，寒光闪灿中，二十来个黄衣汉子已有十六七颗头颅飞上了半空！

红袍七尊的屠若愚九刀连袂，幻做一刀斩出，紫千豪略一挪转，扯手将一个黄衣汉子送进了屠若愚的怀中！

四周，又有五六队约百名黄衣大汉呐喊着扑了过来，声势是够了，但却造成了一片自己人挡着自己人的混乱场面！

白眼婆何尝不明白紫千豪的心理？知道他是意欲借着混乱的场面施展各个击破的手段，一则可以免掉众矢之的、焦点一致的压力，二来也可造成

自己方面更大的伤亡，但是，如今阵脚已经发动，在攻杀之中，如果再发令避退，所属不明就里，军心一涣，将越发不好收拾；不过，假设任他如此下去，则尸集如山，血流成河的结果却必成定局，真是一步错步步歪，一着失算，唉，怕就满盘皆输啊！

踩着脚，白眼婆这下子是第一次惶急了，她有些失措的喘息着，一下子竟不知怎样去做是好……

而紫千豪在人丛中穿掠纵横着，忽东忽西，倏左又右，时如幽魂飘渺，时如长虹射日，时如掣电闪飞，时如狂风旋舞，红施七尊中四位尊者，虽是功力精湛，艺业沉厚，却也一时施展不开，那五位银坝子的大爷可就更急怒得暴跳如雷，他们像捉迷藏似的和紫千豪在人影奔跃腾挪中追逐起来，也分不清是谁在追谁，而一声声的惊号惨噪却不断响起，拔着高音，压着低音，一波一波的扬上了喧腾的半空！

一个银坝子的大爷连连超过了三个手下，紧迫在紫千豪的身后，紫千豪的四眩剑再次翻斩中砍倒了两名黄衣汉子，他微一矮身，淌着血的剑刃又同时穿进了另四个敌人的胸膛，再洒着血拔出，剑尖又那么巧的一颤，恰好抡向这位大爷的咽喉！

黄衣大爷目睹一切演变，却措手不及施救，他刚冲到了眼前，一点寒光已飞快的刺向喉头！

怪叫一声，这黄衣大爷倾力左让，手中的“短朝矛”反绞而上，双脚也连环猛踢，两侧，另一名黄衣大爷与红袍四尊中的彭上古亦已赶到！

但是，紫千豪却完全不理会将要来到身边的新敌人，他的四眩剑猝然幻成一面扇形的弧光，连连把对方的短蛇矛磕震激翻，在火花迸溅中，一柄弯刃短刀已无踪无影“噗”的一声透进了这位黄衣大爷的心窝！

经过是快逾电光石火的，彭上古已有如一头大鸟般凌空而来，红袍飘舞着，“倒天索”呼啸攻下！

另一个黄衣大爷一见他的同伴，连忙招呼道：

“方杰，你去拦那边——”

话还没说完，他已顿时傻了，他口中的方杰大爷，正睁着一双茫然的眸子望着他。

就那么瘫痪了似的软倒下去！

紫千豪狂笑一声，四眩剑急猛的弹斩，七次削开了盘旋舒卷的“倒天索”，然后，他毫不迟疑，一闪身又攻向了拚命赶来的白眼婆莫玉！

十、大魔刃 活屠双尊

白眼婆莫玉那张阴沉的面容现在已完全变了色，那是由急惶、悔恨、愤怒、激昂所组成的失常与狞厉的神态，她的“血齿环”呼啸着有如一轮光弧般奇幻的穿过人群飞罩而来，尖锐的利齿与炫闪的环刃反射着冷森的光芒，蓝汪汪的，有一股寒凛的韵味！

四眩剑挥出漫天的剑影如山，那么猛沉的磕震硬击，毫不容让！

于是，震耳的金铁声撼人心弦的串响着，有如十二个怀有巨力的铁匠

在用力敲打着铁板，“血齿环”激烈的左右晃动，紫千豪的四眩剑已斜削而下，活生生地又将六名黄衣大汉齐肩斩死！

一名黄衣大汉翻闪追来，手中的狼牙棒威烈的忙打急砸，棒上锋利的棱锥有如恶狼的森森白牙，似欲择肥而噬！

身躯尚未落地，连正眼也不看一下，紫千豪猝然反手回砍，“砰”的一声荡开了狼牙棒，几乎不分先后，剑尖已颤动着倏然泻向那位大爷的咽喉！

“哦”的怪叫着，这位黄衣大爷拚命侧仰，双脚飞踢敌人胯下，紫千豪如影随形，微闪又到，他冷然的道：

“认了吧，朋友！”

当剑尖就要透穿这位黄衣大爷喉头的一刹那，背后一股凌厉的劲风猝射而来，直取紫千豪的背心，同时跟来一个刻毒的语声：

“不见得！”

就在这取舍两难的瞬息里，紫千豪目梢子一斜，已看出那袭来者正是彭上古，他的那根倒天索，宛如一条闪着乌光的蛇影，如风般缠向自己的足踝，而紫千豪明白，只要一被缠上，自己这双足也就算废了！

眨眼间，有很多念头翻腾在他的脑海里，眼前的情势，已不利于他继续应战，众寡悬殊，且对方高手如云，只是现在的这一些已是不易收拾，若然再有能人隐伏而以逸待劳，那么，今日之战，自己怕就要断送于此了！

一道灵光像闪电一样通过了紫千豪的脑际，他蓦然一狠心，满口钢牙紧挫，大旋身，右手四眩剑去势不停，急速插进，左手在腰际猛翻，一四柄弯刃短刀闪飞如电，穿射向扑来的彭上古而去！

鼓上古似是也未料到敌人的“飞刀”功夫竟有这等精深狠辣的造诣，他只觉眼前一亮，四柄闪着冷芒的短刀已到了身边，几乎连一丁点躲闪的余地都没有，等他看见了短刀的影子，方才听到这些刀刃破空的啸声，来势太快了，这，简直已不敢相信是由“人”的力量及手劲所发出！

在危急里，彭上古猛的吐气开声，就在他吐气开声的同时，他身上宽大的赤红长袍已忽然似气球般澎涨起来，一片旋回的奇异气体也刹时绕着他的身体转动不已，就像是一股小龙卷风绕着他在旋回一般！

四柄夹着犀利来势的弯刃短刀竟仍能与这般急劲的气体相抗衡，它们在一跳之下依旧穿进，但是，却在沾着彭上古红袍的时候被那股气流所激歪坠落了。

一声惨号悠悠响起，那名黄衣大爷已然被剑刺透咽喉，猝然摔向七步之外，而“倒天索”擦过紫千豪的小腿，撕得他的小腿肌肉皮开血溅，紫千豪连动也不动，目注着彭上古后退一步，身上的红袍多出了四处寸许长的裂口！

大吼一声，紫千豪暴扑而上，四眩剑急刺正在惊喘未定的彭上古，彭上古不及收回他的倒天索，只有勉强斜掠——

紫千豪狂笑着，“轮回十八式”中的九式一气呵成幻为一式挥出，同一时间剑招倏变，“大魔刃”剑法紧跟而上，星芒与弧光排涌冲激，布满了整个目视所及的空间，绚丽夺目的光彩灼闪生辉，似已掩盖了天上烈阳的光度、而千百条溜泻交织的剑影便自漫天的弧圆中穿出，狠毒极了，威猛极了！

是的，“大魔刃”四招中的第二招：“重重星月”！

彭上古大叫着，脱手丢掉了他的倒天索，红袍上标射着红色的血，但他没有倒，双掌连挥，二十几掌有如排天之浪，汹涌卷出！

这一串的经过，其过程全在眨眼间开始，又在眨眼间结束，快得有如迅速扯过的皮影戏，当你看见它发生，还来不及想到什么，这一切部已成为定局了。

细眉细眼的黄笃与面容铁青的屠若愚分自两个方向鹰隼似的扑近，屠若愚嘶哑的吼叫着，他已不顾四周奔突的人们，左手倏扬，一蓬黑雾似的绝细砂粒径直急罩紫千豪！

在雄浑的二十几团狂扬中，紫千豪晃跃如电般旋闪腾挪，当那蓬黑雾罩至，他已尖啸如泣，四眩剑突然光芒暴涨，尾芒骤伸，像魔术一样将他整个躯体全然包含进去，就在他的身形隐入蒙蒙剑芒中的一刹那，天啊，这股粗有斗口般的光体已凌空而起，长射屠若愚！

见多识广的黄笃睹状之下，禁不住心惊胆寒，他脱口狂呼：

“老屠小心，这是‘驭剑成气’！”

不用他招呼，屠若愚也明白他已遭遇到什么，那蓬黑砂骤然四散溅飞，当那些被黑砂击中的银坝子手下们正在哀号翻滚的时候，那股流星曳见般明亮夺目的光柱已逼头谅来！

是的，这是“驭剑成气”，剑术中最为登峰造极的精华结晶，无可比拟的至高造诣，碰上这种幻奇得滴血的攻击，除了你具备与他相似或相类的武功成就之外，便只有以生命来冒险一搏，但是，后者却往往占据了大多失败的比例，不过，目前却已无法可施了！

屠若愚狂号着，朝月刀挥向十八个不同的角度，却都朝着一个目标聚合，于是，缤纷似云花的粼粼寒光便组成一片倒伞形的银色光网，在光网中，闪动着波颤的刃影，而刃影呼啸着，跳动着，猛烈的迎向了那股光流！

同一时间——

黄笃也拔高到这股剑气的上方，他的“千流芒”拢集如一只巨大而尖锐的笔毫，身形与笔直的千流芒成为一条线，宛似一只怒矢般猛射下来！

那边——

曹少成的龙头短杖疯狂的扫倒了十几个阻拦着进路的黄衣大汉，他扭曲着脸倾力赶到，白眼婆莫玉也喘吁着扑来，但是，他们却迟了一步！

凝聚成一股晶莹流光的剑气猝而波颤盘绕，两条人影突合又分，就是那么快，一大蓬热呼呼的鲜血便渗糅在紧急得成为一连串暴响的金铁交撞声里骤雨似的溅飞洒落！

多少成名高手，苦习几十年，所求的便是这宛如永恒而实则短促至极的一击，在这一击中，无敌的人命丧黄泉，无数的人称雄道霸，从练式拿桩的初步入门功夫开始，到能力却千百悍敌，摘叶飞花均可伤人的深湛成就为止，他们艺业的精湛程度如何，就全在这瞬息中分晓了。

弹飞半空的两条人影，分成两个不同的位置沉重坠落，淋漓的血染浸着全身，以至分不出哪是袍上的颜色，抑是身体内的血液了，他们，是黄笃，以及，屠若愚！

曹少成目眦皆裂，嘴唇歪曲，他摧肝沥胆般顿足大呼：

“红袖七尊啊——”

奔到一半的白眼婆莫玉也惊愕住了，她失措的站在混乱骇叫的人群中，一时之间竟不知道该如何去做是好。

那位车青大爷也泥塑木雕般呆呆地站在白眼婆身边，但是，他却仍旧本能似的以目光追寻着正摇晃不稳地掠向另一个方向的那股炫目光流！

猛然的，车青惊凛大悟道：

“大当家，你看那剑气！”

白眼婆急忙顺着车青的手指方向看去，她到底也是行家了，前一看见，便精神倏振，振吭大吼道：“不用急，姓紫的小子也活不了多长！”

正在悲怒交集，奔向他同伴那边的曹少成闻言之下喜地回首，于是，他也看见了，双目中闪射着像要食人般的凶光，曹少成狂叫道：

“莫当家，你快派人救治我的兄弟，我去剥这王八蛋的皮！”

话还没说完，曹少成已追逐着那股摇曳下降的流光而去，白眼婆莫玉生怕便宜让姓曹的一个人捡了去，她急忙交待了身边的车青几句，一挥手，带着仅存的两位大爷，十几个二爷三爷之流的角色匆匆赶上。

这边，车青急如星火的遣人救伤，又一面压制着惶乱哗叫的一干手下们，情势混杂得紧。

那边——

晶莹流灿的挂桶形光芒骤敛，紫千豪踉跄着抢行了两步才勉强站稳，他身上有四处可怖的伤口，血肉模糊的肩胛，有如一蓬蜂窝般的细小血洞在右腹上方，膝盖的裤管裂翻，有白惨惨、红颤颤的肉倒掀过来，露出了粘着脉络血丝的膝盖骨，另外，他的右边腰间皮鞘也断裂了一截，插在皮鞘环扣中的剩余短刀竟完全被削断，只留下上面的伞角把柄，细细的裂缝中，正有津津血水渗出！

紫千豪的脸庞却不苍白，反倒有一股奇异的、病态的红晕，宛如染上了一抹丹朱，他这时强行压制着干涩辛辣的喘息，冷厉的注视着正以惊人速度往这边奔近的敌人们，最前面的一个，便是曹少成！

龙头短杖映着日光，反射出一溜一溜的灿银光彩，也映照出曹少成那充满了怨毒与狠酷神情的狞厉面孔，又来了，那充满邪恶的对手！

牙齿咬得凡欲陷入肉里，紫千豪冷然斜举四眩剑，只是这举剑之势，便予人一种强不可破，无懈可击的感觉，是那么沉猛，那么萧煞！

在七步之前，狂怒奔来的曹少成竟像被人当头浇下一盆冷水般幕然止步，他圆睁双眼，愤恨的火焰流露在他的两眸内，但是，他却并没有冒失的冲来，紫千豪那股无形的冷酷与深沉气息已愕然的震撼了他！

仇恨使曹少成的语声变得无比的沙哑，还带着轻微的颤抖，他道：

“紫千豪，我要一寸一寸的割裂你，让你辗转哀号者死去！”

吃力的，但却异常地平静而徐缓，紫千豪道：

“曹少成，你们已试过，但你们不行，大尊派证明非是无敌！”

喉结在不停的上下移动着，曹少成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

“姓紫的……你不会再有好运气了……”

就这几句话的工夫，白眼婆莫玉偕同她的手下们已一窝蜂似的从四面包抄上来，幢幢黄影闪掠着，映进紫千豪的目光里，却竟忽然变得这般朦胧而模糊了。

但是，紫千豪不敢眨眼，他故意引曹少成说话：

“姓曹的，你们红袍七尊的招牌砸了！”

曹少成狂叫道：

“但要你的狗命来赔偿！”

紫千豪在他几个字音的吐露里，左手闪电般翻飞，左膝上的十柄弯刃短刀碎然流星般射出，十把刀甫始炫晃，十声厉曝已应刀传出，那些围上来

的黄衣人中，竟有十个人同时栽倒！

这一下，几乎将曹少成气结，他嘶声吼叫着，龙头短杖像带起了蒙蒙的云雾，将光彩连成一面莹幕，暴卷强敌！

于是，紫千豪的身躯横起急落，贴着地面一寸以上令人目眩神迷的翻滚着斜掠出去，曹少成连环三十七杖全然落空，他霍然回转之下，紫千豪的四眩剑已硬生生斩下三条人腿！

鲜血溅洒成一幅幅奇异而悦目的图案，纵然那是一现即逝的、狠酷的、尖锐而寡毒的，但总是一种刺目的杰作，在人体的歪倒中，紫千豪巧妙的穿射过去，四眩剑透过一个黄衣人的胸膛，串戳进另一个黄衣人的小腹！

白眼婆的一双白眼仁几乎全气成红的了，她的血齿环忽上忽下，懊左倏右，滴溜溜的旋舞着，似幽灵一样追逐在紫千豪的身后，不过，遗憾的却是她老是晚了那么一丁点儿！

曹少成的龙头短杖挟着移山倒海的强悍劲力呼轰纵掠着，在气流的排挤涌回中步步紧逼在紫千豪的左右，但是，紫千豪却利用人体的间隙和移动游闪来攻拒，他运用得如此巧妙，如此自然，以至曹少成与白眼婆都无法即时追赶上他，双方只在人影的晃闪中兜旋着，出手之间也碍足了事，但紫千豪却不在乎，反正，眼前只要是人，便全是敌人！

一位黄衣大爷猛自斜刺里刺来七刀，那是一柄锋利的“弓背刀”，紫千豪身子一转贴着刀锋偏过，四眩剑翻劈另一个黄衣人，左手却在近距离的刹那间一沉倏挥，一柄弯刀短刀已深深插进了这位大爷的心口！

龙头短杖又拨风似的压到，杖影如山排峰颓，尚未打实，那一片窒人呼吸的狂飏已扑面而来，紫千豪知道在目前的情形下，自己已无力硬接，他轻烟般晃出，但未及转身，血齿环已呼啸着套向他的颈项！

同一时间，侧旁，另一位黄衣大爷也咬着牙，切着齿，双手紧握一柄“虎叉”，猛扎紫千豪肋下！

一仰头，紫千豪忍住巨大的痛苦，他的腰部骤然硬生生闪开五寸，四眩剑斜起直穿入套来的血齿环，“呛啾啾”的金属磨擦声暴响而起，就在四眩剑穿进血齿环的一刹，紫千豪上身斜翻，猛力摔环向右，而此刻，那位大爷刚好一叉刺空，收不住势，往前抢进一步！

血齿环的利锥划破了紫千豪的手背，有如兽爪所伤的血痕，而当血水甫始流出，那个沉重的环圈已恰好套上了右边这位大爷的脑袋；

白眼婆的血齿环被穿击抖出，她怒骂着猛往后带，但是，当她发觉圈中所套的对象有了差地，再迅速松手时，却已经来不及了！

人的命就是这么容易丧失，白眼婆只是那么往回一带，环回内的利锥已有几枚透进了这位长号着的大爷的后脑，他扑跌向前，弓背刀横抛入空，白眼婆方始惊怒的松环，那边，紫千豪又已骤雨狂风般与曹少成连连闪击了十八招！

还剩下的七八个二爷之流的人物几乎已经吓破了胆，他们匆匆忙忙往四边散去，表面上是在包围着敌人，实则随时都在为开溜的方便打算，白眼婆疯了一样的高呼尖叫着，提着血齿环冲了进来！

紫千豪的面色，这时已由嫣红转为惨白，像纸一样的惨白。他不可抑止的喘息着，冷汗如雨般洒落，但是，在喘息中，在冷汗里，他就有那么一股慑人的韧劲与毅力，毫不稍停地继续与眼前的强敌周旋！

龙头短杖挥展得像雷鸣云滚，浩浩荡荡，有如奔流的浪涛般一泻无际，

血齿环飞扬低扫，转回翻斜，仿佛振翼的隼鹰，跳闪的月弧，而这些，罩着一条精亮纵横的银电，银电活蛇似的穿舞飞旋，猝进猝退，丝毫不肯让步，看情形，紫千豪虽在重创之下，要想挫败他，只怕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尖刻的，白眼婆叫道：

“紫千豪，事到如今，你还有什么话说的？还有什么本领可使？”

紫千豪沉默着，他的脑子越来越晕眩，力量越来越衰竭，他知道，若不立刻设法突围，只怕便再也走不掉了。

曹少成狞笑着，攻势更形凌厉，他阴毒的道：

“你想怎么个死法，紫千豪？我要你——尝遍大尊派的刑法！”

很突然的笑了起来，紫千豪在哈哑的笑声里抛出腰间的两柄手斧，手斧旋滚着分劈白眼婆与曹少成，于是，他们两人立刻挥动手中的武器震落了那两柄飞来飞去的手斧

紫千豪猛地大胆得令人不敢置信的踏中宫，进洪门，一下子穿到曹少成的身前，曹少成怒骂一声，龙头杖急收猝横，闪电般捣向对方的天灵盖！

咬着牙，紫千豪的四眩剑暴起猛砸，“当……”声巨响中，他的左手已倏然抖出一柄弯刀短刀！

大叫一声，曹少成忽然旋步让开，于是，便同紫千豪所料到的，他刚好挡住了正待掠近的白眼婆！

当然，紫千豪方才是倾出最后的余力硬架曹少成那一击，他的虎口迸裂，热血横溢，但他却不得不如此冒险，他明白，若不用这险招，便无法逼使曹少成转到白眼婆攻来的进路上，或许这一招是顶着生命去换来的，或许这一招后的空隙是太过短促，但是，这却够了，在他来说，便需要这一刹间的破绽以便冲出眼前强敌们的包围圈，一个武功高强的人，除了他本身技艺需要精湛过人之外，还得要具备头脑，往往，智慧是胜于一切的！

白眼婆的血齿环方待乘隙挥出，前面人影一闪，曹少成却将她的出手路子堵得纹丝不漏！白眼婆几乎气得吐血般大吼一声，奋力收环斜掠，而就在这眨眼之间，紫千豪已射出八九丈之外，他连头也不回，反手六柄弯刀短刀暴翻四掠，欲待截住他的一干黄衣二爷们早已惊魂落魄般骇然奔让；

饶是如此，却仍有四个黄衣二爷中刀扑倒，白眼婆与曹少成排命追赶，两个人的两张脸儿已气成了两副猪肝！

紫千豪连连奔闪腾跃，掠走如飞鸿越空，快不可言，四周的箭矢暗器纷纷盯着他瞄射，却全然——落空，不是慢了便是偏了，连一点边也没有沾上！

一面狂追急赶，白眼婆一边气急败坏的狂叫：

“快截住他……用强弯，用暗器……车青，你快绕上去啊……都是些混帐，窝囊废！”

在白眼婆失常的吼叫声里，人丛中车青硕壮的身影悍勇的连连横阻向紫千豪身前，但是，他每次的闪阻都是像是扑上了一团虚渺的烟雾，那么用力的空自击刺得尘沙飞扬，紫千豪的豹皮头巾飘舞着，有如流星横越天际，连正眼也不看车青一下，他身上洒着血，暴起空中，大应般旋落上了青麻石墙垛上！

这边墙垛上把守着的五名黄衣大汉，齐齐呐喊一声围攻上来，雪亮的朴刀纷纷猛砍狠斩，但是，五把朴刀的来势才挥出一半，四眩剑已斜着旋闪而出，“呱”“呱”的暴响声中那五位仁兄全哭嚎着栽倒在石墙之下！

没有稍停，紫千豪口中蓦然急厉而滚颤的尖啸出声。嘴里啸着，他已掠出墙外，双手握剑奋力回砍，于是，放下的闸门中有四根大腿粗细的木栅顿时被砍断折倒，场内，甲犀身上闪烁着银亮亮的铝甲光芒，怒矢般自那四根断落的木栅缺口中狂冲而出，有如一道突然涌起的狂风！

这时，红袍七尊中的曹少成已追至栅闸前约莫八步之处，白眼婆、车青在文五之外，其他一些银坝子手下们则蜂涌着落在四五丈后面了。

甲犀冲出栅闸之后奔速不停，似一朵急掠的乌云般掠过紫千豪的身边，紫千豪右脚准确无比的插进脚镫，整个躯体便借着这镫中扯带的奔速全然斜斜贴在马身上，宛如与马儿合为一体，在甲犀白色鬃毛的飞扬下宛似驭着风一般长驰远逸而去！

曹少成流鸿般紧跟而去，他追出十丈，又颓然止步，怔愕而沉重的悻悻望着远处迷漫的尘烟，失了魂似的以龙头短杖拄着地，神情的颓丧，像是在这瞬息间衰老了十年！

后面，白眼婆与车青，以及无数的黄衣人们急急簇拥而至，白眼婆也呆呆的看着前路上的滚滚沙雾发愣，而车青抹着满头的大汗，喘吁着，他面孔上的表情十分奇特，看不出是愤恨、不甘，还是庆幸、欢欣，这几位大爷中仅存的一个、倒提着“穿山刺”，双目布满血丝。手捂胸口在一个劲的呼噜着。

银坝子的属下黄衣大汉们个个全拥围四周，没有一个人吭声，只有粗浊的喘息声在响着，像在心田上蒙着一层幽翳，人人全明白如今已是一个什么场面，什么结果，放虎归山了，在往后的岁月中，日子必将过得血腥而恐怖，江湖上的仇怨是难以解消的，是固执而必须相对的，给了人家什么，人家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加以报还，而这些报还的本质，却全是用鲜血及生命堆砌成的啊……

厉地一跺脚，曹少成咬牙切齿的道：

“逃了，终究还是让他逃了！”

怔忡着，白眼婆莫玉怅恨的道：

“紫千豪这一逃，往后的纰漏可就多了……我知道他，这是个冷酷而心计深沉的人，他不会就此罢休的……”

双目阴沉，曹少成缓缓的道：

“这小子身负重伤，希望他活不长久，那些伤，我亲眼目睹，够人受的，如果他死去，也可省去我大尊派的一番手脚！”

摇摇头，白眼婆优戚而心事重重的道：

“曹兄，我们算盘不能打得太如意，紫千豪身上的伤，在别人来说，可能足以致命，但在他，你可看见他那矫健悍猛的模样？只怕这些伤势拖不垮他，这个人是个恶魔，在十年以前，我已看出他必将是个祸害！”

冷冷的，曹少成道：

“那时孤竹帮的势力必然没有如今的浩大，莫当家的既然在十年前便看出他终究是个祸害，为什么不在他羽毛未丰的时候便铲除他呢？”

有些尴尬的笑了一声，白眼婆低沉的道：

“曹兄不可忘记，十年以前，我银坝子的力量也没有今日这般雄厚，况且缺少可资援手的高手，我虽有心拔除孤竹帮的根，但在毫无把握的情形下怎能委动？一个弄不巧便将闹得焦头烂额，不可收拾了！”

叹了口气，白眼婆又道：

“如今我自认可以吞掉孤竹帮了，又有曹兄等各位武林异人相助，再加上我的精密盘算，仔细筹画，以为今日一战对方必无幸理，但是，唉，人算不如天算，还是功亏一篑，依旧让他冲了出去……”

冷峻的注视着白眼婆，曹少成道：

“莫当家，我的三位拜兄弟伤势如何？”

曹少成这一问，白眼婆莫玉的面色顿时黯淡下来，在阴暗中，尚糅掺着难以言喻的晦涩与愧疚。

直觉的，曹少成感到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他的心腔剧跳着，一股冷气沿着背脊往上升，微微带着颤音，他道：

“都……都不行了么？”

白眼婆叹息一声，唤过身边的车青，低哑的道：

“车大爷，你再详述一遍三位大兄的伤势……”

车青伸出舌头润了润干裂的嘴唇，他难堪的道：

“曹前辈，彭上古前辈身中六剑，其中两剑深透肺腑，如今正在大口咯血，情势极为危殆，坝子里的三名大夫全在为他悉心诊治，用最好的药料，最好的提气止血散，但是，哦哦，是否能够治好，三个大夫却没有把握……”

曹少成沉重的道：

“还有两位呢？”

车青咽了口唾沫，长长的道：

“哦，黄笃黄前辈与屠若愚前辈……哦，他们，他们已经……已经……”
一个字一个字自齿缝中冷厉的进出，曹少成双目圆瞪着。

“已经全死了？”

车青倒退了一步，喘息着点点头，悻悻的道：

“二位前辈……在我们前去施救时业已断了气，两双眼闭全都圆睁着不闭，浑身上下都是血迹，黄前辈身受十几剑，屠前辈中了二十三剑，那些剑痕纵横布满在他们身上，出是一样的长短，一样的宽窄——”

话未说完，曹少成已脸色大变，汗水津津，一仰头，他悲烈的狂吼道：

“住口！不要再说下去了！”

身躯痉挛着，曹少成猛然回身奔向坝子内，一面飞奔，他一边沥血泣心般哽咽着凄厉的叫：

“兄弟啊，我的兄弟们啊……”

望着曹少成奔入坝子里的背影，白眼婆狠狠地瞪了车青一眼，低促的破口大骂：

“你今天是吃错了药啦？混你妈的球！人死了已经不是桩滋味，可恨你还在津津有味的形容描述！车青，你还身为大爷，呸，我都为你丢脸，活了他妈几十年，连一点眼色全不会看！”

车青一脸的横肉不由黑中泛白，他尴尬不安的低下头去，嗫嗫嚅嚅，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

白眼婆重重的一哼回身走去，刚走了两步地又停步转过身来，焦切的道：

“进袭傲节山的人马可有消息回报？”

摇着头，车青忙道：

“还没有，我看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有关前辈与玄震三子诸人领着头，大半是吃稳的了……”

一翻白眼，莫玉怒道：

“少做些如意梦，吃稳了？孤竹帮就那般好吃么？他们又不似你们这样混帐，全是一批废物，就那么容易吃稳了？你马上给我加强联系，打探确实消息，如今，或只看这一着棋了！”

车青不敢再多说什么，唯唯诺诺的答应着，白眼婆疲倦而沉重的吐了口气，方待离去却又再度站定下来，她摇摇头道：

“车青，我们损失了多少人？”

搔搔头皮，车青惶然道：

“回禀当家的，我还没有去详查……”

一口气又提了上来，白眼婆恨声道：

“大约呢？”

又吞了口唾液，车青思索着道：

“损了八个大爷，十七个二爷，七个三爷，其他的兄弟们，伤亡大概……大概也在百人左右……”

一口老牙咬磨着，白眼婆痛心的道：

“还有我的大兄也伤得不轻，天杀紫千豪，有一天你若犯在我的手里，你就看看我莫玉怎生来整治你！”

凑上两步，车青奉承的道：

“大当家，这小子逃不掉的，别说我们，大尊派又怎会轻易饶过他？你老看着吧，早晚紫千豪要栽在我们手里！”

怔怔的看着远处的烟霞，白眼婆默默叹了口气，摇摇头，挪开步子缓缓行去，每一步都是那般沉重而艰辛，泥地的脚印子，也似是更沉陷了几分……

空中，阳光已经过午了，和煦的光线洒在地下，晃动着一张张忧戚的面孔，反映着银坝子里尚未干涸的滩滩血迹，空气飘荡着杀伐后的凄凉意味，够落寞，也够哀怆。

十一、二头陀 盗亦遵义

一条黄土大道蜿蜒地向西边伸去，隐没在凄艳的秋日落霞中，而嫣染着淡紫、沉沉的浅蓝色暮霭浮荡在天与地的四周，浮在绚丽的层云间，是那般宁静，那般安谧，有一股近乎悲伦的美，好一个黄昏。

黄土大道的那边，甲犀自远处奔来，鞍上驼着衰弱而摇晃不稳的紫千豪。紫千豪的身上染满了血，甲犀的毛皮上也染满了血，这些斑斑的血迹，都是紫千豪的。

没有再继续沿着大道驰下去，紫千豪睁着那双布满了血丝的眼睛，骑马行向路边的一条小径上，这条小径穿过路旁的疏林，穿过林草迷离的荒野，一直转入那边的起伏岗陵中去了。

甲犀缓缓的，小心的慢跑着，它也像知道了主人的创伤，也像知道了主人受不起颠簸，用小碎步跑着，甚至连喷一声鼻都是那般的低沉。

紫千豪目光呼喘的往周遭打量着，眼前，就宛似浮着一层隐隐的雾，

自这层薄薄的雾中看去，万物都是这般模糊，都是这般浮沉，他喘息着，间或夹杂着带血的呛咳，肉体上刺骨的痛楚噬咬着他，但他却忍受着，振作着，他知道他不能打现在倒下去，只要一倒下去，只怕便永远也醒不来了。

沉闷的蹄声传荡在林梢岗陵之间，单调的响出去，又乏味的飘过来，听着蹄声，紫千豪轻轻会上双眼。

猛然，甲犀昂嘶着停住了前行之势，前蹄在不住的敲击着地面，宛似在咆哮，又像是发现了什么。

心头一震，紫千豪的左手本能的接在在腰的皮鞘上，皮鞘的环扣里还有两柄弯刀短刀，他强自打起精神，聚拢目力，艰然的往前面看去。

一声狂厉如雷的人笑响自前边的一丛林子里，随着笑声，一个胖大的人影大摇大摆的走了过来，这人手上，还倒提着一柄酒杯组细，闪泛着灿灿银光的“金钢杖”！

抿抿唇，紫千豪暗中叹了口气，他勒住了马儿，尚未待开口，那位胖大兄已经行近，喝，却是好一副尊容，肿胀泡裹着两颗细小的眼仁。一双淡黄的眉毛衬着一只蒜头酒糟鼻，大嘴巴还缺了颗门牙，耳朵肥得几乎坠到了肩头上，再加上他那肥胖却粗壮的身体，令人一见到便会联想起供神时摆架在香案上的那头褪了毛的猪。

胖大汉穿着一身黑袍，腰上扎了根大红宽边丝带，丝带上还吊着一枚玉如意，玉如意正晃呀晃的，这位先生暴吼一声，有音有节的道：

“吠，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留财买路，献主赎命。好朋友，好肥羊，今天你算是遇对了人啦，却害得咱家好等！”

在鞍上冷冷的望着他。紫千豪一动也不动，胖大汉两眼倏睁，怒火上升：

“咦？你他妈是哑巴么？不懂得开口回话？我操你的二舅子，三天以来没有买卖上门，正好，先发个利市，开堂红彩！”

低沉的，呛哑的，紫千豪道：

“朋友，你是剪径的？”

胖大汉子一摸他发光的秃头，呵呵笑道：

“莫不成咱家还是来与你说媒的？”

点点头，紫千豪徐缓的道：

“你是哪个码头的？”

有些纳罕的瞧着紫千豪，胖大汉子怪叫道：

“哈，看不出你也是道上同源，不过么，好几天没有生意，便是同道也管不了那么多了，老友，把你身上的金银财宝乖乖献出，我拿了，也不伤你，咱们一拍屁股，两下走路！”

吁了口气，紫千豪淡涩的道：

“也不亮个万儿，攀攀旗号么？”

嘿了一声，胖大汉子道：

“咱家么，姓蓝名扬善，有个匪号叫‘二头陀’，不在帮也不在派，更没有码头，呃，唱独脚戏的，老友，够了不够？”

紫千豪沉沉的道：

“你只要金银财宝？”

哈哈一笑，这位蓝扬善道：

“正是！”

紫千豪身子大大的摇晃了一下，跟着呛咳了两声，蓝扬善退了一步，抽抽鼻子，叫道：

“你可是喝醉了酒？”

微弱的笑了笑，紫千豪疲惫的道：

“二头陀，我身上有的是金银财宝，你要取，我全给你，但是，我也有个小小的条件。”

愣了愣，蓝扬善道：

“什么条件？”

用手摩挲着悬于马首之侧的四眩剑，紫千豪沙哑的道：

“只要你胜了我！”

又呆了一呆，二头陀蓝扬善随即大笑起来，他一身肥肉乱哆嗦着道：

“想你也是个练家子。不过么，咱亦不是省油之灯。没有三分三，还放他妈的上梁山？来吧，老友，如你胜了咱，咱二话不说，开步就走。”

艰辛的下了马，紫千豪低沉的道：

“此话可是当真？”

哇哇怪叫一声，蓝扬善道：

“咱还有这个心情和你做耍子么？真是笑话！如若咱家说过不算，便他妈算是你的儿子！”

紫千豪僵硬的道：

“一言为定！”

蓝扬善一挺胸脯，道：

“当然！”

这时，两边的距离约莫隔着七八步，四野的光度已经晦黯了下去，阴沉沉的，黑压压的，间或有阵轻风，自林梢子呼哨而过。

轻哑的，紫千豪道：

“朋友，你准备了！”

蓝扬善重重一哼，手上的金钢杖斜斜举起，他道：

“少罗嗦，你放马过来吧！”

两柄弯刃短刀倏闪而去，像煞两颗以千百年为一瞬横越苍穹的流星，就那么一闪，已经到了这位二头陀的胸口！

连喝吼也来不及了，蓝扬善手中倒提了金钢杖一抖之下呼的翻起，快逾电闪，黑暗中银光突幻，“叮当”两响，那两柄弯刃短对已被震飞入荒野之中！

一声得意的狂笑还没有来得及发出，寒芒一抹，就像鬼眼般定定指在蓝扬善的咽喉上，而这时，他的金钢杖才收回了一半，正高举在头顶，换句话说，如果紫千豪要取他的命，不待蓝扬善的兵器够上位置，早已血溅三步，呜呼哀哉了。

像一下子僵了似的呆立着，这位二头陀苦着脸，瞪着眼。嘴巴大张，那表情是尴尬而可笑的，他的金钢杖还高举在头顶上，但他十分明白，对方剑刺的速度必将较他挥杖的速度来得快。人家已是手下留情了，无可置疑，他今天算是撞上了硬板子，输定了！

心中一慌、一急、一怒、一愧，蓝扬善缺了门牙的嘴巴就关不住风了，他大声吼叫着：

“要杀就杀，不要卖他妈的交情，咱向来不吃这一套，奶奶的，算咱家

招子不亮，栽了筋斗便是！”

在阴沉的暗影中，紫千豪的双眸闪灿的看着他，有如一对时隐时现的豹眸，只是，眸中的光芒虽利，却已极度孱弱倦乏了。

蓝扬善瞅着牙，干咽着唾沫，气急败坏的叫道：

“喂，喂，老友，你到底想干什么？杀刚由便，咱可不是与你做耍子的，这么僵在此地，算是怎么回事？真是他奶奶的！”

暗哑地，紫千豪道：

“我不杀你，父母养你这么大，也颇不容易，是么？”

说着话，紫千豪全身裹然强烈的抽搐起来，巨大的痛苦使他弯下腰去，拄着剑，缓缓的，缓缓的坐向地面。

蓝扬善几乎有些傻了，他愣愣的注视着地上坐着的人，喃喃的道：

“咦？这是怎么回事？奇怪……”

急急的向前移近了几步，这位二头陀聚集目光，细细端详着那方才险些要了他老命的怪人，于是，不由得他大吃一惊，咋着舌跳了起来：

“咱的乖乖，老友，你你你，你是怎么了？看看你身上的伤！你竟还能活到现在？又能将咱打败？老天爷，你是铁铸的不成？”

沉重的抬起头来，紫千豪仰视着站在面前的蓝扬善，从下面如此望上去，蓝扬善的体魄便显得越发肥胖粗壮了，有若一座半大小山峙立在那里，他正张着缺了门牙的大嘴，脸上的油光隐浮。

徐徐吐了口气，紫千豪语声低弱：

“朋友，你如守信，你可以去了。”

蓝扬善摇摇头，道：

“你伤得这么重，咱怎能不顾而去，这不是成了见死不救了么？也幸好你是遇上了咱家！”

说着，他用力将手上的金钢杖插进泥土中，又把双手在衣衫上一擦，大步走了过来，三不管的将紫千豪扶正，动作熟练而利落的为紫千豪检视起创伤来。

一边看，这位二头陀一边低呼大叫，口中“喷”“喷”不停，半晌，他的两手染满血迹的站了起来，小心翼翼的搀起了紫千豪，拨回金钢杖，一步一步的往前面行去。

紫千豪的体重几乎全依在蓝扬善的臂弯上，他的身躯依旧不停的痉挛着冷汗滚滚，但是，肉体上的折磨虽已是如此沉重，但他的神智却仍未迷乱，呛哑的，他呐呐的道：

“朋友……你想做什么？”

蓝扬善回头看了一眼亦步亦趋的甲犀，咧咧嘴道：

“咱？咱要救你的命哇。”

沉沉一笑，紫千豪道：

“你行么？”

哼一声，蓝扬善冒火道：

“咱不行？小子，你休要狗眼看人低，打不过你，别的却不一定也全不如你，老实说吧，哼哼，只要有一口气，到了咱手上没有治不活的！”

顿了顿，他又得意扬扬的道：

“别看你小子一身功夫吓人，自己受了伤却只有喊天的份了，休瞧咱把式比不上你那两下子，治跌打损伤的窍门可又较你高明得多，所以说……哦，

说什么来着？三个人走路，哦，总有一个可以做你师傅的哪……”

拖着艰辛的双脚，紫千豪等于全叫蓝扬善架着在走路，他舐舐嘴唇，低弱的道：

“陌路相逢，又未善待阁下……难得阁下以德报怨……这份胸襟，委实令人感怀。”

“呸”了一声，蓝扬善道：

“报个鸟，咱是以德报恩，却非报怨，若非你方才手下留情……唉，便算是留情吧，咱如今只怕早已经笑不动了。”

不待紫千豪回答，他又道：

“说真的，老友你这几下子把式可真叫狠，咱做无本生意也有近三十年了，虽是唱的独脚戏，却也没有栽过跟头，这两年来，因为关东买卖不好做，才千里迢迢地来到西睡西疆，一向也是出马得胜，没有出过纰漏，哪里晓得今天遇上你小子却吃了这大的瘪，唉，想想也丢人……”

抬起血迹斑斑，苍白憔悴的面庞，侧视着搀扶自己的这位豪磊大汉子，紫千豪幽凉的道：

“在西睡……你栽于我手……，朋友，这不算丢人！”

两只猪泡眼一睁，蓝扬善气咻咻地道：

“好大的口气，栽在你手里不算丢人？莫不成你是西睡的第一高手，孤竹帮霸主‘魔刃鬼剑’紫千豪么？呸，你的剑术虽强，但比起人家姓紫的来可叫差得远，况且，姓紫的在西睡一带有叫‘仁公’之称，非但势力雄厚，可谓疆睡一角的二皇上，更是一般老民们崇敬的偶像，他岂会似你如今这般要死不活的样子？谁敢动了他一根汗毛，就是不被挫骨扬灰也得五马分尸了。”

苦涩的一笑，紫千豪委顿的道：

“朋友，你不可捧他捧得太高……”

嘿嘿两声，蓝扬善道：

“好了好了，你也用不着吃醋，看你年纪轻，有如今这等武功造诣，已是难能可贵的了，你伤势痊愈以后再好好地干一番，说不准也可与那紫千豪一较长短，做一做西睡的第二个霸才。”

虽是伤如火烙般痛苦，紫千豪仍不免有些啼笑皆非，他咳了两声，吃力的道：

“你……似乎对那紫千豪颇有好感？”

哈哈笑着，蓝扬善正扶着紫千豪穿过一片生满草荆的荒林，他口沫四溅的道：

“当然，闻说紫千豪唇红齿白，气韵高雅，丰神俊朗，容貌端秀，有如潘安再世，宋玉重生，行过街上，就差那些浪蹄子投花献呆了，这还不说，光凭人家的武学修为，也到了惊世骇俗的地步，难得的却是他虽然为咱们这一行的宗主，却也丝毫不苟的做到了行侠仗义，扶危济困的老祖师的遗训，银子是谁都想要的，他竟如此看得开，看得淡，可真叫不简单，我看称他‘小仁公’犹仍不足，应该更尊为‘大仁公’才是。”

低沉的，紫千豪道：

“若是紫千豪知道，朋友你如此崇仰他，一定会欣慰无已，高迎你这知音进入傲节山……”

蓝扬善轻叹了口气，他有些伤感的道：

“咱只怕攀不上边，娃紫的手下能人无数，杀手千百，咱虽然也是硬把子，到他那里怕也显不了什么光彩，咱只是个独脚盗，与他那大宗经营差得太远，这好有一比，人家是大绸缎庄的老板，咱呢，便像摇着货浪鼓行脚荒村野店卖布的小贩子……”

再也忍不住呛咳着笑了起来，紫千豪现在已经十分欣赏这位爽直而坦率的汉子了。

蓝扬善纳罕的道：

“你笑什么？”

摇摇头，紫千豪憋着气道：

“你的想法并不一定正确……说不准那姓紫的就喜欢你这种人呢？这也是有可能的……”

蓝扬善呐呐的道：

“咱有什么地方值得他看上的？咱又没有个标致的妹子，便是有，人家也不一定喜欢……”

沉缓的，紫千豪道：

“你不需有个……标致的妹子……只要你讲仁义，重节操，有骨气，不屈辱……也就够了……”

若有所思的忖想着，半晌，蓝扬善疑惑的道：

“老友，你怎么知道那娃紫的会重视这些？”

虚脱的笑了笑，紫千豪道：

“我只是猜，一个立威武林的人物……光是靠着暴力，贪恋女色是无法崛起的……是么？”

又想了一阵，蓝扬善连连颌首道：

“你……你小子说得对……”

这时，他们已穿过了这片沉幽的林子，沿着起伏的陵岗转起圈子来，东绕一阵西旋一阵，脚下已没有路，全是些崎岖不平的山地，而甲犀这马儿亦紧紧跟在后面，就宛似一个忠心耿耿的护侍，现在，他们又越过一座小丘陵子，再穿出一大片芦花荡，来到另一座不高的石山之前，石山上下四周，全生满了杂树枯藤，看上去就有如一个秃顶者的斑驳头发，略有八分像蓝扬善的脑袋瓜！

走了这么一大段路，紫千豪已觉得有些不胜负荷的疲惫与难受，这还是蓝扬善在扶持着他，要不，就更挺不住了，但紫千豪不是一个惯以表露内在感觉的人，亦不是一个忍不住痛苦的人，他尽管喘息着，两边的太阳穴更在不住的跳动，但他却咬着牙没有吭一声。

他们朝前面的这座小山走去，蓝扬善也用袖口抹了把汗，他以手中的金刚杖向石山的半腰一指，笑呵呵的道：

“到了，就是那里。”

紫千豪迷蒙的看了看，他闭闭眼，又睁开，捉吁的道：

“朋友，你不是住在房子里？”

摇摇头，这位二头陀道：

“不是，咱不想叫人家知道咱的老窑，简单的说，咱做了买卖以后不喜欢再有麻烦上门，所以么，居住之处也只好隐秘一点了。”

又急促地呛咳了几声，紫千豪静静的咽下了一口涌到喉边的鲜血，唇角在不停的抽搐……

蓝扬善看着他，轻轻的道：

“可是有一口逆血上涌？”

微微颌首，同时也对这位仁兄增加了信心，紫千豪哑声道：

“是的……”

咧嘴一笑，蓝扬善道：

“甭慌，马上就到了，咱定将全心全力替你治伤，别看你的伤势是这般沉重法儿，只要咱下上一番功夫，包管还你一条生龙活虎的身子！”

已经没有精神再讲什么，紫千豪索性将肩头抵住蓝扬善的肘弯里了。

此刻，他们业已来到了石山山脚。

这座连在丘陵岗中的石山，虽说不算高深宏大，但从上到下也有二三十丈之高，而且山壁陡峭峻拔，有如刀劈斧斩，笔直竖立着，十分难以攀登，便是有几处的山势较为徐缓，但倾斜度亦异常大，不是轻易可以上去的。

仰首望了望山腰上面，蓝扬善问紫千豪道：

“老友，你的马匹放在下面没有关系吧？它会不会自己跑掉？”

紫千豪低低回首叫了一声，后面跟着的甲犀也嘶应着奔了上来，亲热的用鼻端揉着主人的手，以舌头温柔的舐紫千豪的脸颊。

拍拍甲犀的头，紫千豪朝蓝扬善道：

“不用挂心，我的坐骑未得吩咐是不会自行跑开的……”

蓝扬善颌首道：“这是一匹好马，咱看马看多了，少有及得上这一乘的好马，确是好马，咱早晓得它没有问题，山脚下多的是它的草料！”

说着，蓝扬善仰起头来，像鸟叫般发出几声清晰悦耳的“咕”“咕”声，而几乎就在他的声音甫落之际，半山腰一条斜凸出有两尺来宽的嵌石之后，一块三尺方圆的山壁突然移开，同时一条黑糊糊的蚊筋索从移开的壁洞内凌空抛落，恰好便坠吊在蓝扬善脚边。

向紫千豪一笑，蓝扬善道：

“我们上去了，你不要动……”

语声未已，蓝扬善将金钢杖一下子咬在嘴里，右手一扯那条纹筋，整个胖大的身体便负带着紫千豪腾空而起，现在，他们等于是倒悬在石壁上一般，而蓝扬善却借着右手拉索换劲之力攀掠如飞，连口大气也没喘，刹那间他已扶着紫千豪跃入洞内！

这是一个隐秘而温暖的石洞，更似一间石室，里面约有两丈方圆，洞顶有莹白色的石笋垂下，地面也是乳白色的石底，干燥而洁净，靠洞里，有一方天然作不规则圆形的平滑石桌，五只上置锦垫的黑亮瓷鼓，便散摆在桌边，一张铺着厚软的兽皮的矮榻贴着右边石壁，右边，则将山壁挖空了做成一个古雅的壁炉，现在，炉中正燃烧着熊熊的炭火，整个洞室中和煦如春，但空气却仍然清新，原来，靠洞门的两边石壁上，都斜斜凿通了十二个拳大的气孔，气孔里外都有与孔大小相符的木盖，而内外的气孔木盖中间全连着一根铁轴，只要将里面的孔盖揭开，外面的孔盖也就会跟着旋转，凉沁的空气随着冷风吹进来了。

此刻，石洞中正被悬垂在洞顶的六盏玻璃灯光映得通明雪亮，一个方面大耳、眸莹鼻挺的年轻人正恭谨的迎站在洞口，这年轻人相貌堂堂而厚道，目光正直不偏，一看即知是位坦诚忠恳的人物。

蓝扬善甫扶着紫千豪带着满身冷风进入，那年轻人已恭谦的垂手躬身道：

“蓝大叔回来了？”

又有些惊疑地看了看紫千豪，但是，年轻人却没有问什么，匆匆过去将那块石壁推回原位，挡住洞口。

蓝扬善急忙将紫千豪扶到那张矮榻上躺下，一面回头道：

“怀南，快去吩咐你那浑家准备热水，再将你后面暗壁内的檀木小药箱拿来，记得另带两只瓷盆，快！”

叫怀南的年轻人答应着匆匆向后走去，他来至后面的石墙之前，用力朝一块山壁推去，哈，这块山壁竟有人高的一片面积被他缓缓推开，甫一推开，一阵锅勺碰击的声音夹着一股隐隐的茶香已经飘了出来，嗯，敢情还是柳暗花明，另有天地呢。

一边小心的为紫千豪脱衣，蓝扬善一面道：

“老友，你手上握着的这把破剑可以放下了吧？唉，看你也是太紧张了。”

紫千豪艰涩的一笑，将四眩剑置于枕边，暗暗地，他又将身上佩带的一只嫖囊摘下置于榻沿。

紫千豪身上累累的创伤，有的皮肉翻卷，一片模糊，有的血迹半干，伤口凝固，而衣衫沾在伤处，与嫩肉贴成一起，连衣衫也被染成紫黑的了，蓝扬善却这般狠心，毫不容情的连拉带扯，一片片把紫千豪身上的衣服全撕了下来！

全身一下一下的痉挛着，每一片衣衫被扯下，都似连带着将心叶儿抓了一把，简直痛进了骨髓里去！

牙齿深深陷入唇内，紫千豪没有作声，甚至连吭也不吭一声，任是他的面孔肌肉在抽搐，额上筋肉暴起，他却睁着眼，屏着气，全身汗如浆淌！

终于，他全身的服束皆被脱扯一空，精赤了躯体，而蓝扬善却不管这些了，自榻下取出一只小小棉蕊灯来置于石桌上。

缓缓将紧绷的四肢放松，紫千豪唇上血迹殷然，他吁了口气，衰疲的道：

“朋友，看不出……你还有这么个……好地方……还有个家……”

哈哈一笑，蓝扬善道：

“我这生意纯粹的家庭买卖，小本经营，是么？”

回过头来，他又道：

“这个地方也不错吧？咱称它为洞天福地，强似花果山孙猴子的那个破窝！”

舐了一下唇，紫千豪低哑的道：

“那位年轻的是你的侄儿？”

蓝扬善点点头，笑道：

“也可以这么说，年纪上算他尊咱一辈也是应该的哪，那孩子实在好，有骨气，识进退，知礼数，最重要的，还在他心地善良，忠厚坦诚，今天这年头儿，此等儿郎可难找了。”

端了口气，紫千豪沉沉的道：

“他已娶妻？”

犹豫了一下，蓝扬善压着嗓门道：

“咱告诉你可不能向别人说，他那浑家只是他们小两口儿私下订了终身，还没有正式过门行礼呢，连下聘也省了，就算文订之礼都是他们自行作主的，哈，女的老父不答允。”

苦笑了一笑，紫千豪道：

“却是好生大胆，既是如此，我如今这般赤身露体的窘态，你老死也不找件东西给盖一盖，等下人家若出来了，却怎生是好？”

怔了一怔，蓝扬善呵呵笑道：

“不妨不妨，咱叫她别出来就是。”

二人在说话间，叫怀南的年轻人已端着檀木药箱及瓷盆热水等物出来了，蓝扬善朝里面叫道：

“燕儿，你呆在里面不要出来，知道么？”

石门后，传来一声清脆的甜笑，一个银铃般悦耳的语声响起道：

“知道啦，大叔。”

蓝扬善指了指一旁的年轻人，道：

“这孩子叫季怀南，二十七岁。”

季怀南有些腼腆的朝紫千豪躬身，微带拘谨的道：

“季怀南见过叔叔。”

在矮榻上吃力的欠身，紫千豪徐沉的道：

“不敢，少兄请了。”

蓝扬善笑呵呵的道：

“好啦好啦，大家都别客气了，怀南，你拿着东西在一旁听差吧，老友，你么，只怕会多少有点痛，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哪。”

轻喝了一声，紫千豪轻轻的道：

“来吧，相信我还挺得住！”

于是，蓝扬善不再多说，他挽起了衣袖，先在一个瓷盆中用滚热的净水洗过手，然后，用一块白绫拭干，换了一卷素净的软布，蘸满了滚烫的水，开始仔细而彻底的为紫千豪洗拭起全身每一处创伤来。

伤口是深入而新裂的，炙热的滚水洗上去，那味道可真叫好受，像火烙烙在心上，铁爪子捅进骨头里，连全身的汗毛都在颤抖，肌肉的痉挛就更不用提了，然而紫千豪紧闭着嘴，双目半睁，急促的呼吸着，没有哼过一声！

蓝扬善的神色是古怪的，他半露出那排缺了门牙的前齿，专心一意，谨谨慎慎的工作着，一面吩咐身边的季怀南拿这拿那，一边低沉的道：

“老友呵，你有腹上的伤势最重，像是一蓬极细的钢丝捅了过去，但好在不是暗器，没有留下东西在里面……呔？”

说到一半，他奇异的怔住了，半晌，这位二头陀纳罕的道：

“怪了，这些细小的伤口怎么到里肌便消失了？好似有什么东西封住了那些伤人的利器再往里进一样，照这深度看，还没有伤到肾脾内脏……幸运……”

又翻动了一下紫千豪右腰的伤口，蓝扬善呵呵笑道：

“好小子，你扣在外面的皮鞘与鞘上的短刀可真算帮了你的大忙，这伤口显然是刀削的，若非这些玩意挡住，只怕这一刀就会深深切入你体内一寸还多了……”

一面讲着话，蓝扬善边自檀木药箱中拿出了些小盒小瓶小罐，将紫千豪身上伤口的翻卷皮肉合拢后，他便又是擦又是抹又是敷的将一些药膏药粉仔细的洒贴了上去，忙了好一阵，他又用净布结实的一层层为那些伤口包扎起来，然后，这位二头陀拿了一颗金色的芬芳四溢约有龙眼大小的药丸予紫千豪服下，做完了这些，他一拍手，长长的吁了口气，有些儿疲乏的道：

“行了，老友，你的伤虽然重，但不幸中之万幸哪，全没有严重的伤着内脏，只是流血太多，原气大损，不过么，方才咱为你用了最好的外伤创药及内服灵丹，光炼制这些玩意，便几乎耗去咱十多年的时光，你这一擦一抹，险些全给咱用尽了，你放心，至多休息个三月两月，便可痊愈如常，又还你一个活潮乱跳的身子啦！”

现在，紫千豪全身舒泰异常，先前的痛楚已消失了大半，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松散、慰贴、清凉的感觉，就像在奔波了千百里的痛痛快地洗了个热水澡，再加上一番高明按摩后的舒适味道一样，带着些儿懒散疲困，以及三万六千个毛孔笑着在跳跃的轻快。

倦乏的一笑，紫千豪低沉的道：“谢了，朋友。”

蓝扬善一摆手，道：

“莫谢莫谢，你得感激你爹妈给了你一副好身子，咱的乖乖，可真结实得像铁铸的一样。”

润润干燥的嘴唇，紫千豪哑着声道：

“可以喝点水么？我的嗓子好干……”

蓝扬善颌首道：

“你是失血太多了，现在不能光喝水，咱给你一点补血固气的‘长命浆’喝，包管有百益而无一害。”

他说着话，季怀南已迅速倾倒了一银杯色做碧绿，有似半凝的透明液体来，这杯稠粘的液体，散发着一股奇特的、桂花般的芳香，尚未入口，已觉心脑俱爽，躁闷全消，于是，紫千豪就唇凑杯，有些急切的吮饮起来，季怀南双手拿走了银杯，蓝扬善从矮榻的兽皮下抽出一条毛毯为紫千豪盖上，又笑眯眯的道：

“方才给你吃的那颗金丹，老友，你可知道是什么玩意？”

摇摇头，紫千豪道：

“尚请示下。”

蓝扬善道：

“这颗金丹，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返魂丹’，凡是中气受损，心脉腑脏遭伤，伤口收痕，或是失血太多，虚脱衰疲，都有起死回生，加速痊愈的奇效，这‘返魂丹’，是用关东特产五百年以上的成形老参混合着乌灵首、脂玉冰，以及红角翼蛇胆再加上其他三十九种珍贵药材所制就，咱一共只配制了十二颗，以前用去五颗，再加上你服食的一颗，如今只剩六颗，你这伤，要再耗一颗才够得上劲，这一颗你明天再服用，一定好得更快……”

闭闭眼，紫千豪徐徐道：

“蓝朋友，我实在从心中感激。”

哈哈一笑，蓝扬善道：

“罢了，咱们也订个交。”

徐徐地，紫千豪又道：

“本来我有三瓶‘九还液’，以前一共用去两瓶，在这次离山前原想带着，却又自恃过甚，认为或许用不上，再也有点不舍得用，因而便放着未曾带出，那‘九还液’神效无比，想必可与‘返魂丹’一时并重。”

怪叫一声。蓝扬善惊道：

“什么‘九还液’？咱的乖乖。那是天下五大神丹妙药之一哪，简直差一点就能将死人变成活的，你是从哪里弄来的？”

笑笑，紫千豪沉缓的道：

“六年前，我从一帮马贼手下救出一位二品朝官及他的全家，这位朝宫便坚以那三瓶‘九还液’为报，我百辞不下，只好收了，想不到这东西到后来却管了不少用，我的很多手下都被它救过命。”

点着头，蓝扬善感叹道：

“那是好东西，你可千万省着点用，只要几滴便能救活一个重创的死者，比起咱的‘返魂丹’来，可不知道要高明上多少倍了。”

这时，季怀南走了过来，恭敬的道：

“大叔，用晚膳吧？”

蓝扬善一摸他硕大鼓出的肚皮，道：

“好，我就来，老友哪，你可以好好的先睡上一觉，明天我再为你换药，到了明天，你走然精神抖擞，气爽心清了。”

也着实疲困得很，紫千豪裹紧了毛毯，轻轻将双眼合上，但是，有那么多摧心的忧愤缠绕着他，闭上眼，更越发觉得精神上的负荷沉重了。

于是，他听到了蓝扬善开门的脚步声，季怀南的谈话，以及那个悦耳、银铃般的轻笑声，间或有隐隐的酒肉香味飘来，但他却不感觉饥饿，整整有快两天未进点米了啊……

朦胧中、仿佛又听到了杀喊震天，惨号悚骨……

朦胧中，宛如又见到了刀光血影，狞脸赤睨……

十二、小洞天 笑戏鸳鸯

翌日。

当和煦的、清新的秋晨阳光，那般明朗悦人的自半启的洞口中投入，紫千豪已悠然醒转，全身上下的伤虽然仍在隐隐作痛，但却硬朗得多了，昨晚，宛如被彻底的换骨易筋了一般，那些令人窒息的苦楚已然离去了，现在，他除了有些疲乏、懒散之感外，几乎他认为就可以下榻振臂纵跃了。

于是，他不禁在唇角浮起一抹深沉的笑意，冥冥中自有天数，哪里知道力竭以后碰上的独脚大盗竟会摇身一变成为救伤之人呢，非但结交了一个朋友，更使自己在鬼门关上转了回来，那位二头陀，嗯，别看他生得粗鲁不文，一手医术知是炉火纯青，看人，的确不能以貌相哪。

紫千豪正在思忖着，后面，一阵轻柔的、细碎的脚步声已向这边移来，唔，那是一个体态轻盈婀娜的女子行路时所惯有的步履声，一听这走动的声息，是如此文静而端稳，便可明白这女子一定受过良好的教养。

有一阵淡淡的，兰馨般高雅的芬芳飘了过来，其中，更渗糅着处子所特有的甜蜜与清新的气息，同时，那悦耳的银铃般温柔的语声已怯怯的响在紫千豪耳边：

“这位叔叔，你醒了？”

紫千豪侧过脸去，目光触及的是一张甜甜的，柔柔的，如同婴儿般纯真而白嫩的面度。很娟秀，很羞涩，那大大的眼睛，小巧的鼻嘴，白中透红的肌肤，在在都予人一种柔和可爱的安详感觉，她的一头秀发自然的披拂在背后，齐耳一根杏黄色丝带，那么松松的，随意的束起，让人看了，从心底

都感到清爽、明净，没有一丁点做作，没有一丁点娇情。

还给他和藹的一笑，紫千豪低沉的道：

“醒了，谢谢姑娘。”

这少女嫣然一笑，带着些儿羞怯的道：

“昨晚可睡得好？蓝大叔叮咛我们不要吵醒了你。”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这一觉睡得舒适极了，很久以来，没有享受过如此酣畅的睡眠了，昨夜一定打扰了你们？”

少女摇摇头，舐着嘴儿道：

“哪里，只是蓝大叔和季哥哥打了地铺，其他也没有什么麻烦的……”

点点头，紫千豪又道：

“蓝兄与季兄二位呢？”

少女朝洞外一指，道：

“大叔去为你采集草药回来熬场，季哥哥到下面打柴去了，顺便也找点野味回来，他们大约都要近午时才能返家，哦，对了……”

她笑了笑。露出颊边的两个酒窝，甜甜的道：

“我去为叔叔准备漱洗用具，另外弄点吃的做叔叔的早膳。”

紫千豪也不客气，额首道了谢，这少女悄然离开，很快的，已端着瓷盆、面巾、剃刀、皂果、小毛刷，及一瓷罐清水转了回来。

方想起身，紫千豪又猛的想到自己尚未穿衣衫，全身裸露怎能起来？他“啊”了一声，尴尬的又躺了下去，面庞竟带上了赧红。

这少女似是未曾注意到这些，她忙着将东西一件件的摆好，亲自走上前来把紫千豪盖着的毛毯掖到颈下，边笑嘻嘻地道：

“大叔走前再三交待，不许叔叔你劳动，所以由我服侍叔叔梳洗，可能叔叔不太习惯，但过两次就好了……”

紫千豪推托不得，只好再次称谢，闭上眼来。任凭这位可爱的少女管他洗脸、刮须、净手……这女孩子做起来又是利落又是轻柔，那微凉玉滑的纤纤十指，触在肌肤上，可真舒泰极了，慰贴极了，像燥热的暑天咽下一块清凉的冰，一直溜到肠脏里，那滋味，好受。

过了一阵子。

一块软厚的面巾仔细而轻柔的在紫千豪脸上指摸了两遍，这少女拿起面巾，站直了身子，喜悦的道：

“好了——”

紫千豪正要再说声谢，站在榻前的这位姑娘却像突然傻了一样，目光定定的投在他的面容上，小嘴微微地张着，拿着面巾的两手停在半空，那模样，宛如一下子看见了天开一般！

紫千豪也吃了一惊，他急忙侧首朝身后望去，又前后左右看了看，没有什么岔眼的事物呀，但是，哦，这孩子是怎么回事？

有些怔忡，紫千豪轻咳了一声，笑着道：

“姑娘，有什么不对么？”

于是，这位少女悚然惊悟，一张俏美的脸蛋儿不禁泛起一团红霞，这团红霞透自她白细的面靥上，就像是一朵玫瑰花儿，她羞怯的退后一步，但却毫不隐瞒的道：

“叔叔，你长得好俊啊，没有一处不美，眼睛鼻子都配合得恰到好处，

比我们女孩子还生得俏……”

忍不住“噗哧”一笑，紫千豪埋怨的道：

“我还以为你忽然看见了什么意外的事呢，原来竟是这样，可把我吓了一跳，你这孩子也真算顽皮了，其实为叔的我年纪大啦，老都老了，哪还称得上俊不俊？如今全该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了！”

嘻嘻一笑，这女孩子一伸香舌道：

“叔叔不舍臊，年纪轻轻的却倚老卖老，假如不是你先和蓝大叔结识，假如不是蓝大叔要我们称你叔叔，假如不是季哥哥先叫了，哼，我才不肯吃这种亏呢，你至多有二十六七岁，凭空就比我们尊上一辈，称你一声哥哥，你就应该顶上天了，连季哥哥的年纪恐怕都不比你小……”

看着这少女天真纯朴的样子，紫千豪真不敢相信她会有胆量与情人私订终身，反抗亲命，而且，看这情形，他们又好像是相偕私奔出来的，但却不知蓝扬善和他们是什么关系，他们是来投靠蓝扬善的？抑是蓝扬善因为某种原因收留下他们的？但无论如何，这小两口子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总是不太适宜，这不是那种憧憬幸福生活的年轻人所能完全接受的方式……

看看这位可爱的女孩子，紫千豪平静的道：

“姑娘，你不把东西收好，过来陪着叔叔聊么？”

少女点点头，笑咪咪的道：

“好，我先把屋子弄干净，再为你端一碗燕窝汤来，你再喝一杯“长命液”，然后，我陪着你一直聊到做午饭的时候。”

说着，这身段儿窈窕间娜的女孩子便匆匆的收拾一切，又端来一碗热腾腾的燕窝汤及一杯‘长命液’给紫千豪吃下，紫千豪舐舐嘴唇，把玩着手中这只精巧灿烂的银杯，笑了笑。他晓得，蓝二头陀不会自己花钱去打造这种名贵的杯子，不用说，又是他无本生意中的一件小收获了。

女孩子搬了一只黑亮瓷鼓坐在紫千豪的榻前，双手捏着一方小丝绢摆在膝上，轻轻柔柔的，地道：

“我们聊吧，但是，聊什么呢？”

看着她这娇美的样子，紫千豪不禁又愉快的笑了笑，他道：

“由一位美丽的姑娘陪伴着聊天，该是一种莫大的享受，是么？”

少女一皱鼻子，狡黠的道：

“叔叔，你不要故意说给我听，我想，这假如算是一种享受，叔叔你也一定享受过很多次了，是不是？”

哈哈一笑，紫千豪道：

“你不可乱猜，为叔我从未如此。”

女孩子摇摇头，坚持道：

“我不信，叔叔，你生得俊，年纪轻，谈吐脱俗，恂恂儒雅，气质又高逸，举止又雍容，谁家的女儿看了会不喜欢？只怕打着灯笼也抢不到像你这种的好男儿，叔叔，你家大门的阶槛儿都被提媒的人踩穿了吧？”

笑着，紫千豪道：

“胡说，难道你看不出叔叔也是个草莽中的浪荡子？”

少女嫣然一笑，道：

“看得出，但这又有什么分别？男女相悦的情感是靠一个‘缘’字系在一个‘人’的身上，而不论那人是从事什么样的生活，做高官巨贾也好，卖劳力也成，走江湖亦可，这都无关紧要，因为爱悦的是那人，而并非那人的

身分事业，对不？人的地位被世俗分别了高下，但人的尊严与本身却完全相同，并没有高低，都是一律相似的，对吗？”

颇为惊异的点着头，紫千豪道：

“对，但我料不到你一个黄毛丫头竟还懂得这许多，真不容易。”

少女又习惯的舐舐，道：

“我只是喜欢常常想，这一生中，有很多事情值得我们去想的，依照一般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事，仔细去推敲，却往往发觉并非一定是对的，人们认为悖违常规的事，有些时候却颇值效法，比如说，男女之间的婚姻，为什么偏偏要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呢？把两个素不相识，毫无了解，根本没有情感可言的陌生男女硬拉在一块，于一个屋檐下共渡一生的岁月，这不是太残忍了么？而世人却以为是天经地义的事，若是有一人女孩子爱上一个男孩子，或者这男孩子爱上了那女孩，他们情意投合，性情相符，进而产生了爱，哼，一些人就认为大逆不道，悖背伦常了，为什么有些多少年前留传下来而不合情理的规矩与传统仍被人们盲目的沿用着却不思加以更改和废弃？那些传统或者是善意的，但是，却不合时宜，过于刻板了，叔叔，对不对呢？”

哈哈一笑，紫千豪道：

“对，对，小妮子，你说得有理，更譬喻得有理。多少年来，我还没有遇见过如此健谈明爽的女孩子、好，好。”

小嘴儿一努，少女瞑道：

“看你这副老气横秋的样子，一点诚意都没有，人家不说了……”

紫千豪忙道：

“说，说，我不再如此便是，对了，姑娘，我们一见如故，谈了这么多，却连你的芳名都不知道，假如没有什么不便，可否见告，”

少女咬着唇儿沉吟了一下，悄细的道：

“你出去以后可不许对别人说！”

点点头，紫千豪道：

“当然。”

又犹豫了一会儿。少女又低声的道：

“还有季哥哥的名字也不能说！”

笑笑，紫千豪道：

“可以，但这不嫌太神秘了些？为什么不能说呢？有骨气的人都是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的啊。”

唇儿一噘，少女道：

“这不是改姓改名，只是不愿意……不愿意让别人知道。”

吁了口气，紫千豪道：

“也罢，你说。”

少女轻轻的道：

“我叫房燕。”

“房燕？”紫千豪嘴里念了一遍，脑海中刹时灵光倏闪，他在注视这女孩子的面容，嗯，果然，眉宇之间，不是颇有房铁孤的神韵么？于是，他轻轻的笑了起来。

房燕有气的道：

“你笑什么嘛？我的姓名有什么不好？”

紫千豪眯着眼，半晌，他缓缓的道：

“姑娘，姓房的这个姓可不多见，是么？”

小鼻子皱了一皱，房燕娇蛮的道：

“你就为了这个笑呀？”

岔开这个问题，紫千豪又道：

“那季杯南，姑娘，可是你的夫婿？”

俏脸儿一热，房燕不由垂下头去，羞涩的道：

“还没有正式成亲……”

紧接着，紫千豪又道：

“那么，你们孤男寡女，隐居于此，一定是私订终身，相偕私奔的了！”

忐忑着，房燕惊惶的道：

“你，叔叔，你怎么知道？”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看这情形也可以猜出来哪，由你方才所说的那篇宏论，证明你对婚姻之事有着强烈的自主观念，而你承认与那季杯南有婚约却未曾正式成亲，再加上你们只是称呼蓝扬善兄为大叔，又住在这山洞里，生活于此等环境中，更怕将行踪泄露出去，将这一段段的事情串联起来，不就完整地说明了你们是怎么回事了么？”

祈求哀恳的望着紫千豪，房燕可怜生生的道：

“叔叔你说对了，但我求你不要传扬出去……这是我们一生幸福的关键，叔叔，你不知道我爹爹是谁，有多厉害，他若找着我一定剥了我的皮，而怀南……怀南也没有命了……”

哈哈一笑，紫千豪道：

“我知道你爹爹是谁，而且我们前晚才见过面，他正在寻找你们，‘双钹擒魂’房铁孤，是么？”

惊叫一声，房燕花容失色，像一个霹雳响在她的头顶，整个人在刹那间全傻了，连身躯也在不可抑止的颤抖着……

十三、许合珠 助有情人

就在这瞬息间，方才的融洽亲切气氛全部一扫而光，房燕畏怯恐惧的看着紫千豪，双目中泪波莹莹，那模样，活像一只受惊的羔羊、猫爪下的小鸟，怜煞人、又爱煞人；

瞧紫千豪淡淡一笑，道。

“房姑娘，你怕什么？”

房燕带着哽咽的声音，瑟缩的道：

“你……你要把我交给爹爹吗？”

没有直接答复，紫千豪和蔼的道：

“你爹爹是位好人，他风尘仆仆的由中土赶来，迢迢千万里，也吃够了霜雪奔势之苦，你身为他的亲生女，便不想给他心灵上一点慰藉么？”

泪珠儿夺眶而出，房燕低泣着道：

“但你了解我爹爹，叔叔，他会打死我的，他会残忍的对付季哥哥，他永远不可能答允我们的婚事，他是那种独断专行的人，我是他女儿，我知

道爹爹的个性，叔叔，你要帮我们……”

轻轻的，紫千豪道：

“可是我遇见他的时候已经亲口答应了他寻找你们，真巧，是吗？”

房燕悲惶的道：

“你不能见死不救，叔叔，你不能拆散我们，叔叔，我们的幸福与你毫无干系，是吗？我们的痛苦也不关你的痛痒，是吗？你只要满足于你的允诺，而不管这允诺包含了多少血泪……”

眉梢子一挑，紫千豪道：

“好个利嘴利舌的丫头！”

自瓷鼓上站起，房燕突然跪倒在紫千豪榻前，她流着泪央求道：

“不要告诉爹爹。叔叔，我求你，将来我们子子孙孙都会供奉你的长生牌位，我们一辈子都会感激你，叔叔，你老人家就成全我们吧……”

紫千豪又不能起身扶掖，他急忙道：

“起来起来，房姑娘，你快起来，我们慢慢商量，你这样可折煞我了，房姑娘，快起来……”

一摇头，房燕道：

“不，你不答应我就永远不站起来，我要一头撞死在你面前，我要你一生一世都为此事内疚……”

“唉”了两声，紫千豪着急的道：

“丫头，你，你怎么耍起赖来了？你不知道你爹爹焦虑成了什么样子，你不知道他有多么憔悴，房姑娘，天下父母心，没有不疼爱自己儿女的，你得想想，你爹爹为什么不答允你们的婚事？他一定有他的道理，而且，他的出发点一定也是为了爱你，为什么你们不心平气和的哀求他，祈请他，而做出这样冲动不智的举动来？这种失颜的事，换了任何一家的父母，也轻恕不得啊！”

抽噎着，房燕悲悲切切的道：

“你根本不明白爹爹，他不许我跟季哥哥好，全是为了季哥哥，出身微寒，没有身分，只是黑翼门中的一个小执事，仅仅为了季哥哥没有地位，便一笔抹煞了季哥哥的诚恳、忠实、慈厚与上进，这是不公平的，是有偏见的，但爹爹有势力，有权柄，他可以强行拆散我们，压制我们，除了逃走，我们别无选择，我们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叹了口气，紫千豪道：

“可是，你们为何不将时间放长一点慢慢地磨他？须知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何况你们又是亲父女！”

泪珠儿又像断了线的珠键般扑簌簌顺颊而落，房燕泣咽着道：

“我何尝没有求他？求得太多了，爹爹失时还厉斥峻拒，久了，他……他打我……打得好重，毫不给我置喙的余地，不但这样，爹爹更加速托人为我说亲，要将我许配给一家粮绅巨富的独子，那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纨绔子弟，一浪荡少爷，爹爹全不顾我的恳求、悲伤，他只管一个劲的硬干……”

沉默了半晌，紫千豪徐缓的道：

“说不定他是为了你终身幸福着想，将你许配给那粮绅的儿子，是指望你一生过得安定富足，无虑农食之苦，这在你爹爹来说，也是为了你好，没有什么不该的……”

房燕悲愤的、激昂的道：

“但爹爹为何不想想我与公子哥儿根本毫无情感，意趣不投，素昧平生，况且他又是那般放浪轻狂，庸俗不堪，胸无点墨，粗鲁不才，听说他尚未正式成婚，外面与家中奉养的妾侍已有五六个，像这种人难道能依托我的终身吗？把我一辈子的幸福点缀在锦衣玉食之中，一辈子的痛苦掩隐在珠宝金银之内？叔叔，你该知道，一个人要的是灵性，是情感，而不全是财富和地位，叔叔，你一定明白这些，你的年纪还不到腐朽昏溃的时候……”

苦笑了一声，紫千豪道：

“好妮子，连我也一起骂了！”

顿了顿，他又道：

“你先起来，丫头，让我们慢慢谈。”

“不！”房燕仍然跪着，固执的道：

“叔叔若不应允，我就永不站起！”

紫千豪有些进退为难了，他不能眼看着“双钹擒魂”在迷荒荆野中漫无头绪的奔寻而不顾，又不便将这一对小儿女的行踪泄漏，以免引起悲惨的结果，这，该怎么办呢？两头都不好应付，都难煞人了……

低沉地，紫千豪道：

“这样好不，我们来商量一个折衷的办法，你与那季哥哥由我陪同前去谒见你的爹爹，再由我劝说你爹，答允你们的婚事，如此一来，非但皆大欢喜，更可免了你们父女间的误解，又不用再成天提心用眼的东进西奔，躲躲藏藏，好吗？”

用手背拭去面颊上的泪痕，房燕疑惑的道：

“你，你能说动我爹爹吗？这不会是你的诡谋吧？”

紫千豪正色道：

“我以我的声誉来承诺此事，并证实这决非诡谋！”

睁着泪水未干的眼睛，房燕摇着头，不相信的道：

“你很年轻，和季哥哥的年岁不相上下，纵然你认识我爹爹，也未必能压得下他，他不一定会买你的帐，你可能在江湖上有点名望，但却比不上爹爹，怕你的份量不够，地位差得太远，你该明白我爹爹是一门之主……”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

“说来说去你只有一句话，担心我没有什麼身分，你父亲不会重视我的劝告，是么？”

老老实实的点着头，房燕道：

“是的……”

紫千豪正想再说什么，洞口人影一闪，蓝扬善胖大的身躯已蹿了进来，他人还没有站稳，已哈哈大笑道：

“够多轻快，老友，没负着你，咱一个人直上直下便如履平地——”

还没说完话，这位二头陀已看清了洞中的情形，他怪叫一声，满头露水的道：

“咦？这是怎么回子事哪？燕儿，你怎的脆在这位伙计的榻前呢？嗯，有什么不对么？”

紫千豪苦笑一声，道：

“蓝兄，你回来得正好，快叫房姑娘起来，我是怎么劝也劝不起他，弄得毫无办法……”

蓝扬善眼珠子一转，把手上的一包东西放下，忙道：

“燕儿，你先站起来，有什么事说给大叔知道，让大叔也好给你拿捏一个主意！”

房燕口中泣叫一声“大叔”，猛然扑进了这位二头陀的怀里，蓝扬善赶忙揽着她，一面轻拍她的肩头，边呵慰的道：

“别哭，傻孩子，别哭，有什么事说给大叔听听，你看你这大的人了，还动不动就流眼泪，也不怕人家那位叔叔见笑啊……”

一跺脚。房燕的娇小躯体扭股糖般在蓝扬善的怀中使劲地扭动着，她哽咽着，气愤恨的道：

“都是你不好，大叔，你把这位叔叔救回洞来……如今他已探明了我的身分，要到我爹爹那里去告发我们了……”

怔了怔，蓝扬善愣愣的道：

“老友，燕儿此言可是当真？”

紫千豪无可奈何的道：

“大体上不错，但她却误解了我的意思。”

“好啊，你可真够朋友！”蓝扬善喜地怪叫起来。他一把推开了怀中的房燕，挽起了袖子气呼呼的大吼：

“咱细心为你治伤，亲自出去替你采药，弄到头来你却要拆咱的窝，掀咱的底，你说，咱是什么地方对不住你？他奶奶的！”

摇摇手。紫千豪道：

“蓝兄，你且先息怒，不要弄不清黑白乱冒邪火，事情的经过你何不问问这位姑娘以后再下断语。”

板着脸，蓝扬善想道：

“燕儿，你给咱说清楚！”

双手扭在一起，房燕抽噎了一阵，开始断断续续的将方才与紫千豪谈话的经过从头叙述了一遍，说过之后，她抹着泪道：

“我求他不要告诉我爹，他一直不肯答允，还说要带着我们一起去见爹，由他劝说爹爹成全我们……，但他也不想想他自己是何许人，我爹爹身为一门之主，脾性又爆，岂会听他这一套？一个弄不好，或许连他也吃不了兜着走……”

房燕这一番叙述，才算消了蓝扬善大半的火气，他却仍然悻悻的道：

“老友，看这情形，你与‘黑翼门’的房掌门还有那么个三分交情了，”

点点头，紫千豪道：

“交情谈不下，只是认识而已，不过，大家的印象都还不错。”

重重一哼，蓝扬善火爆的道：

“你自己能吃几碗干饭，老友，你却要有个底，那房铁孤武学精深，成名赫赫，性格又粗又急，就凭你这两下子只怕盖不住他，到头来若是一个搞得不得巧，你自己逞能送了命且不去管，这一双可怜的孩子叫老房给硬行拆开糟蹋了咱却不甘心，情不愿！”

笑了笑，紫千豪道：

“我若刻明利害，晓以大义，房铁孤不是糊涂人，他也未必真个要弄得悲悲惨惨，不可收拾！”

尖笑一声，蓝扬善叫道：

“你小子红日白牙，不要这般天真，老房岂是吃这一套的？他到时一个翻下脸来六亲不认，你叫咱找谁算这本帐去？”

躺在矮榻上的身子微微抬起，紫千豪道：

“那么，蓝兄，你便听任这位姑娘的父亲如此焦惶急虑的寻找下去？你便领着头带她们躲躲藏藏，永生不敢出面做人，造成他们父女之间不可消弥的误会与悲恨？甚者，你更欲和黑翼门结仇，眼看着黑翼门高手四出，侦骑遍野？蓝兄，我不知你是一种什么心理，什么脑筋！”

呆了半晌，蓝扬善跳着脚道：

“照你说，你这样就算对了？设若老房不理你这一套。你你你，你便怎么向她们小两口交待？”

紫千豪缓缓的道：

“你怎会知道房铁孤不理我这一套，蓝兄？”

破牙咧嘴，蓝扬善火辣辣的吼：

“你又不是什么武林翘楚，江湖霸主，人微言轻，再加上老房看你年纪轻轻，胎毛未脱，他只怎会重视你的劝告？”

深沉的一笑，紫千豪道：

“蓝兄，你以为我是谁？”

蓝扬善嘴巴一张，又猛的愣住了，是了了他，呸，他是谁呢？搞到现在，连他是谁也不知道，这，不是太荒唐了么？

尴尬之极的打了个哈哈，又忽然一板脸，蓝扬善怒冲冲的道：

“你是谁？你说你还会是谁？”

紫千豪徐徐的道：

“我只要一句话，蓝兄，你在西陲便无法立足。”

又呆了呆。蓝扬善呵呵大笑道：

“少说大话了，老友，你自己差点在昨夜就完蛋操了，还要叫我立不住足？不信不信！”

吁了口气，紫千豪淡淡的道：

“过这种日子，往往便免不了有这种风险，这其实算不上什么，我们讲究的是报偿，昨夜的血债，我会很快地索还回来……”

说着，紫千豪伸手入兽皮垫着的榻褥之下，摸出那枚巧致的，青绸制就的小小镖囊来，抛丢给蓝扬善，边沉缓的道：

“你看看里面的东西，就知道我是谁了，看完以后，你再大放狂言不迟。”

蓝扬善接住了镖囊，一疑疑惑惑的扯开囊带，伸手进去摸了几件玩意出来，那是一条紫红色的，上绣纯黑孤竹图的丝巾，一块椭圆形的，色泽洁白细腻，纹理滑润，上面天然有着九条成为隐隐龙腾状血纹的玉佩，另外，是一串十二颗透绿光灿的浑圆翡翠链珠，而每一颗珠子上面，都精工深雕着三个篆体字：“紫千豪”！

便是没有吃过羊肉，也曾看见活羊满山跑，拿着这些东西。蓝扬善先是征了征，立即又像触了电般怪叫着跳了起来，他神色大变，嘴巴翕动着，直愣愣的瞪着榻上的紫千豪作声不得，这位二头陀知道，紫红色上绣纯黑孤竹图的丝巾，是孤竹帮名震天下的残酷标志“搏命巾”，那块椭圆形的血纹玉佩，乃是孤竹帮龙头帮主的“血龙令”，也是孤竹帮中最高权力的象征，而这串翡翠项珠，却更是大大的有名了，它称为“测心珠串”，是紫千豪本人的信物，传说这十二颗翡翠珠子并非寻常的翠玉制成，乃是由千年以上的大块翡翠中细心的寻找其中之“翠心”所串就。而寻探这些颗翠心，说不定找上几百块翠玉还难得遇上一颗，凡是没有千万年以上时光聚凝的翡翠却更

无生有翠心的可能，是而寻找这十二颗翠心已算难如登天，找到后。再加以精工磋磨雕凿。就更属艰苦不易了，相传这些翠心，颗颗坚硬无比，可以桐木穿石，力击钝物而不虞损碎，是以当初凿雕之时，那种功夫下得之深，乃是可以想见的！

这几件东西，蓝扬善提在手中心里明白，这除了紫千豪本人才能用有之外，又有谁会带着藏着？而且，他偷偷瞧了瞧榻上人俊美的脸庞，深沉的气质，那柄斜斜依在榻边的四弦剑，老天，这一切，那不证明是“魔刃鬼剑”紫千豪还会是谁呢？

咧开大嘴一个劲的呵呵笑着，笑得有些尴尬，有些窘迫，更有些惊喜，蓝扬善一时之间竟连手脚都不知该怎么放了。

一旁，房燕怔怔的瞧着她这位大叔，担心的道：

“大叔，大叔，你……没有毛病吧？”

蓝扬善没有理她，急毛蹿火的跃到矮榻之前，又是抱拳，又是弯腰，笑容里包含着掩饰不住的宠幸与惶恐。

“该死该死，真个见了真主还不识龙颜，咱二头陀蓝扬善拜过孤竹帮龙头大当家紫帮主！”

紫千豪在榻上一拱手，笑道：

“蓝兄客谦了。”

同时，一声惊呼出自房燕这妮子的嘴里，她怔忡着，手捂着唇，急急的叫：

“什么？你……你就是紫千豪？‘魔刃鬼剑’紫千豪？西陲第一高手？绿林道上最年轻的霸主？”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姑娘夸奖了，我实在和你一般平凡无奇！”

二头陀蓝扬善急忙回头喝道：

“笨丫头，还不赶快过来拜过紫叔叔？”

房燕却也灵巧，闻言之下，匆匆走近，双膝跪倒于地。怯生生的道：

“侄女房燕叩见紫叔叔，尚乞紫叔叔代为作主！”

紫千豪笑了笑，道：

“妮子免礼，我既已应诺，自当承担，方才答应你的时候我也是我，并未因道破身分之后便换了另一个人，是么？”

俏脸儿一红，房燕垂着头道：

“侄女方才失礼，紫叔叔大人大量，万勿见贵才是……”

紫千豪连道：

“当然，当然，若我为了这点小事也斤斤记怀，只怕早就活不到今天了。”

忍不住“噗呼”一笑，房燕抬起那张沾着泪痕的甜蜜脸儿悄悄窥视了紫千豪一眼，她那模样，可真叫又俏又皮！

搓着手，蓝扬善得意洋洋的道：“好了，这一下可好了，遇上了紫当家，老房可算碰对了主儿，这笔帐，他不买也得买啦，咱也用不着再成天他奶奶的提心吊胆，坐卧不宁了，唉，自从收留下你们这对宝货，不知害咱受了多少惊，吃了多少怕。一天到晚防着你那狗熊老爹摸了上来，咱虽也不惧，却也不愿你们小两口子吃亏哪……”

忽然，紫千豪中间插问了一句：

“蓝兄，房姑娘与那位季老弟，他们，可已同房了？”

房燕脸蛋儿突红又白，她接着泪水盈盈的道：“没有……紫叔叔，我没有，我们一直清清白白……”

蓝扬善忙道：“咱可以用这条老命担保，他们两个人绝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之事，紫当家，你可以放心！”

笑了笑，紫千豪道：

“这样最好，以后在你父亲面前提起，我也更能抓住理！”

看了房燕一眼，紫千豪又调侃的道：

“现在，小妮子，你看我的份量够不够重？你爹爹就算再有名望，我相信他也不会太过藐视我的劝谏，太刷我的面子吧？我们一起到你爹面前讲明了，是不是比你们成天到晚偷偷摸摸来得好呢？”

甜甜的俏脸儿红艳艳的，宛如徐上了一层朱砂，房燕羞怯的道：

“人家不来了，紫叔叔你就是喜欢逗弄人家……”

哈哈大笑，蓝扬善双手将镖囊奉还紫千豪，边眉开眼笑的道：

“房丫头你放心，在西陲这一亩三分地里，你那老爹听也得听，不听也得听，紫当家在此简直就和二皇上无异，圣旨一下，急急如律令！”

紫千豪不禁莞尔，他道：

“老兄，你休要将我捧得太高。”

又打了个哈哈，蓝扬善道：

“亏得昨夜鬼差神使的碰上紫当家你呐，要不这缘份可到哪里找去？老实说，咱佩服你紫当家就差点便跪到地上了，自心眼儿里服帖啦，当家的，咱说的可全是真言真语，并非当着你面捧你的场！”

拱拱手，紫千豪笑道：

“谢了，这番知遇之恩，容图我紫千豪后报啦！”

蓝扬善连连躬身道着不敢，房燕那妮子一转一回又用银杯盛满了“长生液”双手奉敬紫千豪，接过来，紫千豪不禁睨着房燕作会心的一笑，这一笑，笑得房燕几乎连头都羞得抬不起来啦。

一拍手、蓝扬善道：

“哈哈，你这丫头可真会拿着大叔的东西做人情哪！”

于是，紫千豪刚刚就唇于杯，洞外已响起了三声清朗的“咕”“咕”之声，蓝扬善笑对房燕道：

“快丢下皮索下去吧，你那心肝回来了。”

嚤的一声，房燕羞涩的奔向洞口，将盘结在一根粗大石苟上的黑色皮索掷于洞外，她自己站在那里等着，片刻后，季杯南已气吁吁的扛着一捆柴枝攀升上来，一张朴实的面孔涨得红通通的。

季杯南还没有放下背上的柴枝，房燕已急忙拉着他到了洞室一隅，唧唧啾啾在他耳边喀咕了好一阵，于是，季杯南的脸色连连变化着，目光也不时又惊又喜的投向了这边，未了，他丢下身上的枯柴，偕同房燕三步并做两步的奔到矮榻之前，“扑通”跪了下去，诚恐的道：

“侄晚季怀南叩谢紫叔叔成全之恩！”

紫千豪连忙探手道：

“罢了罢了，季兄万万不可如此多礼。”

蓝扬善也在一旁道：

“起来啦，你还怕紫叔叔诓你不成？傻东西！”

季怀南红着脸站起，房燕也怜楚楚的与他旁立一处，嗯，男的雄壮朴

实，坦诚爽朗，女的娇美婀娜，风韵妩媚，果然好一对璧人，紫千豪点着头微笑，不错，是应该成全他们，应该的。

咧着嘴，蓝扬善忽道：

“燕儿，你是欢喜得冲昏了头啦，如今是什么时辰了？午饭还没有闻着味儿呢，光记得给紫叔叔端‘长生液’喝，就忘了咱蓝大叔的五脏庙啦？也得修一修哪……”

“啊”了一声，房燕臊得拉着季怀南往后跑，两个人手拉着手，那般恩爱甜蜜的隐入后洞中去了。

望着他们的背影，蓝扬善不禁欣赏而满足的吁了口气，摸着大肚皮道：

“这两个孩子……也亏得他们有这等的勇气与心眼儿……”

有些倦乏的一笑，紫千豪道：

“更亏得他们遇上了你这位明白二大爷！”

讪讪的打了个哈哈，蓝扬善忙道：

“当家的说得对，呵呵，咱是有些糊涂，是有些糊涂……”

忽然，蓝扬善又似是想起了什么，瞧瞧紫千豪道：

“紫当家，噪，以你这等的名气与声势，却为何……嗯，为何还吃了如今的大亏？”

微闭上眼，紫千豪缓缓的道：

“江湖上，难有永远屹立的雄主，更难有力霸万夫的超人，你可以敌一人，故十人，就怕难敌百千人，你能胜一次，胜十次，却难次次都胜，这些，总括一句来说，人不是神，无法像神那样法力无边，高不可攀，任他再强再勇，也有失误的一天。”

想了想，蓝扬善又迷惑的道：

“但是……在西陲一带，又有谁胆敢招惹你紫当家的呢？”

笑了笑，紫千豪道：

“难怪你有些诧异了，只因为你到达西陲不久，还摸不清此处的江湖争斗情势与黑道上的恩怨牵缠，西陲一带，固然孤竹帮的名声响亮，实力雄厚，但却另有一股相对的力量在与孤竹帮抗衡，那就是银坝子的白眼婆及仙鹤兄妹，若照双方的本身力量来看，孤竹帮是凌压在银坝子之上的，但为了彼此间都顾虑到时机未至，羽毛待丰，担心冲突起来有损根元，更怕其他道上的势力借机崛起，所以大家都保全大局，未曾正式展开火拼，当然，在这段漫长的相互忍耐时光里，其中的明争暗斗，大小纠纷层出不穷，而且无论任何场合，双方的阵线对峙，壁垒分明，全是一股势不两立的味道……”

停了停，紫千豪又道：

“这种僵持而仇恨的局势是无法维系得太久的，因此，在三个多月之前，白眼婆兄妹便传柬给我，要我单刀赴会，以我们双方龙头的身分凭借自身的本领作一了断，谁胜了，谁便独保江山，败的，则俯首称臣或是率队退走，接到这邀请之后，我便依时去了；一个人。”

蓝扬善正想开口问什么，紫千豪摇头阻止了他，续道：

“我守着诺言，单刀赴会，但他们则不，以白眼婆、仙鹤二人为首，另带上他们银坝子的一流人物九位，合力来对付我，后来，再加上‘大尊派’的‘红袍七尊’中的四位，末了，甚至连二千二三流的角色与一般打手数百人也全凑上了，结果，你便看到我成为目前这般模样！”

气愤填膺，蓝扬善磨拳擦掌的道：

“他奶奶的，这算个什么江湖规矩？这不成了他妈的不要脸了么？如今武林道中道义荡然，江湖上是非黑白不分，全都是叫这类的狗熊角色给混染了的，紫当家，你可轻烧了他们？”

吁了口气，紫千豪笑笑说：

“蓝兄，我的血，你应该知道不是好流的！”

以手击额，蓝扬善喃喃的道：

“红袍七尊……红袍七尊……咱好像在哪里听过这个名号……”

紫千豪淡淡的道：

“蓝兄久居关外，可能对他们尚不甚了解，这七个人的名声极大，素以‘八卦无极’自夸，表示他们睥睨天下，难有敌手，老实说，他们的成名绝非侥幸，确是有他们能以狂妄的本钱！”

重重一哼，蓝扬善道：

“咱不管这几个混帐玩意是什么铁金钢，铜罗汉，就凭他们这种以多吃少的下三滥手法，咱异口碰上就非得斗他一斗不可！”

紫千豪平静的道：

“你可能有机会，他们还有三个人未死！”

吃了一惊，这位二头陀喃喃的道：

“那么……贩，你是说，那四个与你交过手的……都死了？”

点点头，紫千豪道：

“除了一个，其他三位怕是难活了……”

挂着手，蓝扬善又道：

“紫当家，你的伤势痊愈之后，是否准备回傲节山去呢？还是另有所谋？”

神色转为极端沉重，紫千豪徐缓的道：

“我想，在今天下午便赶回傲节山！”

“什么？今天下午？”蓝扬善叫了起来，“你，你疯了？你全身创伤累累，亏得你的身体壮，再加上咱的医术高，药材灵，如今你才能进食说话，感到舒爽不少，其实你身上的伤连口都未封，元气创伤更未恢复多少，你就想走路？紫当家哪，你全是在把生命当儿戏啊！”

冷沉的，紫千豪道：

“我也省得，但傲节山情势危急，形如燃睫，我是非去不可的，哪怕因此而赔上我这条命！”

呆了呆，蓝杨善呐呐的道：

“但你的伤……紫当家，只要你再一使劲运力，伤口便将迸裂，到那个时候，欲要诊治就麻烦了，你要想想，不要帮不上你手下的忙反而把自己也坑进去，这。就大不上算啦……”

淡淡的一笑，紫千豪道：

“我只有一个意念。回傲节山与兄弟们共生死，只有一个目标，以手中剑阻敌刃之施虐、抱着这个意念和目标，我便会将精力集中倾注于一点，浑然人忘我之境，那时，肉躯上的痛楚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有些不安与怔忡，蓝杨善低促的道：

“当家的，这是一种……扼，一种奇异的自我拘禁和忍耐，可是，就算你当时受得下，事后的罪却怕你挺不住啊……”

紫千豪澄澈的双目中流得出一股分人震惊的冷酷与寡情的光芒，这片

光芒灼闪着，有如冥冥中恶魔的四笑，有如自殉前刃棱的炫灿，阴森极了，残忍极了，他徐徐的道：

“假如我肉体的负荷承担不了那痛苦，痛苦的终极至多也只是一死，这死，它对我来说并不可怕，在很多年以前，当我卷入这个漩涡之际，我便已准备有一天如此了，人人都免不了有一次……只是它的方法有所分野而已……”

紫千豪的语声是那般的坦然与缓慢，有如古庙中的回响，空谷里的扬声，带着出奇的空洞和应渺，其中，更有一种说不出的绝狠与落寞，没有一丁点情感与悲们包含在内，好像他是在述说别人的事情，别人的遭受一样，平静得几乎已失去了一个“人”所应有的血气与活力，冷瑟得使听着话的蓝扬善宛如置身于万年冰容之中，连肌肤上的寒粟都在颤抖了……

而一个江湖上的霸主，绿林中的硬汉便往往是如此的，他们挣出来的江山不易，这其中难有侥幸，他们凭借的本钱便只有生命，生命素来被人们所重视，但他们却能在应该抛舍的时候毫无眷顾，这些说起来简单，到要真的去做时，那就太难太难了，许多人都能够对别人做到狠酷与寡绝，但这不是真正的狠酷与寡绝，要对自己本身亦能毫不容情，这才算将情感的压制学到了家，那是不易的，有如眼看着可以躲过毒蛇的噬啮而仍然含笑将手指送入蛇牙之下，这除了学得冷酷，还需要淡泊、无虑、悠远、忍耐，能看穿了一切，舍下了一切，一切之内，便包括得太多了。

嗓子不知怎的变得有些暗哑，蓝扬善低沉的道：

“紫当家……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咱……呢，咱已服你服得五体投地了，紫当家，不用你说，不用人夸，咱，咱早知道你是一个男子汉，真英雄……”

淡远的一笑，紫千豪道：

“我实在平凡，只是，有些时候我能看透生与死罢了。”

蓝扬善宛如在沉思着什么，忽然，他昂然的道：

“不管傲节山有什么危难，当家的，咱决心跟随你去，有什么事，咱与你分担了！”

摇摇头，紫千豪缓缓的道：

“蓝兄，我不能让你卷入这场纠纷之内，你知道，这是需要以生命下注的，谁也管不了谁的安全，蓝兄，你的盛意，我紫千豪心领了！”

怪叫一声，蓝扬善跳着脚道：

“咱不管，咱一定跟着去，要不，你前脚一走，咱后脚便跟到了那里，生生死死也拚他一个，姓蓝的说过便做，当家的你若不信，到时候可以看到银坝子的爪牙们拖着尸体给你看！”

有些人，表里是不一致的，口是而心非，只是装装样子而已，但有些人却是一根肠子通到底，说怎样便怎样，坚持不变，生死不渝，这两种人，假如细心去观察，便将不难分辨，紫千豪阅人多矣，他看得出，觉得到，眼前的蓝扬善是属于后者，那是一片多果断的意志，多鲜赤的心肝，多感人的情怀。

四目互视着，没有再多说什么，良久……

紫千豪略然低下头去：

“谢了，蓝兄……”

“嘿嘿”怪叫了一声，蓝扬善几乎手舞足蹈的雀跃起来，那一身肥肉全在他这兴奋的激悦中抖动个不停……

十四、赴大难 肘变突生

两匹马飞驰向傲节山的方向，马上骑上，一乃面容苍白的紫千豪，一为神形昂昂的蓝扬善。

在他们出发之前，蓝扬善又替紫千豪全身所有的伤口全换上了新药，并以独特的手法用白绸仔细又牢靠的将这些伤处交错扎妥，尽量使它们减少裂崩的可能性，另外，一口气再给紫千豪眼下两颗“返魂丹”，除了这些，蓝扬善还暗里藏着一包叫“夜猫眼”的药，这包药，乃是用渤海一座珊瑚岛上稀有的“金雀花”揉合着“大麻”“罂粟粉”等物所制就，这“夜猫眼”服下去之后，除了能予人一种极端的振奋与激昂力量以外，更有提神、止痛及麻木感触的作用，但是，这种药知不宜多服，否则，除了它的毒性会侵入骨髓之内，更将引起其他的许多难以克制的毛病，促使身体做惊人的衰弱，因此，蓝扬善调配好的这包药粉，虽然份量上用得十分适合，但不到必要，他却仍不愿拿给紫千豪食用。

现在，正是日正中天，而空气中却飘浮着隐隐的萧索，马儿，奔行得更快更急了。

鞍上——

蓝扬善低沉的道：

“紫当家，挺得住不？”

咧唇一笑，紫千豪道：

“还好。”

沉默了片刻，蓝扬善又道：

“咱临时出去劫了这匹马，脚程好像还不错，这一路来倒未落后多少……紫当家，山上的急难，你的那些手下约莫也能应付一下吧？”

紫千豪目光迷离的注视着远处的山峦树林，过了一阵，他侧首朝蓝扬善带着苦涩意味的笑笑，道：

“我的那干儿郎，全是些久经战阵的好汉，没有一条不是铁铮铮的角色，他们有血性，有胆气，有决心，不论他们能不能应付得了，他们也都会豁出性命去干，但是，今天的犯山者却非等闲，蓝兄，可曾听说过有‘南剑’关心玉？”

胖大的身躯猛然一震，蓝扬善叫道：

“南剑？”

点点头，紫千豪道：

“由此人带着队，还有青城的‘玄云三子’，以及银坝子属下的六位大爷与一批小角色……”

眉梢子一扬，紫千豪接着道：

“事实上是否只有这些人却很难预料，银坝子白眼婆他们素来是以诡计多端，阴毒狡诈见长的，也说不定尚有其他帮手，说不定并非如我想象中那般危相，不过，我宁愿朝坏处想，也不可向好处算，如今，傲节山只怕已展开了血雨腥风！”

坐在鞍上的肥臀颠了一下，蓝扬善喘了口气，道：

“奶奶的，那南剑关心玉的名头可是大着哪，当家的，在十六年前，这老小子曾以一柄剑活斩了关东十七帮胡匪的十七个舵把子，又将‘白骑队’的大头领捅穿了五个血洞，这还不说，他与关外大豪关北武林盟主曹雪端二人比斗，连曹大盟主也吃这家伙在手臂上割了一剑，他前前后后在关外住了两个多月，他奶奶整个白山黑水就差点被他翻了过来，搞得是惶惶不宁，鸡飞狗跳，料不到这老小子命却长，竟活至如今又捣蛋到西陲来了……”

三言两语，紫千豪把关心玉所以出头作对的原由讲了一遍，听着急速的蹄声，他又十分平静的道：

“南剑关心玉虽然厉害，但我也未必见得含糊他，令我担心的却是怕山上的弟兄伙着了他们的道……不客气的说，任他关心玉与玄云三子再是技艺精深，就单凭他们也难撼我孤竹帮！”

征了征，蓝扬善道：

“当家的，此话怎说？”

紫千豪目露煞光，冷峻的道：

“不错，南剑关心玉与玄云三子，甚至银坝子的六位大爷，他们的本事是大，但我孤竹帮也有的是煞手勇士，大家拚起来是一场混战，鹿死谁手尚难预料，怕只怕他们用计相激，暗施手脚，我的儿郎们不察真伪，顶着一个‘义’字大开方便之门，与他们单打狼斗，明阵相持，这样一来，损失就必大了……”

蓝扬善忙道：

“当家的，你的那干人里，有没有能与关心玉硬干一场的角色？呢，咱是说以一对一的话？”

沉吟了片刻，紫千豪道：

“南剑的武功根底到底精深到什么地步，我尚未见过，无法骤下断语，只是我的儿郎中，功夫强悍的也有不少，甚至有一两个还不在我之下……我想，不论那南剑本领如何高明，孤竹帮除我之外也必有勇于和他一搏之人！”

一拍手，蓝扬善喝声彩道：

“好气魄！”

豹皮头巾微微一拂，紫千豪手抚着身上换过的这袭黑色长衫，长衫是借穿那季怀南的，却是十分合体，几乎像量着他自己的身裁剪制成一样，就是里头的黑色紧身衣略嫌肥了点……

蓝扬善瞧着紫千豪一笑，道：

“当家的，说真话，你可留着条命回来，那两个娃儿还在‘洞天福地’里日盼夜析的等着你去为他们做大媒呢，房铁孤那老混帐，只怕除了你谁也说不动他，你如有了个好歹，这林到口的喜酒就飞了他个丈人的啦……”

笑了笑，紫千豪沉缓的道：

“蓝兄，你放心，未到那一步，谁也不会轻易就认下命，他们想对付我，只怕心里比我如今更觉得急惶……”

呵呵笑着点头，蓝扬善道：

“咱信，咱信……”

说着话，而坐下的马匹奔行得越发起劲了，蹄声擂鼓似的起落着，在起落中，一座座的山峦，一片片的绿野，一块块的荒地，一段段的道路便抛向了身后，时辰每过一刻，离傲节山也就更近一程……

紫千豪的面色在冷沉与酷厉中带着疲困的苍白，他目光不时投注远方，

远方，如今可能正在杀声震天，血刃映日，这些，连着他的心肝，连着他的思维，以致看起来大地和云天也是一片惨茫茫，灰生生的了。

故意没话找话，蓝扬善道：

“当家的，咱们胯下这两头畜生的脚力还真叫不错，照这种跑法，约莫不用天黑也就到了……”

紫千豪轻轻闭了闭眼，道：

“希望我们还赶得及……”

蓝扬善忙道：

“当家的不用心焦，一定赶得上的，他们又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咱就不信光凭这些混帐们能一下子飞上天去！”

沉重的摇摇头，紫千豪道：

“老实说……蓝兄，这一天一夜以来，我一直觉得心神恍惚，焦虑烦躁，好像是有什么不幸的灾难就要临头一样，看着天日，连天日也是那般绪黯，夜里，做起梦来，梦中也全是血光隐映，有数不清的一张张痛苦面容闪现，而悲呼惨叫都在迷迷冥冥中自四周传来，那情境，令人忧悒……”

怔忡了一会，蓝扬善急道：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是毫不足怪之事，而当家的心悬所属，自然便神思沉重，看起什么来也不带劲了，莫说是当家的你，换了哪一个人也皆会如此的……”

舐了舐嘴唇，蓝扬善又接着道：

“况且，当家的自己更明白，孤竹一帮好手如云，摩下儿郎个个用命，任他什么关心玉，玄云三子，他不过只能摇着旗号呐喊两声，鸟门没有，他们还能冲得过去？”

紫千豪右手轻轻摩娑着悬挂在马首之侧的四眩剑，低徐的道：

“事到如今，我们也只好这么想了……”

现在，午后的阳光已偏西了一大截，两匹马发狂的急奔着，在尘土飞扬中，他们朝一道生着疏林的岗脊上驰去，紫千豪曾经多次经过这里，路径很熟，他晓得，过了这片岗脊，再有五十来里路程便可进入傲节山区了。

吐了口气，蓝扬善抹了一把油汗，道：

“好大的灰土……”

正想讲什么，紫千豪却突然猛带经绳，坐下的甲犀骤而人立，可是连哼全未哼出一声，“呼”的打了个转便停了下来，硬生生的停了下来！

蓝扬善坐下这匹马可就没有这般灵异活络了，但他却也是出了名的老油子，紫千豪突然停住，他便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于是，这位二头陀立刻极为自然的将马儿停下——却已隔着紫千豪在三丈多外了。

目光尖利的盯注着前面靠左边的那片树林子，紫千豪的嘴唇紧闭着，双眸闪烁如寒星的冷芒，那么孤瑟与肃然，此刻，他们的位置正在这道岗脊的脊线上，与左面那片树林子成平行！

果然，只在一眨眼的时间内，树林中已有二十多条人影豹子似的蹿起，其快无比的向二人这边包抄了过来！

双目倏睁，蓝扬善策马靠了过来，他绷着面颊的肥肉，恶狠狠的道：

“操他个大人，敢情是些算径的毛贼，真叫大水冲翻龙王庙啦，咱倒要好好的见识见识！”

紫千豪没有回答，双目一直凝视着那二十多个围奔上来的大汉，那二

十多个不速之客包抄上的阵线是一道半弧形，刚好阻断了紫千豪他们的进路，更通往他们退向岗脊之下，只是这一手，已可证明来人必是黑道上吃这一行饭的行家无疑！

“呼”的自马匹身边横缚着的细长绸囊中抽出了“金钢杖”，蓝扬善将这玩意凌空一挥就待冲杀上去，但是，紫千豪却在此时面色倏变，他急忙举手相阻，暴厉而气怒的大喝道：

“通通站住！公孙寿，你怎的来到了这里！”

喝，那二十来位仁兄，敢请个个全是一式青色劲装，腰插短斧，手提雪亮的大马刀，不折不扣，都是孤竹帮的手下！

这些人的为首者，正是那位身材硕壮、头顶光秃油亮。肿泡眼，红鼻头，更生了一双招风耳的毛和尚公孙寿！

公孙寿一见眼前之人竟是他们的龙头，也不禁一下子愣住了，他呆了一呆，才飞快地奔了上来，一面行礼，一面急巴巴的道：

“我们还以为是银坝子那边派来的眼线……大哥……，你已从‘鸡鸣山’冲出来啦？”

紫千豪的面色又是急剧的一变，他怒道：

“什么‘鸡鸣山’，你们为何来到此处？”

像是一下掉进了五里雾，毛和尚公孙寿有些模不着头脑的道：

“噢！怪了！大哥不是在昨夜被困于银坝子后面不远的‘鸡鸣山’上么？还托咐恰巧路过该处的‘黄衫一奇’徐祥徐大哥前来告警求援，老苟本想亲自带着弟兄们下来，但又奉了大哥目谕不敢轻离，因此便派了我与白辫子洪超、祁老六、苏家兄弟两个，带着一百五十名弟兄先行赶来，如若在明晨尚不见返，老苟他们就会全体出动，攻袭银坝子老巢来解危啦！”

宛如一个霹雳响在紫千豪头顶，震得他全身摇晃，面孔惨白，汗水溶消而淌，毛和尚公孙寿见状之下慌忙奔前搀扶，边惶急的道：

“大哥，大哥，你你你，你怎么了？”

猛一咬唇，紫千豪“呸”的喷出一口血水，扬手给了公孙寿一记耳光，“啪”的清脆响声，这位毛和尚被打得险些一个筋斗栽到地下，他挨了打，却连吭全不敢吭一声，肿胀着变得乌紫的面颊，赶忙垂手肃立着，眼睛都发了直，紫千豪仰天悲吼，狂叫道：

“我们中了敌人的诡计了，你们这一批无用的蠢材，其他的人呢，叫他们全都给我滚过来！”

毛和尚公孙寿猛一哆嗦，立刻回身叱道：

“快去叫呀，一个个都他妈成了木头的啦？”

于是，站立在四周的一干孤竹属下们马上有两个奔向了后面的树林，而鞍上，紫千豪神色惨清，左右摇晃，喘息粗浊得远近可闻，那边一直唤着声的二头陀蓝扬善急忙翻身下马，过来小心翼翼的扶着了紫千豪，边招呼道：

“兄弟，来，帮咱扶下你们当家的……”

毛和尚公孙寿不敢怠慢，抢上两步，与蓝扬善合力将紫千豪扶下马来，又找着一块生有枯草的地方使他坐下，紫千豪紧咬着唇，双目如火，胸膛起伏急剧，一侧的所有孤竹弟兄们全不由吓住了，多少年来，他们从未见过他们的瓢把子如此激动与愤怒过，而且，看眼前的情形，他们所等爱的，崇仰的，立誓拚死追随的大哥好像还受了不轻的创伤……

蓝扬善一边为紫千豪推拿着，一边迅速又为他服下了几粒药丸，压低

了嗓门道：

“当家的，你可千万急不得，有什么变故如今尚不知道，并且大家也可以想法子解决哪，也许事情不像你想的那么糟，你这身子可经不起气啊，万一气出个毛病来，什么都不用谈啦，大家一起完蛋了！”

像扯着肝肠，紫千豪悲厉的道：

“全是一群饭桶，可恨……可恨！”

这时。树林子那边人影晃动，大批的青衣勇士们纷纷向这边奔来，领头的几个，可不正是“毒鲨”祁老六，“白辫子”洪超，“一心四刀”中仅存的苏括、苏言兄弟，祁老六跑在前面，他猛一眼看见紫千豪，也不禁大大的吃了一惊，粗犷的面容上涌起一片不祥的迷惘与征愕，急步奔走，这位当年黄河一带的水上霸主匆匆施礼，一面疑惑而忐忑的道：

“老大……你不是被困在‘鸡鸣山’么？大家伙还急得要命，昨天傍晚徐祥这老小子风尘仆仆的赶进山来告警，老苟召集我们商量了一阵，又怕有其他变故，是而等到近午尚未见老大你返回，才点齐一干孩儿前来相援，但看这情形……老大，莫不成着了人家的道了？”

满口的钢牙紧挫，紫千豪怒道：

“这还用问，我当时离山之前是怎么交待苟图昌的？是怎么告诉你们的？谁叫你们擅作主张？谁叫你们来解围？那徐祥可拿着‘血龙令’？可执着我的信物？可带有我的书函？你们个个都是老江湖了，竟还会上这种幼稚无比的当！如今人力分散，好手遣出，正巧给对头良机乘虚进犯我们的基业，各个击破，一举成歼，你们……咱们连这一点头脑全没有？可恨！”

祁老六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期期艾艾的道：

“但是……但是徐祥是我们同道的呀……况且与老大你也有一段交情……”

“呸”了一声，紫千豪瞪着眼道：

“祁老六，亏得你也是黑道上滚了多少年的角色，连江湖上素来诡诈明角的一贯习性也摸不清么，在平常，大家是朋友，是同源，真正到了利害关头或生死场合，除了自己的弟兄，便任何人也不能信，不敢托了，谁到了要命的时候也得先顾着自己切身的安危……那徐样，一定是受了敌人的威胁利诱，否则，便是他有着特殊的隐情，我们所不知道的隐情，说不准这其中有着多少宿仇暗恨……而你们竟然大意到这等程度，我曾一再交待你们只可自守，不能出袭，你们……”

说着，紫千豪强烈的咯咳起来，蓝扬善赶忙在后面又是捶背又是推胸的为紫千豪顺着气，四周的一干孤竹弟兄则个个冷汗透衣，惊得连大气也不敢喘上一口，祁老六哭丧着脸，呐呐的道：

“该死……该死……真该死……”

毛和尚公孙寿愣了片刻，冒冒失失的道：

“这样说来，大哥，那徐样是传的假口信了，你并没有真被困在‘鸡鸣山’上？”

火辣的瞪了公孙寿一眼，紫千豪气得没有再多说一句话，毒鲨祁老六也狠狠的斜了他这位伙计一下，憋着嗓子道：

“我的爹，你他妈真是豆腐渣脑筋，这还听不出来吗！”

白辫子洪超壮了壮胆子，提心吊胆的道：

“大哥……呃，你老先别发火，在我们出来的时候，山上早已严密戒备，

步步为营，且有老苟在山上调度指挥一切，而如今也还不到一天的时间，说不定对头尚未攻进山去……大哥，你也晓得，我们傲节山固若金汤，坚如铁壁，更有一大批好手在守着，就凭银坝子方面几个毛人，只怕也不会那么容易得手……”

冷哼一声，紫千豪喘息着道：

“黄衫一奇徐样可在山上？”

一句话问得白辫子洪超全身骤凉，他顿时有如冷水浇头禁不住激灵灵的打了个哆嗦，傻在那里不敢吭声，紫千豪长长吸了口气，冷寒的道：

“我在问，那徐样可留在山上？”

硬着头皮，祁老六尴尬的道：

“仍在山上，人家老远奔来传信，照规矩也应该款待一番，是而留徐祥在‘小金轩’安歇……”

烈火般的愤怒与汹涌的煞气忽然化为凄凉的一笑，紫千豪的语声刹时竟变得奇异的低柔：

“只有他一个人么？”

祁老六明白在什么时候他们这位主宰孤竹帮上下近两千人命运的龙头大哥才会有这种表情，于是，悄然透了口气，他不安的道：

“两个，还有另一个不认得，约莫有五十来岁，面皮焦黄，若有两撇八字胡，老是阴沉沉的不大讲话……”

微微仰首向天，神色是空渺而凄迷的，紫千豪默然无语，祁老六一颗心剧跳着，刚刚把嘴巴张开，紫千豪身后的蓝扬善已连忙暗里摇摇手，于是，祁老六只得将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好一阵子——

紫千豪幽幽的道：

“洪超！”

白辫子洪超急急趋前一步，低声道：

“在。”

缓缓地，紫千豪道：

“可还记得在九年之前，有一次在‘雪水’之滨，我和你两个人与‘血狼星’单光那帮人争夺一箱‘翡翠明珠’之事？那是个阴雨的黄昏……”

连连点头，洪超道：

“记得记得，这怎会忘记，单光那一边是五个人，我们只有大哥与我一个，那一战打得可真叫狠，末了单光带彩，被大哥削掉一半耳朵落荒而去，他手下四个伙计一个不剩，全横尸在雪水滨上，大哥你肩头顶也挂了红，我肚子上挨了一刀，这一刀好险，幸是捅斜了些，否则就完蛋了，至今那块大刀疤还在，那天尚亏得大哥亲自将我扶了回来，喝，一箱‘翡翠明珠’颗颗圆润光洁，透明欲滴，绿莹莹的泛着碧灿灿的光彩，珍罕极了……”

神色冷酷而深沉，紫千豪低缓的道：

“与徐祥相偕上山的那人你可曾见过？”

点点头，洪超迷惑的道：

“见过，但只打了个照面……”

紫千豪接着道：

“你回想一下‘血狼星’单光的面貌，再与那人的模样互相印证一下，看看是否同为一入？”

一句话有如响了个焦雷在洪超耳边，他全身一震，面色突变，瞪着眼，张着嘴，愣愣的呆着，想着……

毒鲨祁老六咽了口唾沫，忐忑的提醒着道：

“那家伙约莫五十来岁，焦黄枯干，活像他妈大旱天自缺粮的灾区逃出来的难民，老是不大肯开口，三棒子打不出个屁来，眉毛黄稀疏的，细眼长鼻薄嘴，眼皮子搭拉着，他妈的像没有睡好觉，便是讲两句话嗓子也沙呼呼的，喉咙里似是塞上了块枣核儿……头上，呢，好似扎着一条灰不拉吉的头巾，对了，齐耳根子包着，鼻子下面有一颗黑糊糊的毛痣……”

猛然怪叫一声，白辫子洪超跳起来吼道：

“是他，大哥，正是他……”

紫千豪沉默着没有说话，洪超又急得手足无措的叫道：

“不错，就是这老王八，记得九年之前他的面色是白苍苍的，未留八字胡，鼻子下面生有一颗圆形的红痣，但白脸可用黄姜水染成黄的，红痣能涂成黑痣，八字胡可以蓄起来，可是他的细眼长鼻薄唇却无法改变……大哥，就是他，虽然他如今已比九年以前老了很多，大概的样子还没有变，该死，我该死，怎么就没有想起来，大哥，可不得了啊……”

低徐地，紫千豪淡漠的道：

“如今才想起来，该已迟了……”

一侧的祁老六也有些怔忡，他焦虑又埋怨道：

“白辫子你当时怎么就想不到，这分明是来卧底的……”

白辫子洪超苦着脸，显得气急败坏的道：

“我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上面去，他易了容貌，时间已隔了这么久，再加上未曾仔细注意，仅是匆匆打了个照面，谁又晓得竟会是他？”

肿着面额的毛和尚公孙寿低促的道：

“那么，我们还不立即赶回去施援，尽呆在这里干啥？”

冷冷的，紫千豪道：

“现在从这里回去，正好可以碰上对方伏袭我们的人马，他们会预料到当我们发觉真象之后所将采取的手段，而这也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不要忘记敌人如今所用的战术乃是各个击破！”

周遭的孤竹勇士们全是一片沉寂，老大，你好歹也得出个点子呀！

紫千豪尚未开口，蓝扬善已干咳一声，一本正经的道：

“各位兄台，呃，不才蓝扬善，冒昧在此处插上一句话，各位大约还不知道各位的龙头当家在昨天险些豁上了一条性命吧？紫当家现在浑身的创伤尚未收回，他可以说是拚着老命在打转，身上还是血糊糊的，连一刻也等不得，便急匆匆的备马朝回赶，这份义，这份勇，这份仁，可还真是咱姓蓝的生平第一遭见到，由此也可见他对各位的关怀之心，但各位也应该让紫当家的歇口气，别通得他真把老命陪上了，这样搞下去就是铁打的身子也只怕拖不住！”

一番话说得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惊住了，他们这才又察觉到紫千豪的形色憔悴，精神萎靡，毒鲨祁老六愧疚的道：

“老大，方才一阵子忙乱，你又在冒火，是而未曾注意到你还带着伤，老大，我们这批做弟兄的实在惭愧……”

挥挥手，紫千豪哑着嗓子道：

“罢了，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伤，我还受得了，如今事不宜迟，我们立

即绕道，反扑傲节山！”

毛和尚公孙寿忙道：

“但是，大哥的伤……”

紫千豪平静的道：

“没关系，这点伤要不了我的命！”

蓝扬善搓着手，低声道：

“当家的，你方才一气一急，血气翻涌，神色不大对劲，咱看，你还是歇上一阵子再走吧？”

冷沉的，紫千豪道：

“我固然可以歇上一会，怕只怕我的手下们却等不及了，对头的血刃绝对不会久候的！”

心头一跳，蓝扬善也不敢再多说什么，紫千豪甩甩头，道：

“老六，你们的坐骑呢？”

祁老六道：

“在林子里，我这就派人去招呼弟兄们开始上马启程！”

说着，四周的孤竹帮众纷纷散去，静悄而快捷的各自奔进树林中牵出坐骑，祁老六又担心的道：

“老大，你挺得住吧？”

点点头，紫千豪苦笑道：

“当然。”

忽地，他又接着道：

“老六，除了你们这一拨人，还有别的弟兄分派出去的么？”

祁老六想了想，摇头道：

“在我们出发之前没有，我看，不会再有别的人手分派出去了……”

叹了口气，紫千豪道：

“难说，对方所施手段之诡毒，是无隙不钻，无所不用其极的，只要做得到，他们不会放弃任何可资一试的机会！”

默立着，祁老六又小心的问道：

“老大，可知道是哪些人去犯山？”

紫千豪缓缓的道：

“如今晓得的是‘南剑’关心玉、青城派玄云三子、银坝子白眼婆属下的六位大爷，他们另外是否尚约有能手相助，带着多少人马，则不十分清楚，但我料想他们的阵势不会太小，否则，他们必不敢轻易相犯！”

祁老六呆了呆，道：

“但是，我们出来之前，山外的桩卡探马却一直全未发现有什么异象，一切都十分平静……”

冷冷一哼，紫千豪道：

“让你看出了他们还能叫做奇袭么？老六，我们去攻击人家的时候又有哪一次让对方事先看出警兆来了，不要忘记天下并非我孤竹一帮，这一道上的行家多得很！”

祁老六连忙称是，那边，一名头领巴奔来禀告所有人手全已上马待行，紫千豪吃力的站起，没有要人扶持，自己翻上了马背，却痛得他咬了咬牙！

白辫子洪超与毛和尚公孙寿两人分骑在紫千豪左右，以便随时照拂，蓝扬善也紧跟于后，一张胖脸隐带优威之色，他知道紫千豪的伤势必已恶化，

而跟着来的，必定又是一场血雨腥风，这位西陲的第一高手，声威渲赫的年轻霸主能否撑挺得住，委实令人担心……

鞍上。

紫千豪回顾身后一排排肃穆的铁骑，一张张坚毅的面容，一条条粗魁的身子，不禁心中泛起一股特异的滋味，有酸楚，也有豪壮，有忧虑，也有慰藉，于是，他挥臂向前，在一片蹄声雷动下，甲犀已一马当先，狂奔而去！

十五、隐危机 峡谷尸横

沉沉的雾霸起自太阳落山后发苍苍的大地，合着肃杀的秋风，那么迷迷蒙蒙，浮浮荡荡的飘起，像一张张愁苦而无奈的面孔，而这些面孔融漫在一起，便变得说不出的空洞与模糊了，给人心头一种黯涩悲凉的感触，宛似那些雾霞罩在呼吸里，落在两眼中，远近的景色，看上去也是那般哀哀切切的了。

紫千豪一手将皮缰缠在腕上，一手紧紧抓着马鞍的扶把，面色苍白得带着青森森的冷漠，他的目光直愣愣的注视着远方，像是在神触着层云重雾中的那一份落寞，他左右的白辫子洪超与毛和尚公孙寿，则连一句话也不敢吭，尽管苦着脸抽冷气……

秋风刮着，可真够凄厉，打起降哨子在转，拂过人马身上，冰寒得刺骨，宛如无尽的冰雪渣子朝身上洒，还夹在那极似哭号的呼啸声里，一次又一次的奔向远方。

二头陀蓝扬善就这不久的功夫，已与他身边并辔而驰的黑鲨祁老六混熟了，这位二头陀一五一十的将遇着紫千豪的经过讲了个一明二白，祁老六愧疚着，关切着，更有说不出的焦惶，他低低的道：

“我说，蓝老哥，孤竹帮的一副重担，全负在老大一个人的肩上，任什么大小事也得由我们当家的躬亲辛劳，想起来，我们这些做弟兄的实在汗颜，眼前，老大又挂了重彩……唉……”

蓝扬善也唱了一声，道：

“说不难事情并没有到太糟的地步，咱们赶上去接应还来得及也不一定……但大家伙可不用急，这不是发急的事，你看看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这，又何苦来哪？”

摇摇头，祁老大道：

“你不知道，老哥，我们当家的脾气很怪，他生平最恨的事便是手下们不听调度，达不成交待下的使命，当家的平素不容易发火，但只要他一怒起来，别说我们这几个，连坐第二把交椅的老苟也不敢吭气……”

接着，他又道：

“你看吧，这次事情以后，总有几个倒霉的哥儿要被发交‘铁旗堂’议处，吃不了兜着走！”

“铁旗堂？”蓝扬善道，“可是执法的堂口？”

祁老六颌首道：

“正是，我在三年以前还进去过一次，被关在山牢里坐了两个多月才放

出来，这还是当家的特别恩典，堂里弟兄看情面，要不，先吃上个五十藤鞭再去进水牢是免不了的，堂里的伙计们都他妈是些铁打的心肝……”

蓝扬善奇道：

“怎么，你老兄在孤竹帮里乃是身居要位的高手，连你也得受刑？”

“唉”了一声，祁老六道：

“不用说我，哪一个也不行，当家的以诚心待弟兄，用铁腕维帮规，谁犯了也得受罚，我那次只是在行事的时候吃了一个骚娘们的豆腐，又舍不得把她偷带了回来，老大一知道，先臭骂一顿后发议‘铁旗堂’，就是这样，以后我在出去办事的当儿，吓得连女人也不敢多看一眼啦……”

呵呵一笑，蓝扬善道：

“不过么，自古英雄爱美人，却也无可厚非……”

舐舐嘴唇，祁老六道：

“可惜我们当家的就不这么想啦……”

抬起眼朝前面灰沉沉，黑苍苍的景色看了看，蓝扬善将身上的衣衫紧了紧，噓着气道：

“咱说，老兄，快到了吧？”

祁老六朝前路瞧了瞧，道：

“我们在绕着圈子走，从这里回去不经过山前的‘松风坡’，直从南边的峡谷里沿着干涧登前山，若是从正路走，如今已可望见‘松风坡’的松梢子了，这么一绕路，怕要多上十来里地，还要顿饭光景才能到达……”

话刚说完，骑队的奔速果然缓了下来，开始轻徐的前进，当先的紫千豪则在此时微微举起左臂——

祁老六见状之下，回首打了声惯哨，咆哮声尖而短，在空气中跳弹了一下，骑行里，已有十二名青衣大汉分做四个不同的方向先行奔去。

甲犀上的紫千豪轻轻吁了口气，继续率领马队前行，一旁，白辫子洪超压低着声音道：

“大哥，可要放一只‘长虹箭’？”

在孤竹帮的传统里，“长虹箭”乃是通知山上的人们“双龙头”返山的讯号，日间，则使用“铜铃鼓”，这是一种尊重的礼仪，也代表着一帮之主的威赫，但此时，紫千豪却疲乏而冷峻的道：

“放给谁看，关心玉抑是玄云三子？”

洪超碰了个钉子，吓得不敢再作声，紫千豪沉默了片刻，又低低的道：

“附近可有我们的探马？”

毛和尚公孙寿忙道：

“山麓十里以内，全由罕明的手下负责飞骑巡逻，每隔半个时辰一次，三里之内，便该看着我们的暗哨了……”

紫千豪点点头，道：

“现在我们是绕道而行，但目的也是指向傲节山，这个方向是否亦有巡骑经过？”

公孙寿看了左右一下，道：

“应该有。”

紫千豪冷冷的道：

“如今却未见。”

毛和尚不敢再答腔，紫千豪哼了一声，也不多说什么，于是，一行铁

骑沿着荒岭隐坡，顺着杂径小路静静的走着，没有多久，嗯，傲节山雄伟的山影已在他们翻过一处乱石岗之后呈现于眼前！

黑暗中，有三乘骑影飞奔而来，这三人正是方才奔去探路的十二人当中的几个，他们这时俱皆头巾歪斜，喘息如牛，满头的大汗，一奔到近前，其中一个已惊慌悲愤的向紫千豪低叫道：

“不好了，大哥，在前面的一片杂草地里发现了我们五个弟兄的尸体，连他们的坐骑也全遭人击毙，通通横倒在一堆，我们又朝前遛了一段，那边的两处暗桩也吃人拔起，桩上的四名弟兄都被倒吊在一棵白桦树上，其中两个连脑袋也被砸得稀烂，血糊糊的一团，好惨……”

紫千豪平静的聆听着，他挥挥手，道：

“可曾发现了别的什么？”

说话的汉子摇摇头，带着咽声道：

“我们怕大哥着了道，是而便匆忙赶回来报信了，其他还没有看到什么扎眼的事……”

白辫子洪超和毛和尚公孙寿俱不由怒火中烧，目眦欲裂，二人齐齐愤怒的咆哮起来：

“这些狗娘养的杂种，我与他们拚了！”

重重一哼，紫千豪道：

“都给我闭嘴！”

闭上眼，紫千豪没有说话，他定定的坐在鞍上，就宛似泥塑木雕般一动不动，夜风拂弄着他的衣角，看上去，有一股特异的，深沉而雄稳的味道……

后面，祁老六策马奔上，他忧虑的道：

“怎么，情形不对？”

毛和尚公孙寿低声道：

“已经干上了。我们的巡骑和暗卡被放倒了好几处！”

祁老六神色突然变得狠厉无比，他咬牙切齿的道：

“老子要一个个刮他们的骨，剥他们的皮！”

蓦而，紫千豪双目倏睁，一片精亮尖利得炫人心神的寒芒暴射而出，他冷酷而毫无情感的道：

“我、公孙寿、洪超，是第一拨，老六、苏家兄弟是第二拨，烦请二头陀蓝兄押后为第三拨，每一拨率五十名弟兄，前后相距三十步，作快速冲刺，直指傲节山前进！”

祁老六答应一声，立即掉马回头分配派遣，极快的便将三批骑队分排妥当，紫千豪猛然大吼一声：

“冲！”

于是——

蹄声有如阵雷般突然响起，夹着摇山撼岳之威贴地滚动，以紫千豪为首，分做三批直扑傲节山！

一马当先的紫千豪单手握组，豹皮头巾迎风飞舞，他的面色在这一刹那间变为赤红，宛如映着血，染着凶厉，散扬着煞气！

铁骑蜂涌奔腾，翻下乱石岗，绕着傲节山山麓直扑一道两面壁竖的峡谷，这道峡谷中间只有女许宽窄，谷壁陡峭直立，有如刀斩斧劈，那么险峻的矗峙上去，黑沉沉的看不见尽头！

尚未入谷，紫千豪已经看见谷口横卧着的四具青衣尸体，他连眼皮子

也不撩一下，放马直奔而进！

毛和尚公孙寿紧随于侧，见状之下狠狠骂了一句：

“灰孙子们，你家佛爷要超渡你们了！”

他的话声尚留着段尾的，谷顶上著然传来一阵骨碌碌的巨响，无数块磨盘大小的石块已暴雨般飞坠而下！

奔驰在前面的紫千豪狂吼一声，四眩剑碎然斜弹，两块大石头已被剑尖一点之力震飞出去，寒光骤闪，又是三块巨石横撞谷壁，刹时粉碎如糜，毛和尚公孙寿与白辫子洪超一个抽出“亮银棍”，一个拔出大马刀，一时之间，只见人仰马翻，嘶叫惨吼之声乱成一片，在尘土飞扬中，夹杂着沉重的巨石撞碰声，人马摔跌声，号噪声，以及清脆的骨骼折断声，好一副人间地狱图啊……

紫千豪恍如未觉，依旧策马狂奔，四眩剑旋戮横砍，上下翻飞，转眼下，他已来到了谷口！

谷口的外面，便是一片干涸了的洞床，有乱石、杂树分布着，连地面也是软硬不匀，起伏不平的，紫千豪隔着谷口尚有不足一丈的距离，而四周的暗影中，已有一片蜂蝗般的矢箭与暗器蓬射而至！

高亢而凄厉的长笑着，紫千豪剑起如云涌风号，在连串的紧急撞击声里，所有射来的暗器箭矢已全被震飞或荡落！

于是——

甲犀一跃而起，腾空几近十丈，四眩剑暴斩猛翻，躲在不同隐暗处的七个黄衣人物已惨叫着被活砍成十四截！

警发蓬散，满身沁汗的毛和尚公孙寿也驭骑冲出，他看也不看，左手连挥，十七柄弯刃短刀已尖啸着飞射四周，同一时间，白辫子洪超亦衣衫破碎的率着十多乘铁骑奔出，他们是一个动作，坐骑一出谷口便四散分开，弯刃短刀加上手斧纷纷投射刺劈，在凄凄的夜色中，只见寒光闪闪，往来曳流，号叫声与痛噪声揉合在一起，已分不出哪是哪一边的了……

山谷中的落石声仍然轰隆不断，呼号吼叫声及马匹惨嘶惊曝声也连续未停，但是，却还有一批批的骑影奔出，有的鞍上无人，有的有人无马，有的马拐着腿，有的人瘸着脚，但不论他们是如此狼狈，如此惨痛，却依旧毫不畏缩的，个个强悍的冲了出来！

谷口响起了二头陀蓝扬善的尖嗓子，他正挥舞着他的“金钢杖”：

“咱操你关心玉的二妹子，刨你白眼婆的祖坟，割你玄云三子的牛鼻子，你们他妈还有没有一点江湖道义，还有没有一点奶奶的面皮，竟用这等下三流的法门暗算你家的太爷？”

突然地——

黑暗中敌人的箭雨暗器全停止了，一丁点声息也没有，

那么静，那么寂，好像……好像原来这里便是如此安宁一样！

山谷里的落磐声也同时中断，宛似投石的人一下子都消失在夜风中一样，谷内，这时只有迷漫的尘沙，以及在尘沙中隐约传来的人兽呻吟！

正在乱石杂树中追杀攻击偷袭者紫千豪与他的手下也停止了动作，他们有的尚在马上，有的却已展开步战，此刻，每个人都谨慎小心的戒备着，目光愤怒的炯然投视向四周，没有人出声，没有人移动，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充斥着僵冻，全是久经战阵的老手了，在目前，他们知道应该怎么去做……

轻快的，毒鲨祁老六掠到紫千豪身边，这位孤竹帮里素以强悍著称的

高手已带了红，左边面颊上皮肉翻起，血淋淋的一大片，但他却宛如未觉，低促的向紫千豪道：

“老大，我们的人马大约折损了一半左右，能战的只怕不足百人了，老大，你还安好么？”

黑暗里，紫千豪双眸闪亮如星，他冷沉的道：

“别顾着我，要大家候着，不准轻举妄动，只怕对方业已布好阵势以逸待劳了，马上我们就可以先行索回一笔血债，老六，马上！”

十六、突重围 柳暗花明

黑暗中，祁老六的面庞上浮映出一抹狩厉而残酷的神色，他点着头，嗓门沙哑的道：

“我想会的，一定会的……”

紫千豪用四眩剑的剑鞘，摩挲着面颊，灿银的剑鞘是冰凉而光滑的，有一种直透入心的寒冽感觉，鞘身上镶嵌的美钻形宝石闪泛着一点蒙蒙却晶莹的光彩，那光彩，会令人联想起空中的繁星，是那么高远，又那么冷漠……

静静的朝四周的黑暗扫视着，时间也在悄悄的流去，于是，紫千豪决定不再等待，他指唤过祁老六，低沉的道：

“老六，你和苏家兄弟带着一半人马顺着干涧往下走，一遇伏击立即卧倒，由我们分在两侧暗护着，到时候，我们从旁边杀，你的人给我自内往外冲，这是头次接刃，大家都得搏个红彩。”

答应着，祁老六问道：

“骑马还是步行？”

紫千豪道：

“你们骑马，我们徒步！”

于是，在夜色重掩之下，祁老六迅速窜过去传达口信了，片刻后，分开行动的人马各已准备就绪，在一声旱雷似的暴叫里，一队骑影狂风似的朝着干涧里奔去，而几乎就在他们甫始奔驰的同时，侧面的乱石杂树中，一蓬蓬的剑光暗器又骤雨似的飞了出来！

紫千豪他们就在等着了，黑影里寒芒一现，数十条人影已俄虎出神般的扑了上去，四眩剑首先开彩“呱”“呱”的连串暴响声里，五颗人头已带着满腔热血抛到半空！

三步之外，毛和尚公孙寿的粗重的亮银棒“铿”的一下子震飞了一名黄衣大汉，另一个刚待跃起，一名孤竹兄弟的锋利马刀已削掉了他的一只大腿！

悠长的惨号回荡在冷瑟的空气中，夹在惨号声里，二头陀蓝扬善的金刚杖已铿锵有声的与一个秃顶壮汉缠在一起！

那边——

奔行在干涧内的人马全已于袭击发生时蹿伏在地，现在，他们个个手提马刀，在祁老六与苏家两兄弟的率领下悍野的反扑了上来！

大旋身，紫千豪掠过了一块横倒的涧石之旁，他的四眩剑闪过一道银光，三位黄衫仁兄已那么快的在同时被他拦腰斩为六段，像猛力割破了的猪

肚子，花花绿绿的肠脏顿时剥泻一地！

白辫子洪超的人马刀霍霍飞舞着。他一边敲磕抽冷子袭来的暗器，一面在追杀着眼前正在四散奔逃的敌人，数十个青色玄装的孤竹弟兄则形成了一个半弧，严密的包抄围兜，时时有兵刃撞击的声音响起，时时有叱吼怒骂的喝叫传来，现在，祁老六的人马亦已反扑到眼前了。

忍住肉体上剧烈痛苦，紫千豪咬紧牙关，猛力砍向自一侧掠过的一个黄衣人，那黄衣人惊惶之下回刀力拒，却在“咔嚓”一声脆响中刀折臂落，他连喊叫尚未及出口，紫千豪倏翻手腕，将他刺翻于五步之外！

祁老六的身形有如一头怪鸟般自天而落，他右手一柄马刀，左手一把蓝汪汪的“分水刺”，照面之下，两个黄衣人已横摔了出去！

“呸”的一声，祁老六突然斜身挥刀，“当”然震响里，一只无羽利箭已被敲飞，他正待往箭来的方向扑去，紫千豪已“呼”地掠过，四眩剑暴翻之下，一个黄衣汉子立即尖哮着仰倒于地！

怪笑一声，祁老六正想道谢一声，脑后飒然风动，一股绝大的力量已猝袭而至，他贴地偏身，马刀猛的回斩，左手的分水刺已准确无比的戳向对方胸口。

但是，来人却似乎并非弱者，他哼了哼，振臂之下已到了四尺之外，在移动的中间，一条“鱼鳞鞭”光闪波炫的连连朝祁老六攻出九鞭！

在急速的拦架里，祁老六疯狂的反攻回去，他一边怪叫道：

“我操你奶奶，敢情你还真有两手哪！”

两个人迅速而猛烈的扑击着，眨眼就是五个回合，四周的游斗仍然和这里一样激烈与火辣，有的一沾即走，有的互相追逐，有的在血战，有的甚至在翻滚……

紫千豪似乎已杀红了眼，他的身形宛似流星般飞泄绕舞着，四眩剑探刺如电，碰上他的银坝子角色们没有一个不立即倒媚的，一时之间，只见光闪头落，刀出肢折，情景好不惨厉！

两块岩石的石缝中，暮然冒出一条黄衣大汉来，只见他朴刀便砍翻了一个孤竹手下，但是，却未及缩回已被后面的另一个孤竹弟兄透胸刺穿！

前面的杂树丛里，亦有一黄一青两条汉子重叠着，黄衣人的匕首插进青衣人的小腹，青衣人的马刀则切进了对手的颈项一半，于是，那黄衣仁兄的脑袋便以古怪的角度斜吊在一边，而青衣人尚“咕嘻嘻”“咕嘻嘻”的将一口血在喉咙里打着转。

有人在起伏突陷的地面上扑打着，用手折、脚踢、用牙齿咬，甚至以石块及泥土互掷，除了兵刃之外，任何可用以伤人的方式全用上了，悲号厉降惨叫在粗浊的喘息声里，人体在滚动、翻腾，这是原始的攻击及自卫手段，但是，又何尝不代表了彼此心底的深仇大恨？

猛然——

“吭”的一下震击声里跟着夹有骨骼的断碎声，与二头陀蓝扬善拚斗的秃头大汉已被活生生砸断了脊椎骨碜倒在地，蓝扬善双足一旋，嵌合着八根弯曲铜柱的金刚杖杖头又斜扫上去，将这位秃头大汉生生打从地上翻起了三四尺高，才又沉重的摔跌下来！

紫千豪适时而到，他一转手中的四眩剑，哑声笑道：

“干得好，蓝兄！”

二头陀晒然一笑，道：

“小意思，小意思！”

正在这时，黑暗中忽地传来了一声尖亮的唳哨，只是一响即沉，随着这声唳哨，游斗埋伏中的银坝子所属们立即似脱兔般纷纷往后退去，二头陀蓝扬善怒骂一声随后猛追，紫千豪却在闪扑斩截中突然折回，他一洒剑上的血迹，低喝道：

“老六，生擒你的对手！”

与祁老六激斗的瘦长汉子在这时显然也有点慌乱了，看得出他已经毫无斗意，只想快些抽腿——

阴毒的笑着，祁老六攻势猛烈而野蛮，全是一派拚命三郎的打法，狠砍狠杀，勇冲猛扑，真似一条翻浪掀涛的毒鲨！

眼看着周遭的手下们正在追袭逃杀，紫千豪一手握剑，一手执剑鞘，他唇角下勾出了一副残忍的线条，冷冷的，他道：

“记住我要活的，老六。”

祁老六猛攻着，一边道：

“放心，我照看办！”

那人的一条鱼鳞鞭上全布满了三角形的锋利钢片，抖闪之间寒光闪闪，真和鱼身上的鳞片相似，不过，这都全是些可以要命的钢片，而且，全是竖立着的。

有些不耐了，紫千豪道：

“快些，老六！”

祁老六右手的马刀奋力砍去，隔着半尺，他手腕倏绞，幻出一团炫目的寒光，在敌人的鱼鳞鞭暴起横扫之下，他左手的“分水刺”已突然飞射而出！

瘦长汉子料不到对方连兵对也抛了过来，他惊叫一声，闪电般回旋，同时鱼鳞鞭活蛇似的卷回，“当”的一下子便将分水刺砸在地下。

乘着这一线之机，祁老六捷豹一样鲜然蹿近，那人的鱼鳞鞭猛地下沉，已稍迟了一点！

“叭”的一声，祁老六的大臂有一块血淋淋的，手掌大小的肉块随鞭飞起，而他的马刀，已经一下子砍掉对方的一只右脚！

瘦长汉子痛极惨叫，一个跟头栽倒于地，祁老六的马刀一闪，他握鞭的手掌也接着与身体分了家；

冷促的，紫千豪叫道：

“够了！”

一抹汗，祁老六收刀后跃，尴尬的道：

“对不起，老大，我是一时火气上来了……”

紫千豪没有表情的道：

“没有关系，至少他还留着一口气。”

旁边，一名孤竹弟兄拾起老六的分水刺追上来，又撕开衣襟为他包扎伤处，祁老六喘息着，没有敢再出声。

紫千豪看着地下正在痛苦抽搐的瘦长汉子，他冷森的道：

“朋友，看你的身手，想必是银坝子的大爷之流了。”

瘦长汉子面色枯干惨白，他呻吟着，巨大的痛楚已使他连开口说话都乏力了。

俯着身，紫千豪道：

“告诉我，你们今夜进犯傲节山，一共来了多少人，领头的都是谁？”

那汉子只管一个劲的呻吟，双眼紧闭，没有吐露一个字，祁老六不禁怒火上冲，他抬上去狠狠踢了那人一脚，骂道：

“少装他妈的狗熊，你再诈死看老子怎么整治你个龟孙！”

一挥手，紫千豪冷峻的道：

“朋友，虽然你很难受，但我相信你自然神智清醒，自然听得到我的话，江湖上的汉子，需要承担常人所负荷不了的痛苦，如今你只是残废，隔着死亡还有一步，至于要不要迈这一步，就全看你了，记着，好死都不如赖活！”

地下的人错曲着，断了脚手处血如泉涌，他身体亦在不停的抽搐，眼看着就要活不成啦。

祁老六狠狠吐了唾沫，凶恶的道：

“你说不说？狗操的，你道是这么便宜就叫你死了，再不吭声，老子会要你一点一点尝尽孤竹帮的法宝！”

轻轻吁了一口气，紫千豪淡淡的道：

“你还不讲么，朋友？”

瘦长汉子仍然一个字也不吐，呻吟声反而越发大了，显然他是有心要硬撑下去。

于是，祁老六目光看着紫千豪，当然，紫千豪明白他的眼神中包含着什么意义，略一沉吟，他点点头，走开了一步。

狞笑着，祁老六粗暴的道：

“来吧，混帐东西，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如今罚酒已经来了，老子倒要看看你怎生个吃法！”

说着话，他伸手入跨边的镖囊，掏了一把白盐出来，抓起地下这个朋友的断腿，那只腿上的脚板早被削掉，伤口平滑而整齐，虽是夜色中，仍可隐隐看见模糊的血肉，白森森的腿骨，以及尚在皮肉里微微蠕动的筋络血管，祁老六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手里的一把白盐已用力按到对方的伤口上去，还使劲地揉了几下！

这种痛苦简直是无法忍受，白盐的煞厉融合在嫩柔的伤口中，那滋味有如一只通红的烙铁朝心肺上烫，比千刀穿、万刀刺还更要来得令人不能忍受，全身都似在一刹那间痛得僵木了！

瘦长汉子喜然拚命翻滚，同时杀猪似的号叫了起来，叫声尖厉而恐怖，在夜色中传了出去，真有一股子令人毛发悚然的感觉……

祁老六不管他如何挣扎滚动，右手宛似一道铁箍般紧紧抓着他的那条断腿不放，一边面容不变的道：

“狗操的，你叫？叫的时候还在后头呢，等你这一阵子过了，老子尚要在你那条断手伤处同样的来上一下，然后，便可以开始找一只尖头‘蜈蚣’钻进你的耳朵孔里，叫它慢慢品尝你小子脑髓的滋味了……”

这冷的天气，瘦长汉子的身上都汗透重衣，他抖索着，喘息着，面孔五官扭曲得全变了形，双目怒突，连瞳仁的光芒都聚不拢了……

猛一下摔掉握着的腿，祁老六又掏出一把白盐，粗野的抓起那人的断手，毫不留情的就待依法泡制，再来一次。

心胆俱裂地鬼号了一声，这人喘惧得几乎断了气般哀嚎：

“饶……饶了我……我说……我说……我什么都说……”

祁老六绝不通融，冷酷的道：

“真的？”

瘦长汉子呛咳着涎水流滴，却拚命点头：

“真……真……的……”

放下他的手臂，祁老六的小眼暴睁，阴毒的道：

“你放明白一点，狗娘养的贱种，若是想使什么花招，老子会叫你比现在还要难受十成！”

如今，那瘦长汉子除了大口大口的喘着气，一阵一阵的哆嗦之外，简直就没有别的力气了。

过了片刻。

紫千豪走了近来，沉缓的道：

“朋友，你是银坝子中大爷一流的人物么？”

瘦长汉子连连点头，紫千豪又冷冷的道：

“此外进犯我傲节山，你们一共来了多少人？”

这位朋友尚未及回答，祁老六已在一旁狠狠的道：

“你要有一个字虚言，你就等着享福吧！”

痉挛了一下，这人干涩而虚弱的道：

“两千来人……”

心头一震，紫千豪慎重的道：

“两千来人？有这么多？”

像叹息一样呻吟了一声，瘦长汉子低哑的道：

“就……就是……这么多……”

哼了一哼，紫千豪又道：

“由谁带头？”

那人惨白泛紫的嘴唇翁动了几次，微弱的道：

“关心玉……”

紧接着，紫千豪跟着问：

“还有什么人？”

又抽搐了几次，这人痛苦的道：

“玄云三……子……‘黑流队’……‘黄衫一奇’徐祥……‘血狼星’单……光……以及……我们……们银坝子……的六位……大爷……十五名……二爷……”

紫千豪面色沉凝，迅速的再道：

“其他？”

猛烈的痉挛着，瘦长汉子全身后仰，语若游丝：

“就……是……这些……”

看情形，这瘦长汉子只怕不成了，紫千豪厉烈的急问：

“我的手下损伤如何？你们已攻到了哪里？”

那人“哇”的吐了一口鲜血，嘴巴里还带着血沫子，他双眼可怕的暴突着，断断续续的道：

“后……仙……没有……有打……破……”

祁老六焦急的插口道：

“快说，你们占了傲节山多少地方？我们这边有哪些人吃了亏？你们卧底的两个小子得手了没有？快说，快说你妈的话呀！”

蓦然，瘦长汉子四肢突地一挺，猛然弹了一弹，就以那种古怪的姿势

仰卧着，再也没有动静了，一只眼球，和刚才一样，几乎有一半凸在眼眶之外，形象恐怖极了，骇人极了。

缓缓的，紫千豪道：

“他已死去……”

抹了把汗，祁老六悻悻的道：

“这狗娘养的，本来我们还可以多问一些话来……”

冷冰冰的，紫千豪道：

“是谁使他死得这么快？”

愣了愣，祁老六不由心里发毛，他呐呐的退过一边，连大气也不敢端上一口，此刻，方才去追击敌人的孤竹人马都已陆续返回，他们静穆的围立四周，没有一个人出声。

侧身过去，紫千豪低叫道：

“公孙寿。”

这位有毛和尚之称的仁兄赶忙踏前一步，躬身道：

“在。”

紫千豪道：

“追杀他们之后我们可伤了人？”

公孙寿忙道：

“又死了五个弟兄，但击毙了对方二十多人！”

点点头，紫千豪又道：

“方才得到消息，银坝子方面的入侵者并没有能打进后山，换句话说，孤竹帮的枢要重地仍然无恙，还在我们自己人掌握之中！”

一听到这消息，四周的孤竹帮众几乎振奋得要雀跃欢呼起来，紫千豪一摆手，沉缓的道：

“现在，我们不扑前山，直接从秘道进后山，返回‘不屈堂’！”

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又道：

“已经死亡的弟兄便摆置此处，容事后再来收殓，受伤者由其他安好的弟兄照顾出发，时间急迫，立即准备行动！”

祁老六与公孙寿、洪起、苏家兄弟等立刻回去派人护救死伤，片刻之后，已一切就绪，在紫千豪的率领之下，一行人牵马步行，迅速朝于涧里淌了下去。

他们的行动极为敏捷隐秘，在这条干涧中急行了约莫半个时辰，突然全朝旁边一处凹陷的山隙中走进，这处凹陷的山隙曲折而深远，他们转了几转，已来到尽头，尽头处原来是死路，一块耸立的巨岩纹丝不动得有如一块硕大的生铁般挡在面前，这块巨岩，一看即知根连着山脚，毫无可能移动之处。

他们停了下来，紫千豪冷冷的道：

“老六，开了。”

祁老六连忙抢步上来，在那块雄深宏大的岩石前后旋绕转掠，忽然间，这块巨石发出一阵低沉的“咋降”响声，缓缓自泥土以上尺许之处向右移开了七尺，然后，自移开的石心中间，有一个五尺大小的黑洞现露了出来！

紫千豪点点头，轻快的跃身而进，洞里有一条石阶沿砌下来，但却黑暗得紧，隐隐的，更有一股潮湿与霉腐的味道，呼吸之间，连心胸都感到沉闷繁重……

半晌——

所有的人马全进入石洞之内，祁老六又在石阶之旁转动一个连接在石阶中的铁制转轮，转轮的铁轴旋转着，有链条扯移声与齿轮回转声低沉地传来，于是，洞口上面的巨石又已缓缓移回，将入口处封闭得严密如瓶。

沉缓的，紫千豪道：

“走吧。”

一行人在洞里慢慢地行走着，这种秘洞是弯曲而狭窄的，只容得两马齐驰，但却又深又远，冷气袭人，隐约还可听到不知从哪里传来的流水声音，潺泣泣的，轻灵灵的，左右的石壁也突陷不平，触手一片水湿，很显然，若非必要，孤竹帮的人们也很少来到此处……

这时，二头陀蓝扬善正和苏家兄弟中的苏恬走在一起，苏恬禀性内向，不大喜欢说话，是而一路皆沉默着，但蓝扬善可就憋不住了，他低声打了个哈哈，这声哈哈却杂在步履与马蹄里给洞壁的回音荡了过来，苏恬奇怪的看了他一眼，蓝扬善咧嘴一笑，悄悄的道：

“这地洞可真叫长是吧？”

苏恬静静地点了点头，蓝扬善换了一只手拿着他的钢杖，又笑着道：

“老弟，还没请教高姓大名？”

简洁的，苏恬道：

“苏恬。”

蓝扬善一脚高一脚低的走着，又道：

“这条地道可以通到哪里？看情形，挖掘了很久吧？”

点点头，苏恬道：

“是的。已挖掘了二十多年了，自我孩提之时即已存在。”

不由肃然起敬，蓝扬善道：

“啊，想不到老弟还是孤分帮的老底子哩……”

轻嗯一声，苏恬缓缓的道：

“也不过凑合着混罢了，并没有替帮里争过什么光彩……”

蓝扬善忙道：

“你是客气啦，光是这段日子，就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哇，看不出，老弟倒也谦虚得紧呢！”

苦笑了一下，苏恬轻轻的道：

“蓝壮士还没有与我们大哥久处，他老人家才够得上‘虚怀若谷’四个字，那种风范与气度，除了他，我还没见过第二个人有……”

由衷的点着头，蓝扬善道：

“咱信，咱信，要不，人家怎能负得起西陲的这块天？”

笑了笑，苏恬没有再说什么，他们时快时慢的走着，很少有人讲话，除了偶尔的咳嗽声，就只有马匹的喷气与低噪声了，地道很长，而且曲折多弯，一路走下去，就好像没有尽头，直通十八层地狱一样。

走着走着，地面忽然陡斜起来，一直往上面升高，回头望望后面，后面的地洞已完全吞入黑暗之中，任什么也看不清，就好像他们每向前走近一步，后面的道路便消失了一步似的……

终于，前行的紫千豪停了下来，在他的前面，已经没有了通路，被一块潮湿而突伏不平的石壁挡着了，跟在紫千豪身侧的祁老六抢前一步，到石壁之下半蹲下来，伸手慢慢地摸索着，不一会儿，他已握着一根细小的铁链，

徐缓有致的连连抖扯了好几下。

站在几步外的蓝扬善看见了，不觉有些纳闷的道；

“怎么？忘记了启壁的方法？”

微微一笑，苏恬道：

“不是，这出地道的石壁乃是由外面开启，在洞里是无法可施的，老六此时扯动那条铁链发出信号，守门的弟兄认明无讹之后才能将它打开，换句话说，就算有敌人潜入这条地道，不识得启门的暗号，仍然不能得逞，难以出洞作歹……”

蓝扬善连连颌首道：

“这都是好方法，嗯，严密得紧……”

苏恬又低沉的道：

“至于入洞的机关，一般弟兄也不晓得，仅有大哥及我们十个大头领知道，当初掘此秘洞，设计布置，宣大叔可真算花费了不少心血。”

脸上的肥肉一动，蓝扬善正想再说什么，一阵“轧”“轧”的轮齿转动声已然响起，片刻间，挡在前面宛如天然生成的这堵巨厚石壁，竟已沉重而缓慢的逐渐朝上升，一片明亮的灯光亦已透了起来。

一锹唇，蓝扬善惊叹的道：

“好机关，无懈可击……”

在他说话中，一行人已鱼贯地走出这秘道的出口之处，竟是一间庞大的地窖，四周及顶壁全是一块块大许宽窄的大青石所砌就，石墙上插着一只只的铁架子火把，青红闪亮的火舌将这间地窖映得一片通红，宽敞的斜石级自底地面一直到一边的石墙之前，看情形，那片石墙便是地窖的出路了，只要移开石墙，可以并容十马冲出这里！

在秘道的巨壁又缓慢降回中，把守地窖里的数十名孤竹弟兄全几乎喜疯了！

他们个个躬身向紫千豪行礼，有掩饰不住的欢喜振奋神态流露在那一张张原本忧郁的面容上，几十个人在刹那间变得精神抖擞，生气蓬勃。看到他们，紫千豪也如释负重的长长吁了一口气，招招手，道：

“罢了……”

于是守在地窖里的孤竹帮众人与甫随紫千豪回来的一干兄弟亲热的打起招呼，他们笑着，拉着手，甚至互相拥抱，在危难的关头，看到自己的手足，每个人特别有一股安然及兴奋的感觉。

一名头领垂着双手站在紫千豪面前，紫千豪正在低沉的问他话：

“古源，这一天来的情形如何？我希望不会太糟。”

叫古源的头领恭谨而庆幸的道：

“天叫银坝子铍羽，大哥幸亏这时赶回来了，就在祁老六他们几个率领了一百五十余名弟兄出山协助大哥之后，

‘黄衫一奇’徐样参老小子又唆使二当家再派人到银坝子去打探大哥被困的消息，但苟二爷几经沉吟，却不敢再派人出去，因为大哥行前曾一再交待，只准自保，不可出击……”

紫千豪沉缓的道：

“说下去。”

古源舐了舐嘴唇，又续道：

“就在祁头儿他们走后不到半个时辰，山下暗卡已传来警讯，说有‘黑

流队’的千余骑正快速接近前山，他们来得十分突然，接到讯息后，苟二爷当即下令我们的巡骑前往阻止询问，我们那一队巡骑共有十个人，由陈福带着，但是，他们刚拦上去还没有说上几句话，便被‘黑流队’的人马围了上来，全部乱刀砍死！”

说到这里，古源的语声已变得异常悲痛，紫千豪却微闭着双眼，以剑拄地，淡漠的道：

“后来呢？”

平静了一下，古源又愤怒的道：

“在陈福他们前往阻询之时，二爷早已紧急传警全山所有本帮人马戒备，但陈福那边刚刚出事，前山靠近于洞左近忽而又冒出无数银坝子的手下，他们似是早有准备，甫一出现，便猛攻我们前山、桩卡及驻守哨岗，大约他们已经潜伏很久了，我方的防卫情形弄得十分熟悉，才一接刃，我们这边在猝不及防之下死伤惨重，弟兄们横尸累累，加以他们又有关心玉几个好手带头，在一阵激战之后，前山的弟兄们终于不敌，二爷见状不妙，立即下令退回后山，并由‘拉线’扯掉吊桥的中间接轴，使桥身中断，隔绝对方的攻扑之势……”

顿了一顿，他又沉痛的道：

“前山一战，我方损伤弟兄约三百多名，大头领罕明、贝羽、金奴雄三人全受了伤，其中贝大头领伤得最重，是吃那关心玉一剑捅进了右胸，如今还在急救中……”

紫千豪沉默着没有作声，吸了口气，古源又道：

“就在前山发生巨变之时，后山‘小金轩’里的徐祥及另一个瘦长汉子也突然现了原形，想不到他们竟是来卧底的，这两个千刀刮的贼种一把火将‘小金轩’烧了个片瓦不存，还想故意引起后山的混乱，东窜西掠，见房子引火，见人就杀，他们两个的身手却十分了得，尤其那瘦长汉子更是厉害无比，右手一柄‘千推锤’左手一把‘无耳短戟’，非但身形如电，出手之间更是又狠又快，只是眨眼功夫，我们围堵上去的弟兄已吃这一对混帐放倒了二十多，后来苟二爷亲自率人赶来，他截住了那瘦长汉子，贺长孙贺大头领迎住‘黄衫一奇’徐祥，在弟兄们的重重包围下便激斗了起来，打了半个时辰却仍未分出高下，后来任大头领憋不住了，招呼一声，和带了伤的罕大头扑了下去，再加上四周的弟兄们轮番闪击围攻，那两个好细才怒骂着匆匆逃走，‘黄衫一奇’徐祥在逃走的时候，右肩膀上还吃贺大头领赏了一只‘落月桥’……”

冷冷的，紫千豪道：

“左丹呢？”

古源忙道：

“左大护卫与铁旗堂的仇堂主一直坚守在后山的绝崖附近，以便阻止敌人逼来。”

一侧，毒鲨祁老六阴森森的道：

“古源，那瘦长汉子，可认出了他就是‘血狼星’单光？”

点着头，古源道：

“不错，正是他，到后来他才亮出了万儿，却想不到这个大仇家也会在这时凑上了热闹……”

哼了一声，祁老六朝紫千豪道：

“大哥，我们马上就反扑前山，杀这些龟孙子一个鸡犬不留！”

紫千豪缓缓的道：

“我们一百五十多名弟兄，折了多少？”

祁老六低声的道：

“方才大略一算，除了前后死去五十多以外，伤的也有三十来个……”

转过头，紫千豪又问古源道：

“可曾派人经秘道前来找寻我们传言？”

古源颌首道：

“派出了两拨人前去追寻大哥及祁大头领他们，约在血战开始后的一个时辰之后，大哥没有遇上？”

紫千豪嗯了一声道：

“大约是错过了，我们没有从大路来，是绕着圈子自狭路摸入的……”

忽然，祁老六又道：

“古源，黑流队怎么会插上一腿的，这些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叹了口气，古源道：

“说得是哪，我们一向待‘黑流队’不薄，甚至有一次他们和‘铁狮子帮’火并败阵之后，我们还允许他们躲藏到山里来替这些混帐庇护了半个多月，说什么也料不到他们会和银坝子连成一气，串通了来坑害我们……在他们做了陈福几个人之后，竟潮水似的冲上山来，与银坝子的人汇合成一股，也在前山扎了营，和我们对峙，看情形，‘黑流队’已是撕破了脸要和我们硬干啦！”

祁老六顿时暴跳如雷的吼道：

“好，就硬干吧，看他妈谁含糊谁？”

冷冷看着祁老六，紫千豪平静的道：

“二爷呢？”

古源忙道：

“正在不屈堂坐镇。”

沉吟了一下，紫千豪道：

例才回来的弟兄，就便在这里休息，他们的头领赵子坚已挂了彩，眼前由你暂时调排，受伤的弟兄，也马上请大夫前来诊视，以外的人，跟我到不屈堂去。”

古源恭声答应后，立即过去照拂，毛和尚公孙寿、白辫子洪超、苏家两兄弟、祁老六，以及二头陀蓝扬善等人便跟着紫千豪向斜起的地面上边行去。

来到地窖的石墙之前，祁老六又过来按下了一枚嵌在石墙里的突起圆钮，于是，石墙上一扇人高的小巧石门悄然转开，他们鱼贯行出外面，正是夜色如水，冰寒刺骨，傲节山上的瑰丽建筑，正一排排的展现在他们眼前。

踏进一步，蓝扬善低声问紫千豪：

“感觉如何，还吃得消么？”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当然，肩负重任，欲倒，亦不能了……”

十七、群英会 血债血偿

在紫千豪率领之下，一行人急步行往“不屈堂”，暗影中，不时有窸窣之声响动，偶而也可听见一两声惊喜的低呼声，埋伏在周遭的暗桩隐卡，都发现了他们龙头大哥的返回，在此时此景，紫千豪等人的回转，何啻从天上掉下来一块宝哪。

穿过重重阶廊楼阁，他们隔着“不屈堂”还有一段路，而“不屈堂”的巨大石阶之下，“青疤毒锥”苟图昌、“银髯煞眸”贺长孙两人已在十多名孤竹勇士的簇拥下匆匆迎来，一见到紫千豪，苟图昌等人急忙见礼后，他已一步抢上前来，如释重负的吁了口气，强压住心中的激动，低促的道：

“大哥，你可回来了，这两天来，我简直急疯啦！”

轻轻拍着苟图昌的肩头，紫千豪道：

“里面说话。”

于是，众人拾级而上，进入了‘不屈堂’豪华而宽敞的大厅，紫千豪在他的老座位——一张豹皮大圈椅上坐下，其他的人便各自环坐在漆花皮凳下，五名孤竹弟兄流水般穿进穿出，在各人面前的一张红桧木雕花方桌上献置了香茗细点后，又躬身退去。

这时大厅里是一片沉寂，只闻得人们粗重的呼吸声在不安的咻咻起落，祁老六将桌上的一碟“千层糕”推到蓝扬善面前，抬手敬客，我们这位二头陀早就饿荒了，咧嘴一笑，也不客气探上五爪金龙拿起碟里的糕点便据案大嚼起来，除了他，别的人那还有心请吃东西，一肚子烦，早已将五脏塞饱了。

忧虑而关注的，苟图昌启口道：

“大哥，你受伤了？”

闭目养神的紫千豪缓缓睁开两眼，额首道：

“不错。”

犹豫了一下，苟图昌又遭：

“重么？”

笑了笑，紫千豪道：

“没有什么，还挺得住。”

正在大啖糕点的蓝扬善耳闻之下，急忙抬起头来，张开他那满是食屑的嘴巴，就待插语，紫千豪就怕他一说出来影响军心，在一晒之下，他平静的道：

“老苟，长孙，你们与蓝扬善蓝兄见过。”

三人立即站起，互相抱拳为礼道了素仰之后各自归坐，淡淡的，紫千豪又道：

“我冲出银坝子之后已挂了彩，幸亏遇上蓝兄为我悉心医治，如今才算没事，蓝兄更激于义愤，自愿来助我一臂之力，这是一位可托的朋友，值得交往，你们要与他多多亲近。”

紫千豪的一番话，顿时使苟图昌与贺长孙提高了对蓝扬善的看法，由二人的目光里，可以感觉出来其中深远的敬仰与谢意。

蓝扬善慌忙咽下了口里的食物，有些手足无措的急道：

“呃，这不算一会事哪……这有什么不得了的？咱，呃，咱早就在心眼里佩服你紫当家了，遇上这个机会，咱哪能不效点力？不用客气喽，在平常，恐怕咱想跟个班还跟不上呢！”

苟图昌深深的凝视着这位二头陀，诚挚的道：

“蓝兄，兄弟我代表所有孤竹帮上下弟兄向你致最大的谢意，你不仅协助了本帮的龙头大哥，更等于保住了我们全帮的命脉！”

贺长孙也笑吟吟的道：

“说得是，蓝老弟，呵呵，我便托个大称你一声老弟吧，等这件事过之后我得与你多热火热火！”

有些受宠若惊的搓着手，蓝扬善显得扭扭捏捏的道：

“呕，咱真是担当不起……这一点小事算得上什么？二位将咱抬举得太高嘞，太高嘞……”

于是，这一来，厅中诸人俱不由莞尔互视，方才的沉闷空气，也略略溶化了些，紫千豪又吸了口茶，道：

“大家都不用再客气了，老苟，眼前的情势如何？”

说到这里，他又补充了几句；

“我与祁老六是在半途上遇到，然后经由秘道转来的，我离开之后发生的事，已由古源在地窖里详细说过了。”

点着头，苟图昌道：

“如今对方正与我们隔着前后山中间的这道悬壁互相对峙，人数上他们较具优势，但这不足虑，可虑的是他们好手太多，夜来已发生两次警讯，在我们赶到围扑之时却皆吃他们逸去，看清形，是对方的高手来探听消息……”

一侧“银髯煞眸”贺长孙接着道：

“‘小金轩’已被焚，想不到‘血狼星’单光竟在隐伏了这么一段长时光之后仍来寻仇报复，更想不到徐祥这老小子还和他们是一路的！这老王八蛋翻脸无情，一点旧谊也不念，简直可恶透顶！”

没有表情的一笑，紫千豪道：

“各位，还记得我们卷袭‘玉马堡’时，那个躲在青纱帐里算计我们的怪客么！”

厅中各人齐齐点头，紫千豪吁了口气，缓缓的道：

“他也使的是‘千锥锤’与‘无耳短朝’……”

苟图昌咬着牙道：

“是单光！”

祁老六重重一哼，怒骂道：

“这龟孙子！”

挥挥手，紫千豪又平静的道：

“‘血狼星’单光一身功夫十分狠辣精湛，这一点，我相信老苟与长孙都有感觉，在几年之前，他虽然被我削落一耳落荒逃走，但我肩头上也吃他挂了一朝，那时，他还没有用过‘千锥锤’，仅只单使一柄‘无耳短朝’……”

苟图昌颌首道：

“不错，单光这厮把式狂硬，又奇又绝，十分难以对付……”

沉吟了一下，紫千豪又道：

“这两人被你们围住后又逃逸了么？”

贺长孙接口道：

“是的，当时他们冲劲太猛，以至未能圈住……”

未予置评，紫千豪又移转话题道：

“徐祥与我们虽无深交，但也是多少有点交情的朋友，大家不妨琢磨一

下，他为什么会倒行逆施，帮着外人对付我们呢？”

沉默了一阵，祁老六先开口道：

“会不会姓单的或是银坝子许了他什么好处？财，或者是势？”

闭闭眼，紫千豪摇头道：

“难讲，而‘黑流队’也如此恩怨不分，助纣为虐，却更是令我费解……”

苟图昌生硬的道：

“黑流队的瓢把子‘金钩眉’屠松，我就早看出他是个反复无常，见利忘义的小人，可还料不到他竟可恶到这种地步！”

淡淡一笑，紫千豪道：

“罢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闲暇再去追究这些问题，如今首先要解决的，还是如何将这干敌人歼灭或驱逐？”

苟图昌胸有成竹的道：

“大哥，我早已想好了一个法子，你看看能不能用？”

紫千豪道：

“说。”

目光朝四周一扫，苟图昌坚定而有力地道：

“由一拨人经秘道下后山，出其不意直扑前山敌人，另外，我们再使用我们的特别技巧‘翻山爪’由崖边悠荡过对山，一口气杀将进去，在行动展开之前，先预定好我方哪一个高手去截击敌人哪一个硬把子！”

深沉的，紫千豪道：

“还有么？”

摇摇头，苟图昌道：

“就是如此了。”

闭上眼思忖了片刻，紫千豪低沉的道：

“为什么不再派一批人马前去猝袭银坝子，来一手釜底抽薪，打他们个首尾难顾，左支右拙呢？”

一拍大腿，贺长孙喝彩道：

“对，就是这样！”

紫千豪又道：

“其他的人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么？”

大厅里静默着，没有人再出声，于是，紫千豪颌首道：

“那么，就是如此了，便按照方才我与老苟的计划进行，大家分头负责，立即举事，但却不一定非要预定好我们哪一个对付他们哪一个，到时候临机应变，相互照拂，也免得受了牵制……”

将四眩剑倚到椅边，紫千豪果断的道：

“老苟率伍侗、罕明、洪超、公孙寿四人，带领八百名弟兄在我们开始反攻前山之时乘乱冲出，直扑银坝子，祁老六为首，与苏恬、苏言两兄弟、金奴雄三人领五百人马循秘道暗袭前山……哦，对了，听说罕明与金奴雄都受了伤？还能行动么？”

苟图昌忙道：

“全不重，包扎后仍可以活动，就是贝羽伤得较重，现在还没有脱离险境……”

低沉的，紫千豪道：

“在‘精武阁’？”

苟图昌点头无语，紫千豪想了想又道：

“可用了我的‘曲还液’为他服用？”

苦笑了一下，苟图昌轻声道：

“大哥没有详准，我不敢擅动……”

“什么？这种急事还非要经过我指示不可？假若人死了就是我详准又有何用？真是糊涂！”紫千豪微怒着接道：

“老六。”

祁老六连忙躬身站起，紫千豪道：

“马上拿我的‘九环液’前去交给大夫，不要可惜，叫他适量给贝羽服食，以后大头领以上的弟兄谁伤上都可以取用，不需经过我的详准。”

忽然，二头陀蓝扬善道：

“但是，紫当家，你自己也得留着点啊……”

望着邓老六匆匆离去的背影，紫千豪淡淡的道：

“我还不太要紧。”

一侧，贺长孙低徐的道：

“老大，在苟二爷与老六他们展开行动之前，我和左丹是否立即跟着你用‘翻山爪’飞荡过前山从上面攻扑？”

紫千豪道：

“不错，铁旗堂仇堂主和他的八名执法便留在此地，负责防守之责。”

一摸自己的秃头，蓝扬善急道：

“咱也得随着当家的屁股后面！”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谢过了，蓝兄。”

蓝扬善呵呵笑道：

“谢什么？咱总不能白跑一趟啊……”

似是迟疑了一下，贺长孙忐忑的问道：

“老大……胡孝九不是预先去接应你的吗？他还带着他手下两个得力头领耿春与韩冲，这头叫天驴怎的却未见回来？”

紫千豪沉默了片刻，木然道：

“长孙，胡孝九一直称呼你为‘秃肥’，你也笑戏他是‘叫天驴’，并把他胡孝九的孝子改喊为老子，是么？你们一个称对方为胡老九，一个喊对方为秃肥？这些，透着兄弟间的情感与坦直，我一向喜欢你们这样戏谑，为孤竹帮增加生气与活力……”

想不到自己的龙头大哥为什么一下子会说到这上面去，贺长孙满头雾水的怔怔瞧着紫千豪发呆。

长长叹了口气，紫千豪沉缓的道：

“奇怪我为什么会提这些是不？长孙，因为自今以后，你只能在心里与胡孝九戏谑笑闹了……”

全身一哆嗦，贺长孙悲恐的叫道：

“大哥，你你你……你是说？”

点点头，紫千豪徐徐的道：

“不错，孝九已经死去，耿春与韩冲也完了……”

大厅中所有的孤竹豪士们骤闻噩耗，全不由悲愤的愕在那里，好半晌，才有几声忍不住的便咽传了出来，唔，那是苏恬与苏言两兄弟，他们的另两

个兄弟，也才刚刚逝去不久啊……

沉缓而严肃的，紫千豪道：

“不要难过，孝九他们三人死得有骨气，有节操，他们死得像个英雄，没有替孤竹帮失颜，一个男人，就需要这种死法，不屈不挠，在钢刀与棱刃上争荣耀，在生与死间。

择仁义，我孤竹帮兄弟若能个个如他们，人人如他们，我，也就满足了……了！”

于是，厅中所有的人全垂下头去，每一张面容都是沉痛的、哀伤的，但是在沉痛与哀伤中，却包含了无可抑止的仇恨、愤怒，以及昂烈的韵息……

靠向了椅背，紫千豪倦乏的道：

“大家休歇半个时辰，半个时辰之后，我们便开始行动！”

把皮凳拉近了一点，苟图昌压着嗓子道：

“大哥……只有你与左丹、贺长孙及蓝兄几个好手，力量似乎单薄了些，我看不如把跟我去的毛和尚留下来……”

合着眼，紫千豪摇头道：

“不用，你到银坝子，更需要人手。”

轻轻的，苟图昌又道：

“在银坝子，大哥，你受的伤不轻吧？”

睁开眼看着苟图昌，紫千豪低沉的道：

“是的……但你不可说出去。”

目光中隐含忧戚，苟图昌道：

“大哥，你可不能糟塌自己的身子，整个孤竹帮的盛衰存亡，全负在你肩上，千万不能稍出差错……”

微微苦笑，紫千豪道：

“我明白，但现在又有什么法子？”

无声的叹了口气，苟图昌默然了，现在少不得他们的龙头帮主，除了硬抗，又有什么法子呢？

缄默了半晌，他又悄细的道：

“在银坝子，对方有些什么人，与大哥抗衡？”

低沉的，紫千豪道：

“白眼婆莫玉、仙鹤莫奇、‘红袍七尊’中的黄笃、彭上古、屠若愚、曹少成，另加上银坝子的十个大爷，无数名二三爷之流及一些小角色……”

暗吃一惊，苟图昌骇然道：

“‘大尊派’的红袍七尊？他们搬弄了这么多人对付你一个？”

点点头，紫千豪道：

“不错，就是这么多人。”

苟图昌愤恨的道：

“车轮战还是群殴？”

紫千豪简洁的道：

“先是车轮战，后是群殴。”

看着自己这位年轻的大阿哥，苟图昌含有深意的道：

“我想，‘魔刀鬼剑’不会轻易受挫，只怕他们的代价也不小吧？”

舐舐唇，紫千豪道：

“红袍七尊两死一伤，伤的那一个，就算救得回来，也济不了什么事了，

仙鹤也挂了重彩，那九个大爷躺下了八个，还有一个废在银坝子之外，其他一些二三流的角色我也记不清了……”

惊异的，苟图昌道：

“银坝子外哪一个大爷是怎么摆乎他的？恰巧碰上了？”

十分扼要而简单的将那位“马大爷”与少女方樱设计陷害的经过述说了一遍，紫千豪又谈闲的道：

“他们用的手法相当高明，若非我察觉得快，并且及时运功相抵，恐怕已着了他们的道儿……”

苟图昌观目闪射着火焰般的煞光，他切着齿道：

“大哥，银坝子可真叫心狠手辣，步步馅饼，重重迫害又加上丧尽天良，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我们如何还能容许他们生存？如何尚能和他们共同生活在一块土地上？”

冷静的，紫千豪道：

“这只是其中的一二件事罢了，你们还没有看见对方以什么样的残酷手段来杀害孝九他们三个人，在这里，我不愿详细形容，自那时的刹那间开始，我已经告诉了自己，银坝子不能再存在，要用鲜血洗净他们的罪恶，以棱刃来斩掘他们生下的根，寸草皆不容留……”

苟图昌用力点头，目光巡视大厅中的各人，大伙儿也全忘了休息，都在倾听他们的谈话，这时，每个人也跟着点头，一道道的目光喷着仇恨的怒火，露着狠酷的光芒，他们知道，就快到了，索债的时辰！

紫千豪又闭上眼睛默默养神，好一阵子，他才睁开眼来，嗯，厅中的孤竹壮士们却是个个精神振奋，形色勇健，没有丝毫疲倦之态，祁老六也已经转了回来，正倚在大门边作着深呼吸……

笑了笑，紫千豪道：

“怎么？你们都不困倦么？”

白辫子洪超沙哑的道：

“想起那些深仇大恨，如天血债，就是困倦，也不觉得……”

缓缓站起，紫千豪静静的道：

“说得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讲到这里，他低沉的道：

“老苟、老六，你们过来。”

苟图昌与祁老六快步靠近，紫千豪迅速的道：

“在我们发动反扑之后，最迟不得超过三柱香的时间，老苟的人马便得出山，而老六，你带着你的人现在即刻出发进入秘道，先行伏布在前山及干涧左近，我们这边一接刃，你的手下便马上往里冲，将他们夹在中间，给我狠砍狠杀，记着交待你的所属，用游斗门击，切忌硬战！”

祁老六忙道：

“我省得。”

停顿了一下，紫千豪道：

“你们还有什么事么？”

苟图昌与祁老六齐齐摇头，于是，紫千豪一挥手，深沉的道：

“那么，你们可以去了，请自行珍重。”

这两位铁铮铮的汉子躬身道：

“大哥也是。”

于是，异常迅速的，大厅上的人影晃动着，白辫子洪超、毛和尚公孙寿二人紧跟着苟图昌行了出去，刚走到门口，晤，一条巨大的人影已迎了上来，那巨人，原来即是前两天在屈堂二楼议事的那位形容狰狞而威武的仁兄，他的左膀子还染着血迹，一见到匆匆行出的苟图昌，尚未及开口，苟图昌已急促的道：

“奴雄，罕膘子和伍桐在前面么？”

这位巨汉金奴雄有些迷茫的道：

“都在巡守着，二爷，你们去哪里呀？”

苟图昌一挥手朝石阶下走去，边道：

“等下你就会明白，现在少问……”

这时，祁老六与苏家兄弟也出了厅门，他拉着金奴雄便走，一面低沉的道：

“小子，你跟我搭档，咱们又有好久没在一起耍子啦！”

这位虎背熊腰的巨人急道：

“听说大哥回来了，老六，我还没进去谒见哪……”

厅里，紫千豪的声音已传了出来：

“奴雄，你和祁老六去，不用进来了，这一次，我可得看看你这号称‘六甲神’的大汉子有些什么门道了！”

金奴雄虽然生得人高马大，脑筋却转动得够快，闻言之下，他已知道了是怎么回事，依照邓竹帮与紫千豪的传统惯例，嗯，看情形又要有一场热闹好凑了，于是他哈哈大笑道：

“放心，我姓金的包管不会给大哥丢人！”

祁老六扯着他快步奔下了屈堂的石阶，夜色中，尚隐隐传来这位毒鲨铁汉的笑德声；

“行了……大狗熊，老子就看你怎么圆上在大哥面前卖下的狂言……”

屈堂的大厅里，一下子便沉寂多了，他们几个人一走，仿佛显得这间瑰丽的厅室特别空虚与冷清了似的，空气中有一股落寞而凄凉的味道，静得甚至连低咳一声也会传出嗡嗡的回响了。

紫千豪目光定定的投注在厅顶的金蓝色精致雕花上，半晌，他唇角浮起一抹深蓄的微笑，道：

“长孙，你去点集人马，记得每个人都要带着‘翻山爪’。”

“银髯煞眸”贺长孙下颌的肥肉一抖动，笑吟吟的道：

“要仇堂主负责留守后山之事也顺便告诉他吧？”

紫千豪道：

“当然。”

贺长孙方想走出，紫千豪又叫住他道：

“点六百名堂兄足够了，我要在顿饭时光之后开始反扑！”

贺长孙答应着，快步离厅而去，直到他肥胖的身影消失了，二头陀蓝扬善才吁了口气，咋舌道：

“大当家的，看样子，作为一帮之主也颇为不易哪，光是发号施令，东调西遣这些麻烦事也够头痛的，没有两下子的人还真承担不起呢……”

独自坐下，紫千豪一笑道：

“也没有什么，习惯之后便不觉繁重了。”

一伸大拇指，蓝扬善赞道：

“有威风，当家的方才那一道道发出的连串谕令，直和掌军符，坐虎帐中的元帅相差无几，就少一副金盔银甲了，呵呵，咱看，便是交给你千万大军，你也能照样治理有方，调遣不紊吧……”

拿起玉杯来吸了口茶，紫千豪淡淡的道：

“过誉了，凑合着肩扛这副担子而已。”

略一犹豫，蓝扬善低声道：

“紫当家，今夜之战，当家的你可有胜算把握？”

抬起头来奇异的注视着蓝扬善，好一阵子，紫千豪道：

“当然，否则我为什么要战？”

征了征，这位二头陀怪笑道：

“呢，咱只是有点担心罢了，当家的定然早就成竹在胸，认明强弱啦……”

轻啜一声，紫千豪道：

“蓝兄，俗语有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管老天答不答应我操胜券，在我本身来说，却一定要倾力以赴，拚死相抗，换句话说，上苍毁我与否是它的事，我只要有一口气在，便会峙立到底，撑到尸灭灰尽！”

呆了半晌，蓝扬善畏服的道：

“紫当家，你说得对，难怪孤竹帮会有今天的威势名声……”

紫千豪缓缓的道：

“我一生不知‘屈服’两字的意思，我之所以活到现在，孤竹帮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大约便只是这一点小小的原因了……”

顿了顿，紫千豪哑然失笑道：

“血战即兴，苦斗在前，却谈起这些理论上的问题来不是显得有些愚蠢么？倒叫蓝兄见笑了。”

蓝扬善连忙正色道：

“非也，咱在平时到哪里去聆听这些金科玉律去？紫当家，你说得对，咱是打心眼里服气……”

紫千豪抿了抿嘴唇，他正想再说什么，大厅之外人影一闪，晤，“再生阎君”左丹已飞掠而入。

“左丹！”紫千豪轻轻叫了一声，站了起来。

这位忠心赤胆的大护卫躬身行礼，喜悦的道：

“大哥，你果然平安返回，可急煞我了。”

笑了笑，紫千豪简单的将蓝二头陀为左丹引见之后又道：

“今夜的行动贺长孙已告诉你与仇堂主了么？”

左丹清星而酷厉的面庞上闪耀着兴奋与光彩，他忙道：

“告诉我们了，外面的弟兄正在加紧准备，马上就好，仇堂主却不大高兴，他原以为会跟着打前锋的……”

紫千豪低沉的道：

“后山的防守亦极重要，据我判断，现在对方可能仍奸细隐伏于此，说不定我们方才的行动他们已有部分看眼里，所以，我们便需抢在这些好细的前头开始反扑，免泄漏消息。”

点着头，左丹道：

“那么，大哥，我们可以开始了！”

十八、渡绝崖 千刃索仇

在前山与后山中间隔着的这道深涧绝壁的边缘——由这里望过去，较为低矮的山崖壁那面是一片漆黑，寂静如死，没有一丁点声息，绝崖两边做为通路的那座巨大吊桥已然垂落分断，一边掉下去一截，看上去就和两条庞大而失去生命的死蛇一样，软绵绵的，晃悠悠的。

后山的崖壁边，静静似卧着一排排的孤竹弟兄，他们全是一式的青色劲装，配有短刀、手斧、弓箭，握着的锋利马刀全压在身下，以免刀身上的光芒被对面的敌人察觉，每个人都屏息如寂，默不做声，一只只眸子在黑暗中闪耀出激奋的光彩，在这些悍野的汉子面前，整齐的拢着一捆捆已经解开了的黄褐色软牛皮索，每一捆皮索的顶端都系着一只船锚似的铁爪，铁爪有三瓣，分向三个方向弯弯的伸展出去，铁爪尖锐无比，一看即知为嵌攀附贴的工具，不错，这便是孤竹帮经常运用的“翻山爪”了。

在一块斜伸横展的白色巨石之后，紫千豪镇定而深沉的凝视着前山那边的动静，在他身旁，“再生阎君”左丹、“银髯煞眸”贺长孙、“二头阳”蓝扬善，及另一个脸膛黝黑，细目薄唇，蓄有两撇八字胡的中年人物默默地倚立着，这中年人，即是孤竹帮的大掌法，“铁旗堂”堂主“判官令”仇三绝！

摩挲着新围在肩间的两排宽刃短刀及斜插着的三把沉重手斧，紫千豪冷峻的道：

“三绝，我们要去了，后山的一切防卫之责全在你的身上，切切大意不得，要知道，我们的根基如今全掌握在你的手中了。”

仇三绝恭敬的道：

“大哥放心，本座自当舍命相护。”

点点头，紫千豪道：

“好，现在，贺长孙率第一拨弟兄越涧攻扑！”

“银髯煞眸”答应一声，匆匆潜出，他右臂一招，俯卧着的前两排孤竹大汉立即站起，刹时“呼”“呼”风响，一条条的“翻山爪”已怪蛇似的舒展飞出，只听得对崖那边连串的“吭”“吭”利器嵌物之声传来，三百多条“翻山爪”竟没有一条失手，全都稳稳的扎嵌进对崖的树木及石隙之内！

“银髯煞眸”贺长孙一扶背后斜背着的一根黑油布长卷，抖手将自己执着的“翻山爪”投了出去，只听得隐隐传来“吭”的一声，他肥胖的身躯已有如一头大鸟般“砰”的抓着皮索飞荡而过！

在他身形甫掠的同时，前两排三百多名孤竹汉子亦已展开行动，他们紧握着手中的牛皮索，一个个矫健而利薄的飞耸出去，刹时便全隐入蒙蒙的黑雾氤氲之内了。

就在这第一拨人马飞荡过去的瞬间，对面山崖那边已蓦然传出声声暴厉的喝叱声，随着这几声喝叱，一片弓弦的“嘣”“嘣”震动声已起落不息的响起！

于是，凄怖的惨号碎然悠长的撕破了寂静，毛发悚然的回荡在两边的壑壁间……

于是，惊骇的呼喊与人体沉重的坠落声便揉成了一团，分不清是哪一种声息，分不清是哪一边的不幸者了……

在混乱中，紫千豪冷然的道：

“左丹，蓝兄，你们是第二拨！”

左丹和蓝扬善应声跃出，左丹猛一挥手，自己的“翻山爪”首先暴抖而出，几乎在抖爪的同时，他已电射对崖！

后两排的三百多名孤竹弟兄毫不迟疑，纷纷投出“翻山爪”悠荡过去，蓝扬善连投三次方才嵌稳，他吸了口气，左手提着金钢杖，右手紧握爪上的细牛皮索，猛力耸身飞掠——

在漆黑如墨的夜色笼罩下，前山那边已响起了震天的杀喊声，兵刀的撞碰声，以及凄厉的号噪声……

紫千豪异常平静的交待一侧的仇三绝：

“三绝，发‘屠灵箭’！”

用力点头，仇三绝早已准备妥善，躬立身后的一名手下示意，于是，雕花植弓笔直对向夜空，“嘣”的弹响声中，一只火箭已带着烈焰般的赤红光尾腾飞空中，划过一道炫目而优美的半圆，冉冉落向前山。

这边，担任防卫的二百来名孤竹壮士一见“屠灵箭”升空，齐齐以短斧击盾，在一片清脆响亮的怪骼声中，同时暴喊：

“杀！”

“杀！”

“杀！”

于是，乘着裂帛般的杀喊，紫千豪振臂而起，有如一头巨鸟般在空中连连翻腾，候上倏下，忽左忽右，宛似一朵朵飘浮在苍空的黑云，就那么奇异而凌猛的蹶空扑上了对崖！

前山的崖边，现在，早已成了血海屠场，人影飞腾扑击，扩闪奔掠，刀光刃芒凄寒如冰，暴叱与怒吼起落飞扬，时有惨烈的号叫发于生命濒绝前的壮士嘴中，时有狂悖的怪笑来自短促胜利者的丹田，而人们血眼相向，狠杀狂斩，在他们的心里，脑中，如今只有一个字：杀！

紫千豪身形甫落，三名黑衣大汉已猛扑过来，三把雪亮的大砍刀兜头便劈，紫千豪连眼皮子全不抬，四眩剑霍然暴闪，这三位黑流队的仁兄已倒仰了出去，个个咽喉间都开了个血口！

十几名孤竹勇士自紫千豪身侧冲过，与刚好窜出来的同数黄衫敌人拚战在一处，马刀挥舞着，有尖锐的风呼啸，银坝子的人们也异常凶猛，他们冲过来力搏，当然，人人知道，这是关系着双方生死存亡的一战。

夜暗中，黑衫、黄裳、青衣的身影混杂的追逐着，切齿的拚战与缠斗，因为光度太黯，看起来也只能分辨那一团团的躯体罢了。

在人数上，银坝子与黑流队方面是颇占优势的，银坝子为了这关连江山统一的一战，已拨出所属一半以上的人马来参与，而黑流队更是倾巢而出，他们以两千多的人马和孤竹帮六百余人对阵，在纯人数的观点上来说，乃是具有压倒的优势的，不过，孤竹帮这边对地形的利用却远比他们熟悉得多，再加上孤竹帮的属下弟兄，个个拚命，人人争先，斗志高昂而猛烈，每个人都抱定势不两立，有敌无我的决心直冲横闯，毫不稍退，如此一来，场面就越形凄厉，更见狠残了，血溅着，肉飞着，一片悲壮！

一颗孤竹属下的脑袋滴溜溜的冲上了半空，另一个黄衫角色也被大马刀戳了个透心凉，旁边，还有两名孤竹大汉在狠搏着七名黑流队的爪牙，马刀与大砍刀硬击着，火花四射，怪骼震耳，拚战的双方，全已满身染血了。

瘦削的身形飞旋掠闪，紫千豪的四眩剑就在这眨眼之间已痛饮了近三

十人的鲜血，他豹皮头巾上斑斓发光的微芒在做着急快的跳动，右手执剑，左手握鞘，翻砍猛打，所向披靡，瞬息里，又有十多二十个敌人吃他斩砸向绝崖之下，就像一块块殒石般沉重的跌落，有的尚能发出一声凄厉的号叫，有的，甚至连哼也哼不出了……

二头阳蓝扬善已被银坝子方面一个膀粗腰阔，面如重枣般的凶恶汉子截住，那汉子使的是一柄长把子沉重关刀，这一下正好，蓝扬善的金钢杖也是长家伙，双方一对上，便拼了个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叮叮当当的干得好不火辣热闹，周围十步以内，简直就站不住他人了。

在一丛竹林子里，“再生间君”左丹飞蛇似的穿走掠扑，他手中的兵器是一只闪烁着朱红光华的“霸王掌”，这柄“霸王掌”长约四尺，在鸭蛋般粗细的杯子上嵌接着一只五指并伸，指尖锐利如刺的手掌，两边掌沿都打磨得锋快无比，有如刃口，施展起来，不论刺戮劈斩全够得上用场，左丹这把玩意儿可足珍罕得紧，是用世上甚为稀少的“赤钢”融合着“铁精”所打造，非但坚硬无比，能粉碎寻常铁石，更有一宗好处，掌上永不残留血迹！

在竹林中，左丹急索索的穿来，又扑籁籁的掠过，精健得宛如一头狸猫，而在他的蹿射里，多少银坝子与黑流队的人物便断魂落命了！

在山下的障石板小道及道边斜荒地，银鬃然眸”贺长孙右手是他的大马刀，左手便是他背后油布包里卷着的家伙——“五步枪”，原来他这杆枪不似一般武家使用的那么长，特制成五尺左右，纯钢的身上闪亮着尖锐的枪尖，血红缨穗子抖起来有海碗大，他之所以取名为“五步枪”，乃是取意为出枪之下，五步伤敌之意，现在，沿着小道及野地，贺长孙正带着将近两百名孤竹好汉往下攻杀，有两个瘦瘦长长的中年人物，正板着一双青虚虚的脸孔在抵挡着他，但是，这两人身边的一干手下却是拦架不住了，都在纷纷溃逃呐喊连天……

就在这时——

四条人影惊鸿般自下面的青石道上飞掠而来，那四个人奔腾的速度是极为骇人的，几乎就在刚刚发觉他们影子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眼前，快得就像一抹流光！

四个人隔着这边尚有三丈，已倏忽分成四个不同的角度散开，猛然包抄上来，其中一个头大如斗，巨鼻海口，满面虬髯的五旬人物暴吼出声道：

“不准退，通通给我挺上去！”

正在往后溃散的银坝子及黑流队的角色，甫一看见这四个人，又听到了那虬髯大汉的叱喝，顿时勇气骤增振奋的大喊起来：

“裘二当家到了，关老前辈也来了……”

与贺长孙硬干得正有些吃不住的那两位仁兄即时喜形于色，精神抖擞，两个人的两把“紫金三环刀”也马上加了三分劲，变得勇敢多了。

那围上来的四个人辞然自斜刺里飞来，一字排在青石道中间，先前发声叱喝的那虬髯大汉碟碟一阵怪笑，吼道：

“二位大爷，给我姓裘的先退下来！”

贺长孙这两个对手答应一声，倏然拍刀让开，这时，嘿，两位大爷的青脸上全已带了汗。

呵呵一笑，贺长孙的烦肉颤动着，他笑妹妹。的道：

“打了这么久，你们这几个做头儿的都溜到哪里风凉去啦？却光叫这些下三滥的废物来顶死？真是作孽啊……”

站在面前的四个人，最靠右边一位。生得细高条儿，脸上白净净的，五官原本十分端正，坏就坏在那双眼睛上，那双眼呈三角形，而且斜吊吊的，带着说不出的阴狠味道，穿着一袭黄闪闪的长衫，这件长衫却宽大得似是挂在他的身上，第二个便是那姓裘的人物了，第三个是位五短身材的老人，顶着一张红通通的孩儿脸，蓄着一撮黄胡子，看上去十分奇异可笑，第四个，嗯，是一位气质高雅、容貌清奇的老书生，他的发须黑亮如漆，皮肤细致而白皙，脸上连一丝皱纹都没有，若非他那般高舍芒鞋的打扮与沉着老练的举止，还真看不出他确实的年龄来。

姓裘的虬髯朋友冷淡的注视着贺长孙，大刺刺的道：

“看你这模样似是孤竹帮的十四个大头领之一银髯煞眸贺长孙了？”

小鼻子一皱，贺长孙抖动着他的齐胸的白髯笑道：

“正是，不用多问，我老头子也晓得你就是黑流队如今的二当家裘超凡，你不是有个匪号叫‘三手金叉’么？”

裘超凡怒道：

“是又如何？”

贺长孙讽嘲的道；

“在五年之前的那个隆冬，铁狮子帮赶得你们像一群丧家之犬一样奔逃进傲节山受我们庇护的时候，裘朋友，你该没有现在这般神气吧？”

裘超凡当然是晓得曾有这么一回事的，但他却一瞪眼，傲凌的道：

“那时我姓裘的还没有加入黑流队，不领你这个情，而且，十年河东转河西，一些过去老掉牙的事，贺长孙，你也犯不着提了，就是提，也仍然救不了你的老命！”

呵呵笑着，贺长孙道：

“本帮从来也未盼着你们领情，黑流队全是些乌合之众，地痞无赖，便是再转上一百年，你们也仍然跳不出这个糟窝！”

那瘦消的，穿着黄色长衫的人不等裘超凡回话，已冷森的道：

“老小子，你是活腻味了。”

贺长孙重重一哼，神色倏寒，他缓缓的道；

“徐样，你竟还有脸来跟我说话？不仁不义不忠不信这几条你全占齐了，咱们走着瞧，孤竹帮必定要在你身上索回这笔血债！”

那黄衫人——徐样阴沉的道：“用不着等，现在正是时候！”

贺长孙仰天大笑，正待突然发难，右侧的竹林丛中，一条黑影已鬼扭般倏然出现！

十九、凝血眸 以命搏命

在黯淡的光线下，那条人影便静静的站到贺长孙身侧，他的两道目光冷森而莹澈，有如两柄无形的利剑，凌厉得像要穿透人心般缓缓扫过这四个人的面庞，然后，固定在那须发漆黑，神韵典雅的老书生身上。

贺长孙目光一斜，同时也大大的放下心来，他恭敬的道：

“大哥——”

嗯，来人正是“魔刃鬼剑”紫千豪！

紫千豪微微颌首，目注那老书生，面无表情的道：

“‘南剑’关心玉？”

老书生淡然一晒，道：

“不错！”

他也上下打量了紫千豪一阵，语声里透着无比的冷漠：

“你是紫千豪了？”

紫千豪明亮的双眸一寒，道：

“正是。”

“南剑”关心玉雍容一拂长须，淡淡的道：

“我们刚好找对了主儿，紫千豪，老夫此来，便是专为对付你的。”

唇角微微，紫千豪道：

“我会使你满意。”

说着，他转脸朝着“黄衫一奇”徐祥，森酷的道：

“徐祥，我们的帐，留待下一步再算。”

徐祥脸上的肌肉抽动了几下，他硬着说道：

“只要你有机会，姓徐的当然奉陪……”

移出一步，紫千豪对徐祥的憎恶与痛恨由他那僵木的神情里强烈的露了出来，点点头，他一个字一个字的道：

“你记着了，好朋友！”

紫千豪将那个“好”字说得特别沉重，以至徐祥听在耳中连心都有些寒了，他到底还是心虚，再怎么说明，出卖朋友的帽子，总是扣上了啊……

“南剑”关心玉冷漠的道：

“紫千豪，你还有什么可等待的么？”

关心玉的语声虽然并不凌厉，但却含着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逼迫与压迫感，好像他一直就是高高在上，一直就可以随心所欲的驱使别人一样，倡做极了，横霸极了。

将豹皮头巾扯紧了一点，紫千豪平静的道：

“我想，我是没有什么可以等待的了……”

忽然，在这时——

那个生了张孩儿脸，留着一撮黄须子的矮老头踏近了些，他个头小，声音却有如宏钟大吕：

“关兄，这小子就亦给兄弟我收拾了吧！”

眉宇微转，关心玉缓缓的道：

“吴兄，你可有了分寸？”

哈哈一笑，矮老几大刺刺的道：

“我‘婴叟’吴宇比你关老哥虽是差上一把火，但照应姓紫的这种律老二呆子，大约自信还不致太泄气……”

那边，贺长孙嘲弄的道：

“我老头子还道是从哪座荒山野岭里钻出来的土行孙呢，原来却是中原南淮河一带的独行怪杰‘婴叟’吴宇，只可惜你姓吴的狂是狂，如今恐怕却狂错了地方，找的风水不巧哪！”

“婴叟”吴宇啼啼一笑，手指头点着贺长孙道：

“老狗，等一下，只要等一下，你的小爹挺了尸之后，下一个就会轮到

你，用不着恁地猴急！”

“南剑”关心玉冷冷的道：

“吴兄，你真要来挡这一阵么？”

“婴叟”吴宇笑嘻嘻的道：

“假如你运道好，关兄，这一阵之后就万事解决，你也无需烦心了。”

“银髯煞眸”贺长孙向紫千豪低促的道：

“大哥，让我来收拾这老小子！”

摇摇头，紫千豪平淡得就像是局外之人在说话一样：

“不用！长孙，一个人要倒楣的时候，注定是跑不掉的，这吴宇就正像这样，你看着吧——”

贺长孙忙道：

“还有个关心玉——”

紫千豪轻轻的道：

“无所谓，长孙，你掠阵！”

于是，贺长孙立刻让到一边，大马刀与五步枪交叉平置胸前，而对面，“三手金叉”裘超凡与“黄衫一奇”徐样也分立两旁采取了戒备之势，独有“南剑”关心玉仅只略微退了两步，神情中，看不出有丝毫紧张或是忐忑，他稳如山岳般峙立着，深造之极，含蓄之极。

四眩剑已经插入鞘内，紫千豪用左手握着，微微离开腹前约有两寸，他的眼，一动不动的盯视在“婴叟”吴宇的眼睛上！

一镞短衫，吴宇自腰际拔出一柄晶莹锋利的尺长匕首来，这柄匕首前端叉开有如蛇信，光芒隐隐闪烁，他露齿微笑，道：

“姓紫的，你先出手吧！”

他们双方是站在这条陡斜的青石板小道上，道路的两侧，如今正在进行着惨烈的厮杀，但是，现在却宛如隔着他们十分遥远了，就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事，四道目光互相凝视着，气氛沉重而郁闷，这种情势异常可怖，因为，大凡是高手作生死之斗时，只要在斗前彼此僵立，那就是只表示一个意义，双方都要在首次出招之下分出胜负，斗前的对峙，只是在寻找适当的机会与部位！

此刻——

“婴叟”吴宇的面容，开始沉重了，他的笑容已经消失，紧握的怪异匕首轻轻的上下移动起来……

大凡是一场搏命之争，都会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受和韵味侵袭着拚斗的双方，这是无形的、奇妙的一种心灵反应，它看不见，摸不到，而别人更体会不出来，只有僵持的双方才能觉得，往往，在尚未接刃之前，此种感受便能使决战的人预先测知了胜败……

吴宇用力在唇角挤出一丝笑容，他这抹笑容刚刚出现，粗短的身子已有如脱弦的怒矢般激射敌人！

匕首的寒光带起了一路流星曳尾般的芒亮，以无比的快速飞戮向紫千豪的胸膛，但是，却就在这股寒光甫映的时候，紫千豪的四眩剑已更快一步的碎然掠出，锋利的刃口割裂空气，颤抖出团团光雨银狐，而在这些突起的眩目晶线弧芒幻闪中，紫千豪的剑像幕然变成了千百支，却全都指向一个焦点——吴宇的身体刺来！

在不及人们眨眼的千分之一时间里，甚至当有些人的意念尚未及转过

来，“叮叮当当……”清脆的金属撞响便连成了一片，“叭”的一弹之下四眩剑又重新回了剑鞘，而“婴叟”吴宇却已踉踉跄跄的往后退，再也挺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

吴宇的身上一共有五处伤口鲜血狂涌，他手中的匕首也早已创痕斑斑，犬牙交错的使人看起来不像是一把匕首，却似一柄短锯……

坐在地上的吴宇，身体正急速抽搐着，一边的“三手交叉”裘超凡慌忙跃到他的身侧，伸手就待掏取金创药——

“南剑”关心玉目光在吴宇身上转了一会，淡淡的道：

“裘二当家，不用白费事了……”

裘超凡正感到一怔，吴宇那婴儿似的红润面孔已变成了铁青，嘴唇也浮了紫，他喉咙里咕嘟着，唇角，带着气泡的血沫子已缓缓溢流出来……

在生死界上，关心玉经得太多也看得太多了，只要几眼，他便明白吴宇的创伤已经严重到了无可救治的地步，他身上中创的部位非但伤口整齐，连大小宽窄也全一样，这证明了出击者，是一个高强得可怕的使剑能手，一个不折不扣的剑中之魔！

双目瞳孔的光芒在迅速扩散，反映着死鱼船的黯淡灰芒，吴宇嘴巴翁动着，喃喃的道：

“关……兄……替……我……报……仇……”

还不待关心玉回答，这位也曾纵横一时，叱咤一方的“婴叟”吴宇四肢突硬，沉重的倾卧在地！

徐缓的，关心玉道：

“吴兄，抱歉答允你跟我来此，你原可以不要来的……放心，你先走一步吧，就会有人陪你上道。”

面对着毫无表情的紫千豪，关心玉道：

“阁下不愧有‘魔刃鬼剑’之名，紫千豪，在使剑上，老夫也是行家，你这一式堪称剑术之上乘了！”

紫千豪没有回答，心中却在冷笑着，是的，方才他出手之下便是那护命搏命的精绝之式“大魔刃”剑法里的第二招“重重星月”！

凄冷的一笑，关心玉安怡自若道：

“但是，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是么？在吴宇之后，紫千豪，就该老夫来领教你的魔刃鬼剑了！”

十分平静的，紫千豪道：

“我已等着，关心玉，希望你比刚才那位幸运一点。”

深沉的面容上浮起一抹带着无比寒酷意味的笑意，关心玉微掀他那浅蓝色长袍，嗯，他那带着黄稳子的长剑便连着黑亮的剑鞘插在左腰的腰际，伸出右手的拇指与食指轻揉着白玉的剑鞘，关心玉目光凝聚，“挣”的一声哑簧脆响，在秋水似的偷偷冷电晃映下，一柄锋利无匹，光芒闪射的长剑已握在他的手中！

紫千豪静静的看着关心玉手上的剑，这柄剑极其有名，它不知道已沾染了多少能人异士的鲜血，更不知道夺取了多少英雄豪杰的生命，而如今，它被关心玉握在手中，看上去是那么熟练而又灵巧，就好像是关心玉身体上的某一部分似的，只看他拿剑时的形态，只看他神情是那么恰淡安适，便能明白这是一个精湛渊博的剑手，更可晓得他在剑术上的造诣是如何超绝。

有些紧张起来，贺长孙低促的道：

“大哥，你小心——”

微微点头，紫千豪道：

“当然……”

于是——

关心玉的剑微微仰指向天，他的视线朝着剑尖，缓缓的道：

“‘怒天剑’，‘怒天剑’你饮血吧……”

长笑一声，紫千豪叱道：

“来了！”

一溜寒光有如极西的蛇虎，摔闪暴飞，关心玉毫不移动，手中剑倏然翻掠，在一片深莹的精芒中竟那么准确而狠辣的将紫千豪攻来的招式全部击开，而只这一出手，紫千豪已攻杀了十几剑！

略一偏身，关心玉就移动了这么一丁点微不足道的角度，他的“怒天剑”已凶似天瀑侧泻，黄河决堤般浩浩滔滔的挥洒而出，银亮的剑芒似匹练绕回，如此雄深与凌厉的猛卷横扫！

紫千豪的身形开始流水行云般旋走飘移，四眩剑做着人们的目光所无法追摄的挥击挑刺，向匪夷所思的各个位置弹飞纵横！

他们两人的攻扑是奇异而精深的，在人们的视力感觉上往往只见一剑挥展，实则这一剑中已包含了十次一剑的运动也不止，表面上双方好似毫且迟疑的施一招，而真正的内涵却是在这一招相遇前已不知变换多少招了，他们闪掠之快，出手之急，全非两边的观斗者所能——看清，其中的奥妙和变化，就更不是局外的人可以领悟的了……

很快的，就在一般高手只能施展三十招的时间里，他们已彼此攻拒了九十几招还多！

“南剑”关心玉的艺业之强简直是令人不敢相信的，尤其是他在这支剑上的功夫，可说已经到达出神入化，如臂使指的奇妙境界了，他在出手之间，除了诡异狠辣之外，更深的有一个“稳”字的决要，沉毅得宛如一座不可摇动的山岳，凶猛得又似波涛万丈的海洋，更且是深远的，广博的，浩瀚的，在他的怒天剑飞闪之下，像是已能在任何时间内幻出任何招式，在任何角度得以攻取任何部位，隼利极了，也凌厉极了！

紫千豪全心全意的聚集精神应付着这一场生死之斗，他尽量把握一个“快”字，步步抢先，着着赶前，以晃掠如电的身形配合连续不断的主动攻击，一点也不稍事松懈的施展着拉砍狠杀的捍野招数，他的四眩剑旋斩之快，并不比他强大的敌人略有逊色，但是，他的内力却没有对方来得悠长，主要的原因，乃在于他眼前尚是一个负着累累创伤之人！是的，急得双目发赤的贺长孙知道这是一场不公平的搏斗，很快的，五十招又过去了……虽然这五十余招在紫千豪与关心玉的较试速度上看来只是一霎，但在紫千豪的感觉中竟是如此漫长，现在，他的全身俱为汗水所湿透，而汗水浸入他原先的伤口，伤口又已崩裂，那种割心裂崩的痛楚简直就非常人能忍受的了！

相同的，“南剑”关心玉的心里开始了焦急，他已经尽他所能施展着他成名护命的绝技“子午十三剑”法，但是，任他如何回还互用，单攻双出，却仍不能将对方摆手在剑下，尤其是对手行动之急速，应变之悍猛更是令他暗暗吃惊，如今，关心玉已明白了紫千豪何以堪称“魔刃鬼剑”，就好像紫千豪也了解了为何能在剑上称霸一样！

黝黯的夜色里，剑光的尾芒有如群星的流泄般交舞旋门，秋然聚散，

修左倏右，忽上忽下，而光闪的移动却是不可思议的，每每在难以置信的短促时际出现，每每又在通然相反的角度互映，剑身幻出的灿亮异彩时如云花缤纷，时如流瀑垂溅，时如狂涛涌出，时如风啸云滚，奇玄得几乎令人怀疑这是不是仅由两个“人”在做着力的展示了……

于是，又是百招过去。

强烈的痛苦，已使紫千豪的俊俏面容完全绷紧了，他甚至不敢稍微松懈身上的任何一块肌肉，任何一路筋络，恐怕万一疏忽，便会失去力的均衡，而在目前，一丁点的失算即将导致终生的遗憾……

空气是寒冷的，窒闷的，像是凝冻在四周，凝冻在每个人的心头，随着紫千豪与关心玉厮杀的时间拖长，随着他们两柄利刃的幻动，汗水已自双方观战者的毛孔中溢出，甚至连他们心腔的狂跳也彼此可闻了，不错，这是一场惊心动魄的罕见较斗，这场较斗，非但吸引住了旁观者的目光，更震慑住了他们的神智！

暮然——

长啸如泣，“南剑”关心玉修长的身躯凌空而起，就像不可思议的魔术一样，他悬空的身躯碎然闪动，老天，怒天剑闪耀的银光突发暴涨，将关心玉的躯体刹时卷裹于内，看不见关心玉的形象了，只见一条滚桶般的晶莹光柱绕回旋舞，带着“哆哆”剑气，“咧”一声长射紫千豪！

是的，这是剑术中最深奥的绝顶功夫之——“取剑成气”！

掠阵的贺长孙神色大变，全身汗湿却又冷瑟如冰，他知道关心玉的剑上功夫高明无比，但是他不知关心玉竟已练就了剑道中这等登峰造极的本事，“驭剑成气”！

双方的动作之快速是无可言喻的，更没有丝毫空间供你去思索考虑，就在关心玉驭剑飞刺的一刹，紫千豪已骤然挺立如桩，他双目怒睁，钢牙紧挫，全身血脉愤张，四眩剑在他手中一颤之下摔然随着他身形的突门幻出了千百道煞光，同一时间，紫千豪的影子也仿佛由几百铜镜映着一样变成了无数条，而每一条影像都隐晃在一道剑芒之后，交相层叠，玄异之极，剑光是冷厉而幻沉的，影子却模糊而迷蒙，似是猛然间出来了千百个紫千豪，出来了千百柄四眩剑，但是，溜溜剑芒光灿明亮，幻沉的人影却虚渺空荡，宛如是一些有形无质的鬼魂，宛如是原本隐藏在四眩剑里又突然出现的精灵！

于是，当人们的瞳孔尚未及将映像摄入——

凝聚成形的灿亮剑气已猛地射到，但这股剑气却仿佛倏然迷失了一样连连冲撞转突，在极快的摔而波颤之后似是失了准头般泄向一旁，进溅的星光芒点立敛，关心玉已一个转身抢出三步，眼看着他要跌倒，就在歪斜着快沾地的时候吃他一把抓住了身旁的一株矮松！

关心玉怒天剑一抖之下用力往地，在他抖剑的时候，一串滴溜溜的血珠子已弹飞于空！

于是，凄厉得令人毛发悚然的一笑，关心玉霍然转过头来，老天爷，他那张原本清奇古雅的面孔上，自左眼至唇右角，整整翻牙了一条可怖的血口子，鲜红的嫩肉尚在微微颤动，鼻梁骨也清晰地暴露了出来，白色的骨骼上，尚带着粘附的缕缕血丝，最令人感到心惊胆裂的，乃是关心玉的那只左眼，那只左眼现在正斜吊在眼眶之外，有如一枚大胡桃般血糊糊的一团，由一根肉筋扯着，正在脸上晃去，而浓稠的血液，也就滴滴的淌落下来……

那边——

紫千豪仍然挺挺的站着，他的右胸及左腹，正有大量的鲜血泉涌而出，但是，他却像毫无知觉般僵立不动，脸上是一种反常的惨白，随着他急促的喘息，体内的热血便一阵阵流淌得更快了……

又是一声不似人类发出的恐怖嚎叫，关心玉一把拉掉了挂在眼眶外的左眼球，在满眼的血水里，他摧心裂肠般惨吼：

“紫千豪，紫千豪，你记住了，假若我关心玉今夜能以不死，有生之日，俱是寻你索债之时！”

咽下一口涌到喉头的逆血，紫千豪呛咳着道：

“关心玉……我等着你……来！”

令人不能卒闻的惨怖长啸着，关心玉踉跄地猛冲而出，他连接不断的撞到树枝，连续不断的跌滚摔爬，又疯狂地挥舞着他的怒天剑乱劈横斩，于是，在扑籁籁的枝叶暴落声中，在野兽般的鸣叫呻吟里，在沉重的连连翻滚下，他去了，不像是人们所知道的关心玉那般去了，在这双方全处于混僵的局面中，神鬼不觉的，那两个隐立暗处的银坝子大爷，竟也悄然往山下溜走。

此刻，有如噩梦初觉，贺长孙激灵灵的打了个寒采，他大步抢到紫千豪身前，气急败坏的叫：

“大哥……大哥，你怎么样了？”

没有理睬贺长孙，紫千豪冷冷的盯视着在对面发呆的“黄衫一奇”徐祥，他的嗓子带着浓厚的低哑：

“徐祥，我曾说过下一个轮到你……现在，已经到了。”

徐祥墓地一震，他不由自主的退后两步，一只三角眼里透着无可掩饰的惊惧，他那白净净的面孔，几乎也一下子变青了！

四眩剑早已归鞘，现在紫千豪又已缓慢的举起，他摇摇头，惨白的声音中泛着极度的疲乏：

“不要怕……徐祥……当你准备出卖孤竹帮之际，你就该料到这一天迟早会来的……你……出手吧……”

剧烈的咆哮了一阵，紫千豪的脸庞上又浮起了一片病态的红云，他大口大口的喘息着，形态极端可怖的道：

“来……徐祥……很快就可以解决……便是痛苦……也只在眨眼间……的功夫中就过去了……”

又退后了一步，徐祥的两边太阳穴在不住地“卜”“卜”跳动，他觉得嘴巴发干，肚子里在燃着一团火，连全身都感到火辣辣，毛烁烁的了……

紫千豪没有移动，他艰辛而沉重的道：

“你怕我吗？……徐祥？怕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吗……来，来呀……拿出点勇气来……就是死也应该死得像个……男子汉！”

徐祥仍自不动，他瞪着一双眼，脸上的肌肉像是僵了一样绷在那里，喉结一上一下的抖移着……

一声怪叫，“三手金叉”裘超凡猛然冲了上去，他那犍牛似的身体带起了一阵狂风，似能推到一座山般扑向紫千豪！

贺长孙怒骂一声，斜刺里暴起横截，但是，比他更快——

紫千豪口中“叱”的断喝，上身碎然斜偏，他的四眩剑已“叭”的一声飞拧过裘超凡的肚皮，花花绿绿的肠脏，也同时哗啦啦倾泻了一地！

裘超凡似乎尚不相信他已经失败了，他的眼球突出出了眼眶，茫然的瞪视着三步之外的紫千豪，就这一刹，这位黑流队二当家已全不似个人样了，

五官在他面孔上非但已歪曲得变了位置。他在扑击时拔出的两只短柄金叉还分握在手上，但是，却离着紫千豪身躯有半寸左右的微小距离，他已永远不会再移上位置，而高手相搏，所要求的也就是在毫发之中争生死呀！

虽然如此，裘超凡仍不愧有“三手金叉”之名，他败是败了，但他已将另一把金叉插到了紫千豪的肩上，如今，

那柄沉重的叉身还在颤巍巍的抖动着……

双方的动作都是在一刹那间开始又在眨眼间结束，毫无拖延，毫无迟疑，大家全是要决定胜负，而现在早就分明！

几乎在裘超凡还没弄清楚他是如何失败之前，勾魂的使者已不肯再等候他，庞大的身体轰然仆倒，刚刚压在他自己流出来的肠脏之上，而双目尚是暴睁着的！

侧旁——

紫千豪仍然维持着他方才伤敌时的姿态，四眩刻往右方微微扬起，但很显然的，目前不是模拟动作的适当时候啊……

心腔儿猛地倒下一沉，贺长孙全身都发了凉，他慌忙上前搀扶紫千豪，连语声也起了哆嗦：

“大哥……大哥……我的天！”

贺长孙的手触到了紫千豪的衣衫，这才发觉染了一手的血，紫千豪浑身上下，业已像才浸过水一般都让鲜血给湿透了！

只是让贺长孙那么轻轻一触，紫千豪已痛苦地哼了一声，抑止不住地籁籁抖索，声如蚊纳：

“不要动我……让我转一口气……”

贺长孙白髯拂动，老眼含泪，哑声道：

“大哥……你伤得重——”

就在他那个“重”字还在舌尖上打滚之际，两股其快至极的锐风已然袭来，一取他自己背心，一攻紫千豪后脑，好毒的招术！

现在，紫千豪受伤太重，根本还不能移动，而贺长孙芳委躲避是可以躲过去的，但是，他自己让过了攻击，紫千豪则是一定要被击中，反过来说，贺长孙如先替紫千豪拦截，则他自己只怕不保！

敌人的暗袭是决不可言的，可以说没有一丁点的迟疑，一道灵光电也似的闪掠过贺长孙的脑际，他猛地往侧旋，雪亮的马刀飞翻横劈，五步枪也在斗大的红缨暴篷之下联手返刺九枪！

“当哪”一阵清脆的金属震响的，猛刺紫千豪的一只“鹰嘴笔”已被贺长孙的马刀奋力震开，但是，另一只“鹰嘴笔”却“噗”声刺进了他的左肋，几乎不分先后，贺长孙的五步枪也一边刺中了那暗袭者三次，他暴睁着双眼奋力跃出两尺，回头看去，哼，那偷袭者不是别个，竟就是“黄衫一奇”徐祥！

徐祥在五步之外，他瘦长的身体在不住地摇晃着，三角眼更斜斜高扯，成了一副可笑的怪像，而他嘴巴痛苦的扭曲着，忍不住的低噪出声，徐祥的身上，正有三个血洞在淌着血，左肩，小腹，以及大腿！

“银髯煞眸”贺长孙暗哑的怪叫道：

“徐祥……你这个千刀杀万刀刷的奴才……你这死不要脸的下三滥……我恨那一‘落月梭’没有钉死你，除了打烂仗，偷后门……外，你还会做什么？”

唇角一歪，徐祥强压着刺心般的疼痛，丑恶的嘿嘿笑道：

“贺……老狗……你……你也知道……我徐大爷……不是好欺的了……在白天，你暗算了大爷肩头一梭，如今……你看看……谁要谁的命！”

贺长孙双目中煞气毕露，闪耀着青穷碧的，鬼火也似的异彩，他憋住一口气，不管有如火炙着般的肋下伤口，一步一步逼向徐祥，在逼近中，他狰狞的道：

“好……徐祥……让我们就看看……谁能取……谁的命！”

被贺长孙这种强悍的形态慑住了，徐祥骤然住口，有些畏瑟的往后倒退，他咬着牙，色厉内在的道：

“站住……贺长孙……你不要自己找死……”

暗哑嘶厉的狂笑着，贺长孙用五步枪指着徐祥：

“我老头子就……算是找死……我已活到六十余岁……死不足惜……可是……徐祥啊……你死了……却叫短命！”

尖吼一声，徐祥的黄彩暴扬，他拚了命般猛然冲来，一对“鹰嘴笔”闪烁着蓝汪汪的寒光，急如骤雨般攻向贺长孙！

骇人的大笑着，贺长孙的大马刀与五步枪交互探展，斗大的枪花与寒森的刀光飞舞纵横，锐啸破空！

两个人都受了伤，但是，两个人全不让步，仅是狠砍猛刺，招招要命，丝毫不为对方稍留余地，甫一上手，便是死拚！

在一个飞施中，贺长孙白髯摹而倒竖，他根本不管徐祥对着胸口插来的“鹰嘴笔”，大马刀倏杨碎斜，“涮”的狠劈而下，同一时间，他的五步枪连削带打，枪杆架敌人的刺肠之笔，枪尖倏戮对方咽喉，一招三式，毒辣无匹！

只听得“叭”的一声问响，徐祥的脑袋已有半边被砍了下来，“啪”的跌在青石板小道上，但是，他有右手的“鹰嘴笔”虽然被贺长孙的五步枪挡歪，左手的“鹰嘴笔”却猛然刺入了贺长孙的小腹中，而徐祥的脑袋刚被削掉半边，尸身尚未倒地，贺长孙的五步枪又“噗”的一声穿过他的咽喉，直透颈后！

贺长孙的齐胸白髯抖索着，他在连声呛咳中瞪着徐祥不成人形的尸身大笑：

“徐祥，徐祥啊……是谁要了谁的命啦？呵呵，你这条不仁不义不忠不信的狗，畜生，下流胚……”

贺长孙的五步枪还插穿在徐祥咽喉上，他不让徐祥的尸体倒下，又嘶哑药大叫：“龌龊的东西，我老头子今天要……分你的尸，碎你的骨……你……你这混帐……”

正在贺长孙又笑又叫的时候，右边的林丛深处暮然有一条人影飞鸟似的欢然掠至，这赶来的人在半空中一旋，已惊喜的喊道：“原来你在这里！”

猛然，这赶来的人——“再生阎君”左丹看清场中情形之后便全给震傻了，他目光定定的看着眼前的这副惨像：地下横竖的尸体，斜身不动的紫千豪，对着一具死尸又喊又叫的贺长孙，以及，贺长孙小腹中还深深插着的那柄纯钢“鹰嘴笔”！

倒吸了一口气，左丹面颊上的肌肉不由自主的抽搐着，他抢前一步，失措的悲呼：“秃肥……秃肥……你怎么了？”

但是，贺长孙却宛如未觉，他的大马刀“呼”一声翻劈，顿时血肉横

飞，在一连串的“咋吹”“噗嗤”声里，这位孤竹帮高手竟像在切砧上的猪肉一样，左手五步枪支着徐样的尸体，右手大马刀已将他一片片的零削碎斩！

恐怖的惊叫着，左丹的手掌一弹倏翻“当啷”一声已将贺长孙探砍的大马刀震落！

怔了怔，贺长孙如梦初醒般激灵灵的打了个哆嗦，于是，他再也支持不住的一屁股坐到地下！

左丹将他的“霸王掌”往腰带上一插，过去扶着贺长孙，心如刀绞般愕然道：

“肥秃……肥秃……”

这时，贺长孙的面容已是一片谈白，他的两腮须肉也那么快的立即松弛重擦下来，迷惘的看着左丹，他哑声道：

“老……左……我……不要紧……你……你去看……大哥……”

左丹慌忙别过头去，那边，紫千豪正在慢慢地收回他的姿势，慢慢的，就像有千钧之重一般！

嗓子像被什么堵塞住了一般，左丹硬着声道：

“你放心，秃肥，大哥安好……”

缓缓地，贺长孙目光低垂，定定的投注在深插入自己小肚内的“鹰嘴笔”上，他泛起一抹灰色的苦笑，呐呐的道：

“好……好……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不免……阵上亡……闯了一辈子……江湖……如今也总算……有了归宿！”

左丹强忍住泪，哀痛的道：

“不要胡思乱想……秃肥，你的伤并不太重，一定可以治好的……前山上头的敌人全被赶下去了，祁老六正帮着孩儿们从下面往上杀，这场仗，我们赢定了……”

咳了几声，贺长孙气如游丝般道：

“只怕……我……老头子……等不及了……”

再也压制不住的抽噎了一声，左丹悲切的道：

“别这样说……你不会死的……肥秃……要撑下去！”

猛一痉挛，贺长孙突然凄厉的哑声大笑：

“还……还撑个卵蛋……我老头子……两眼发黑……全身绵软……又累……又倦……就像要腾云……驾雾一样……”

左丹的眼泪夺眶而出，他呜咽着道：

“你不会死……肥秃，你不会死……”

大叫一声，贺长孙双目怒瞪，摧肝沥血般厉吼：

“紫大哥……我先走了……跟随你十余年……死也无憾……紫大哥……幽冥界里……我照样护着你——”

吼声惨怖，有如狼啤鬼号，而余音尚在袅绕，这位孤竹帮的老人已募地四肢一挺，再也不动……

长嚎着，左丹猛然抚户大哭，一扬见绝……唤雄并非不洒泪，只是未到伤心处，这些铁打的汉子啊……

轻轻地，柔和地，一只银灿灿的剑鞘搭到左丹肩头——

左丹倏而抬头看去，嗯，是紫千豪，全身血透，伤痕累累的孤竹帮双龙头 1

流着泪，左丹站起，他满腔的悲痛又加上无比的焦惶，以至连说话都

不能连贯了：

“大哥……贺长孙……他……大哥……还有你……伤的重啊…”

紫千豪威严注视着双眼半睁的贺长孙，泪光盈目，他苍凉的道：

“长孙是为了护我才会这样的……我正逆了气，拗了劲……不能移动……徐样暗算我……长孙便挺身挡了……”

抹着泪，左丹低哑的道：

“大哥，你千万悲痛不得……你的伤可真吓人……贺长孙为大哥死，也可死而无憾……孤竹弟兄，人人都想有这种荣耀……”

摇摇头，紫千豪孱弱的道：

“我对不起长孙……”

左丹急切的道：

“大哥，别这样说，凡是孤竹上下，只怕换了任何一人也全会如此做……”

闭着眼，紫千豪抑止住了即将溢出的泪水，他沉重的道：

“战况如何？”

吸了口气，左丹这才略见振奋的道：

“对方在山上的好手有银坝子三个大爷，还有‘黄衫一奇’徐祥、‘婴儿’吴宇，另外有黑流队二当家‘三手金叉’裘超凡，这些人，全由‘南剑’关心玉统一调度，率千余人守着，山下有立云三子，黑流队的大当家‘金约眉’屠松，以及银坝子的另两个大爷，亦率一千人驻留，银坝子在山下原来也有三名大爷，其中一个姓贾的已在狭谷那边被大哥你们干掉了……”

紫千豪低哑的道：

“你怎知道得如此清楚？”

左丹忙道：

“我们生搞了银坝子一名大爷，就是与蓝扬善蓝兄交手的那个使大关刀的，他被蓝兄砸断了一条腿，我们抓住他以后用刑一遍才遣了出来……”

忽而悚然一惊，紫千豪目光四扫，喃喃的道：

“我记得这里也有两个使‘紫金三环刀’的银坝子大爷，此时怎的却不见了？难道逃去了么？”

左丹也环视了四周一阵，摇头道：

“我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没有对方的人了……”

虚脱的叹了口气，紫千豪又道：

“蓝兄呢？”

左丹低声道：

“他已带着弟兄们杀下山去了，顿饭时光以前祁老六也夹攻了上来，如今怕巴会合在一起，我因为不见了大哥与贺长孙，心里放不下才急急找来，哪知方才找到，这里已是这般凄惨……”

二十、空城计 死里求生

身体微微的晃悠着，紫千豪闭上了眼，竭力使自己支撑下去，好半晌，他才艰涩道。

“山下……战情进展……如何？”

左丹低沉的道：

“还不清楚，大概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喘了口气，紫千豪沙哑的道：

“单光……看到单光了么？”

微微一怔，左丹摇头道：

“没有看见，连‘南剑’关心玉也未曾发现……”

提着气，紫千豪道：

“关心玉……已败于我手……左丹……那单光是个大祸害……你马上到山下去协助祁老六他们……”

左丹惊喜的道：

“什么？大哥，姓关的已被你收拾了？好啊，南剑之名也不过如此而已！”

说着，他又犹豫的道：

“但是……大哥，如今你重创在身，我怎能任你独处于此径自离开？我……”

摇摇头，紫千豪道：

“马上去……老六他们只恐未能全都支撑……”

左丹搓搓手，苦着脸道：

“大哥，我……”

紫千豪神色一沉，提高了他暗哑的声音：

“不要再说了……”

于是，不情愿的躬了躬身，左丹往下走了几步，却又回过头来，忧戚的道：

“大哥，你的伤……要保重了……”

勉强笑了笑，紫千豪道：

“我知道……”

左丹不再迟疑，双臂倏挥，人已有如一条流虹般笔直往山下长射而去，眨眼里就失去了踪影！

长长吐出一口气，紫千豪用四弦剑及剑鞘分左右拄在地上，沉缓的朝着小道旁移动，他希望能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暂时休歇一下……

全身都像火炙般有一股热辣辣的痛苦，而且，每一处伤口也宛似仍被利刃剜割一样抽着心弦，稍微一动，寸寸肌肤俱似撕裂一般。骨骼亦像碎断了似的略略着力使病彻心脾，紫千豪觉得天地都已混淆成一团，双目迷蒙而模糊，腑脏翻腾，口干舌焦，连呼吸之间全带着浓重的血腥味了。

他艰辛的移动着，有如稚童学步，更像一位新残者在试用他的拐杖，几乎是一步一停，一动一个颇跪了……

事情发生得很快，快得全然出了紫千豪的意料，一个冷森的语声宛如由幽冥中传来，凉冰冰的响在紫千豪的耳道：

“姓紫的，别来无恙？”

紫千豪停住了动作、他强睁着眼，慢慢的转过脸来，自哇眈的视线里，他发觉一个瘦削的人影有如鬼魂般独立在五步之外，那人也正炯然的凝注着他，就只这么五步，紫千豪已看不清那人的面貌了，但是，他却用不着看清，只需听到声音，嗅到气息，他已明白了这位来得正是时候的朋友是谁；那种来自内心的刺骨血怨，就只在对方吐出了短短的七个字当中，已是表露得太详尽，太淋漓了；紫千豪的目力混沌不明，可是，他甚至能体会出来人脸孔

上神色的狠毒与狰狞，那人，除了“血狼星”单光，不会再有第二个了……

举起手背来操揉眼，紫千豪喘急着道：

“单光？”

来人又移近了两步，等于已站在紫千豪身前了，现在，紫千豪努力向他看去，嗯，黄焦焦的枯干面容，稀疏可数的倒搭眉毛，眼睛细长，眼皮就像未睡醒似的往下垂吊着，唇薄如刃，以及鼻子下方那颗触目的黑痣！他，不是“血狼星”单光还会是谁呢？

紫千豪闭了闭充血的眼睛，他哑声道：

“不错，单光，正是你……”

“血狼星”单光仔细的看着紫千豪，好一阵，才阴沉沉的道：

“好像，你还是伤得不轻闲？”

呛咳了两声，紫千豪道：

“这对你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提么？”

拂弄一下包头的灰巾，单光细长的双目中杀气顿现，他狠辣的道：

“姓紫的，关心玉栽于你手了？”

挺立不动，紫千豪干涩的道：

“你或者已经看见……”

唇角抽搐了几下，单光木然道：

“老实说，我早就知道关心玉不一定能敌过你，但他们不相信……因为他们全不了解你，他们以为光凭一个关心玉便能摆平你紫千豪，不，他们都错了，他们应该学我一样，紫千豪，用计来取你，你不是一个堪以力敌的家伙，同时，你的智慧也极高！不过……紫千豪，你有着太多的仁义道德，这就是你的弱点！”

紫千豪平静的一笑，孱弱的道：

“还有吗？”

冷酷的明了视着紫千豪，单光缓缓的道：

“九年多以前，在‘雪水’之滨，你创掉了我一半左耳；紫千豪，从那半截耳朵掉在地上的一刹开始，我与你的仇便永远结下了，但是，我虽然痛恨你，却并不低估你，你是那种深沉、镇定、反应隼利而功夫奇高的厉色角色，就算加上这九年多来的苦练，我仍然不是你的对手，紫千豪，相信在玉马堡外的青纱帐里你我心里都有了数！”

微微点头，紫千豪低哑的道：

“当然……”

目光仰注天空，单光续道：

“我认识关心玉，是徐祥拉的线，在我知道关心玉要和银坝子联手对付你的时候，我便找上了徐祥……这九年以来，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报仇的桥会，处心积虑的要索回那缺耳之债，他们要对付你，是我的棚会来了，你不用问我是如何知道关心玉与银坝子计划的、只要我有心，我自会有方法获悉……而徐祥，他和关心玉有过数面之推，我给了徐祥六颗‘宝黄’明珠，已足够徐祥编上一套道理向关心玉毛遂自荐并顺便引见了你，我向姓关的坦述了与你所结之仇，而你，又和徐祥略有交往，利用这个关系，在你前往银坝子赴约之时，我们便先来卧底，准备和关心玉、银坝子、黑流队来个里应外合，一举先毁掉你的老巢！”

紫千豪毫无表情的道：

“后来呢？”

阴凄凄的一笑，单光道：

“我不得不佩服你有一批能干的好手下，他们行动快，警觉高，我和徐样刚刚烧掉了那座‘小金轩’，还没有来得及到四处大干，他们已围了上来，因此我们只好突围而去……”

顿了顿，他又道：

“同时，关心玉与银坝子、黑流队的人没有来得及攻入后山，紫千豪，我们的计划便受到了阻碍；当时，我就知道，美等你报仇只怕非要靠我自己的力量水可。他们都是一群毫无远见的马会之众，关心玉虽然有点脑筋，却全叫他自己的高傲给蒙蔽住……然后，我们得到你已回转傲节山的消息，当时我即已判断你将马上反扑，但他们却不相信，他们完全忽略了你那一贯的强烈主动攻击个性，这些可悲可笑的白痴们……”

身体痉挛了一下，紫千豪微弱的道：

“你很了解我，单光……”

眉毛一扬，单光狠毒的道：

“当然，这是我费尽心血，用九年的时光探询你日常每一样行为的结果，我甚至连你一丁一点的生活细节也波有放过；紫千豪，说真的，要找寻你的破绽确不容易，你所做所行十分正派，虽然你过的是黑道生涯，你日常起居中规中矩，而且谨慎仔细，譬如说。你每一餐饮食俱皆由银针试过，你连人睡之后都剑不离身，在任何繁杂的场合都有你的得力争下随侍左右，便是以你的本身功夫来说已难受暗算，再加上这些措施就更难了……你行动隐秘，神出鬼没，你的手下对你忠诚，一般知道你的老民对你敬仰，这种种合起来，就成了一道严密的网，你包在网中，以至我花了多少心思，全没有沾得上你……”

粗浊的呼吸着，紫千豪努力微笑道：

“真可惜……是么？”

挫着牙，单光痛恨的道：

“玉马堡外的青纱帐内我失手以后，便一心一意期望着今天……，今天终于来了，却又险些功亏一整，吃这群混帐坏了事，你们一开始反扑我表面上似在帮着他们抵挡，暗里却全在寻你，紫千豪，当关心玉，袭超凡、吴宇和徐样四个人碰到你的时候，已有人带了消息下来，我故意拖延时间，我祈祷着希望你们能两败俱伤……”

紫千豪凄生生的道：

“你的祈祷已应验了……单光，我和他们……确已两败俱伤……这，该正合你的心意……”

阴恻恻的笑了起来，单光微微得意的道：

“不错，我的祈祷应验了，非但如此，我预测的时间更恰到好处，当我来到时，那姓贺的老狗正好断气，你的护随左丹也开始了呼天抢地，我耐心的等着，听到你们每一句谈话，也听到你特别关注我的盛情，我知道你会派左丹下去的，因为那是你的习性——攻杀，是么了你不会浪费任何一股力量，更不会为了你自己的安危而削弱你们的攻击力，紫千豪，你原是如此的重仁尚义啊……我猜对了，左丹果然奉你之命匆匆离开，他的本事不差，在这种时间，我不愿到了我报仇的最后一步之前再生波折，紫千豪，左丹走了，是你叫他走的，于是，现在我便到了你的身前……”

夜袭般好险的笑着，单光又道：

“好不容易啊，紫千豪，你这条命实在难取，但皇天总是不负苦心人的，紫千豪，我来了，我已将寻你报仇的原则本本的详细相告，如今，大约你不会再有什么不明白的事了吧！”

他的薄唇一弯，残酷的道：

“我有一种好习惯：从来不叫要杀的人死得糊涂，谈必会清楚的向他说明他被杀的原因与因果；紫千豪，也正是这样了……”

摇摇头，紫千豪在眼前这种危难关头竟仍然能浪心静气，他显得十分深沉的道：

“杀了我，单光，你还会继续会对付我的手下们么？”

冷冷一笑，单光道：

“那就要着银坝子和黑流队的人是否占上风了，固然他们有青城的玄云三子帮忙，但我却并不迷糊，紫千豪、你的那批手下也不是些省油之灯，他们个个全抓得起一把，要摆乎他们，亦并非易事！”

紫千豪安详的道：

“谢谢捧场，不过，你就如此自私自利，专为你自己打算，根本不管你同路人的生死么？”

狞笑一声，单光道：

“屁的同路人，我此来傲节山，只有一个目的，紫千豪，便是干掉你！不论在什么情形之下也要干掉你，其他人的生生死死，与我毫无关系，全由各人的命了，”

鼻腔中已隐隐的嗅到了血腥味，紫千豪衰弱的道：

“那么……你便不怕日后遗患无穷？我的人会找到你，而且，银坝子与黑流队恐亦不会对你谅解……”

双目暴静，单光低声咆哮道：

“好个可恶的紫千豪，你不要故意在这里拖延时间，找些废话与我闲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那些。全和你没有牵连了！”

闭上眼，紫千豪表面上镇定逾恒：

“单光，你是领教过我紫千豪手上把式的……我想，你必定不会愚蠢到认为我如今已是你口中肉，囊中物那般任你宰割吧？”

微微一怔，单光阴笑道：

“姓紫的，你少来这一套法门，或许你唬得过别人，在我单光面前摆弄，可是太幼稚了……你以为我会被你这两句话唬住了么？呸！”

紫千豪仍然闭着眼，沉沉的道：

“单光，我要以‘大魔刃’中的第四招‘茫茫幻影’取你狗命……你如果会猜，也应该猜出关心玉便是栽在我这一招之下！”

于是，单光可真有些迟疑了，他故意继续阴笑着，一颗心却在七上八下地忐忑不宁，是的，正如他适才所说，关于紫千豪的一切，他是探听得太过详尽了，而紫千豪武功上的造诣深度及独到之处，自然更是他刺探的主要重点，紫千豪剑术中的“大魔刃”手法单光是极其明白的，唯其明白，便越发知道其中的厉害，他晓得，紫千豪在剑道上的修为，可以说已到这超凡入圣的至高境界，他不仅能以施展“驭剑成气”的精深刻术。更具备了“以幻指剑”的罕异修为，而在使剑的武家来说，“以幻指剑”的修为已堪称达于“剑”门中的止境了！这种功夫，比“驭剑成气”还更高一着，不仅是实质上的绝

顶表现，更是气、意。心的回合贯注，这“以幻指剑”的技艺是玄妙的、奇罕的，不可思议的，其威力之可怕，出手之歹毒，结果之残酷，套一句最寻常的武学术著，几乎已至“百发百中”，“无坚不摧”的地步！

单光是一个极工心计的人，也是一个阴狡好险之徒，今天，他是来复仇雪恨的，换句话说，他亦是来索取别人性命的，假如为了索取别人的性命，为了报复湮远的仇恨，而叫他自己先冒着丧生的危险，他却要大大的沉吟考虑了，他不想现在就死，他还没有活够，固然，他急着要出这一口心头怨气，但是却不在他本身的安危受到威胁之下！

苍哑的，紫千豪阴阴的笑道：

“我行动不便……甚至连眼睛也看不清晰……不过，单光，你切莫忘了一点，我的神智却极其明白，而且，我的反应捷如闪电！”

不待对方回答，他又低沉的道：

“或许，我力量不足，中气亏损，但是，这却无关紧要，我施展我那一招‘大魔刃’中的‘茫茫幻影’只需要刹那的时间，短促得连你那张灵巧的口都来不及吐出一个字的空隙便已够了……我的剑是极其锋利的……而你，单光，你的肉却并不太过坚实，是么？”

单光隔着紫千豪只有三步的距离，这三步的距离。在寻常人来说，是异常接近的，接近得只要一伸手便可达到目的，但是，在武林高手的生死相搏中，这三步的空间却宛如有天地那么辽阔，江河那样流长了，单光知道，他如今的机会是一半对一半，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豪赌上赌注是押“生”“死”两门，赢了。则大吉大样，输了，便万事全休。

那“大吉大样”中，包含了对方的性命。这“万身全休”里，便容纳了自己的终生……

冷汗自单光鬓脚、鼻尖沁出，又自他全身的毛孔中消淌，只一会，他心中竟已被浸透了，心狂跳着，呼吸也变得粗重起来。如果他发难之下，紫千豪功力已失，当然他就占胜，不过……设若紫千家果真似他所说尚能施展那招“大魔刃”里的“茫茫幻影”，则自己绝无悻理，那招“茫茫幻影”自己虽然并未领教过，但“未吃羊肉也曾见羊满山跑”，连关心玉也逃不出这一招的厄运，自己只怕就更难说了，紫千豪也讲过，那把“茫茫幻影”使出来的确够快，的确连一个字出唇的时间也不要，而自己……唉，自己的肉又真是不够坚实，至少，与那四眩剑的利刃相碰是得吃亏的……

沙哑着嗓子，紫千豪慢慢的道：

“单光……你不赌上一赌？如果我是骗你，我就完了……当然，假使我没有骗你，你就完了……”

单光只觉得唇焦舌燥，心中像燃烧着一把火，偏是这样，全身的冷汗又淌个不停，他的细目大睁，目光凌厉而又惶恐，额际两边的太阳穴急速跳动，一张黄脸也泛了青，“千锥锤”与“无耳短我”便交互背在身后，用一条打了个活结的黄缎带绑着，只要地双臂一翻，便可以拔在手中，以快速如流光的速度击杀紫千豪。但是……但是……假设紫千豪真的尚能施展那把“茫茫幻影”则自己就算再快也没有用；他能不能施展呢？他是真是假呢？这次大好良机若然放过，今生就不知道是否再有了，如若不放过使得冒险一试，而这一试的代价却太大了，这代价非金非银，乃是老命一条，单光清楚的知道。

他这老命并非很多，他仅一条而已矣……

令人毛发悚然的惨厉笑着，紫千豪道：

“多少年来，江湖中的‘血狼星’单光却是以阴狠诡诈，残酷毒辣闻名的，更是以深沉谨慎，步步为营而蜚声两道……但是，现在你怎么了？单光……你没看见我血浸重衣，伤痕累累？你没看见我行动迟缓，双目模糊？而你自然不敢相犯秋毫，不敢稍越雷池一步……单光啊单光、你也太胆小如鼠，太不成大器了……难道说，你还怕我这伤残之人？畏我这半废之身么？单光啊……你还不来，更要等到几时？”

细眼中煞气毕露，脸上的肌肉也同时僵硬，但，这只是一刹，一刹之后，单光非但不气不怒，更朝后退了几步，他目光深深的盯视着紫千豪，忽然得意洋洋的阴笑道：

“好个紫千豪，你打错了主意了。你以为我是三尺童子，眼巴巴的钻进你的圈套上当么？姓紫的，激将法已经是一个十分古老而陈旧的计谋了，用在我单光身上，你完全找错了对象。”

继而他神色一变，又咬牙切齿的道：

“姓紫的，不管你用什么法子，不管你是真是假，我只怨自己不够果断，只恨自己太过犹豫……这一次算是你狠，如若你所说是真，则我单光自庆有先见之明，日后时光正长，有的是机缘再结此帐，如若你所言是假……便是你鸿运当头，逃过此劫！”

紫千豪右手中的四眩剑到刃“嗡”然一颤，朝外倏转，在单光骇然急退中，他暗哑的大笑道：

“你若不服，单光，我等你一试！”

如此一来，单光更越发庆幸所料不差了，他再退三步，恨恨的跺着脚，挫着牙道：

“你狠，算你狠，紫千豪，我们都活着，日子全够长，我姓单的会别寻时机再来拜望你，到了那一天，紫千豪，你可以看看我单光是不是还领你这个门！”

紫千豪冷森森的道：

“我不能追你，单光，你有种就现在来！”

怪叫一声，单光掠飞而起，语声摇曳，越去越远：

“你等着吧，紫千豪，我会来的……”

良久……复良久……

紫千豪凝神聆听着，当他确定单光果真离开之后，不禁长长吁了一口气，而就随着这一口气的呼出，顿时全身冷汗如浆。头脑晕眩，各处的伤口也撕裂般痉挛起来，这瞬息前后，他的四肢百骸已刺痛酸软得仿佛俱被生折了一样，连站都站不住了……

是的，适才那短促的时间里，紫千豪不啻已在鬼门关上徘徊了多少遍，何异在生死线里回荡了几个转？在他眼前的情形之下，他如何尚能施展那一招甚耗真力的“茫茫幻影”？如何尚能使出这一式旷古绝今，须以充气为神的奇着？他非但无法施展，甚至连举剑的力量也没有了，先时他将右手中的四眩剑剑面转动了一下，单光更加深信了紫千豪仍具威力的想法，其实，他不知道紫千豪在如今，全部的力量也就是仅能转动那一下剑面而已……兵不厌诈，是千古兵家至理，工于心计的单光，却仍悟不透这“诈”之妙用，其实，非“诈”之妙，乃是单光太过珍视他自己的性命；做任何事都不能有所顾忌，顾忌而后生迟疑，迟疑再三，则一事无成了……

现在，紫千豪有如跋涉了万里长途，有如释去了千斤重担，有如摆掉了缠身病疾，轻松，又无比的劳累，他沉重的向一旁移去，此刻，他越发觉得再也不能支持了……

于是，山下的杀伐呐喊之声变得飘飘荡荡，隐隐约约，似乎像自另一个世界中传来、像隔着层云雾，又像逐渐去远……

于是，一切都模模糊糊了，都幻成奇形怪状了，有一层蒙蒙的氛红浮起，在这层蒙蒙的气氛中，任什么全在变异，任什么全在跳动，天与地，也宛如开始在旋动，在颠倒了……

二十一、魂返窍 江山堪保

仰远楼中。

像自一个迷蒙而绵长的梦中醒来，而这个梦是血红的，凄厉的，邪恶而又恐怖的，紫千豪沉重的撑开了眼皮，但他甫始睁开，却又被窗外泄入的满室夕阳光所刺炫，宛如有千百道金针扎向他衰弱的瞳仁，使他不得不立即又将眼皮合拢。在这间精雅的卧室中，夕阳的余晖实际上却柔和而哀凉，它洒在每一个角落，带着一股安宁的清韵味，它并不强烈，但是，紫千豪如今的身体来说、却已经太过耀亮了……

身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痛楚，这痛楚又是深刻而持久的，仿佛在柔嫩的伤口上被一把一把地搓着盐，连心脉全在痉挛，连骨骼都在颤抖，它痛得尖锐，痛得厉烈，像是这个躯体早经撕成片片又复合起来一样，被那阵阵刺伤的刺扯弄得甚至连痛都痛得有些麻木了……

静止了片刻，紫千豪又缓缓的，一点一点的将眼睛睁开，嗯，他已能逐渐适应房中的光度了。

脑袋虽是晕沉而鲢重的，但紫千豪神智却异常清醒，他几乎立刻便回到了现实，立刻便明白了自己为何躺在这里原断响时，在这一刹那间，心头亦充满了喜悦与安慰，他看出自己正睡在仰远楼村汾室内。这代表了一个意义，那场血战，自己这边显然没有失败，不然只怕也不会如此安详的躺在这里。

他想转动一下头颈，可是，就在稍稍移扭了一点之时，一阵巨大的痛苦却袭击着他，就好像猛的将他的颈骨扭折了一般，紫千豪忍不住一咬牙，而牙齿方合，两颊连着太阳穴又突突的抽搐跳动起来，筋络也仿佛猝然缠成了一团，痛得他在不觉中低低呻吟了一声……

在锦榻旁边，紫千豪没有看到还摆着一张藤圈椅，圈椅上坐着的左丹早就睡熟了，现在，紫千豪的一声呻吟，正好将他惊醒过来！

像是跳跃似的弹起身子，左丹惊喜欲狂的一下子扑到榻前，他那张因为疲倦而显得灰白的面容上涌起了一层激动又振奋的红晕，地双目中泪波莹莹的看着紫千豪，控制不住的颤声大叫：

“大哥……大哥……你醒过来了？”

那一声叫，就有如一连串的闷雷轰震在紫千豪的耳边，他的脑子里也顿时像被什么猛力扯动着似的痛不可言，微微张口喘息，好半晌，紫千豪忍受了过来，叹息似的低吟了一声。

左丹马上发觉因为自己的激奋而惊扰了紫千豪，他立即沉静下来，半

跪在榻前，苍哑的道：

“老天保佑……大哥……你可苏醒了……”

慢慢的，紫千豪努力将出一丝微笑、他一连张了好几次口，才发出有如蚊呐似的细弱声音：

“左丹……我们……赢了？”

急急点头，左丹越发清瘦的脸庞上闪耀出湛然的光辉，他咽了一口唾液，强抑住自己的兴奋道：

“赢了，大哥，我们一直将他们追杀出三十里外，银坝子与黑流队双方的遗体便在七百具以上，受伤及被擒的更有五六百人，银坝子的五名大爷死了三个生俘一双……大哥，你放心，孤竹帮不是好吃的……”

微微颌首，紫千豪欣慰的道；

“好……你们干得好……”

忽然，他又想起一个问题，低弱的道：

“我……我是怎么躺在这里的？”

搓搓手，左丹笑着道；

“大哥真是鸿福齐天啊，在击溃对方的人马之后，我一看大哥没有跟下来，深恐大哥伤重有碍，因此便与金奴雄以及蓝扬善兄匆匆往回赶来，我带着他们两个一口气赶来了大哥与我分手之处……”

说到这里，这位赤胆忠肝的“再生阎君”也不由神色惊惧起来，他吸了口气，犹有余悸的道：

“到了那里，老天，情景之惨烈几乎把我们三个全吓傻了，除了地上原先躺着的几具尸体之外，大哥你便直挺挺的站在一丛竹林之中，你浑身全被血浸得透透的，双足所立之处也早流满了一大摊血，那血都粘乎乎的半干了，你右手握剑左手握鞘，划也好，路也好。一条条的血迹就像小蚯蚓一样沿着剑与鞘往下直淌，大哥，你脸色之可怕，犹是我第一次见到，铁青而深灰，脸上的肉就像僵了一样全紧紧绷着，你双目紧闭，气若游丝，早已失去了知觉但奇怪的是竟未倒下，仍然笔直的站着，当我们看见你的一刹，大哥，我们三人都拉不动腿了，不怕你笑，连蓝兄在内，全一起哆嗦个不停，后来，我们提着胆去验视，才知道大哥你并没有死去！那一阵子，我可体会了太多，尝试了太多，像在眨眼间一切俱失，眨眼间一切复又重得……大哥，你的生死，对我们来说，竟是如此重要，我可深深明白了多年前苟二爷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二爷说，大哥是整个孤竹帮的魂魄，大哥，这句话可真一点儿也不错，我们以为你已死去的那瞬息里，可不就像全失了魂？”

勾动了一下嘴角，紫千豪低沉的道：

“我……睡了多久？”

左丹忙道：

“整整两夜三天。”

吃了一惊，紫千豪怔忡的道：

“什么？有这么久？……我一直没……醒过？”

摇摇头，左丹道：

“可不是，大哥从被我们抬回来到现在，就一直昏迷不醒，发高烧，还有吃语，全身更在一阵一阵的抖，那情形才真叫怕人……我们给大哥换了血衣，大哥身上的伤口实在太可怖了，一条一条的纵横交错，深浅不均，旧的创伤全裂了口，新的伤痕又开在身上。简直……简直就找不出一块平整的地

方来……原先蓝兄给大哥缠绕在身上的白绸和湿粘的血肉粘在一起，我们小心翼翼的往下撕，大哥你虽是晕迷了却仍在抽搐个不停，咬着牙，握着拳。我们都知道这有了痛，幸亏大哥已晕了过去，要不，可不知要受了多少罪呢……”

顺了口气，他又接着道：

“先给大哥浑身换药扎伤，就整整由黎明搞到当天的中午，蓝死是主治，我和金奴雄帮忙，三个人全累得身子都发软了，才算告了个段落，蓝兄又在后来给大哥灌下半瓶‘九环液’。当时大伙全以为没有问题了，但是，哪知过了一天之后大哥却仍然昏迷未醒……”

孱弱的笑笑，十紫千豪道：

“因此，你们就以为我……再也醒不过来了？”

苦涩的咧咧嘴，左丹道：

“我们都慌成一团，大家也全手足无措地吓糊涂了，后来，蓝兄又给大哥灌下了半瓶‘九环液’，再重新将所有伤处的药全给你换过，当时，他沉着脸说，如若大哥在三天内苏醒便可有数，过了三天若仍旧晕迷，只怕我们就得为大哥准备后事了……”

紫千豪低沉的道：

“真危险……是么？”

左丹舐舐嘴唇，有些寒心的道：

“可不是？大家闻言之下，当场全见了泪，甚至连刚刚赶回，征农未脱的苟二爷也红了眼睛，我还是第一遭见他那等悲痛模样，蓝兄的医本可确是好，大哥，你竟醒过来了，弟兄们日夜轮班守候，一哪一个也都祷破了嘴，望穿了眼啊……”

感动的闭上了眼紫千豪的鼻翘儿在不停窃动，两颊的肌肉也在微微抽搐，他有满腔的温暖，一心的恬适，全意的亲切……这些血淋淋的兄弟情，赤裸裸的手足义，又是如何薄云顶天，令人刻骨接心！

良久……

他带着轻微的唏嘘道：

“苟图昌……他们回来了？”

左丹颌首道：

“是的，就在大哥晕他的第二天中午便带着人赶了回来，二爷回来一听说大哥受伤躺下了，连一口气也不歇便匆匆赶来探视……”

轻轻的，紫千豪道：

“他们……战果如何，”

左丹的神色立即又振奋起来他愉快的道：

“银坝子做梦也想不到在他们大举进犯本帮之下，我们尚能派出这一支奇兵去突击他们，苟二爷及一千兄弟抵达的时候已是拂晓辰光了，银坝子的人们还在梦乡唱戏呢，当下他们一号声令，火箭加着手斧，飞刀掺着翻山爪一起投了上去，步卒与铁骑一起猛冲，杀得银坝子那边鸡飞狗跳，一片狼狈少他们在睡眠惺松里仓猝应战，哪里还抢得了便宜？甫一接刃，便被苟二爷他们干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二爷他们也真狠，一面快斩快杀一边放火拆屋，不到两个时辰，银坝子已然变成一片焦土瓦砾，寸草不留！”

高兴的笑了，左丹续道：

“太阳升起来后，二爷他们清点银坝子遗尸，竟在六百五十多具以上，

伤的也有七十来个，四处还冒着青烟，苟二爷把那七十来个带伤的混帐全废了……据二爷回来说，一夜的激战，对方似乎没有什么好手出来抵挡，除了莫玉这老巫婆之外，只有一个姓车的大爷，其他，算得上的也仅是几个二爷三爷四爷之流的角色而已，我们去的弟兄只伤亡了三百来人，大头领中，毛和尚公孙寿伤了腿，二爷自己在胸前被挂了一块肉，别的全没事，可惜的却是让莫玉那老巫婆逃掉了，只抓着她的兄长‘仙鹤’莫奇、姓车的那个大爷亦被伍桐和罕明两个人摆乎，听说连脑袋都带了回来……”

紫千豪暗哑的道：

“莫奇被……擒回了么？”

左丹笑道：

“早关在山上大牢里了。”

喘了口气，紫千豪沉沉的道：

“他的伤……大约还未曾痊愈吧？”

摇摇头，左丹道：

“还没有，大哥上次与他较斗时给他的那几下子实在够火候，老家伙不要说伤尚未好，就连爬也爬不来，苟二爷他们冲进老家伙的房里逮他的时候。他桌上摆着的一碗汤药正在冒热气呢……”

悠悠地，紫千豪道：

“莫玉……她难道不理睬她兄长的死活……独自一个人逃命去了？”

左丹露出一股鄙夷之色道：

“是的，苟二爷和白辫子洪超合力干她，二爷胸前的伤就是莫玉赏的，但莫玉也吃苟二爷在左肩上来了一锥，莫玉眼见大势已去，虚晃几招之后便提着她那个破圈子逃之夭夭了……苟二爷说，这老怪物跑起来实在太快，连追都追不上，一下子便没影子了……”

紫千豪闻言之下，忍不住莞尔道：

“白眼婆这一次可失算了……左丹，二爷他们没有碰上‘红袍七尊’中的人物吧？……他们还有一个曹少成留在那里……”

左丹笑道：

“没有碰上，这也真是幸运，一定是那个姓曹的为了他几个拜把兄弟之死赶回窝里报仇去了，假如他那晚还留在银坝子里，只怕场面便不会这么容易解决，有得热闹的了……”

沉默了一会，紫千豪的目光凝注在左丹的面孔上，他努力微笑着，用一种低沉有力的声音道：

“左丹，你们……击败了青城派的玄云三子，黑流队……及银坝子的人……难道就全没有损失么？”

愣了愣，左丹形色微微凄黯的道：

“大哥……呃，我们没有什么损失……”

怦然一笑，紫千豪道：

“你的声态已经告诉了我很多……没有关系……左丹，你说吧，我还受得了……”

迟疑了片刻，左丹苍白着脸道：

“真的，大哥，真的我们这边损伤很小……”

凝注着他，紫千豪语声细小却如冷冰：

“左丹……我想，不用我说……你，你也该知道欺蒙龙头帮主该当何罪”

吧！”

吞了口唾液，左丹万分无奈的哑着声道：

“大哥，我说，你可千万急不得，愁不得啊……一般弟兄伤亡有五六百人，苏家兄弟里的苏言挂了重彩。此外，祁老六……他瞎了一只右眼！”

“什么？祁老六他——”紫千豪剧烈的痉挛了一阵，牙齿顿时深深陷入下唇之内！

左丹神情大变，他又惊又慌的急声道：

“大哥，大哥，你你你……你怎么了？”

闭上眼，好一阵以后紫千豪才勉强平静下来，他喘息着，悲痛的道：

“那只眼……还治得好不？”

左丹黯然道：

“治不好了，是被青城山玄云三子之首‘大真子’波虚老道的剑尖挑出来的，波虚老道自己也被祁老六戳了一‘分水刺’，便那一刺是扎在腿上，并不很重，他们眼见黑流队的人马仓惶败退。‘金钩眉’屠松不再力撑之下乃匆匆逸走，我与蓝扬善兄、金奴雄三人拚命追赶亦未追上……”

双目中显露的光芒是煞厉而又残忍的，紫千豪切着齿，一个字一个字迸自唇缝：

“玄云三子……好，你们干得好……我不会忘记祁老六……这只眼的……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找回来！”

左丹也痛恨的道：

“大哥，我们也忘不了……”

长叹一声，紫千豪又颓然道：

“苏言……可有生命之危？”

左丹低沉的道：

“已救回来了，但是，只怕需要养息一段长日子……”

轻微的摇摇头，紫千豪伤感的道：

“苏家四兄弟……可算为孤竹帮鞠躬尽瘁了……在玉马堡，他们已折了两人……如今又是一个重伤……”

徐徐地，他又道：

“尽一切力量治他，……左丹……尽一切力量……”

左丹忙道：

“大哥放心，会照大哥吩咐去做的……”

沉寂了好一会紫千豪正想开口再说什么，房间的门儿已被悄然推开，嗯，“青疤毒锥”苟图昌、“二头陀”蓝扬善两个蹑着足进来。

蓝扬善胖脸上是一片忧戚，他轻声问榻前的左丹：

“左老弟，紫当家的还没醒过来？”

于是，不待左丹回答，紫千豪已微弱的应道：

“蓝兄，有劳你了……”

二十二、养身心 黑翼凌山

一听到紫千豪的语声，蓝扬善的反应最初是征愕的，紧跟着便由发自

内心的激奋与欢欣淹没了他，一个箭步跃到榻前，这位二头陀的满脸肥肉全因过度的喜悦而在不可抑止的颤动着，他奇形的大瞪着眼盯在紫千豪的面容上，那表情既像哭又像笑：

“咱的乖乖，咱的心头肉，你可醒过来了……当家的，你真叫急死咱了……如若你这一下子有了什么长短，便是贵帮的弟兄不埋怨咱，咱也没有脸再见人啦……皇天保佑啊，当家的，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紫千豪轻轻的道；

“蓝兄，全亏了你……”

双手急摇，蓝扬善又回沫横飞的道；

“可千万别这样说，可千万别这样，有道是‘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当家的显然命不该绝，咱只不过是凑合着照述施法，算不上什么，算不上什么，老天爷，只要当家的留住了命，咱就放下心头这块大石了，你这条命也实在是险，差一点就成了阎老二的啦……”

紫千豪谈涩的笑了，目光移注到默立一侧的苟图昌身上，这位率众袭卷银坝子的好汉虽然已经回来了一两天了，但神色之中依旧有其掩饰不住的疲乏和忧郁，而如今虽然消散了，但疲乏却仍留存在眉宇之间，看到紫千豪在望他，苟图昌踏前了半步，微微躬身，嗓子却变得哑苍苍的：

“老大……这两天来，可把我们都急煞了……”

双眸深处有一股热泪在汹涌，而这股热泪又那么快的传到了苟图昌心底，紫千豪低徐的道：

“我很好……图昌，却辛苦你了……”

咧唇一笑，苟图昌诚挚的道：

“我与弟兄们只是尽到了自己的本份，但老大你，却已超越了本身的负荷太多太多，老大，比起你来，孤竹帮上上下下都差得太远……”

叹了口气，紫千豪摇头道：

“争战的结果，总是令人痛苦的……无论这痛苦的实质置放在哪一边，哪一个人身上……”

苟图昌的唇角痉挛了一下，他的脸色也有些晦黯，半晌，他忧戚的道：

“老大，此次血战的损伤，你大约已经知道了？”

微微颌首，紫千豪道：

“左丹……告诉我了……”

说着，他目注苟图昌，又道：

“你也负了伤？”

强颜一笑，苟图昌道：

“还好，过一段日子就会痊愈，不碍什么事……”

紫千豪苍白而憔悴的俊俏面庞上掠过一抹无可言喻的凄凉，在夕阳的余晖映照之下，那抹凄凉看上去是如此的深刻而悠寂，它像是已经成了实在的东西，附在脸上，嵌于心底……

轻叹一声，旁边的蓝扬善忙道：

“紫当家，呃，祁老六兄的那只眼，瞎虽然是瞎了，却不至于有生命之险；只要好生养息，只待伤口收了，便没有问题啦……”

悠然低吁，紫千豪沉沉的道：

“但……那只眼却永远也找不回来了……蓝兄，老六他，他在精神上支持得住这个打击么？”

用力点头，蓝扬善肯定的道：

“能！当家的，天下真正的硬汉并不多，却好似全聚集在孤竹帮似的，当家的，祁老六伤了眼后，仍然指挥若定，调度不紊，且他本身更亲自参与追杀敌人，干戈结束，他甚至连药全不敷，就急着要来探视当家的伤情，咱与资帮一千兄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他按了下来，这两天，他还一再吵着要起床，天天闹着非到当家的这里请安不可，形态上没有一点颓丧泄气的样子，咱真叫服了，当家的，祁老六确是一条好汉，扮龙是龙，扮虎像虎……”

苟图昌也插口道：

“老六的个性便是如此，自来便不把既成的事实摆在心上，他重视的是：如何在受到了伤害后索回代价！”

眯眯眼，蓝扬善又道：

“说的是，咱们这位老兄昨天晚上竟吵着要喝酒，咱说破了嘴皮子才好不容易劝住了他，换了别人受到这半残之伤，只怕早就窝囊得不愿见人了，他却有说有笑，蒙着眼罩打哈哈，咱为了顺他的心，净挑好听的话劝着他，他却一瞪剩下的那只眼，气吼吼的顶咱：‘蓝胖子，他妈的怎么变得婆婆妈妈起来了？你当老子真把这只驴眼捧在心里么？妈的，你别看错了人，老子岂是那种患得患失的角色？放心，老子比谁都明白，老子知道便是哭闹叫喊得翻了天这只招子也变不回来了，再怎么悲痛也依然是个独眼龙，所以，老子根本开磊得很，老子想的，只是怎生把玄云三子的六只狗眼给剜出来，蓝胖子，仅是如此而已！’当家的，你听听，这是多么豪气的论调？他想得开，看得透，体说别个，咱与他相较之下，可就差得太远了……”

紫千豪低徐的道：

“老六是行……这笔债，我们会讨回的……”

苟图昌紧接着道：

“老大，每一笔！”

疲乏的一笑，紫千豪道：

“是的，每一笔……”

搓搓手，蓝扬善道：

“当家的伤后虚弱，不宜多言，咱看，还是先让当家的休息一会；咱们明天再来吧，如何？”

苟图昌道：

“也好，稍停金奴雄便来与左丹换班……”

笑笑，左丹道：

“没有关系，我连不觉得累！”

他们正要向紫千豪辞出，紫千豪已忽然问到：

“图昌……长孙……他？……”

呆了一呆，苟图昌的目光哀凉、喉核上下移动着，沉痛的道：

“已经葬于山后……老大，长孙会瞑目于九泉的……”

微微闭上了眼，紫千豪悠悠的道：

“天下……真是没有不散的筵席？……”

恐怕再引起紫千豪更多的伤感与悲楚，苟图昌连忙强装笑颜，迅速的道：

“其他几位大头领级的弟兄伤势却十分乐观，老大，他们都会很快痊愈的，用不了多久，你将又可以看见一条条像枯牛似的强健身体件……孤竹帮

的汉子全是铁铸的，千锤百炼……”

蓝扬善知道苟图昌心中的意思，他也笑呵呵的道：

“说得是，你看那大狗熊似的金奴雄吧，身上零零碎碎也挂了不少彩，但他却像个没事人一样，浑身包缠着白布到处死跑，公孙寿老兄也能哼小调了，摸着胸口的伤势还能来两段簧腔，贝羽贝老弟也敢请喝得下稀粥啦，不但气色润朗得多，讲起话来，也不似前些日那般阴阳怪气的了，还有罕明罕老弟，他每顿饭竟能吞下十七个大馒头，我的老天爷，咱就算没有像他那样带着伤怕也吃不了那么多，苟老兄说得对，这确是些铁铸的汉子……”

低沉的，紫千豪道：

“这场仗打下来……我们的元气真伤得太大了……”

苟图昌忙道：

“但是，老大，银坝子和黑流队方面却输得更惨，他们几乎连根也叫我们给刨了……”

干涩的笑笑，紫千豪道：

“兵战凶危，这句话说的实在是不错……”

他的目光中含蕴着一股特异的落寞与空茫的意味，好一阵子，才又长长的吁了口气，微弱的道：

“图景，记得要尽力照拂受伤的弟兄们……我不希望再听到他们当中有哪一个不治死亡……图昌，弟兄们本是连心连命……”

用力点着头，苟图昌沉缓的道：

“老大，你放心，我会依你的吩咐去做的……”

紫千豪又对蓝扬善道：

“蓝兄……麻烦你也多费点神了……”

“应该的，这算得上什么麻烦？”

于是，苟图昌轻轻扯了扯蓝扬善的衣角，二人与紫千豪又笑谈了几句后便一起转身出去了，左丹走上来为他的龙头帮主掖紧了被褥，再小心翼翼的垫高了靠枕，然后，他低笑着道：

“好些了么，大哥？”

闭上眼，紫千豪平静的道：

“肉体上的痛楚我可以忍受，左丹，难过的是心里……”

左丹明白紫千豪指的是那些再也不能复生的弟兄们，他摇摇头，戚然道：

“大哥，我晓得，但大哥你的身子却更要紧……”

没有再说什么，空中笼罩着一片沉寂，而这片沉寂融合在已经暗淡下去的夕阳光辉里，轻轻的，凄蓝色的烟露自窗外的群山慢郁中飘入，迷迷蒙蒙的，虚虚幻幻的，这些迷蒙，这些虚幻，不仅浮沉在屋间里，也浮沉在他们两人的冥思内了……

隔着那场血战已经有十四天。

如今，紫千豪可以搀扶着慢慢的去庭院中散步，偶尔也到傲节山的幽径小林中走走，但是，却不能走得太远，走得太紧，他的身体离着完全恢复还有一大段时间，现在他能移动已颇使蓝扬善及其他的一干大夫们觉得惊异了，换了别个，只怕尚仍需躺在床上动弹不得呢……

深秋的气息实在太过萧瑟，傲节山上更是一片苍淡，树枝子大多枯萎了；叶儿也干黄着轻轻飘落，在清晨与傍晚，都会有一层薄蒙蒙的烟露浮动，

迷漾在遥远的峰岭，左近的坡脊，以及天与地的空间，时时有金风吹拂，十分爽利，但都嫌冷了些儿，一早一春，更似钻袭人们的骨缝子里，而山上山下的长青林便哗啦哗啦的摇摆着，宛如在低语，在埋怨。

这是朝食后的时间里。

今天有阳光，不太强，甚且弱了些，但总比阴霾天好一点，阳光的颜色是金灿灿的，看在人眼里，洒在人身上，有着一种软绵绵、痒酥酥的感觉，暂时会令处在阳光温暖中的人们忘掉了当阳光消失后的灰黯与寒酷。

紫千豪舒适的坐在一张宽大厚垫的黄藤圈椅上，他双腿伸展，下身盖着一条洁白而四周镶着金丝边的毛毡，椅边摆着一只矮脚雕花黑漆小几，见面上置有彻好香茗的羊脂玉杯，两碟芝麻桂花糕，一只白瓷蓝花的碗，碗中盛满着冰糖莲子粥，紫千豪正微闭着一双眼，任由阳光轻柔的映照在他的身上，他的神色，安详平静得就像已然睡熟了一样……

那位庞然大物，雄伟的似是一座小山般的“六甲神”金奴雄也坐在旁边的一只小石鼓上打盹，一颗巨大的脑袋上下有致的点仰着，他那只卷起袖管，黑毛茸茸的粗臂环抱胸前，看上去，他用臂捂心，而心里，正在做一个甜甜的梦呢……

一切都是和熙的，宁静的，宛如大地也在这柔柔的气氛下懒散的休息着了，而这时，一阵脚步声却沙沙的，微微有些地急促的响了过来。

别看金奴雄模样儿生得粗鲁，反应却相当迅速，脚步声甫始传至，他已惊然惊醒，“霍”的站起身来，瞪大两只牛眼望向来路，嗯，在他们坐着的地方，那条延伸向一片竹林的白石小道上，苟图昌正匆匆行进，苟图昌的后面，还跟着一名帮里的头领。

要是别人，金奴雄早就上去拦驾了，但是苟图昌是孤竹帮坐第二把交椅的人物，金奴雄虽然担心自己的帮主的安宁受到打扰，他也不敢贸然相阻，何况，他知道苟图昌匆促而来，没有要事他也不会这般莽撞。

于是金奴雄蹑足走上前去，压着嗓门道：

“二爷，有事么！”

点点头，苟图昌也低声道：

“老大睡着了？”

金奴推回头朝圈椅上闭着眼的紫千豪看了看，道：

“大概刚刚睡着——”

他的话尚未讲完，后面的紫千豪已微微撑开眼皮，淡淡一笑道：

“图昌到这边来。”

答应一声，苟图昌快步来到紫千豪身边，他笑了笑，道：

“抱歉搅扰了老大的清静，因为有一件事情我实在不能作主，所以特来请示老大的意思……”

紫千豪低沉的道：

“你说。”

微微俯下身子，苟图昌轻声道：

“方才，‘黑翼门’掌门人房铁孤忽然来到山下，而且还是由本帮驻守‘武田埠’和昌米栈那边的弟兄带引前来的，他说他与老大你约好在‘武田埠’我们开设的那家米栈相见，但老大你却失约了，后来他才听到本帮与银坝子和黑流队火拼的消息，是而他放心不下，匆匆赶来探视老大你……”

双目中有一抹含着笑意的光彩，紫千豪道：

“他人呢？”

朝后一指，苟图昌道：

“我们已请他过了大吊桥，现在正于‘不屈堂’相款。”

紫千豪道：

“那么，请他来这，并告诉他我不能远接的原因。”

迟疑了一下，苟图昌道：

“老大，你身体尚未康复，可以见客么？”

笑了笑，紫千豪道：

“当然可以，房铁孤是一位有血性，有肝胆的朋友，虽然我与他只有一面之雅，但是，我们神交已经很久了，图昌，我十分欣赏这个人。”

苟图昌颌首道：

“那么，我这就去请他前来。”

说罢，苟图昌对他身后那名跟来的“太阿镇”弟兄摇摇手，那个孤竹帮派驻在“太阿镇”的头领急着向紫千豪单膝点地行了个礼，然后，随在苟图昌身后匆匆去了。

望着他们的背影消失于竹林之内，金奴雄舐了舐他那两片肥厚而植红的嘴唇，转头向紫千豪道：

“大哥，你，呢，是什么时候认识房铁孤的？怎的我在以前就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

紫千豪平静的道：

“就在上次我单身匹马赴银坝子约斗的半路上，奴雄，他和你一样，是条豪迈而又磊落的汉子！”

轻轻两句，把个金奴雄捧上了半边天，他喜得咧开了大嘴，晕陶陶的搓着手，笑呵呵的道：

“真的？大哥，我开始有些喜欢他了……”

紫千豪将盖在下身的薄毯往上扯了扯，又道：

“奴雄，做一个人，外表并不关系着一切，主要还在于内蕴的美，这种美，在女子来说是节操，在男子来说，便是德行了，德行也分许多项，我们在江湖上混，讲究只有两个字，‘仁’和‘义’，奴雄，我知道你脑子里装满了这两个字的意义，所以，你也是我最疼爱的弟兄之一……”

连连点头，金奴雄高兴得全身的汗毛都慰贴透了，他鲁直的道：

“我晓得大哥对我好，大哥，我这条命早就是你的了，水里火里，只要大哥交待一句，我抱着头就往上冲，连眉毛也不会皱一下，我太笨，不明白很深的道理，但是，我想，我只要知道一点也就够了，这一点很简单，跟大哥走，听大哥的话，包管错不了，包管差不了……”

温和的一笑，紫千豪道：

“奴雄，你是个好弟兄……”

金奴雄有些忸怩的涨红了脸，怪不好意思的道：

“是大哥待我好……”

微倒过身，紫千豪拿起小几上的玉杯轻轻蹙了一口香茗，他吁了口气，目光又投在金奴雄脸上，半晌，笑着道：

“奴雄，听洪超说，上次他们给你买了一房妾待你没有要，晚上从卧室跑出来在厅分的地板上睡了一宿，是么？”

一张猩猩似的黑脸，顿时更染成了朱红，金奴雄窘迫十分，连说话也

有些结结巴巴的了：

“大哥……这……这……这都是白辫子洪超和毛和尚公孙寿两个……来作弄我……我推托不要，他们硬朝我房里送……贝羽这小子更在后面兴风作浪出歪点子……人家叫他‘玉郎狠心’真是没有叫错……”

有趣的笑笑，紫千豪低低的道：

“他们是为了替你解除寂寞，奴雄，你这年纪，是该有个女人侍候的时候了，三十多了吧？”

大大地摇着他那颗巨头，金奴雄道：

“大哥，我虽然已经有三十三岁了，但我却不知道女人到底有什么好，我一直没有女人侍候，还不是照样过来了，也没有少块肉缺条筋，身子还比他们来得壮实，和那女的在一起倒使我坐立不安，像背上帖了把火烙铁，怎么做怎么不带劲，连手脚全不知朝哪里放了……”

靠上了圈椅，紫千豪忍住笑道：

“再过一段时间，奴雄，或者你会感到需要的，老实说，我并不反对弟兄们有女人，只要他们得到女人的方法用得正当，不以邪恶手段去逼迫要挟人家，或以金银相聘，或以情感相求，都可以，男人总不能完全离开女人而独自生活的，无论在肉体上与精神上全一样……”

咧咧嘴，金奴雄呐呐的道：

“但是……大哥你呢？你怎么也不找几个女的来侍候侍候你？按说，大哥的年纪也到了啊……”

紫千豪略一沉吟，无奈的道：

“大约，我和你都不知道女人的可爱处在哪里吧？倘若知道了，我们必不会打单打到目前的，是么？”

露齿笑着，金奴雄憨鲁的道：

“大哥，我嘛，也许可以说还有很多事搞不明白，但大哥你，却什么都懂得深，看得广，你一定早就晓得女人的妙处在哪里了，只是你不愿随随便便找个女人罢了，你眼界高啊……”

“嗤”了一声，紫千豪笑骂道：

“胡说……”

这时，一阵步履声响传了过来，紫千豪与金奴雄侧首望去，竹林前的白石小道上，苟图昌已和那位大名鼎鼎的“黑翼门”魁首“双钹擒魂”房铁孤并肩行进了。

吃力的，紫千豪强行自圈椅中站起，金奴雄急忙上前扶住了他，同时，房铁孤也一个箭步抢了上来，硬按着紫千豪坐回椅上，边大笑道：

“紫少兄，你这一客气可就见外了。快坐下，坐下，你我之间还讲究那一套繁文褥节做什？没有来得及赶上贵山为少兄略效锦力，已觉大大有亏，又如何能厚颜承当少兄如此重礼？”

坐回椅上，紫千豪有些细微的喘息，他握着房铁孤的一双大手，笑道：

“创伤在身，虚脱至甚，而未能迎出山下，更疏忽了与房兄之约，累及房兄久候，实在心中不安……”

房铁孤忙道：

“什么话！体说是少兄你发生了如此重大变故，便是没有此事，我姓房的也不会为了这一点芝麻绿豆的小差他记怀于心，少兄，你我交以道义，结以坦诚，还有什么不能包含，不能置之的呢？”

紫千豪低沉的道：

“本来早就想派人前往‘武田埠’迎接房兄莅临寒山一游，但我重伤未愈，连下榻移动都感困难，再者本帮新遭大变，满目疮痍，急需整顿善后，可以说到处都是一片离乱破碎，因而便将此事耽搁下来，房兄一定等待得心焦如焚了？”

哈哈一笑，房铁孤道：

“急当然是急，但却也不至于到了‘心焦如焚’的地步，少兄，你也用不着耿耿于怀就是了，我还忘了恭贺少兄你及贵帮一干哥们打了场辉煌的大胜仗呢，不简单，真不简单！”

吁了口气，紫千豪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侥幸而已……”

房铁孤一拍手，道：

“侥幸？少兄啊，你也太客谦了，你们以一帮之力，搏杀敌人双倍之众，以十数好手应对敌人数十好手，尤其在银坝子与黑流队的阴诡计谋下，少兄，先是你，一个人就击杀了‘仙鹤’莫奇，‘白眼婆’莫玉，另加九名大爷，接着又斩除了黑流队的二当家‘三手金叉’襄超凡，帮凶‘婴舆’吴宇，更连那不可一世的‘南剑’关心玉也废了一半，这份气魄，这份功力，天下几个人有，少兄，你还说是侥幸？那你不侥幸的话，只怕整个黑白武林道都要被你们搞得天翻地覆了！”

微微一笑，紫千豪道：

“房兄怎的知道得如此清楚？”

房铁孤得意的道：

“江湖传言，捷如风讯，瞬时便能扬遍天下，或绘形绘影，或渲染夸大，但却八九离不了十，况且，贵帮驻守在‘武田埠’的兄弟们亦已得到有关此战的快马通告，由他们那里，我自然就知道得更为详细了，老实说，少兄，这些天来，你身先士卒，率领你的一千手下浴血苦战所获致的丰硕成果与光荣声威，真是令我又敬又钦，自感老耄落伍了呢……”

紫千豪诚挚的道：

“房兄谬誉过甚，却使我好生汗颜，而房兄正当壮年有为之际，又怎能称老耄是呢？房兄！谁也知道‘黑翼门’的雄风盛多，谁也晓得你‘双钹擒魂’的英武豪迈，客谦的不是在下我，倒是房兄你了……”

豁然大笑着，房铁孤道：

“紫少兄与你相交，直令我真个恨晚，若非你重伤未愈，此刻便要硬拦着你连干百杯！”

紫千豪道：

“只待伤愈，房兄，包管奉陪便是了。”

“好！”房铁孤喝了一声，面色却又倏然沉了下来，他目光炯亮如炬的凝视着紫千豪半晌，他道：

“紫少兄，这一场热闹我未及赶上，可说是打心眼里遗憾，下一次，也就是你准备索债的时候，我‘黑翼门’自房某人以下定然倾力以赴，尽革效劳，说什么也为你捞个够本！”

房铁孤的神态里，眼眸中，口气内，紫千豪知道他说这话时心里的恳切与诚意，这不是口头上的客套，更不是场面上的虚言，他是真心要这么做，一丁点也不虚假！

双手抱拳，紫千豪郑重的道：

“这里，我先谢过房兄了。”

一探手，房铁孤道：

“古人有两句话，道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我们在江湖上闯，武林里混的，对那前一句更是来得讲究，紫少兄，人与人相交，主要全在一个‘缘’字，有些人彼此认识了几十年，却连一句心腹话都未曾说过，根本交不出个名堂来，有些人，却在一眼之下便誓死结心一生，当然，这其中的演进仍须用时日去磨确与推敲，但大目标却是错不了的——这一眼之下便能看透可以结交一辈子朋友的大目标，是么？就宛如在看一只水晶瓶一样，清楚而又透明？”

点着头，紫千豪含笑道：

“我完全同意……”

房铁孤看着紫千豪又道：

“紫少兄，你身上的伤，全是一笔笔的债，你用血放出长本，自当用血收回抵债，不只你及你的弟兄们会去追索，我，也同样要找那些人算帐，我对你的许诺，就当做我们这第二次见面的见面礼吧。”

紫千豪笑道：

“好重的礼啊……”

说着，他忽然“啊”了一声，忙道：

“奴雄，你就让我们的贵宾这么站着？”

金奴雄闻言之下，急忙端着原先他自己所坐的那张石鼓到房铁孤身边，一面歉疚的道：

“对不起，房掌门，只顾听尊驾与大哥谈话，连个坐处也忘了摆，还请尊驾包涵则个……”

房铁孤连道不敢，他又回首让座道：

“苟二爷，还是请你落坐，我一向站惯了。”

哈哈一笑，苟图昌一再谦让，推拉了片刻，仍是由房铁孤坐下了，这时，紫千豪才笑道：

“房兄远来是客，哪有要远客罚站的道理？房兄，我们自己人无庸客套，让他们站着好了。”

搓搓手，房铁孤嘴角动了动，又笑了几声，他用手背无意识的抹过面颊，放低了声音道：

“紫少兄，我……我月前所托少兄的那件事，尚请少兄斟酌一下看看，指明一条路给我，从哪方面进行比较妥当……”

紫千豪平静的道：

“房兄所指，可是要我效力协助寻找令媛的那件事？”

有些尴尬的咧咧嘴，房铁孤道：

“不错，正是此事……”

吁了口气，紫千豪道：

“房兄可以释怀了，令媛，我已经替你寻到。”

几乎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房铁孤愣愣的看着紫千豪，好一阵子，他才疑惑的道：

“你是说，少兄，你已找着那贱人了？”

紫千豪低沉的道：

“是的，已经找到她了。”

用力甩了甩头，房铁孤又惊异的道：

“但……但少兄你一直没有空下来过呀，一场接着一场的干戈全占住了你的时间，甚至更占住了你所有手下人的时间，少兄，你是怎么找着她的？我费了好久的功夫，却连这贱人的影子也没探着……”

含蓄的一笑，紫千豪道：

“说起来，这全是一次巧合，令人难以相信的巧合，而天下之事，便往往就有这么奇妙的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如此了，在当时，我确没有余暇分出来去专程寻找令媛，那时我已受了伤，但也就因为受了伤，才未曾白耗费什么力气便完成了房兄所嘱之事……”

说着，紫千豪便简单明了的将他在受伤之后退着“二头陀”蓝扬善的经过与蓝扬善负他回去治伤的情形讲了一遍，他又说出如何在那山洞中见着了房铁孤的女儿房燕，以及知悉了房燕底蕴的一切，然后，他深沉的一笑，继续接下去说道：

“据我的观察，令媛是一个天真而纯洁的好孩子，虽然略嫌鲁莽与大胆了一点，但却也不至于罪不可赦，那姓季的年轻人看上去也相当忠厚老成，并没有一般像他那种年纪的人所惯有的浮华轻薄之感，最难得的是他们发乎情，止乎礼的清白节操，到今天，他们虽然在一起相处颇久，却依旧保持着未婚男女的规矩，这一点，更属难能可贵，令媛活泼秀丽，端庄拥雅，姓李的那一位诚恳笃实，刻苦耐劳，确是十分匹配的一对，怪就怪在当初他们走错了一步，撩起了房兄的肝火……”

双眼怒瞪，两拳紧握，房铁孤挫着牙道：

“好贱人，好季杯南，你们这两个下流无耻的东西，看我将用什么手段来惩罚你们……还有那姓蓝的棒老二，我同样也要剥你的皮，抽你的筋！”

紫千豪一看对方的反应大大不佳，带着冒烟的怒火与切齿的痛恨，看情形相当不好回转，由房铁孤目前的形态看来，也前明白他对这件事是如何的耿耿于心，如何的愤怒气恼了……

平静的一笑，紫千豪低声道：

“房兄且清息怒，此事可以慢慢商量，从长计议……”

在这片刻前后，房铁孤脸上的笑容已经全然消失，他的面色铁青硬板，有如罩上一层严霜，冷冷的，他道：

“紫少兄，这对狗男女及那蓝扬善如今所在之处尚乞即时详加赐告，我马上起程前往，无论是我的面子，是黑翼门的声誉，老祖宗的家规，天下的礼教，人间的伦常，都将要切切实实的整一整了！”

紫千豪沉默了一下，道：

“房兄，我方才已然相告，令媛及那位姓季的朋友都知情识礼，未逾大规，蓝扬善更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友……”

摇摇头，而房铁孤摇头的动作却是坚决而又有力的，他两额的太阳穴“卜”“卜”跳动着，狠狠的道：

“我是房燕这贱人的亲爹，我生她养她教她育她二十余年，父女亲情加上骨肉血缘，她以什么来报答我？她以偕人私奔停礼教来报答我，季杯南是我手下一名小小管事，平素我待他如子如弟，时时维护，事事提携，他也用什么来报答我？用诱我独女，坏我门规来报答我！而那蓝扬善更是可恶，他竟知情不报，包庇这对混帐与我为难，此罪可恕孰不可想？三个人一样的龌

龌，一样的下作，也一样的该杀！”

用手操揉面颊，紫千豪淡然的道：

“房兄准备如何对付他们三位？”

重重一哼，房铁孤道：

“我早替房燕与秀怀南这两个混帐定下了罪愆，房燕以白绫缢死，季怀南斩首，尸体曝晒十日，现在，又加上蓝扬善这老小子，这老小子，也得砍他的头！”

柔和的，紫千豪道：

“这些怨罪，你都决定了么？”

点点头，房铁孤冷森的道：“决定了。”

抿抿嘴，紫千豪又道：“不嫌重了一点？”

看了看紫千豪，房铁孤没有表情的道：

“老实说，紫少兄，我还觉得太轻了些，没有将他们一个个凌迟处死，已是过分便宜了他们！”

深沉的一笑，紫千豪道：

“但是，我的看法却并非如此。”

尽量压制住心头的的不悦，房铁孤生硬的道：

“紫少兄，你的意思是？”

紫千豪仰头望望天空，徐缓的道：

“承蒙房兄抬爱，又受房兄推重，我与房兄可说是一见如故，缘份早走，房兄的心意，我不但不应阻挠，更需倾力顾助才是，不过，唯其如此，我视房兄为知友，便该对房兄坦诚无欺，心头有话，也得照说才对，不能眼看房兄行事错误而隐瞒不谏……”

怔了怔，房铁孤面色略见缓和，他低沉的道：

“少兄高见，尚清明示，也让房某斟酌斟酌……”

紫千豪微微一笑，拂了拂衣袖，双目中的光芒澄澈而柔润，看着他的眼睛，令人心头有气也会削减三分，于是，他和熙的道：

“不敢，我这拙见，说出来之后，房兄如若觉得尚有道理，便请再做考虑，否则，亦万祈勿动心火……”

二十三、解旧怨 惺惺相惜

紫千豪说得这般温婉与客气，倒反使房铁孤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干笑两声，忙道：

“言重了，紫少兄，你也太言重了。”

笑了笑，紫千豪道：

“按说，令媛与那位季朋友所发生之事，乃是房兄的家务事，家务事便得关起门来理论，外人根本就不能插嘴也插不上嘴，在这里，我不揣冒昧，大胆直陈，也全看在房兄待我甚厚的面子上，要不，我也不敢这么放肆和荒唐了……”

房铁孤的老脸不禁暗暗一热，他打了个哈哈，连声道：

“紫少兄休要见外，我甚愿恭聆少兄对此事的高见，只要少兄说出来，

行得通的，我房某人定然相从……”

舒适的靠在圈椅的椅背上，紫千豪以一种平缓而悠沉的语声开始了他的谈话：

“房兄，在我讲到要点之前。首先，我要向房兄述说一个道理，一个观念。也是一个对人间伦常的另方面看法，房兄，自古以来，男女相悦这件事便是脉络相传，永恒不变的，在我们生活的人世上必得有男有女，有阴有阳，互辅互合才能绵延相接，生息不断，换句话说，男女之间发生情爱，进而结为夫妇，也就是顺天成理的事了……”

点点头，房铁孤道：

“这个当然……”

紫千豪又接下去道：

“但是，男女相悦的这件事，却并非必须要循着一定的刻板方式或祖宗传统去求取，也就是说，男女间的情爱与结合不一定非得依赖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可，譬如一个例子，就说我吧，今年我已二十六七岁了，如今我双亲俱故，族人渺茫，假使我再遇上一位同样飘泊天涯的孤身女子，我们彼此有情有意，难道说，我们就不能结合了么？如若我们非得去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却又向哪里去依，哪里去寻！”

顿了顿，他又道：

“天下之大，似我同样的男女定然很多，因此，对婚姻嫁娶的看法也就有了几种相异的角度，但是，不论这角度的位置如何，却总是一个共同的目的，这目的，即使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房铁孤紧闭着嘴没有说话，双眸中原先那种固执而愤怒的火焰却已多少消敛了一些，虽然他仍旧不表示可否，但看情形，却已略略有了点儿转机，不多，慢慢的来……

紫千豪又安详的道：

“往往，父母的意见，并不能使儿女满意，父母的心思，也不一定会和儿女的心思相同，上一辈与下一辈之间到底相差了若干年代，而年老的人与年轻的人在各方面的爱好及兴趣也不大一样……儿女们有儿女们的想法，有他们私心的憧憬、希冀，也有他们向往的广阔天地，他或她既然已经投缘了，互相深爱上了，那就表示他们情意融合，两心相许，也表示他们之间的真诚和挚热，这其实并没有什么罪过，为什么不成全他们呢？不撮合他们呢？父母智儿女选择的对象不敢说全是完美的，而儿女自己寻求的伴侣也必未就全是不对，儿孙自有儿孙福，房兄，又何苦替他们担上太多的心事呢？”

静默了一会，房铁孤沉沉的道：

“可是，这畜生与李怀南相偕私逃之事，却使我损足了面皮，受尽了窝囊，莫不成就这么罢了？”

紫千豪笑着道：

“这一点，当然要由家法处置，不过，只是由家法处置，而非是你黑翼门的门规，房兄，错误并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你也坚持得太厉害了，对独生的女儿，除了关爱之外，还应该加上了解，可是你似乎忽略了这一点，所以，此次的事故，你不能全将责任放在他们的身上……”

摇摇头，房铁孤不以为然的道：

“紫少兄，我是那两个畜生的尊长，他们即使相悦，也不能丝毫不顾我的颜面自行作了决定，更想一逃了事，如果我就这样轻描淡写的一笔勾销，

日后我尚有什么威信统驭我的手下？”

安详的，紫千豪道：

“话可不能这么说，房兄，我方才已经讲过，这只是上一辈与下一辈观念之间的问题，算不上什么十恶不赦之罪，既然算不上大罪，就不该得到重罚，在你来说，他们是悖违亲命，大逆不道，但在他们来说，则是争取幸福，互志连心，唯一的错误，只是操之过急，你若要罚他们，也只能罚个操之过急而已，这一条罪，总不能太过残酷吧？”

气冲冲的，房铁孤道：

“他们是私奔！”

淡淡的，紫千豪道：

“不，他们是在你逼迫之下为了终生厮守而不得已才出的下策。”

一瞪眼，房铁孤怒道：

“我是这贱人的亲父，她瞒着我与那混帐跑了，只这一点，已够她用生命赎罪！”

低柔的，紫千豪道：

“那是你逼她过甚，要拆散他们的相印之心，打碎他们的连理之梦，她不能忍受和一个佻俗的浪荡于共渡一生，更不能忍受失去了心上人的痛苦与空虚，房兄，设若你与令媛异地而处，告诉我，你会怎么做？”

一下子将房铁孤问窘了，他像是在和谁挣扎似的弄得面红脖子粗，汗水隐隐，喘息着低吼：

“我是为了这畜生的将来着想……我为她看中的那门亲事，乃是一户富有的粮绅，姓赵，赵家那孩子不是武林中人，或者稍嫌散漫了一点，但他却有万贯家财，足够这畜生享用不尽，而且只要她能好好尽心，也不难将赵家孩子的毛病改易过来……一切我全是为她打算，难道我还错了么？我这把老骨头莫不成还期望靠着女婿沾光么？哼！”

低沉的，紫千豪道：

“但你却忘了一件，房兄，令媛与那赵家粮绅之子毫无感情，毫无认识，甚至极度憎恶，你若硬把他们两个拉在一起，房兄，你自己想想，以令媛那种外柔内刚的个性，会闹出什么样的结果？你不是在凑合一场喜事，房兄，只怕你是在策演一场丧事了！”

不待房铁孤回答，紫千豪又紧接着道：

“再说，男女之间的情爱既已萌生，便难以消止，而这其中却是奇异又纯真的，他们只要永相厮守，只需彼此深爱，一切虚华富贵全已不存心上，不在眼中了，换而言之，真正的爱，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可以代替，可以隐瞒的，金银、财帛、官爵、地位，全不行，因为在她们灵魂的境界里，这一切俱已包含了……”

目注视着房铁孤惶惑的双睛，紫千豪又深沉有力的道：

“房兄，请听我忠告，莫将你自己独生爱女的一辈子幸福放在一个不学无术、浮滑风流的纨绔公子手上，更莫为了一时的愤怒，虚无的颜面问题而断送一对原本可以比翼双飞的好儿女，他们仍是敬你爱你的，房兄，退一步想，自然海阔天空了……”

微微低下头去沉思，房铁孤好久没有作声，而周遭的空气虽然清新，在此刻，却宛似凝冻了，隐隐中，有一股压在人们心头上的窒闷……

忽然——

房铁孤抬起头来，悻悻的道：

“还有那包庇这对畜生的蓝扬善！至少，我也要找他出出这口怨气！”

和蔼的一笑，紫千豪道：

“房兄，蓝扬善此人豪气干云，古道热肠，且不论他仗义收留了这一对小情侣免于冻饿之苦，便说他两度为我治伤活命，更拚死力助我帮对抗强敌的份上，我想，房兄也应看我薄面一笔带过吧？”

大大的一愣，房铁孤呐呐的道：

“他……他还帮你对付过银坝子及黑流队？”

用力颌首，紫千豪严肃的道：

“不错，而且几乎是舍命相搏！”

呆了良久，房铁孤猛然一拍自己的脑袋，苦恼的咆哮：

“我怎么好呢？怎么办好呢？”

微微将上身前倾，紫千豪真挚的道：

“房兄，你素有英雄之称，而英雄便该做成人之美之事，更需有宽阔的胸襟与仁厚的气度，而且英雄更敬重有血性，有肝胆的汉子，你恕有了令媛及季朋友，便是成全了他们，显示了你这超越常人的度量，你消解了对蓝扬善的仇恨，则表明了你不惺惺相借的豪士胸怀，房兄，为什么不采取这圆满而皆大欢喜的方法来结束此事，却非要弄到两手血腥，一片凄惨不可？房兄，你就高抬贵手，放他们一马吧！”

黝黑而刚毅的面容上涌现着懊恨及烦闷，这位“黑翼门”的掌权人真是火透了，但是，这火气却又发不出来，完全拘束在紫千豪那层层重重的道理中，完全受制于紫千豪的颜面下，房铁孤嘴唇的肌肉在不停地抽动着，好半晌，他低吼一声，怪叫道：

“罢了，罢了，紫千豪，就算我栽在你手里！”

清朗的一笑，紫千豪再次双手抱拳，愉快的道：

“房兄言重了，这里，我紫千豪敬谢赏脸，令媛大喜之日，尚请莫忘通知一声，我这大媒可也做得艰苦！”

攀然大笑起来，房铁孤手捻短髯，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道：

“到了今天，到了眼前，我才真正体会出‘魔刃鬼剑’的厉害之处，紫少兄，你可真能用话圈死人啊……”

紫千豪平静的道：

“房兄太夸誉了，我只不过是照事论事，坦陈拙见而已，猥承房兄不弃，赏赐几分薄面罢了，如若房兄坚持不允，我紫千豪任是舌上生莲。怕也济不了事……”

眼珠一转，房铁孤呵呵笑道：

“这样说来，少兄，我姓房的还差强可算得是个通情知理的人了吧？尚不能说太过混帐固执……”

连忙欠欠身，紫千豪道：

“不敢，唯此一端，房兄这朋友已可交心交命！”

一拍手，房铁孤大声道：

“好一个交心交命，紫少兄，我们就这么说了！”

紫千豪的双瞳中闪耀着奇异的光彩，他点头道：

“当然！”

一旁，苟图昌笑道：

“恭喜房掌门了，方才，真叫人暗里捏着一把冷汗……”

房铁孤耸耸肩，道：

“苟兄，其实你这把冷汗根本用不着捏，你们当家的那几把刷子你心里头比我来得更更有数，你早就晓得我终究逃不出你们当家的掌心的，无论是讲道理，说是非，论声威，较功力，我全不是对手，这好有一譬，我是孙悟空，紫少兄乃是如来佛了……”

哈哈笑着，他又接着道：

“所以，我是吃鳖吃定了，尤其在你们这一亩三分地里，有如虎山行，龙困滩，我是束手无策啊……”

苟图昌深沉的一晒，道：

“房掌门言重了……”

忽然——

紫千豪目光朝旁边的林绿一转，提高了声音道：

“蓝老兄，你还躲在那里做什么？已经没有事了……”

听着紫千豪招呼，房铁孤赶忙将视线投了过去，嗯，可不是么？在右边的林丛内，一位体形肥胖，细眼蒜鼻的仁兄正尴尬的走了出来，他一身黑袍，腰上系了一条红色宽边丝带，丝带上吊着一枚玉如意，那枚王如意还在晃呀晃的，看上去，令人有一种忍俊不禁的感觉。

不错，来人正是“二头陀”蓝扬善！

一摸自己油亮的光头，蓝扬善打着哈哈，窘迫的道：

“咱说当家的，你可真会给人出彩，顺，这一下子，咱是要躲也躲不过，虽则是丑媳妇难免要见公婆面，这公婆，咱的乖乖，却也是颇不好见啊，想起来咱的头皮就不觉发麻……”

他斜眼睨了睨正在瞪着自己的房铁孤，长长吸了口气，堆上满脸的笑容，作着揖，道：

“不才蓝扬善，呃，红黄蓝那个蓝。发扬光大的扬，善良的善，有个匪号，人称‘二头陀’，嘿嘿在这厢向‘黑翼门’的大掌门房老兄见礼了，尚祈房老兄抬抬手……”

他一双淡黄的眉毛微动，又忙着道：

“咱是久聆房老兄的大名，久慑于房老兄的神威，若是有什么对不住你老的地方，也请房老兄看在咱一片好心，一番诚意的份上莫予罪责，唉，咱是好管闲事惯了，就有了那么个一丁二点的小纰漏，也还请多多包涵，是的，多多包涵……”

房铁孤深深的盯着蓝扬善看着，好久，他猛然一抱拳道：

“一谢阁下于陌路中照排小女，二敬你古道热肠替紫少兄治伤，三佩你舍身忘死助孤竹帮力拒外侵，前隙旧怨，我房铁孤一笔勾销，蓝兄，你是个好人！”

受宠若惊里加上了大喜过望，蓝扬善有些飘飘欲油，晕晕沉沉起来，他急急回礼，有些手忙脚乱的道：

“不敢，不敢……呃，全是些小事，全是些小事……房老兄，你恁般客气，却越发令咱心中愧疚，承担不住了。”

豁然大笑，房铁孤道：

“蓝兄不用谦怀，我房铁孤最敬的便是临危相助的好汉，威武不屈的男儿，这两条蓝兄却全占齐了，小女房燕与秀怀南之事我并不怪你，蓝兄，非

但不怪你，还得感谢你撮合了他们的姻缘！”

胖脸红得有如猪肝，蓝扬善双手乱摇，一叠声地道：

“哪里，哪里，咱只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还多亏紫当家的一肩相承，房老兄你的宽宏大量，要不，咱即使有三头六臂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房兄如此看得起咱，却叫咱大大的不好意思了……”

紫千豪笑道：

“二位也不用再推让了，房兄是豪迈磊落，一诸千金的英雄，蓝兄是雪中送炭，赤心热肠的好汉，可说各有胜长，平分秋色，自此一见，更如故旧，在下我已总算是放下了一桩心事……”

用力揉着胸口，蓝扬善也如释重负的道：

“咱亦像噩梦初醒啊……”

笑着，房铁孤又感喟的道：

“老实说，若非蓝兄这般委屈求全，紫少兄如此开导劝解，我还真不答应就这么善罢甘休……现在既已决定如此，到了小女与怀南行礼之日，你二位这份重礼却少他不得……”

紫千豪颌首道：

“当然，这是一定的……”

舐舐嘴巴，蓝扬善也笑嘻嘻的道：

“虽咱只是个独脚盗，至少也得凑合一点，假如实在拿不出来，到时候只要再去做上一票买卖也就成啦……”

众人闻言之下，俱不由哄然大笑起来，蓝扬善也陪着打了几声哈哈，他眨眨眼，无可奈何的道：

“老实说，小本经营，维生不易，加上咱又不善理财，弄得几个辛苦钱，也就难得存下多少了……”

紫千豪打趣的道：

“如果有一个不知内情的人站在这里听你讲话，蓝兄，他一定以为你是在做什么正经生意呢，说得那么有板有眼，兢兢业业的……”

颊上的肥肉一动，蓝扬善道：

“谁说咱不是在做生意？只是一个有本，一个无本罢了，人家是‘君子无本，难求利’，咱却虽然无本，照样开张，君子是说不上去了，好歹也混入三餐温饱，靠着这条老命赚口饭吃……”

这位“二头陀”的言谈之中，固则诙谐调笑，半真半假，但是，却也隐隐含蕴着一股难以道出的苍凉意韵，不错，在江湖上闯，已经够得上冷酷与孤寂了，如若再于黑道中翻着刀头血为生，这等味道也就更加酸涩了，表面上，或者大杯喝酒，大口吃肉，但骨子里，却又有着多少不能尽说的苦楚与悲痛？拿着性命换饭吃，这口饭，又是如何难咽啊……

紫千豪沉思着，他体会得出蓝扬善语中的无奈意味与辛酸情怀，在当年，他，以及他孤竹帮的弟兄们，不是也曾从这个环境里熬过来的么？如今虽算奠定了基础，积存下财富，但往昔那一段坎坷的日子紫千豪却永远不能忘怀，那个时候，孤竹帮是一片残破颓唐，一片支离零落，没有什么强大的力量，没有固定的码头，没有维护的地盘，更没有既定的生财之路，光靠着一批老弟兄们在溅血，在舍命，在残身，借以换来大家的温饱，那一粒粒的米，一碗碗的饭，全是渗着血，滴着血，吞一口，便似是吞下满肚子凄苦，咽一口，也皆像咽下无尽的愁郁，而一张张的嘴巴不能没有食物咀嚼，一个

个的肚皮不能没有五谷填塞，内部积弱不振，人心涣散，外面悍敌环伺，弱肉强食，那些个日子，果真是过得悲凉……他来了，开始重振孤竹帮，开始励精图治，他用他的智慧、果毅、坚定、仁恕及铁腕手段，加上他自己的血肉和苦练成功的武技，使孤竹帮自濒亡中振兴，从溃颓里坚强，终于站了起来，挺了起来，更一步步的壮大雄厚，一天天的发扬光大，以至到了目前这种威势——独霸一方的威势，但，虽然如此紫千豪却仍然不忘旧日那些惨淡的时光，那些无告而寒伧的岁月……

低沉的，苟图昌道：

“老大，你在想什么？”

看着苟图昌，紫千豪含蓄的一笑道：

“我有一个念头，图昌，你猜猜看，你能猜出来么？”

颖悟的点点头，苟图昌平静的道：

“我想，老大，我该可以猜出……”

以手扶额，紫千豪徐缓的道：

“说说看。”

于是，转首瞧了瞧一侧的蓝扬善，苟图昌微笑着道：

“老大的意思，是否希望邀请蓝兄加盟本帮？”

安慰的一笑，紫千豪道：

“图昌，你夫知我，不错，我正是这个意思……”

他看着正在怔仲的蓝扬善，轻轻的道：

“只是，不知蓝兄意下如何？”

猛力甩了甩头，又使劲捏捏腮，蓝扬善呐呐的道：

“当家的……你的意思，呃，你的意思是说……是说，要咱加入孤竹帮？要咱……呃，与你一道？”

点点头，紫千豪慎重的道：

“正是，蓝兄愿意么？”

呆呆的站着，蓝扬善的两眼也发直了，好半晌，他才幕然像被谁在屁股上扎了一刀似的一跳老高，激奋异常的大叫：

“愿意，愿意，当然愿意，完全愿意……”

胖脸涨得紫红，额上的青筋也浮突起来，蓝扬善欣喜得几乎有些手舞足蹈了，他咧开大嘴呵呵直笑，好一阵才喘吁吁的道：

“咱的乖乖，咱的乖乖，这一下子咱也总算找到个家了，找到个窝啦，不再像孤魂野鬼一样在外头瞎颠瞎游了……呵呵，小本经营拆啦，加进大宗买卖里了……咱成啦，咱——”

忽然，他又安静下来，大睁着一双小眼睛愣愣的看着紫千豪，搓搓手，呐呐的道：

“不过……紫当家……咱……咱这几下子三脚猫的把式有限……咱……呢，咱够得上材料么？”

安详的一笑，紫千豪道：

“蓝兄，本帮甚少邀人入盟、而加盟的条件十分简单，赤心第一，本领其次，只要加盟者能誓死效忠孤竹一帮，永志不渝，就是合格的了，关于此点，我想，我们都已看到，蓝兄，你是够得上了。”

荣幸之极的呵呵笑着，蓝扬善喜悦异常的道：

“当家的你放心，咱进入帮里，便是把这条老命搁上了，生为孤竹之人，

死为孤竹之鬼，当家的，咱做得到！”

“好！”

紫千豪喝一声彩，又向苟图昌道：

“图昌，传谕下去，今天晚上开香堂行加盟大典，任蓝扬善兄为大头领之职！”

微微躬身，苟图昌道：

“是。”

紫千豪转朝蓝扬善道：

“蓝兄委屈你了。”

双手乱摇，蓝扬善忙道：

“不委屈，不委屈，呵呵，老实说，咱对你紫当家早就敬仰得五体投地了，私心里也做过加盟于孤竹帮的美梦，但自己想想，又老觉得算不上块料，因此也就只是想想罢了，如今承蒙当家的看得起收纳于咱，咱这股高兴劲就甭提了，粘都怕粘不上，哪里还未委屈之有？当家的，咱只是担心承不了这大头领的重责，将来为你砸锅哪……”

柔和的，紫千豪道：

“你一定可以胜任的，蓝兄。”

直搓着两只肥手，蓝扬善兴奋的道：

“咱包管尽力就是了，当家的，咱会报答当家的这知遇之恩……”

紫千豪淡淡的道：

“言重了，蓝兄。”

旁边，苟图昌低沉的道：

“蓝兄，本帮是以兄弟行称论高低，除了大哥以外，其余的十四名大头领在职称上一律平行：全帮帮务统由大哥主理，大哥之下，则由兄弟辅助一臂，另有大护卫一，铁旗堂一，大护卫与铁旗堂堂生职位与大头领相同，十四名大头领下面则分辖一百四十名兄弟，本帮共有上下两千三百人，当然，目前不论是大头领与一般兄弟已不足此数了……”

听着苟图昌简明扼要的解说，蓝扬善一边记下一面连连点头，他用舌尖舐了舐缺了门牙的齿洞，庄重的道：

“咱明白了，行过加盟大典之后，咱即将改称紫当家的为大哥……”

微微一笑，苟图昌道：

“在正式加盟之前的这段时间，蓝兄，随便你称呼了。”

蓝扬善正想回答，例旁，房铁孤已站了起来，踏前一步，双手握住蓝扬善的手，热烈而真挚的道：

“恭喜你，蓝兄。”

蓝扬善用力摇动着房铁孤的两手，激奋的说：

“谢谢你，房掌门，谢谢你，咱这可叫夙愿得偿了……”

豪迈的大笑一声，房铁孤道：

“今晚蓝兄正式加入孤竹帮后，我房某人定与你痛谋一醉以为庆贺之忱！”

二头陀蓝扬善笑嘻嘻的道：

“一定，呵呵，一定。”

收回了手，房铁孤又眨眨眼，道：

“那么，如今也应该将我那宝贝女儿接过来了……”

蓝扬善醒悟的道：

“当然，咱们尽快去接他们，这小两口只怕也等急了。”

缓缓地，紫千豪站了起来，他愉快的道：

“各位，我们回‘不屈堂’去，那里有舒适的坐椅，上好的香茗，在此处待久了，实也不成敬客之道……”

房铁孤笑道：

“好极，我的口早就干了，少兄不提，我还不好意思讨杯茶喝呢……”

众人俱皆莞尔笑了，于是，由金奴雄扶着紫千豪，一行人缓步朝内走去，走着，蓝扬善向身旁的苟图昌唠叨：

“咱一体听说房掌门上了山，便不由得提心吊胆的跟了过来躲在林中窥探动静，哪里知道这一来却来对了，呵呵，喜出望外，喜出望外……”

《竹与剑》上册完，请看下册。

